

王氏存竒稿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竒自空同  
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王子接跡而  
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  
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  
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  
矣而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  
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





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  
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  
豎子挾筴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  
揚摧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贈炙余率有味  
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  
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漢魏其  
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  
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結構中成而後修  
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  
治業益精去彫敝尚玄素聞者諤諤持可  
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  
不能自堅使余壹意修古而無卻顧者公  
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  
子不喜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  
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  
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以徵後世願儼古



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哀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

千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摘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才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旣博學強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



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  
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是稿也已刻關  
西乃御史中丞蓋屋趙子與王子同鄉友  
善復刻吳中以廣其傳云

嘉靖戊午春三月朔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友人  
東越孫陞譔

刻存笥稿叙

余自有識以來即聞海內有王槐野氏玄  
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竒偉不群慷慨  
有大節私甚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愧未  
識其面去歲抵京忽報槐野沒矣頃之濫  
役關中過華山存問其家亟索其文讀之  
果與昔聞不異因信槐野人品之不群當  
如其文之不凡也携入省把玩不忍釋去



方事校錄適季翁先生自數千里外以其善本至繁祛類析益復精粹矣遂檄督學李子校之西安劉守刻之焉刻之者何爲其可傳也曷爲傳之嘗聞君子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不詳其行則考其言昔蘇子美沒後其友歐陽子叙其文而錄之蘇氏之文遂盛傳於世何者天下固重子美而尤信歐陽子也今觀槐野之集文追子長詩擬老杜體裁格製迥邁時輩而要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媿刺慝時決胷臆以鬯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奇思炳炳鏗鏗聳人觀聽真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蠹其視子美信足並駕齊驅矣迺季翁復爲之叙錄衷集焉譬之梁瑒泗磬楚鐵吳鉤雜然並陳而辯識品題之者則博雅君子也人有不信其爲希世之寶者哉然則是刻成使



天下由是知槐野人品之奇由是知季翁  
友誼之篤文獻足徵而古道不沒其於風  
教亦或少裨矣夫寧獨以其辭而已耶  
嘉靖丁巳仲冬之望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蘭谿鄭本立  
書

刻存笥稿跋

槐野先生存笥稿梓於姑蘇士大夫購之  
者恒慮弗獲予獲而誦之悚然嘆曰關中  
形勝峙華帶河古稱百二先生寔鍾其秀  
故其氣節發於文章誦之者即如振衣華  
巘泛楫河源矣因携入建建安潘尹先生  
之門人也又從而梓之以廣其傳噫嘻有  
道華陰瞻華嶽觀河流者其如見先生也



耶

嘉靖辛酉季夏之吉曲梁楊一鶚謹跋於

建寧之亮采堂

王氏存笥稿目錄

卷之一

序

南宮奏議序

鈴山堂集序

武舉錄後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制府奏議序

刻河垣稿序

潘襄毅公文集序

少華贈言序

思惠張公輓詩序

榮壽錄序

姚母六十詩序

卷之二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贈趙長沙序

壽峯羅先生歸淳化序

恕齋先生還華山序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贈西洲趙先生序

贈鄭一山序

贈方厓趙君六載考績序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贈督學李大夫序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贈青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覲序

卷之三

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贈張雙渠序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攷績序

贈大理卿盧公應詔北上序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考績序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召北上序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贈大理少卿方厓趙公北上序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 朝序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卷之四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壽西澗先生胡公七十序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壽東園公七十序

壽劉大夫父母竝躋七十序

卷之五

序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壽敖母鄒太孺人序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壽潘夫人六十序

壽沈母程安人序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卷之六



記

核邊記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潼關衛修學記

卷之七

行狀

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馬西玄先生行狀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葵軒張公行

狀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

公行狀

太孺人馮母狀

封宜人劉母甘氏狀

卷之八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卷之九



碑銘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銘

益壯先生墓碑銘

明贈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

碑銘

卷之十

傳

孫忠烈公傳

王太史傳

卷之十一

祭文

同鄉合祭馬西玄先生文

同鄉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詞林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詞林合祭張陽峯先生文

同館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詞垣合祭王太史文

祭甘經歷文

祭孫通府文

祭前山先生文

祭劉隱君文

祭外舅半山公文

祭叔丈東侍御文



祠堂成祭告文

祭先考贈君文

祭叔父王次公文

卷之十二

祭文

祭王太史夫人文

祭王戶部母太安人文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祭王太恭人文

祭盧太史孺人文

祭王太恭人文

同鄉祭太恭人王母文

祭趙宜人文

祭龐太孺人文

會祭孫太夫人文

祭胡宜人文

祭趙宜人文

祭南恭人文

卷之十三

雜著

乞恩送母疏

咸寧令齊子像贊有引

大司寇箬溪先生顧公像贊

王太孺人述

五泉子說

葉母還金跋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雪灘釋代陳子作

卷之十四

書

答王序夫書

與程松溪司成書

與孫伯泉錦衣書

與孫季泉宮允書

與張龍湖學士書

答王堯衢編脩書

與呂侍御書

答襄陽令尚子書

與劉嵩陽書

答南姜泉書

答曹侍御書

與嚴東樓書

與元峯袁編修書

與周石崖曹郎書

答趙大洲書

答敖夢坡書

答許少華書

答韓死洛先生書

與郭東野翰讀書

與孫季泉宮允書

後答張太谷書

與魏明瑞諸生書

與春谷汪太僕書

與郭龍潭書

奉大擴王先生書

與許石城書

奉王麓泉先生書

答少司成盧涑西書

答督學喬三石書

答李東岡書

與少叅黃雨田書

答嚴內翰書



答孫推官書

答苑洛韓司馬書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答苑洛韓公書

答李司諫書

答韓苑洛司馬書

答同年陳平岡書

答王侍御書

答故給舍陳文岡書

與王三渠宮詹書

復貴州張巡按書

答司馬韓苑洛公書

與楊南澗總制書

答余文獻書

與河西閭監察書

答林平泉內翰書

與石渠張黃門書

與高兗州書

與馮午山書

與喬三石書

與樗菴王僉事書

與劔門趙侍御書

與何太華書

與孔文谷書

與大谷司馬書

與許少華中丞書

與鮑思菴中丞書

復姚侍御書

奉訊東谷先生書

答王石谷給諫書

與殷兵備書

與趙兵備景仁書

答張太守元洲書

答何總督太華書

答孫侍御書

答趙監察書

答喬三石大叅書

復薛芳山書

答閭祭酒書



卷之十五

書

謝元宰嚴介翁書

謝宰輔徐湖翁書

謝宰輔李渠翁書

與大宰萬治齋書

與都督陸東湖書

與少司馬聶雙江書

與大宗伯毅齋孫公書

與東洲屠公書

與尹洞山宮允書

與內翰林平泉書

與內翰吳澤峰書

與趙郎中子樂書

復山西閔提學書

與巡撫賈公書

與谿田馬公書

與西陂劉公書

與平田管公書

與張太微書

與胡蒙谿書

駁喬三石論文書

與東體枕書

與孫李泉少宰書

與郭東野宮庶書

與郭泉南翰撰書

與大宗伯歐公書

與南吉士叔後書

與唐脩撰小漁書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答姜僉事書

答教祭酒書

與孫監察書

與南吉士叔後書

與王給諫子儀書

與程少宰書

與董編脩書



與孫少宰書

與孫都督書

與趙太守書

與徐浴泉書

與郭東野書

與康礪峯書

與陸東湖書

簡許石城

與孫季泉書

與孫仲泉書

與南暘谷書

與全九山書

與何柘湖內翰書

與何大壑祠部書

寄許石城

與孫季泉少宰書

再與孫季泉書

與萬兩溪書

再與何柘湖書

答薛芳山書

卷之十六

策

蕭何孔明相業

士節

兵法

制將

馭夷

卷之十七

五言古詩

贈瞿太史使梁冊封四首此以下俱京稿

贈余駕部之南都四首

贈汪氏赴琅琊四首  
送人之南陽二首



寄謝氏四首

與汪仲子別三首

贈謝子令大興

贈汪子

慶源堂為許氏作

世芳樓為松翁相公作

為介翁元宰題三瑞圖三首

贈袁生督兵守鳳陽三首此以下留都稿

燕子磯次韻二首

七言古詩

贈孫伯泉畫菊歌并序

此以下俱京稿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相逢行贈艾少叅

石鼓殘文歌

贈劉少叅赴楚守

顯陵

對雨篇

對雨後篇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覲

家稿

卷之十八

五言律詩

大風

此以下俱京稿

同館寮宿院中

別舍弟二首

俞侍御父母雙壽

贈潘使君赴汝寧二首

送盧子上泰陵祠昭聖太后



留別諸同館四首

慈恩寺納涼用郭東野太史韻四首

立秋夜坐有懷二首

雨霽宴郊壇徐奉常院二首

送駱大史謝病歸湖州四首

七夕宴集和陳太史

陳子詩期七夕宴集忽雨渝盟廼依韻嘲之

七月八日夜集陳子館

聞蟬

陳戚碗宅同年會和孫季泉太史韻四首

廣德寺送別陳子

送趙明府赴長州

送陳子侍父歸嵩山

詠孫氏第雪獅二首

月夜孫季泉見過

冬夜孫季泉宅對月

冬日過孫伯泉錦衣季泉太史因而留觴紀

贈一首

和袁子詠雪之作

初度二首

贈王懋中太史移居四首

齋夜同彭孫歐三太史

中秋過汪氏二昆季玩月二首

贈李侍御按雲中二首



送吳君謫大名二首 秋夕孫子見訪和韻  
壽蘇諫議母許孺人兼贈諫議得告歸侍二  
首

雪中東隣舍汪子

贈劔與孫伯泉都督

送葛給事以使用封歸河西二首

送人之金陵

上元壽傅母太孺人

午日送郭主簿之江都二首

送內兄選十郭子歸省二首

寄齊侍御

夏至齋居

送孫生鋌入吳城婚

雨中郊寺送郭子

慈仁寺集鄉中諸友

華學士之留都

中秋集汪尚寶舍和韻二首

白僉事入賀 聖壽却還山東

贈許氏二首

送工司成之南都二首

沈光祿謁歸以改塋先大夫兆

申進士令分

秦維价宰孟縣

寄贈可臬宗兄司訓

送汪子

贈徐推官之西安

輓許相國夫人二首

送李明府之任蜀中李父故爲御史



贈陳憲使之江西兼訊許謝二丈二首

還闕二首

寄家書二首

寄東氏妹二首

五日登毘盧閣同王趙二子

予旣還京會無錫王子亦至因簡二首

寺閣同諸子和楊司諫韻四首

立秋書懷

聞蟬

秋日閒居二首

贈龍湖張公之留都

春晚見白髮作

聞鶯次趙比部韻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人口作

春日寺集和尹氏二首

賦得天寧塔贈別胡青巖同年

郭氏莊游次洞山尹子韻

南浦舟泛次韻

贈閔氏提學山西

有客二首

贈羽泉劉君宰瑞安二首

寺中訪喬三石大叅留宿二首

西溪亭上分韻得屏字二首

此以下家稿

熱

郵亭賦別限韻二首

出平涼尋故人



齊大夫父母雙壽二首

壽趙撫臺母七十二首

春夜於草堂飲趙大洲限韻二首

暑雨

寄周石崖汪七峯二曹郎

美人篇

夜投乾州 此以下行役稿

渡河用壁韻 王喬洞

望輞川 過湘子祠

秦嶺過文公祠

商州別舍姪吉兆北歸三首

度秦嶺

除夜書懷 此以下留都稿

元日喜雪和韻二首

早春過瑞溪宗伯宅留飲次韻二首

早春王錦衣宅集諸舊游次盧君韻二首

春日遊靈谷寺次韻

贈南衡童子泉州之任

悼內為項氏作 哀妣為項氏作

張戶部母六十二首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雪晴

夜雨偶得窓字

迎恩寺次王太史韻

病告馬尚寶彭翰編許吏部茅殿撰携觴枉

別

和黃子九日感懷之作

齋夕有感和大宗伯張公韻二首

長陵恭謁

康陵陪祀

沙河道中用王太史韻

祗役山陵憇道觀

奉和介翁相國誕孫韻二首

初度

小至院內對月簡諸同宿

九月二十八日過袁大史詠堂內菊用何氏

韻

卜居

冬夜過林太史宅

冬日朝天宮道院和韻

元日

答袁子告中見貽因次其韻



京館守歲同舍姪吉兆

曹侍御以使便歸覲太夫人

曹侍御使金陵  
冬郊侯母北至

凌進士父母雙壽卷

立春日賜宴和宗伯徐公韻

正月十六日冊立敬妃侍班和韻

送李御史之南都

夏日同諸文學登都城和孫季泉韻

贈陳太史奉其家君還蜀

贈袁太史使南陽便且還越用舊韻

贈嚴太史使大梁用舊韻

贈方厓趙年兄之南都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贈李給事移官南都  
聞警二首

聞笛  
秋思

贈張憲使之閩中  
贈蔡使君守衡州

送晁太史使梁次董太史韻

壽介翁相國七十

春日邀諸同好登毘盧閣和洞山韻



五月五日寺集

夏日同敖尹二太史劉客部朱憲使郊寺讌  
集會太雷雨是時朱得除閩中學怯暑滯  
行余爲紀述二首

六月三日作

立秋

秋夜呂沃洲胡白湖周吳峰枉過對月二首  
贈秦太史使 徽藩便道歸越

贈朱太史使 楚藩 元日

人日飲汪戶部宅次韻

功德寺遊眺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贈海峯吳氏分司太和山二首次韻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此以下家稿

冬日同三渠宮諭曲江鴈塔和韻二首

北窻

送柯獅山自秦移鎮河南

五日 and 可山戶部韻

淇門留別周給事石厓 此以下行役稿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寧山寺



移山潭同舒大行遊讌用韻

原州鎮西樓松石公讌集用韻二首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渠宮諭韻二首

臨潼初度  
旅館獨坐

和大宗伯王公至日見贈之作二首  
此以下留都稿

登鷄鳴寺

大司寇顧公以請告勉留作詩自紀因和答

之

人日盧通政宅宴集用韻

春寒  
南中立春

烏龍潭上亭子和壁韻

宴烏龍潭上朱氏亭子次韻

登清涼寺後山次韻

贈雙石葛子守河南郡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

瓊翰流輝樓二十韻  
此以下俱京稿

忠弼堂二十韻

贈別胡青巖同年二十九韻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覲十二韻



贈介翁元宰十二載考績

七言排律

贈吳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此以下俱京稿

贈敖學士之南都次介翁元宰韻

五言絕句

望雨四首

京稿

春意二首

此以下留都稿

題項侍御雙節卷二首

題項司訓歸休卷二首

七言絕句

苦熱行十首

此以下俱京稿

次韻答陳子饋筆

老將行贈孫伯泉都督二首

贈劉令赴潮陽二首

贈王相陸氏之楚四首

贈單倅之濬縣二首

集杜句問訊季泉孫氏疾二首



王氏存笥稿卷之一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儻較刊

序

南宮奏議序

上即位之十有五年制度儀文漸已還古乃復欲創  
未有起未振備一代獨偉之觀然典在禮官當是時  
介谿嚴翁爲宗伯始也而宗伯明經術習今昔之故  
然又達情與權明年丁酉皇太子生天下咸悅遂  
請正號東宮順衆望定國本從之其年會議討安



南稱不貢也則計以爲且須文告不聽則伐之無遽  
勤兵于遠戍戍上欲尊稱 文皇帝爲 成祖 獻  
皇帝爲 睿宗必祔之廟又舉秋享 明堂以嚴親  
配諸大議皆下衆恐乃悉議如禮咸以爲難己亥  
大行章聖皇太后祔顯陵 上痛甚爲條悉事宜展  
孝思焉先是二月 大駕幸承天以南祔故宗伯從  
計畫甚夥具大狩條中其年大享殿肇工殿取明堂  
之意而異其號制則頗采部議用之又言官以故禮  
部侍郎薛瑄從祀請下議未一罷之翁言獨多瑄辛  
丑 宗廟災 上趣有司更起之則告費鉅民困宜

順變緩圖以安衆心許之是歲也安南聽始謀果降  
乃奪國號貶爲安南都統司給印如禮部議壬寅虜  
大入寇山西叅將張世忠與遇戰死之白爲立祠旌  
忠勸餘者將由是奮虜去不更來其秋 上詔宗伯  
爲大學士兼領禮部如故癸卯侍郎呂公枬卒于家  
請謚與葬不報呂侍郎者有道仁人也翁疏列侍郎  
美甚衆願得請比崔文敏公甲辰 宗廟新復從古  
制采翁論也凡此皆見南宮奏議中翁在南宮所進  
牘且千數不具論乃論其著者故宰相得燕見 天  
子召對他即大臣不召翁爲宗伯乃數入召見與宰



相比言多所匡正其事秘莫爲傳獨取取在人聽觀者如此刻焉王維楨曰余聞之故老云仁哉孝皇帝當乙丑選士也私籲于天願天畀真才裨國用者是時嚴翁應選中夫念誠好賢乃予之賢豈可常哉乃後遭今天子興知其才委任焉遂竭忠盡智若此惟盛世典章寔籍用明徃代莫比焉傳稱好賢之利不于其身于其後人信然哉語亦有之樹木者莖樹穀者肥小言可以喻大而人君惟在樹人

### 鈴山堂集序

自楨承乏翰林好覽當世之作者顧其籍不盡有居數歲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爲詩也夫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學士或予或否揆之今昔或合或鑿若斯集者寔所希覩觀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故美而傳今夫公輸于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于弘治之間于時作者數人興而鈴山在其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塗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三者具焉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



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旣讀鈐山集  
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鈐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  
非稱神旣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謁告返故所  
居鈐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矣于是蓄日以  
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嚴而朝士大夫慕  
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爲言  
累千百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鈐山始也故總其  
凡盡繫之鈐山號曰鈐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  
行從故事即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  
翁居山中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  
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  
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  
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  
又安安于退養之節如此云

武舉錄後序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  
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北  
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耦臣瓚而典是役  
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濫稽秘書  
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成



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皇上神武燁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笞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耶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蜂蚩傳體則搏而扞之臣奈何務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爲



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爲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于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劔斷割則知烈士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于市者華其積而中亡珠貿人以美携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廼我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燁皆以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湊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耀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在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旣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旣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



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兩然不與荆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許者前呼輿譟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歛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爲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雕蟲蓋切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旣行而及燕趙之間則今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倣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



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倣儻之氣如彼何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纒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覩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然事皆炳于

前知而議皆成于立斷諸司奏疏而得報者咸抱䟽吐舌以爲弗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旣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詣宴所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譙子乎里父之譙其子于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誠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



吾父所以譙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于先達先生者也錄將 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制府奏議序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有若松石先生者今晉太保列司徒移官南京云先生蒞邊越四稔若所駿豎若所鴻謨咸載奏議中原州兵備副使滇南李君乞集于先生所刻之居無何李君去會東山紀君至刻始竣事遂稱制府奏議云議蓋凡五種君子觀之有五評焉評曰輕車踰險強弩貫札增卑拒衝浚塹戒襲胡戰弗克胡守弗堅若言邊備校古宜今威戎扞虜則南仲之謀也顧惟餽餉屈乏進有後憂夫烏獲猛矣使枵腹而操束薪且弗勝也况捧千鈞若言邊儲殫精竭慮危陳愁論則葛亮之忠也虜寇我圍爲禍甚鉅小入小挫大入大衄逮乎庚子之捷百七十年僅此一覩若言邊功褫魂奪膽埤威生氣則衛霍之勇也功雖細必錄罪雖眇必罰賞非濱濫罰非近苛若言舉劾獎猛勸良策鴛磨鈍則小白之公也今者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三陲頌其德四域流其聲炳乎煌煌赫焉盛矣先生遜弗處也若言陳謝却名



如釋辭能如捨則淵禹之虛也門人王維楨氏聞之  
曰夫五言者確矣無遺厥本乎乃遂申曰予觀松石  
先生殆執誠體國不二其德者乎夫九信而一違難  
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  
二萬事之紀也君子而有所樹立無務于聲色無變  
于頽壯兢兢屹屹奉以終身然後稱于世而列于不  
朽之塗矣先生之制軍也患敵若癘恤士若子苦顏  
悴形人皆信之年踰六秦服官三十餘襪乃愈益約  
躬勅度長算却慮戚戚焉惟社稷之大計是圖靡惰  
志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當之所  
謂誠不二耶所謂不朽所謂本耶李世滋偽士皆務  
華標而闕于實蹈群群然綵土舟而行江河也不慮  
其始如先生者豈非鮮哉愚昔祇役西土獲謁先生  
于轅門乃遂徧觀營械親聆規畫咸鑿鑿如集中所  
云未始飾情張僞以揚已震代也嗟乎誠哉紀君以  
使來徵序愚具所論復且綴曰先生姓劉氏楚之麻  
城人也竊聞之其遠祖在唐宋朝有官經畧有官制  
置今先生以太司馬兼都御史制軍務實統兩祖之  
榮纂百世之休矣語云將相無種其不然哉其不然  
哉



刻河垣稿序

河垣稿者今關中提學憲使與槐謝君叅議河南時作也謝君入關時屬余歸在華下得見謝君謝君遂出今稿示余余又以觀華州守胡子胡子好詞重有慕於當世之作者乃輒取而刻焉嗟乎胡子可謂識詞之美矣乃余則悼其志焉夫謝君白下豪雋人也往在翰林恒與余相朝夕甚篤余覩謝君不可窮以詞時詰之以事乃謝君能章章道縷縷分也當其時戎馬漸生矣設令不跌或引而畀之重權蕭曹丙魏之業豈足論哉後謝君既出在外七八年而虜患愈益甚其時問所能排難解紛之臣至汲汲也乃因而進者數十人而謝君不與斯其故余難言之矣今稿中詞云九逵信云廣脫輓將焉馳不可悼哉不可悼哉夫君子之學將以康世保邦爲也不得則托文以明其志故余讀謝君募兵行則慨然壯懷焉夫驅生民而就死地所重在賞先王以耀威爲務所戒在器成敗之機視乎握算所急在將而謝君詞皆具焉世徒曰謝君詩人耳淺乎睹矣刻成胡子持以訊余若謝君詩當居古人誰何之右余以爲謝詩冲者似韋柳然秀俊者過半蓋自大江以南其所崇尚習效皆



若此矣若謝君者又矯矯著聲者也

潘襄毅公文集序

夫近世以來凡宦人蓋棺則集出蓋塊然塞乎域中  
矣然觀者或厭其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燎而滅之爲  
其紫奪朱之章而亂真是疾憤之語也非過乃有若  
襄毅潘公集者則焉可滅弗彰也當 今上御極之  
二十年潘公方以都御史使在外督采木之役其時  
洛陽孫公爲副使分董其事甚理忽而坐誣奏收焉  
孫公抑心抱痛不能自明也乃潘公則爲上書白其  
事 上竟爲釋之書略曰若如所奏則罪當歸臣不  
在孫副使即不如奏亦宜罪逮誣者示讒口之戒嗟  
乎壯矣夫利害之臨灼如炎焰彼其不阿指反舌以  
重勞臣之咎斯亦優矣矧引爲己責而脫之罪乎故  
余讀潘公集至此則輒變色起坐極嘆其難焉夫所  
爲貴言者謂其可訓世教也有言若此則安可滅弗  
彰也潘公之子曰都事君者憂其先大夫之遺業不  
傳傳或弗遠遂乃板行而以序謁余曰先大夫詩若  
文在斯願因門下著之夫詞人之詞其指泐洋幻化  
而靡有住著恒爲有道者所裁彼其歸又一門塗矣  
乃若潘公則道德之準而節士之儔也徒以詞人比



觀焉可哉都事君孝不忘親志不負國固克續其休者余故並著之焉

### 少華贈言序

少華贈言者贈龍坡劉子之言也劉子將赴闕祖者爲言以贈稱少華志治所也昔韓侯朝周周人爲之賦梁山即景抒懷緣物道致有餘感焉贈言既集王子誦之感作序序曰詩者言乎言者志乎然根之動矣夫美劣區材則欲惡殊情純疵判政則悅悒異向述欲昭惡闡悅章悒則言興焉故曰言者志之華標情之外際文以宣之斯謂之詩今說詩者脉脉而興咨咨而吟冷冷而發鏗鏗而嚮則嘆曰詩在斯詩在斯夫脉脉咨咨意也冷冷鏗鏗音也其興其吟其發其嚮孰使之也動於志也惟動故音惟音故詩風噫而葉切湍激而瀨語物亦有然而况詩哉載觀贈言言者數十輩有昵留有愴離有述征有覬采有鴻篇有短韻有浩曲有切嘆夫若是纍纍也然昵留愴離根乎悅政之所孚也述征覬采根乎欲才之所感也鴻篇者廓此者也短韻者約此者也浩曲者演此者也切嘆者戀此者也潜格默化縱發忽吐靡由要取不屬意必諸君子之動於劉者厥惟深哉今夫春



淑氣載敷萬喙咸鳴而或則雝雝或則喃喃或則喈喈或則恰恰何弗同耶然迓氣衝和宣靈暢序則諸鳴者一焉知此可以觀贈言矣客有曰先王陳詩采風以考民俗察治道今天子稽古甄治上下其績劉子持是言往其殆最乎王子曰劉子才而政令問上徹即不詩猶最况爾爾哉

### 思惠張翁輓詩序

思惠張翁者吳醫國工也年九十卒壽矣子爲太醫院判京師諸大夫嘗與院判君游者咸爲翁詩之院判君將歸而輦翁之窆欲令執紼者歌之以送往於是稱輓詩焉夫詩者述也觸事含情不能直宣則歌以送之昔者田橫死其門人悲之比及葬爲薤露蒿里二曲以送之曰薤露者言人命促迫也曰蒿里者言賢愚同一坏也至今喪家傳習之號爲輓歌歷千百禩未之有易也茲輓翁者雖祖沿故體而更造新聲第寫其情不嗣其音何哉橫之死可悲焉故歌者聲苦而後死者等橫乃因歌送橫之曲今翁以壽終以子貴於人情志願足矣則何悲乎固不得直襲舊曲也余讀其詩即繁如零露散如墜瓊總之頌德咏年之指無二軌也夫情之感人猶之風之著物也春



聲噓唏秋聲蕭瑟所值不齊則音隨之變執一律者  
難與論詞膠古道者難以語化惟達曲識變者能解  
也諸詩最稱院判君世其業傳上池禁方諸大夫多  
予之要以明翁有子故輓者弗得遺也昔公乘陽慶  
善方數私以教大倉公不傳之子孫謂後莫可嗣爾  
慶年亦九十死死而目弗瞑矣翁卒矣誠何歎哉宜  
詩之乎宜詩之乎

### 榮壽錄序

榮壽錄者錄壽趙母太淑人言也太淑人有子曰洪  
洋先生爲御史中丞晉少司馬鎮撫關中在關中而  
會太淑人七十壽於是關中游君子暨諸鄉君子咸  
有言稱慶纍纍數百章大要謂厥母厥子域中無兩  
而且祝之王生之至長安也先生出以視王生王生  
曰夫錄有諸君子之言矣然非諸君子之私也語出  
民間詞者采之被以華纘著之篇什宣之歌咏奏之  
堂下凡在錄者咸眞放實吐公唱直和匪昵於比周  
匪倚於權愛嗟乎難哉夫齊民之言可畏詞人之言  
本乎齊民者可感蓋民無飾情不善僞口德我則悅  
悅則欲久欲久則祝而又欲久其所親不者反是余  
嘗讀華封之頌並時日之怨至變色嗟嘆轉徒警吟



爲人上者豈可不慎夫詞人者擷風謠章闡物情  
故愛之言溫惡之言厲美之言繁刺之言絕君子觀  
之爲愛爲惡爲美爲刺循文省念感由是作詞其可  
少哉余自訪藥山澤再易歲年乃往往與山澤人游  
山澤人問予曰今撫我者誰也曰趙也有趙者誰也  
曰今太淑人也山澤人舉手加額仰天祝曰大人千  
年淑人萬年至咨咨不已余感之有詩及得觀茲錄  
總其言率根愛標美溫如繫玉繁如雜絃乃知衆願  
旣集君子始文誇不涉誕頌非違群故曰錄有諸君  
子之言非諸君子之私也先生曰夫吾以錄爲諸君  
子之言也吾豈不知非諸君子之私也吾日且謀之  
梓王生曰錄梓行將有畏焉將有感焉何以故察夫  
愛惡之情能弗畏乎究厥稱願之始能弗感乎苟民  
有憎喙士罕善述即於親歲上三錫日張五鼎謂之  
曰榮壽去榮千里矣去壽萬里矣先生韙之遂用爲  
序而附余詩於錄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余舍余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余曰  
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  
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不能已



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犁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為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余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也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爾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也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余舉侍御君為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閫夜不休績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迹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氏亡讓為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邪程嬰為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為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即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為必亡者智



氏無後圖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  
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  
有所立之也夫臣事主與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  
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  
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  
有發此者余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竒慕節者曰  
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  
豎此匹夫匹婦决一朝之憤自填溝瀆者爲耳視於  
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  
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  
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王氏存筍稿卷之一

第一卷存疑

鈴山堂集序

蓋七年往矣

矣陝刻  
作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儻較刊

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阼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  
更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  
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  
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  
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蕭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



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鄙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覬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旣阻于西復閉于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在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令員外爲僉事以山東銜備遼東寬則聽訟儲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遮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 上乃詔僉事往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子哲偉有猷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湟易踰也利劔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



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 贈趙長沙序

嘉靖七年中關中蓋稱有三俊云同州趙用章長安張安世臨潼任伯玉是時清江敖公督學關中試此三人者優特置一等與之三人由此名顯其後三人相次舉鄉試又十七年而爲嘉靖甲辰張安世任伯玉同舉進士第乃用章獨不第已即投牒銓司除爲長沙別駕用章爲文崇古尚氣不能卑逐靡艷取媚時眼以此累試有司弗合然其人卓犖曠達信道順命即不第即除別駕殊坦視不爲戚也舊爲諸生旣有名會 詔令天下咸選士貢大學乃用章輒應選當是之時西安太守鳧溪夏公大器用章貢勿應不聽辭謝曰夫人成名微鉅豈不有命哉旣貢復爲舉人其達槩如此史王子者華州人也故與長沙交恠長沙忍即棄第不待詣長沙責焉詞甚具長沙蹶然曰往無論已業已拜官第論官於是王子爲論官夫官者觀也謂居上者爲下所觀也又觀者視也視人之則以律已也又察也反照內省旣有而後發之也



然有序焉必有觀已而後能觀物必善觀物而後可  
爲人觀故軒組一也有榮有弗榮階秩一也有貴有  
弗貴何以故能厥官不問卑峻不論遠邇咸稱光國  
不能其官即係籍華懋托景青雲君子以爲辱位矣  
長沙抱術淵大內視有本其所與游類才豪名碩麗  
益多有而魂容嶽嶽弗懈以弛睹者肅焉以此三者  
皆有合于觀之義余信其必能官也長沙得余言謝  
至再以其言言張子任子及嚴子三子遂徵余言爲  
贈嚴子同州朝邑人在朝邑稱才因善長沙嚴子爲  
余說長沙太守即故守西安號夏鳧溪者夫鳧溪故  
識長沙越十年乃復爲僚嗟嗟人生會邁且有數矧  
功名哉矧功名哉

壽峰羅先生歸淳化序

羅先生者淳化人也故有四方之志困於諸生二十  
年不得通乃嘉靖甲辰以貢如京師始出關游於洛  
陽由洛趨於衛觀于鄴歷于趙薄于燕已稅駕于京  
師先生行遠道不爲苦志意顧恢恢大也子曰公裳  
時爲考功主事諸與考功游者咸謁先生於考功所  
坐定客謁者問所來詞甚悉先生輒應曰予秦人也  
不言秦自余見洛之俗侈其民浮其政宜質衛之俗



佻其民僂其政宜忠鄴之俗蕩其民俠邪其政宜約  
趙之俗靡曼其民爭末利其政宜革燕之俗與趙同  
其民亦同其政不宜大振以近京師一夫肆口能妍  
媮興壞仕人畏之客謁者咸起拜驚嘆稱羅先生以  
先生非一方士也居無何入大學在太學乃遂與齊  
晉楚魏吳越人游乃又知齊晉楚魏吳越諸俗及其  
政宜當是時松江徐先生爲祭酒講先王之治經術  
之要乃又聞政本在誠心無務威嚴而先生爲人故  
篤中溫厚及論天下政俗愈益辨客聞之嘆曰於乎  
國制令天下郡縣各置學造士有司選士之材者

貢于大學卒業乃始論官授政非直慎予寔以廣聰  
睹裨智術也今觀羅先生如此法之立豈不誠善哉  
夫士窮居足不踰州閭之中目不越堵墻之外欲以  
辨天下事難矣乃若羅先生苟得仕即四方信所往  
安弗宜哉居久之先生上名吏部吏部以選次未逮  
令先生歸待之考功君固留先生謂貢除吏卑勞莫  
有大表樹章顯即待次謂何且予幸貴足以貴吾親  
願留安養吾不忍吾父更道路也先生不聽曰兒不  
欲卑勞我謂不大表樹章顯苟有志率能因分自致  
何必尊官哉且奈何以汝貴奪我志其歸我無留考



功君乃具車治裝戒僕人卜吉日送先生歸而友人  
王生紀其事

恕齋先生還華山序

恕齋先生者華陰人也華陰接華州七十里而近先生有子曰子德子德未第時與華州人王維楨者游嘗論述家世於是王生詳先生蓋自其子子德云楊氏之先在漢世最顯史稱四世五公是也其在近代或以科奮或用貢升冠帶詩書至奕奕不絕於是關中論故書著姓咸推較楊氏而楊氏赫關中矣恕齋先生既爲士自以爲紹累世之業而當其後期勿予絕乃發憤即讀書華陰山中年二十而名立三十則學愈富五十而志不渝遭運之衰屢試有司輒不合竟不第歲癸卯先生且老始以貢入京師是時子德舉進士爲御史而王生爲翰林供奉謁先生于子德所先生乃嘆曰吾聞君子進退有極貴適其志余年六十往矣頽曦易下脆葦易折顧識者鮮爾居無何先生復去京師還華山去謂子德曰余楊自上世以迄于今嘗顯功名于縉紳之間今墜于余乎 明天子方隆有道之治余扼不獲効汝爲御史職得論庶政糾官邪明法信道作佛弼耳目之臣余去與世絕



惟汝則無墮先緒矣慎旃哉慎旃哉子德以其言言  
王生王生曰於戲自貪夫狗貨曲士狗名彼不極不  
返世人非之而故蹈之公久困得脫輒棄官不仕退  
老巖谷以全其性豈非達哉旣去又以官勗其子夫  
梁鴻龐德自隱其身乃併携其妻子不見徑情滅世  
賢士少之若楊公者道不遺君克明大義者也於是  
秦大夫在京者數十人咸嘉斯事謂王生典紀載宜  
序序曰公初投牒禮部旋即辭去部大臣高之請于  
上得賜冠帶朝士榮焉其還時如此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傅大夫爲工部郎中三年諸與大夫游者乃徃徃稱  
大夫焉大夫之爲人也能而不伐異而不爭嘗坐糲  
客中客多出高論通相詡下獨大夫端纓帖聽不和  
一語然于客言則中度臧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  
幽沕穆不稍見也豈古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  
于縉紳間以此選于吏部爲廣信太守客曰廣信善  
厥職史維楨詰之曰諸稱廣信善厥職者奚觀也客  
曰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振猛而暴抗者  
百姓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用尼夫  
隰下而水趣之矣茅柔而人藉之矣旣溫且恭將無



僻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來繫占其今維楨  
曰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  
乃所謂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睹也廣信爲郎  
吏猶問學不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逆順之  
宜今昔是非之鑑譬如淵谷百物畢聚予私嘗探究  
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事不矯不隨不競不却不爲  
利回不爲勢劫以此兩者窺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  
溫恭已也初廣信守缺吏部以大夫請補疏畧曰今  
天下吏治紛紛靡矣淺者困施懦者隳綱安望其就  
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也誠得  
沉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撼至不搖則廣信治臣  
程品郎署中獨傅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  
日月藏精則人昧晝夜矣虎豹當嶠則人廢樵蘇矣  
故闇極啓疑疑者易叛強甚于懼懼者難輯能沉能  
明能毅能馴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築野  
傅大夫號築野諸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傅氏守廣  
信甚理執是道也寧獨善郡國哉廣信往六月而王  
生復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致之稱曰贈云

贈西洲趙先生序

夫山東故稱多文學才士至於今益彬彬盛矣乃濟



陽則有趙露泉氏趙露泉氏者刑部大夫也刑部主  
法理乃大夫即善法理間嘗屬綴篇翰人復多予之  
大夫年三十其焯然著能如此豈不謂才哉山東人  
曰今趙所由才者本其父西洲公教也趙以故迪訓  
早奮至今歷有名然西洲公固豪奇士也有司校文  
論材率嘗冠其邑諸生邑諸生自以爲弗逮下之乃  
數試輒阨不第及露泉第乃嘆曰兒不負予而予負  
先人矣先人蓋督西洲公學益勤懇云嘉靖二十三  
年以出身選貢就序天官天官試其文奇之除爲登  
封知縣旣往其年刑部君亦擢陝西按察僉事史楨  
者陝西人也因謁相見見之僉事君論州縣吏勞劇  
有狀念其父在登封於是楨面伏其孝旣又曰所不  
能奪登封志者則家君從此與有進取以追光先大  
夫此勞劇甘心也楨聞之愈益欽焉乃述之陝西諸  
宦人稱曰孝哉西洲公乃欲以光其先人語曰不知  
其父觀其子西洲公方未遇名彰縉紳間豈非以僉  
事君謂耶僉事君守道不渝表見在位如此其所樹  
子者毋即其所自樹哉予信其必光先有推卜也然  
光先理博說在孔子顯親揚名及孟子事親守身語  
中今不備論孔孟皆魯人其教傳天下後世生其鄉



者有厚獲焉趙氏固有厚獲者哉未幾僉事君告且之官言道登封修省覲禮陝西諸宦人以僉事君故議有以贈西洲公於是楨任其事爲著首尾皆實有不溢一詞焉

贈鄭一山序

嘉靖丙午秋詔華州守爲南京戶部郎中守姓鄭氏邦人王某聞之竊嘆曰鄭君得遷予蓋有慨于聖德之大聖度之弘云予幸以侍從獲出入禁闥竊聽睹天子之行事興居即處深宮養宥密然念建蒼生關四海也誠用兢兢乃修祀祈福勤勞夙夜旣又念百官之或怠弗若乃申誠訓示指期咸恭命令勿抵于罰百官亦罔不砥肅以率庶幾上下一德之象矣乃癸卯春坐從祀宗廟諸臣間後至者天子怒讓司儀御史以爲百官怠御史匿不聞是時鄭君屬司儀乃奪御史併後至者悉左遷調澄城令尋從令徙守守由御史歷州縣獨惴惴念天子之威徙爲字下撫衆求稱上四海蒼生之意是故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矍然矜志御物焉循循煦煦鮮有過舉于是部使者賢之上書言曰臣按秦中察吏治誠無若華州守最者守不擾而事集吏習而民馭之始



守在御史臺用矯矯名即罪譴外服靡有懈弛臣聞遺簪罔棄奇寶可收幸得比守於斯二者稍從拔擢假羽翼即功能可隨效使者代至薦守皆一指天子察言者非阿又嘉守之懲徃而勅事也令從今徒蓋弗追昔事云夫仲舒膠西屈平沅湘彼二賢者竟抑滯不揚矣以守所構值校之大哉 聖德弘哉 聖度邁古帝王遠矣始予得告歸里里中長老若管君輩咸來訊視問鄭君安罪譴予旣爲口其狀以爲鄭君譴非罪嗣鄭君承遷牒且行諸長老又以予知鄭君宜爲贈乃遂與群徃前颺言曰鄭君鄭君其猶龍耶夫龍化物也能潛能見能小能巨上下四方靡向弗神君爲御史知御史在執法即弗狗爲澄城令知令職從守即若命爲華州守知守在安民即與順治體因勢便政與時遷局方一節之士所不能究也即由此而部寺而公孤宜亦若是是故達人大觀洞性命之原哲夫識時神變化之道

贈方厓趙君六載考績序

方厓趙君者余同年進者也爲御史事 今天子初使江西已乃使貴州又使南京車凡三出咸有功歸命于 天子天子以爲能志之留侍中勿更遣於是



趙君之名顯于闕下今諸大夫論辨治貞亮之士能肩鉅重立國事者皆稱曰趙君趙君云夫儒者攻先王之術而起家所貴濟當世之務以批蠹正法明枯竹守空言有署置不任如膠舟不渡木騶不駕國家何幸焉若方厓君者誠非易哉初趙君自三使還既六年挾六年牘將趨謁聽天子考會鄙人楨造趙君謂趙君曰昔臣將對君必從友謀擬得當然後入蓋慎之也君今考即如天子按牘問御史使三邦衍三邦各有狀効胡以臻則君安置對趙君作色前舉手曰即如承問即對曰臣使江西蓋清戎驅逋逸者歸之伍亡沒者廉補之夫軍旣苦凶危而饑食歲復不給以故逃臣于其遣檄有司厚資裝令堅其去母反顧至則守壘夫貴州者夷方也臣使按貴州觀俗制令取所不畏畏之間復警犯文諭之不聽再諭乃竟聽豕鬻羊馴服役北于編戶臣不敢峻威急縛重傷陛下懷遠一視之仁夫盜公家之利以自潤而又滅其影在法毋貸臣使南京勾檢積案摘其辜坐之以懲邪者不以私匿不以舊黨罪者若干人夫仕旣以食君之祿君使之又漁其財與倉鼠奚異臣以故痛繩之對如此三者當不楨于是矍然嘆曰



趙君達儒哉乃事事各底于理明日牘上 天子如  
所擬對有頃再與遇楨與論今且復先王之盛安事  
而可趙君曰嘻華繁矣未睹其實也宋儒言治高高  
于秋天上于唐虞遠而不可即之塗重而不可舉之  
器易如拉霜幹超尺級北稽其末鮮成事焉夫先王  
之治之所由盛者士循力務効與鏤脂刻冰者異也  
誠人循力務効也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何弗復哉  
何弗復哉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  
者磁州人偉幹多力常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爲疲間  
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爲雲長不  
死敬德更生也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  
見虜則趨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  
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  
視齧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巖之爲兵科  
都給事也寔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此夫千斤者一  
奇士果皆千斤若也庸詎憂胡患哉今策事之臣  
率言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衆  
而陳莫能快一鬪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



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予蓋  
咨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  
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歛令夫  
飽于伍妻饜于室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今  
邊卒短褐不掩形糠覈不充口老幼聚處土園一室  
之中相顧垂泣乃責之捷虜乎夫賁育至猛使枵腹  
而與強女子鬪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論胡代皆  
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強弱皆以任于戈也驅  
頓兵以却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事也  
故務在豫內今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  
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廣威斥壤以誇示四夷也若  
憑主之威以急功持空拳而以茫茫決事是爲國  
家顯飾美名而暗啓釁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今別駕  
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胡虜內獲京師亦講武地  
也于其往言之與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繹而施焉  
徵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爲僚  
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  
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卑卑名實者其謫  
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贈督學李大夫序



余旣產在關中蓋嘗訊求先大夫之風切有嘆于弘治之舊焉弘治時天子用醇朴爲教其下化之士無靡業亦無賈儒於時關中敦本好脩之夫翔集闕下以莅政則奏其能以典文必博其趣默默者乃爲有章逡逡者至以決事猶之西施匿妍利劍藏鏑豈必章顯之哉夫重者鮮負而鉅者難持乃關中先賢隨所畀予輒任焉持焉邁往不沮可謂篤信君子矣斯言也武功庫先生爲余指陳甚悉茲特記其畧云而武功又言治沿教興導之有本教由人立施之貴宜乃遂稱引李空同之在江西劉西陂之在晉許少華之在楚三君者皆關中人並用督學顯名余恨不及見李君乃猶幸見劉君許君又因習其行事武功言皆信云然劉君許君皆起正德中乃無異弘治之列者以育于弘治間也自正德訖今關中人士代興遞作彬彬焉稱盛矣其敦本好脩之實視昔人何如也嗟乎余難言之矣以今睹于涇陽李子豈亦一時之奇而弘治之所謂賢耶李子者沕穆厚蓄人也或與言政或與言文李子不爲嘒嘒辯而中咸具焉嘗曰器貴藏神忌露桃李何言荆璞亡采嗟嗟茲爲李子哉李子頃拜山東僉事往督學語余曰夫督學



教也而治繫之然本之在我矣重茲我負之鉅茲我持之子寧毋助之乎余謝無有固請之乃述曩所聞庠先生之言曰夫空同之道主在伸士節振萎習卑也而故令高常也而故令異今去江西數十年其徒誦義不休斯謂強毅有立者也至若劉君謂寬乃教則涵而育之久之品裁進抑士有服詞罰不倚朴勸不藉賞有孚格之化焉楚人追論許君之教號曰絕倫然究其指乃謂嚴則無犯繩則無枉通則不闕審則不謬舉茲四道而楚人永懷之矣殆明哲君子哉劉官至大司馬許御史中丞空同竟止副使夫以空同之才稍自抑以徇世其勲名不可道矣余旣以應李大夫且白諸鄉大夫之祖李子者具列今昔令得以觀感焉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居西方者寇邊邑大掠去令爲蒲城理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制狄之技無長于砲火利于五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己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



其策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令更武也既爲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聞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甦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爲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徭賦寬獄訟扶傷舉什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申令鉏有司之爲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畧大槩言繕垣增兵制器三事具若爲令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再考臺大臣考侍御者署上考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面之寄嗟嗟固知臺大臣非溢言矣考之年爲戊申是秋虜本謀犯宣大虜謀者言宣大入墻新成又峻不得絕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薊無墻往得縱語聞侍御因脩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謀寇遼東遼界廣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耗而害不息非良計也臣願接宣大而東因山爲障其地平築堵高與山半即虜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墻處者倚而耕作牛年故縱靡患侵驅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制器率詳備委折茲不盡記焉士大夫傳其疏皆躡之侍御固負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



退退如弗勝於是士大夫益賢其爲人王維楨曰夫  
孤子語孝躋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  
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師方鎮力  
求勇任畧無遜詞謂烜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手權  
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青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夫以胡君督江西學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蓋人  
材之識拔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實隸  
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奈何患  
世乏才哉日胡君拜新命諸嘗與胡君同中秘者皆  
嘉樂之頌說之固信有所感非私而已也初胡君在  
翰林年甫踰冠時蜀有二俊其一則內江趙君乃胡  
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當也豈固命坐彼不坐此  
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而仕已又仕而與漸徵漸引  
始歷今階命頓抑之爾胡君能與競乎今胡君齒髮  
逾壯神凝凝定矣夫士至定其神將安投弗善也胡  
君少而負奇恒以爲人臣委質而出苟肯戮力進取  
安事弗濟故往在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已志然本  
無他腸如世俗獵名自烜之爲於是執事者追論之  
賢其人拔爲諸生師表誠擇其當也亦命且達哉鄙



人楨關塞間人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技  
乃楨濫典筆札之役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探  
至竅旣虜數犯塞烽火達于居庸則復與講戈矛戎  
馬之技小折大創之畧頃胡君爲士者師矣余第執  
手嘿嘿不能出一語私謂其富積著可施余安禪之  
哉顧獨以胡君故則慨噫甚焉夫古之人能當其任  
位副其有則何言命躡躑而升殊雋立談而貴尤人  
則何言命時之所予序在鸚鵡俗之所否滯在塗泥  
則何言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格也唯士專  
言命於是君平之肆客常滿座季主之上聲動長安  
術家主權脩士墮守自漢迄今若是矣胡君順命而  
又好脩其可恒觀之哉胡君拜命時宰相則袁州嚴  
公銓衡則四明聞公究其事宜傳述久遠趙君謂余  
曰斯母典筆札者之責乎勿令缺逸焉可也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覲序

夫使者將 天子之命行游藩國其威儀車馬甚都  
也今趙君以給事居青瑣中稱貴近使已歸而抵桐  
城邑大夫且迎之郊趙君至里門下車步入家升堂  
拜其父母其父母見之懽甚出乃見邑大夫去乃持  
觴上壽其車馬在門外笙竽在庭內里人睹者嗟羨



傾慕適相誦說則趙氏光寵矣趙君父曰一竹老人  
母曰汪氏有五男子四人者皆傳先業治農奉二親  
獨給事游在京師恒念以爲二親春秋各八十老矣  
不得省奈何輒愀容傷神焉及得乘傳將歸也忽愉  
愉快矣一竹雖隱在林間然故爲儒以不獲伸志休  
而治理法象固猶欲聞今 天子睿聖絕倫九卿百  
司皆奉驅使令行若馳威斷若神老人問給事自具  
悉之給事別家幾年矣兄弟五人者聚會以次問農  
業則飢穰相代也穰之歲即有惰農田亦入飢之歲  
即有力夫半菽不可得凡人皆因天苟非值時第能  
捐奮安禪也趙君歸而抵家與父母兄弟晤言其大  
都若此矣昔相如使蜀其威儀車馬至以赫視臨邛  
榮被外家史獨不稱其家慶云何則行不逮趙君遠  
甚及還報命見漢帝盛言通西南夷無所用願罷之  
余又壯相如能爲國家止戈定紛非詞人比也今趙  
君使楚楚事有不便者幾何種何尤最鉅趙君善詞  
覽採而記之即若還而報 命有詔召問楚事則趙  
君有對矣一竹老人性方嚴自趙君少而教之正以  
故給事在中無媿媿之行亦無矯飾之節顯名 闕  
下光施父母畧無累其心此夫益父母年不用丹砂



華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趙君且往以其情語友人  
關中王生王生爲擬論之如此然王生有母老在關  
中今守史局不得省望趙君往竊感愴脉脉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



王氏存笥稿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  
在重塞複嶺間游輶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  
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  
茶已輒揖退坐私關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  
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



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土僻秩散比之  
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  
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  
刺姚安而發軔嶮興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  
二十更可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  
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  
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  
踰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  
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  
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  
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  
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趨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  
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煙水之陂莽蒼之  
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  
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  
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  
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恠之  
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空縱時其  
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  
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



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  
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  
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  
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  
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即望乎涼去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拔天下頎俊不恒之士爲進士用  
以庫世輯民乃得廣陽芹山陳公舉第六時傳陳公  
本舉首榜卒乃倏易稍後余童年聞之往余以使過  
鄴見後渠先生說與此合余以是蓋亟慕公云其後  
十九年芹山爲陝西按察使以叅政守慶陽來旣三  
月言按察平者謹者不虐者詳確不莽莽者無辜上  
死復生者奸罔巧脫而竟繩于理者私白不使售桀  
右縮趾初憚而末服者乃日至余耳是時余告在里  
聞而欽之私奇公雅好文才顧又法理如此居一年  
巡按御史潁川張公列疏薦按察略曰臣觀所謂陳  
按察者固所謂頎俊不恒之士哉乃其刑不寃旣嘖  
嘖載道路臣賢之不甚異有若屹屹卓樹不爲嬋媯  
媚時封利自點臣誠獨重之且今天下所鮮豈能者  
哉立者難耳按察初以巍科震天下建今亢蹟騰聲



益茂昔聞得士如此蓋千百可一二人恒言舜臣五  
人不相爲能若按察實兼才歷試當効臣言非阿也  
他薦者多類此無何山東右布政使缺負上以按察  
往補若曰按察廉又仁能活人即能養人擢使布政  
責之養以觀其兼王維楨曰 聖天子夙夜憂勤計  
安元元者慮至纖悉矣乃今閭閻數困凍餒一不熟  
即殍逋相望余田處亦值再熟旣輸公賦即聞比閭  
作啼號聲今齊與秦豈異也患在下崇侈而去約上  
急徵而忘緩不則何困余意見芹山必告之旣芹山  
以趨山東道華州維楨以境內士又所夙好旣謁送  
之郊乃芹山即於邑論民疾苦戚戚在眉間如談八  
蹈湯火懊不即一引手掾嗟乎此意芹山先得之矣  
余能有告哉夫庫世輯民使天子之澤濺覃洽霑先  
山東而遂天下芹山公任之矣芹山昔提兩浙學明  
通作人遂有茅表二士魁選名世旣分麾慶陽虜徙  
不犯累至今秩乃又爾爾御史稱其兼才且云効後  
言繼是而往卿寺公孤叅贊和燮靡試弗功不獨謂  
今昔也余亦以爲然芹山道華州在二十年冬明年  
春余修別日約始作序致之

贈張雙渠序



雙渠張子者字重卿相州人也與余同進士者蓋相  
州四人焉翰林侍讀郭質夫禮科都給事中李仲西  
兵部主事許仁夫張重卿四人者皆賢豪士也然郭  
子冲和而介李子貞靜而亮許子方嚴而固張子沉  
默而辨獨予疎鹵么麼竊幸附于諸君子之末出入  
朝省簪珮相摩至相親也居十年仲西調理于天雄  
重卿謫倅於華州而仁夫亦退臥于漳浦銅臺之側  
漸風萍散矣宦踪岐路庸詎有恒哉始人有偽爲玉  
璽章者覺捕得人事聞 上惡之乃並罪有司有司  
者可十人悉從外補於是張子倅華州夫以內外輕  
重異也以階秩崇卑異也以物情飛沉異也乃張子  
一視之往在青雲張子固未始沾沾喜也既乃鍛羽  
亦未始戚戚憂也在職滿歲人不見其恚色忿詞稱  
之者以爲淵懿君子也而張子固藏智蓄照與之商  
時政校人物能章章道焉予往來鄴下每眺洪川廣  
野水流而不滄山崇而不峭風氣渾龐鬱在人目若  
張子者蓋其鍾靈然哉予告在里張子時能過予爲  
說雜而總要之命說曰命者今也猶之四序寒暑數  
既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  
而斥廣川賢而逐命斥命逐即才賢奚論竇廣國命



竟封侯崩炭弗壓英布命當王即刑不廢謂天定也  
鴟鴞惡嘯而冲霄鸞鳳德輝而棲枳寸苗秀於高山  
喬松伏於深谷所值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此造  
化之神微而詎測哉夫物殊而所受於天者一也是  
故君子行法以俟命委心以順時說已張子輟然曰  
子言命毋謂我哉吾業已安之矣居無何檄至遷判  
寶慶府邦之士大夫凡數十人群而祖之野予重有  
戚焉夫以湖海之契散合之跡十年數易往事旣逝  
來驩如何乃于張子行追及疇昔群游之雅有感于  
今日者如此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蓋人人能矣至起而試  
官乃輒悖其所習違道而悅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  
勝數也以余觀于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  
之所貴哉夫立官而畀之威者所以制暴非今其遂  
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今其妄悅也  
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  
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踰禮  
逢迎倍于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  
莅華也吏具斯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道得罪



何怨乎卒弗聽關中民好鬪而重觸憲而吾華尤甚  
民富者以千金不死百金不答凡此前守皆有之自  
胡公至富人懷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  
法廉聲震于部中由是觀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  
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為  
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績學乃竟踣一第楚人  
皆為屈之至其貞志救躬服先王之義迪詩書之訓  
雖獨醒之大夫未有增于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  
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親覩楚材最多夫楚  
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岳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  
者莫先焉故孕于物則為榱桷杞梓以棟明堂鍾于  
人則為貞廉俊桀以裨盛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  
華人皆異之不獨楨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  
於河取妻必於姜正謂是耳窮鄉下邑彼其所見不  
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著世有乎余嘗究論馭才  
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獲售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  
吏飭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  
子則詮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行宜有  
事也頃之監察御史有蔡君者按華下見胡公異之  
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美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



云太守同官解子鞏子侯子咸共持檄具儀儼然造  
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固請許  
之屬楨之官道華下覩其事廼喟然而歎曰夫賞異  
等罰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  
驢同足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芎藭不與蕭艾同臭而  
別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于胡  
公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厲也夫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攷績序

夫朴溪潘公者蓋古所謂社稷之器哉初潘公爲戶  
部尚書時適楨守在史局嘗從之游知其爲人也潘  
公簡重寬博而又明于大體口逡逡不肯舍一詞及  
與商政事則不惜唇吻定之久而金可鑠石可泐公  
之詞竟不易也譽之所在不與衆趨毀之所歸不以  
智免推所包納則滄溟未爲廣奉山未爲高也楨私  
以爲潘公長者足可負社稷重不宜持米鹽之技責  
之且不宜離人主左右俄而有詔徙爲南京工  
部尚書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居一年潘公又改南  
京吏部尚書又一年而楨以徙守翰林至南中南中  
縉紳大夫之倫咸籍籍一口譽潘公大抵言潘公長  
者社稷器如小子之所稱者云夫庶事之未集集之



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于厭服人心鎮撫國  
家則屬之長者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  
千人而一若欲求長者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彌大  
其獲彌寡也在昔鄭莊每朝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  
彼固能辨乎此也今潘公獨不直有鄭莊言耳設有  
言者 天子方篤念社稷求非常之人潘公必徵徵  
而鑒顏貌察志意則必拊髀驚歎以爲見潘尚書晚  
其所褒嘉拔置恒情不能揣百舌不能問也潘公之  
屬曰考部何君者楨之友也楨常具是語告何君何  
君亦以爲然有頃潘公爲尚書滿三年當書狀投  
闕下聽 天下考將行何君與其寮七君者來過楨  
屬楨詞云以贈潘公往於是楨乃言曰夫楚璞誠珍  
然必剖而後信焉沚蘭誠芳然必珮而後親焉潘公  
誠長者今往亦必身見 天子乃能自異不見不能  
異前日之南徒是也夫策士挾術以干世主彼固區  
區耳猶然守宮門冀幸一見主之顏色彼蓋謂兩相  
接則浮言止况大臣乎雖投百狀不博一見也

贈大理卿盧公應詔北上序

今爲 天子守三尺今天下惕然震肅不敢作奸觸  
網者則主在刑部矣至平法論當昂之非益卑之非



減則又于大理責之焉故楨嘗念此兩省者不可無  
長厚謹重之人夫法火也煬者失則橫焚故自昔聖  
王慎之云頃歲大理寺卿缺有司言南京大理卿盧  
公者可 上乃召還補之盧公固長厚謹重治南中  
獄稱平檄至南中南中人呀然惜失之且以頌 天  
子之明能燭賢者于數千里之外也夫冤精不化則  
甘澍不降人有抑情即天有盪氣為兩省擇人安得  
不云爾哉大理丞趙公者楨同年友也與盧公為寮  
前盧公未召時趙公嘗過楨楨從容問曰今斯大理  
非漢所稱廷尉者乎趙公曰然漢廷尉張釋之公慕  
之不楨欲為之執鞭獨恨乎不同時也方其爭犯蹕  
罰金時實以批人主之逆鱗何其殆也乃張公法視  
秦山身視鴻毛出身衛法法植而身榮卒令聲施後  
世臣主俱顯傑哉傑哉趙公見楨為執鞭說歎之因  
漫問之曰子守史官古昔史家衆多子其執鞭于誰  
氏之門乎曰春秋春秋孔子之刑書楨視其書且下  
拜不直欲執鞭也其為書天下之所罪孔子因而罪  
之天下之所罰孔子因而罰之要在明一王之法抑  
人心之邪而已乃若魏收之撰魏史牛弘之撰周史  
此二氏者意所欲賢則妄益好詞意所欲醜則曲加



批行斯皆輕弄筆端恣情高下設其人尚在吾道逢  
之不與揖焉趙公凝睇視余者久之辭去少選盧公  
之檄至以吉日戒行南中冠蓋傾城出送盧公於江  
上之旗亭其時雪水消江大泛溢楨立亭上望趙君  
歎曰夫水之道危舟之道安彼有被髮之子狂而蹈  
溺非舟人之事也旣人在舟中歛而颶風吹浪帆側  
舷簸舟人不爲相風捩枹令就寧所何以稱長年三  
老乎趙君輾然曰子且舍是今盧君斯須且別去考  
昔贈言代軒之義子安得竟已楨應之曰唯唯今而  
有諸公令余言安得已然卒亦不能舍頃者之言也

###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蓋赫然顯盛矣顧獨以  
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噫之焉  
今天下坐戎馬之驚浹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  
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搖即若青  
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  
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唯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  
閩中完甚建寧於閩又稱完郡蓋漸南漸遠漸遠漸  
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  
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



晉之境譬猶病瘵而逢倉公苦寬髀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略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覩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冰蚊蚋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因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豎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之完郡將益靡有見余奈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材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拯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逡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颺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謂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渴飢蓋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疆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績効不昭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莞



堯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嘿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嘆之語曰南道如虎陞官半府非虛言哉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爲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啣冤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爲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爲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爲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都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學采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頃者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窾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揀時末



稱要睹也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稀其俗慄悍少年推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恥作姦以放情而不閑于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為恤輒去而為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為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為一晉土最瘠而俗尚穢嗇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強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即有患特用丸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責之縣縣有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末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為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



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海此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兩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夫自明興以來奉和歐氏用科第起家者蓋數十人焉此數十人者皆天下士也各以才能翊贊其鴻業勲名俱著于竹帛於是天下言世臣者咸推轂歐氏而泰和門閥遂崑然稱海內冠矣鄙人楨產在關中童子時即聞泰和名慕之及年旣壯而遊闕下見今橫溪歐先生先生方爲儀制郎中也睹其容盎盎如也已而考其行履夔夔如也皜皜如也因竊謂周世尹氏之卿而漢任石君之子非私之也彼固謂其賢賢相肖不欲墮其家聲又安肯負于國乎若歐先生者斯固其倫類也其後十年餘先生官至南京工部侍郎矣余鄙人楨適以徙守翰林至南中先生



風貌稍蒼然改舊矣其行履愈皦然若荆玉之初脫于石也余鄙人誠咨咨嘒噫之焉夫崇臺有基巨木有初寶玉在前則智士眩移或負豪傑之才卒乃不得陟千仞之丘須明堂之用者坐此虧毀遂短折也司空大官六曹重地寧可以倖而致乎當是時洛陽人東谷孫先生爲工部尚書孫先生方廉質直而歐先生精潤脩潔兩公者行不同顧甚相敬也一日歐先生治行將赴闕下告滿以牘視孫先生孫先生謂楨守翰林典紀述之事持歐先生牘就楨請著之楨手牘再三披則前尹應天事居十七今貳工部事居十三問之曰輻輳而成三年績也例得考焉楨旣從孫先生得所爲貳工部者如彼又從南中人得所爲尹應天者如此於是遂爲著曰南中人稱歐先生尹應天時適旱甚穀價湧貴富人至竭金寶分臥溝渠蓋岌岌矣先生則發庾焉而活者甚衆也歐先生他所脩復甚夥不具論即若振窮乏起僵仆此之爲德深厚矣 主上憂恤元元懼一夫之失所至勤懇也今歐先生以牘上牘所具者正無失所其取何階寵異之哉夫噓生與吹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宜殿最之母令溷哉歐先生有兄曰南野先生今爲



大宗伯侍 天子左右歐先生行且見宗伯公出牘相視且問楨所云者當之不也宗伯公楨故從之游蓋瑰瑋博大有休休之度焉歐之賢自身所睹者槩如此其不及睹者有聲在其耳何其衆也人言歐氏宋大儒歐文忠公之遠裔也有譜牒存審爾則歐氏門閥又不獨自 今朝始矣所從來者久也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然哉非然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公入賀 聖壽序

自楨侍今 天子且二十年矣蓋習見諸方之臣趨賀 聖壽者焉每歲八月當其 誕節至於是從東南來者以舟從西北來者以車至則干旄雲擁帆檣鱗次煌煌乎集于都門之外及 賀之日內廷之臣入諸方之臣以次入而又有蠻夷之君長陳方物効貢贄者綴立於諸臣後焉班定則咸稽首拜舞如禮連呼萬歲者三聲殷殷起于楯陛之間徹于雲漢之上此其中禮文曲折楨不能具而悉然大槩若此矣今禮部尚書王先生自南京往也固循舊章修恒敬耳至語 萬壽則 主上自爲之矣南京戶部侍郎有陳先生者故嘗與王先生爲寮王先生有大德陳先生過楨索楨言贈王先生聞楨言若此乃輒前而



問曰子謂 主上之自爲壽有說乎楨應曰有之方  
今四海之內萬事之紀可謂稱極治矣乃 主上愈  
益慎蓋內定其神而外理其凡雖堯舜之競業奚加  
焉京師者合五方之人以爲聚其困于疾至可痛也  
則濟之醫藥在人坐無知抵法者屢恒原而赦之雖  
黃帝之仁大禹之慈奚加焉然黃帝之年數千歲堯  
舜咸過百歲禹百歲皆稱悠久此數聖人者徒各具  
一德猶然壽命若斯今 主上兼之矣推數循理觀  
之即萬年不啻也故曰 主上萬壽自爲之矣陳先  
生肅然改容舉手而贊曰然哉然哉已又曰余聞

主上謁款天帝修禮百神蓋皆敬謹之甚今茲 萬  
壽則天帝百神固有祐乎楨應曰有之夫旣數見珍  
符矣往年外郡獻白鹿頃年內苑蘩辰有鶴百群翔  
舞于壇上夫白鹿者百祿也鶴羽族最壽者也其告  
之矣於是陳先生乃歎之曰今茲 萬壽 主上自  
爲之天帝百神又祐之吾屬諸臣誠 蹙怍蹈然竟  
莫之裨徒令王先生以舊章往耳楨應曰誠欲裨有  
之惟諸臣加之意焉且壽之義有三夫壽者厚也言  
人君施德累仁厚自培植其年綿綿而未已也又壽  
者受也言天帝百神諸祉降休人君受之至壽考也



斯二義者楨前所謂者是矣又壽者奏也言人臣各  
遵其職効其業以奏功于君前君用是以弗勞遂乃  
益算進曆迄無窮也楨今所謂諸臣宜加之意者也  
今夫執事之臣衆楨卒說不能具即如陳先生乃司  
計之臣也王先生乃秉禮之臣也自二先生在事何  
嘗一日不概于中何嘗一物不隸于理若是則主  
上奚勞焉今諸執事之臣皆二先生若皆不以勞其  
主上是即所謂裨萬壽也而安云末之裨乎獨  
楨列在詞臣主在奉筆札之役不能爲公家効咫尺  
之勲減秋毫之憂乃今徒以其名附王先生往亦循  
舊章脩恒敬耳則固有栗栗之懷焉則固有栗栗之  
懷焉

贈南京禮部尚書端溪王先生考績序

禮部尚書端溪先生者開州人也姓王氏初嘉靖壬  
子之冬而楨以守南京翰林來也于時六卿之長則  
見有五人焉五人者兵部則桂林屠公吏部則徽州  
潘公禮部則開州王公刑部則長興顧公工部則洛  
陽孫公此五人者要其行能雖殊異然志意皆質直  
不遷于流俗不沒于藻績則楨有慨慕之懷焉明年  
癸丑春而潘公以秩滿赴闕下考楨遂贈之詞稱



潘公社稷器非米鹽之能諸公見者皆然之於是楨因而徧請諸公以滿期言楨職在紀述當盡爲諸公書之乃屠公則旣已考矣唯王公則今歲七月顧公十月孫公十一月楨得之則輒前而賀公曰今而諸公位皆在尚書非輕眇矣比旣滿考皆得贈及三世廢其子 朝廷之所以遇大臣者益甚厚矣諸公其幸而熟圖之哉居無何而屠公坐有念疏歸許之乃楨嘆息者久之以爲其鴻鵠舉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也夫宦寓物也旣歸其主則耳目手足卷爲已矣自屠公告而去兵部不補而以工部孫公攝其事俄而海上之警至孫公聞乃即念江海通流若卒至奈何則日夜畫計守南京寇謀者見南京之戒備預兵威設寇遂不來楨乃造孫公賀曰今日之政微公銳身爲圖則誰肯然者公即欲效屠公鴻鵠舉弗可得也頃之七月而王公滿期至潘公前爲吏部尚書告滿乃改爲兵部尚書適而來孫公歸兵部印其寇仍留海上王公於寇雖非其職事然甚憂之諸在南京臺省之長貳凡若干人咸罷燕遊避聲樂俟寇之定於是王公且行而赴考也以書止諸執事令毋解禁忌憂國之心諸執事旣已不能觴王公乃授簡



于楨屬之曰夫別者情多故觴之令醉醉而令忘之也送者義重故詞之令宣宣而今播之也子其詞之而以送王公於是楨乃逡巡低回喟然而嘆曰夫今天下風俗蓋靡靡救矣本之雕巧者勝藻飾者多也幸而有王公者在焉吾猶其見古人也王公之爲人也其志潔故其履芳其性朴故其德厚魯國之處子未爲脩漢廷之周勃未爲重也平生幽然而罔躁焉然語及當世之故矯僞之行則輒矍然而顧蹶然而起即若賁育按劍振振乎無敵于前也語曰白璧不雕明珠不飾王公其近之矣夫流而不可還者風也成而不可變者俗也卽欲變之令還期不失先民之舊則王公者固宜尊異之哉

贈柳州太守小江毛君序

柳州太守小江毛君者故禮部尚書三江毛公之元孫也三江毛公居禮部時當今上即位之初歲有詔下廷臣議所爲尊崇大典未定固將辟秦漢以來諸儒之謬而祖其意于唐虞三代之上蓋義起云毛公前與諸臣議弗合乃疏歸久之議既定所與共定者咸至大官進公孤之任焉向令毛公且勿去立頃之而擇其是將必至三公然毛公不少須也由



此言之彼三公位尊重矣乃不能奪毛公之執何其  
介哉當是時小江君方童少不甚詳其事然獨記毛  
公所善關中人幸庵彭公往來之跡余入南都爲余  
道之歷歷焉彭公時爲兵部尚書其爲人剛方不能  
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公家每過未嘗不移  
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所則輒大呼恚  
忿焉左右皆廢語曰薑桂同味投在一器則二公謂  
矣小江君之父曰浣亭君浣亭君嘗爲思州太守在  
思州數歲徒以夷方之地圖藥物歸無他裝客或詫  
而問焉浣亭君謂之曰夫先大夫官尚書非眇小矣  
歸之日宅不西益畝不東拓予其敢沒世俗之好而  
遺先大夫之辱乎矧又有嚴訓在也嗟呼崑岩之玉  
產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以余觀小江君口刺  
刺誦其先世事若刺客談其所藏璞以爲珍萃之善  
柳州何疑乎初小江君得柳州也其里中士見宦在  
南都者總之十許人期相約而造小江君賀小江君  
辭謝曰不敢也自吾大父以射策魁天下又列在六  
卿長大榮矣然大父每一拜命輒惕然懼不爲喜諸  
君獨奈何賀柳州邪其謹畏不矜若此夫小江君太  
倉人也今太倉世家有二氏焉其一毛氏其一王氏



者今詹事主簿王君振菴之家也主簿之祖曰司馬  
公司馬公之子曰都憲公都憲公之子曰刑部君主  
簿者都憲公之從子刑部君之從兄也毛氏王氏其  
先皆同德好修其子孫皆化之稱賢故吳中人指數  
衣冠世德之家必推二氏焉下之夫吳自季札讓國  
以來幾千餘歲其故風蓋漸漸絕矣而二氏獨能廉  
不徇世利自機雲兄弟一唱之後文士嗣興焉甚衆  
然皆散出異族迺起迺伏固未有葉葉亘秀者也而  
二氏世文詞不見有一人陋可不謂難哉二氏之諸  
君咸相紹而締交于余余關中人與幸菴彭公同鄉  
里余謝彭公以爲弗如不識諸君安所采於余獨推  
轂甚余愧之焉

贈別駕梁君之延平序

今南都諸省皆稱閒曹而翰林尤甚余以守翰林來  
且半歲過矣則竟日第塊處乃漫取莊生籍讀之及  
至論海鵬扶搏事則輒撫卷歎息焉夫鵬之上搏也  
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藉扶搖力則  
徒屈伏海際卽不能極高遠至九萬里也鵬徒伏海  
際不動斯與凡鱗常羽殊乎由是觀之客游南都乃  
往往苦之者非薄之也彼固有所抑也翰林孔目有



梁君者廣東人也爲人沉毅瑋瑰有橫馳四方之志  
乃亦羈在此余苦閒甚則恒要梁君過余談焉梁君  
謂余典文辭請所爲詞何從余慨然謂之曰今吾方  
厭是而君顧歆艷之邪揚雄有言壯夫不爲蓋其技  
雕虫能令完璧殘巨木腐雄旣老始悔之所貴君子  
者固在棟明堂充圭璋之用耳誠無事雕虫爲也吾  
方厭是而君顧歆艷之邪於是梁君默然一日梁君  
復過談其鄉珠璣翡翠土人泅池而採不恤沒頂歷  
木而求不憚嵐煙若是其險難也余爲之測焉夫珠  
璣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邈矣乃二  
工必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庸也賢者投于遐僻  
而不用卽珠璣翡翠弗若之矣居有頃而海上之盜  
興梁君請余今策且安出弭之余笑而詰梁君曰往  
君慕詞而請爲之今盜興能以一詩退乎夫天下有  
卒然之變而未有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蓋謀嘗  
前定物嘗素辦者也夫鵬伏于海而羽翮已具至乘  
扶搖則橫焉今諸公在事謂江南爲極樂國無慮乃  
不講于批擣之術警卒傳則失之余弄筆札人也奈  
何越他人職而言干戈事乎久之梁君擢延平府通  
判檄至余過梁君賀焉夫珠璣貴而廉賈躁翡翠盛



而貞姬惑乃自古歎之矣何者物尤而欲不可止也君子之黷貨者亦若是耳梁君苦二物之見求其不以自饜其躬明矣乃余以曹署故旣已賀復此送之云於是梁君避席再拜而謝曰產在東南隅足跡未嘗踏四方不知關西先生之論諤諤如此茲往固鞭驅前矣顧獨無奈別先生何念先生寂寂守孤邸耳梁君旣去有華亭何君者代其職未至至則余有與談者不寂寂也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告滿序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疆學能文著名海內乃令領度支算緡錢主軍國之需背所習矣乃先生固能之先生旣得遷南京戶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爲古者稱効賦于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於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旣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廩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隨造卽化嘗



爲奉常矣禮樂因而明嘗鍛羽而沉于末位未始以爲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爲訢也於是縉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爲先生猶龍也旣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因侵暴海上橫甚當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將發而禦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孫先生憤苦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糴大倉粟請圖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書曰臣聞養猫所以捕鼠而不捕之猫弗養焉畜犬所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卒歲食大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三四其不能者顧居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捕之猫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於其六七中汰其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今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粟所支莖莖可數年之資耳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警皆不領于常費臣切爲憂焉夫 國家有萬年之圖臣願効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散之役絀浮淫之蠹而已彼請益賦者朘民之肉索山海者誨民之盜賣爵則名號濫贖罪則刑律弛臣以爲非久遠計且



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然  
皆其蠹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楨  
不在議中久之史楨造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秦越  
人之決疽聞于先生者乎夫秦越人之決疽也不令  
疽人見刀七煦煦然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之  
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  
令蠹者知之則多懼計已發而令蠹者備之則多沮  
故昔之豪傑柄事恒弄奇務神甘蒙好術之名而弗  
辭非卑卑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歎之先生  
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楨曰今大司  
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  
孫先生爲大司徒諸司即又謂楨曰今吾芹山公且  
告滿滿必有遷償先生之勞楨應之曰然夫官人者  
第稽其資議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人而肯采議人  
之口則安弗當焉又安有筴鳳之嗟軒鶴之喻也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爲南京工部尚  
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囚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  
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爲記之云始倭囚來侵海上也  
衆不過數百人微眇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



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呼火草疏驛  
聞于 上當此時密嘗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  
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  
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  
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  
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大遽者乃皆造門下  
謝言先生識賊狀覩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  
謀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懼遂集諸守  
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  
生目言者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  
秋之義先發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  
之見而不顧急難乎於是自爲令分軍爲六道出屯  
戍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爲之懸賞格申罰  
科旣已定乃剋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  
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  
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  
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  
嘆嗟以爲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歟兵出可十日  
所而倭囚皆回舟不來先生御寇凡三疏其二疏事  
旣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



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勢奔迫利  
居其一害居其九算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  
獨智之慮衆不及覩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唇  
吻而遂止此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  
未見福端先嬰禍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而逡巡猶豫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  
病四也斯四者固僨事之根蹶才之路也余常持是  
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生獨無一于斯四  
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德之季年  
嘉靖之初禊也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  
先生者二先生相攝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  
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  
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  
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  
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  
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為真兵部已而改南京  
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嘆之孫先生自為尚書蓋  
三遷而滿三年當考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  
先生之概乞改玉授鉞以荅下情懼人以我為越俎  
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



懼人以我為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今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母以我為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為戶部而值財用屈也會歲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算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贈大司成見滄茅公奉 召北上序

夫見滄茅公為南京大司成既二年久矣乃者上念之召之還於是南京縉紳大夫之徒咸儼然造茅公賀焉夫海鵬扶搏談者竒之鶴唳而上高堂則觀者翹首彼其意非徒慕之也固亦有所為也在昔戊戌之歲茅公嘗以射策見 天子 天子覽其策為置第一其所條對累萬言大抵皆國家大計迨于今十有七歲矣豈其策概于 主心言既有驗而適乃召之邪且欲以備三公之列也夫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返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復再見此二士者才非不雋言非不良乃所遭非其時也由今茅公



觀之可謂五百而一會千年而再遇者矣方今天子聖德光昭比之日月靡缺可補然青齊之郊水患不收河南南陽以南米一斛萬錢夫救菑恤危以撫安元元此主上所軫慮也茅公即往而謁闕下有如天子使中貴人問茅公道所從來安所見聞其上之茅公由前道往不得諉曰臣典在養士斯固未嘗理也夫蔽主之明而壅其澤匿民之殃而重其困此人臣之大忌也昔茅公對策時指陳利害不知有他何其具也豈今日顧略之邪語曰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求之備也故余隨諸大夫後賀茅公禮旣成復此望之云茅公爲人篤中而自信識大體口不好辯而白黑分明常稱以爲士人出而應世持體不可不弘御物不可不厚聰明戒于太察嚴威戒于太峻一一而聽之雖善筭者必乖寸寸而較之雖善丈者必差其在太學所養六館之士蓋數千人至衆也靡不頌茅先生之德者固其腹腸洞豁人皆見之乃相服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謂是乎茅公嘗與余游石城山中其時三月矣而桃尚未華茅公訝之而問故余謂草木期雖至猶須日暴之乃發耳今四面連峰雲霧恒覆其上見日最難桃欲花能乎故



得日苟先梅常侵臘得日苟後桃乃失春斯未足訝也余嘗食橘而甘茅公指所食橘謂曰是物一度江即變而為枳矣余以為物善變者非貞性也若而松栢在江南如是在江北亦如有異狀乎茅公與余故同官翰林茲之日又同游南都茅公每過余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對汎引旁徵者至不可勝原然余獨記桃橘之事其他皆忘之則信乎華子之病忘也茅公且行而辭諸大夫諸大夫趣余言贈茅公初余往賀時業已有言望茅公矣更益之不能雖然有松栢之喻在夫是所以贈也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今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為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為南京通政即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益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旣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



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  
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  
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  
此爲因彼寬則稽首納首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  
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  
進誠格于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  
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  
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  
求 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千萬分之  
一則得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  
管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  
至衆而不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  
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  
治之也 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  
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  
識之所謂舛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  
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  
夷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  
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  
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



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鬼較而効讎者干戚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明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飢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材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固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其地刑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吾乃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度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漿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謀則



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奉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邁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內竊覩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



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  
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  
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馬虎所在山草木  
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  
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  
進是蓋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  
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  
跌其節末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  
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  
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媿媿  
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  
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弃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  
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  
陽旣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  
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  
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鷙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干  
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  
爲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  
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  
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所患



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  
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  
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  
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略其  
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  
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  
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  
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  
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  
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 陛

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  
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  
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埽除之役耳  
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邪臣聞久服  
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  
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充實  
卽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饌時其練習卽  
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  
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  
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



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剪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恥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蠱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大理少卿方崖趙公北上序

方崖趙公者蓋與蒙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爲僚焉兩公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祝拜即欲一日而致三公夫所可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余每與兩公會則輒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旣七年不調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余因是則喟然慨嘆之以爲聲名者華身之具亦崇身之物也才賢者策足之路亦宵足之縻也當是時南中有日者劉生善言人禱命其諸淹速矩長皆預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爲余言大理丞趙公頃之當遷卿張公少須焉若竟兩公至則皆鳴玉珮躡金闈抗跡百僚之上揖讓 人主之前



吁鑠哉盛乎居有頃趙公果遷而爲大理少卿如劉  
生言由是觀之數必有至理有固然孰能違乎哉君  
子聽之而已何則子聽令于父臣聽令于君人聽令  
于天此理之固然者也宜淹者不能激而速應長者  
不得割而短此數之必至者也總之皆命也故負才  
賢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負美聲名者而不聽則失  
其所以美旣余往賀趙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  
皆虢然大笑之然劉生以言趙公故其術益售士爭  
要間命焉趙公瑰瑋有大略而不務爲毫毛之益常  
稱以爲君子病不得志旣得志病不盡能其欲脫身  
以赴公家之急固素所盟誓也今趙公且搏搏上矣  
不啻食頃即且珮中丞之印柄外制之權矣願趙公  
乘此盛時效能畢智視盟而行令澤施宇內功彰萬  
里之外謨烈輝光傳于千世此又非命之所能拘也  
趙公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時過余余恒引劉生  
言趙公必至大官建大業乃趙公顧退退不肯任則  
誠甚謙乎然亦過矣何也釋駢耳之乘即不可以詣  
千里奪專諸之劍不能以刼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  
遠也亡據故也夫自欲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乎  
從古以來有道之士思欲安內懷遠扶社稷尊宗廟



者蓋以百數才智之士挾策抱奇胥時而豎管晏之  
烈附五伯之踪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至于藏三牙  
一豎白纍瓦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億者蓋  
以萬數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獵人位率浪焉  
罷之其能如其志者槩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固  
知大官者乃策勲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遜  
而不肯任乎故余謂其過焉劉生談余命不立以爲  
竟擾擾無成徒早博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也居  
無何余且將歸矣而會趙公赴新命之北而與張公  
等數十輩共送之語余其情諸公咸讓余信劉生言  
大篤嗟乎余故嘗誦楚詹尹漢司馬季主之論其語  
率窈冥無事實以爲古人寓指耳而今乃真信之矣  
又篤也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  
警百寮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承用  
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旣得命按應天讀  
詔書嘆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  
之亦百一之獲耳今其旣損旣殃而必繩之法是法  
徒雪其憤無抹于傷也有司讎民吾讎有司是上下



適相讎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  
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於是乃行而詣部中  
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  
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  
之圖於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  
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費細之而  
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舉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  
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  
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  
三月凡省費若千金果便而有驗於是閻公乃下寧  
國令次下池州今次下安慶今次下徽州今次下應  
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  
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氓遂皆安枕田  
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  
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間公之  
故交也問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旣遂乃報閻  
公書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  
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猩啣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  
南困于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朶其膚未有弗病者  
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



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僕私竊念之今公所制便宜  
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  
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爲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  
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史  
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真所  
謂採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今有殊絕賞遇加  
于公身公不爲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  
之議非遠人所得預聊爲公明所當耳間公往嘗按  
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  
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  
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間  
公亦云間公按應天旣一年得代將還報 天子鄙  
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  
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  
捕而食焉至語梁宋益苦矣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  
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  
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挾餓人濟侵  
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  
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拯萬靈惟得以尺牘陳困厄  
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



得爲者可也。閻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劔閣。以閻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况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贈南京大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永樂、正統之間，故多犖犖顯名之士。至於今，旣百餘歲矣。乃始有周公出焉。賢者之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爲都御史守南臺也。其時關中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南中諸曹率皆務簡而力逸，得相從論議。故余每賭周公之論，則輒歛衽嘆息以爲難能非諛之也。今天子加意治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篤。然而品物未盡，遂風俗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曰：不然。夫有司遂物猶有令之，遂者有司變俗猶有令之。變者彼夫蚌胎視月月滿，則充磁石引鐵，鐵赴如拈。此可以觀已中原之盜旣平也。南中諸臣咸共相賀以爲無事，而周公獨於邑以爲歲有水旱，吾旣不能必歲有司有良惡，吾又不能必有司。斯兩者盜之所由生也。則惡得無憂此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智所能



窺也周公論事常依大體忼慨其諸米鹽細碎曲計小數即可以見長取譽周公輒棄而弗舉焉余觀從古以來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論才其才者亦盡奮然往往坐掣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咎邪周公曰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凡與余所論說蓋纍纍不可勝計然大要在明大體薦才賢遂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旣余守在翰林典紀述之事有臣若此缺而不錄則余之罪也夫於是次序所聞著于篇藏之中笥竢上石室焉周公狀貌甚臞若不勝衣然其中屹屹如奉山莫可搖奪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視之則幽幽默然為一槩之觀而靡有別異也余旣次其言乃并著其人云居頃之周公擢為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皆頌曰即安得周公為真吏部乎夫為真吏部者謂北吏部也南吏部第操空印不得有昂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者欲其真耳周公前守臺中與周公為僚者曰沈村史公聞頌者語為之嘆曰難矣哉今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夫君所謂難者豈謂其官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調而移柱者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



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也故曰聖人不可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權變道不能以綱維徒持一節往即行之上世且弗達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家明于從時之義聖人之德則何憂吏部難焉周公自起家凡幾轉而積至今官咸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然皆莫若史公詳卒之余別有論撰茲不得具而悉矣

王氏存筭稿卷之三

第三卷存疑

贈張雙渠序

雙渠張子者字重卿

重卿篇內又云仲卿未知孰是

所值殊也

值疑作植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部使者之皆宜有事也

陝刻此句無皆字



卷三

額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序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兩洲王公七十序

兩洲王公者安福人也為南京吏部尚書且二年一日忽嘆曰吾年六十餘而猶此車轍也日月不相貸而役役弗休也如知止何哉吾將歸吾將歸乃上書稱老乞骸骨不報頃之南京兵部尚書缺復徙公為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得叅機務其權次出六曹上報

存稿高卷之四

一

力



至公愀然曰吾形神夢寐皆山人也寧復視事哉爲書且復奏會有詔許公歸公於是以吏部尚書致仕云夫明興百九十年矣俗以漸流而靡法以數變而弊天子念老成重舊故具責之事而返其初意甚篤也以故九卿大臣用請告謁者輒得罪坐謂規避懷翔視之心乃公謁歸遂歸人主不疑固其悃悞章徹誠感于君心非偶幸能獲也公歸三年而爲嘉靖辛亥厥壽七十公弟大廓先生時以徵起復爲都御史居內臺不得爲公壽嘆之會公中子拜南京光祿寺署丞便道歸壽公先生將因署丞致其志乃授簡于門人楨令詞楨執簡竚思者久之以爲先生詞人之雄長也先生即欲申兄弟骨肉情則宜自文之顧又假他人手口哉乃茲以屬我而我乃叨史職典紀述之事論廉夫貞士進退完毀之節與聖帝明主知人善使之故意先生欲序其大者以傳永久是乃所爲壽也於是序曰往公貳吏部余益親覩其行事云賓客詣門門者亟通延之入與坐甚恭或用私請第應曰其以白太宰言私者不更來竟吏部不聞其陰庇一士陰入一物也公儀狀魁傑莪班行方爲太僕少卿時上常視朝顧而見公貌奇之私



問之則王少卿也已又得其前典選司有名繇是重少卿寢引寢拔歷嶷峻縉紳之屬咸稱之曰天子知人其爲上下所予如此昔人謂得時則駕御風而行公蓋是乎今歸而臥安福山中猶之抱完璧收遺劔旣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頃歲以來此一睹耳矧又其壽云云也按王氏俱出姬姓其後世分散四方不可系尋惟在安福者獨盛以治春秋起家冠冕佩玉奕代不絕公兄弟今最顯者楨壽公旣具乃復標幟家世竊亦有遙共本之私矣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蓋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爲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我臥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陽輯寧烽燧不燔何公即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畀已也居二十九年而爲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天子蓋憂之甚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



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 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爲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盛今其髮斑斑變矣客曰天祚 國家厚令何公駐顏可也何公旣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副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 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鞮星羅旗干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也及夏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悉聽何公計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如令者付之法其遼陽紫荊兩鎮遠各以檄告設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旣秋八月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 天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富厚焉是時屬有收禾稼登場馬不糞野長老頌德童豎歌謠皆以爲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



與謀曰在昔有周有奏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鎮不動衆不血刃而境內宴然如堵於古人且難焉其洎日持觴壽之宜即爲約書移兩鎮兩鎮報書如指兩君因問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則長奸滋患奈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狀具陳其不可即其罪不赦第禽其導者示警足矣頃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天子嘉其捷疾言劾乃進秩廕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即觴之樂乎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十月督府甚閒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何公何公曰諸君幸今日樂乎故前爲壽也吾且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徵卒疲於奔命茂吞虜之氣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觴之日何公語楨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其遺難於來者衆甚也乃何



公獨念萬世計古有社稷臣至於公近之矣何公爲人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疆場若此人生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勲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之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蓋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才卓犖不得策勲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不出都城門竟老則余有慨噫之私焉孫都督餘姚人也父曰忠烈公忠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故補錦衣千戶乃中武舉第一累至今官夫孫氏世文學而都督君用武興餘姚人言都督君自其爲士時即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鳥走兔不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都督君之季弟曰宗伯君者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其時都督君不忘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奇之然未肯下也至睹其講兵略論要害猶之泉涌桴荅百詰不窮則誠竊謝避之焉語人曰今孫君得杖鉞柄事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自府中遷不令出在外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呼鄭君爲姻家鄭君爲置酒



在游者甚衆酒半孫君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  
耦矢連百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  
此彼其力不能挽疆材不能絕衆乃顧杖鉞登壇者  
何也庚戌秋虜酋大入爲患都督陸君乃言疆弩之  
利因表孫都督習弩事教弩踰年而學弩者數千人  
皆熟告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天子不許於是孫  
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騏驎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  
凰在笈則九仞之覽絕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異也  
故余觀孫君有嘒嘆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  
歲矣鄭君以余故遊其圃中又于孫氏至深謁余言  
壽孫君余謂曰聞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公  
事自至其誕日則輒獻欵感動茲往恐不肯任鄭君  
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王生乃言曰鄭君知劔乎  
夫劔數試不缺必折匿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具其  
光完時閃閃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才氣肝膽今  
得與大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也  
孫君以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齒至百  
年直須臾耳所弗朽者表豎也世有豪傑之才困阨  
而不得伸舍抑白首者何限哉余殊歎孫君老乃鄭  
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壽方田李翁八十序

方田李翁者臨安人也其子稱晴山君者爲黃門給事黃門君居京師翁在其鄉相絕逾萬里黃門君念之蓋咨咨悄悄有不能奮飛之思焉其言曰我何以官爲哉吾翁年八十老矣語云曉露易晞冬曦易下即吾翁能百年由今相距至之無幾何所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脫吾上謁得如請歸也造吾翁膝進一卮吾快之若越鳥呼林代馬舞風焉我何以官爲哉會有時忌不得輒言歸憂在其色方田翁聞貽書誡曰郎今念吾越在萬里而不得壽母亦謂侍几席者情相屬遠萬里者神相絕乎夫父子也者同氣而異息一體而兩分者也析之不斷遠之不隔夫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二物不相連然觀兔絲者以爲茯苓其本也鐵石異質而慈石引鐵蚌與月邈而盈虧應月何者精通氣孚勢弗能格也今吾庶幾郎者在恢志意樹勲庸以輔翊人主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悅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悒矣由此言之几席非屬萬里非違也且吾旣遲暮方今國家有事邊隅壯士皆赴行間冒矢石而吾不任戈有財者皆輒貲助費而吾道里遼遠不能負囊橐



給半菽之食郎苟出一策博一効吾神誠悅吾情誠暢也安用念之學女兒歛歛思歸寧哉黃門君以其言當罷歸計第西南望再頓首用所為壽者始黃門君在翰林與余善余亦重君抱竒沉篤非世俗之儒一日君持翁書示余且道平生余甚賢之賀曰是父是子因遂悉翁為人云翁居里閤不為苟同不為特異里中父母約為經會經會者講演佛偈集衆來聽以化導善俗也翁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則不往曰官豪自有法禁何用下于上家蓄稍羸即以振宗黨之急至盡乃已人問之曰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翁蓋習用老氏之宗指焉凡世所謂華艷靡曼之好翁悉禁弗重以故既八十而筋力疆固形神益溢也方士言服砂辟穀可能鍊形益算皆偽妄術而翁殊好之配孺人葉少翁一歲今年七十有九聞其強與翁等豈翁得真術與共服之耶審爾則赤松同舉並昇之事或有之矣然今翁媪所以壽者誠不坐此也

壽八十翁白泉先生序

始楨童子時則睹記里中長老若葉宰郝翁交宰席翁司訓管翁其年皆八十先太公時七十三翁者與先太公游三翁過太公太公必為置酒酒中各道平



生展心曲未嘗不指天日以爲證也然司訓翁特達  
恢廓有容容之度故其年竟兩翁過焉接是以來物  
情大變右巧詐鄙長厚見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  
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於是早折急摧往往  
而見藥不能延方不効異蓋三十年若此矣乃今睹  
白泉先生年八十彼何嘗采藥好方如他所爲然其  
神灼灼其骨屹屹蓋信有先世之遺焉白泉先生者  
司訓翁之季子也少時號爲管季子有才名乃竟不  
中科嗣其父官先公以通家子與先生交先生官罷  
歸則時時張樂命觴與里中故人會極歡而醉乃先  
公不獲預會中先生未嘗不念之嘆之也先公嘗稱  
管先生外嚴內寬其爲人譬若警飈曳電燁燁冥冥  
頃之光霽則萬象不失里人以爲確言未嘗嫉人之  
有里中富貴家皆非眶中物務在信命樂生無苦于  
志而已若此八十年如一日也先生會中客若思軒  
閻公正菴張公南圃劉公皆年七十餘以先生躋八  
十羨之要里中士就而觴先生其日累觴數百先生  
拜伏酬酢不怠不亂人言先司訓翁如斯之年未能  
若先生疆則先生年且當過司訓翁用理卜之也一  
日三公問楨曰若我等竟何如白泉先生壽楨應曰



同之曰安識其同余嘗入華山谷中望岩際老松古  
栢蓋數十章高者千尋大者十圍問之山人則乃處  
幽生遂樵斧不及以故率性任長隆隆龐龐也今而  
諸公居山林皆能自遂其天無傷于性故决壽同永  
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忤害者滅性之波也陰  
詭者促歸之崇也嗜欲者焦命之火也凡我同黨慎  
戒哉慎戒哉

壽西澗先生胡公七十序

西澗先生者楚之承天人也從其子華州太守來游  
關中而余小子適以之留都便道歸華下得見先生  
于官邸則先生者蓋儼然有古豪士之風焉先生曰  
吾自發承天而北也則涉襄鄧歷商於徘徊乎紫芝  
之岩念四皓高舉不以世故滑其中何其大哉已乃  
踰秦坂陟蓮峯頓轡于希夷之峽倚佇嘆慕者久之  
以爲時苟不我與則長臥其中足矣而况以保壽命  
之源也自余聞斯言則甚敬禮先生以先生非常人  
也太守君曰家大人蓋嘗爲士而竟乃弃之云爲士  
時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數不偶遂退而栖于野  
睹世之貴人輝赫顯盛倏然起倏然仆則太息曰我  
道固是也嗟乎若先生者豈非古豪士之遺哉夫嵬



爵重祿賢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福種而禍伏慶至而弔隨則君子有隱憂焉故或醉而獨醒寐而長吁因之泄越精神卑減年數蓋往往然也是非造物乘除特于貴人厚其所受而薄其所享亦貴人自促之耳即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夷彼其視富貴等浮煙耳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算也今先生追慕二道大而嘆之母自擬其似耶先生今年七十歲矣往從先生使者言先生歷商嶺蛇徑盤紆過者十休而上九休而下至險艱矣先生跨馬登降疾于快翼矯健如此及登華山也躡級捫蘿乘危而不怖竟覽而如歸若斯之氣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驅馳萬里之塗其勲烈可勝道哉故余嘗論國家取材之路宜廣舉業之外更設數科則賢者畢收今士有挾倜儻非常之才不閑于筆札應對之技卒至含抑白首竄伏岩穴泯泯脉脉者若胡先生類者豈少乎余甚悼之焉太守君聞余言關當世之故人情之要請書居頃之太守之寮解子鞏子侯子三人者來三人一口稱太守奉其父母甚備母孺人長先生二年而健與之敵余乃曰今君曹所謂備者供養具也太守治華華之民恬習不擾咸德太守廣令譽于關中蓋



什伯供養矣此謂顯揚其親壽之而不用詞樂之而不用觴者也三子曰雖然茲我等壽也固須觴而詞願微一言往余謝謂曰前太守請書余言者即可云詞也

壽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序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關中兩見春暉恒咨咨念翁弗置洎代歸關中能文之士咸聲諸歌咏佐以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有紀樂者有寫庫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其頌德者曰星輝玉良海渺蘅芳允矣君子範我家邦賦節者曰組可斷腰不可折胡不歸去來二頃足田五斗非傑述榮者曰煌煌豸錦日中有燿燁燁鸞章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樂者曰風軒水榭月館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橫拓三蹊而命侶達萬物而同情寫庫者曰顏赤赤髮玄玄形鑷鑷履翩翩駕黃鵠遊碧天稱後者曰子如鶩發孫如蘭茁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閑擬類者曰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浮立乎其翁之儔乎借祝者曰鶴之集於彼岩堯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千歲一朝鶴之侶安期王喬雙溪之道華州也以其言言王生王生曰



嗟備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爲壽也予有四言者言  
君君所以壽翁也雙溪矍然曰四者何也撰南山之  
頌耶侈東海之詠耶歌瑤池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  
王生曰南山崇虛東海飾詭瑤池述恠漆園肆誣予  
將稽諸理焉竊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樹節  
在使則樹勲百年樹德百世樹名夫節以植紀勲以  
經世德以淑躬名以彰先盛大之極也親之心有弗  
樂者與樂矣有弗安者與安矣有弗久者與凡雙溪  
之履四者具焉故曰克壽翁也翁今年五十有八厥  
配封孺人少翁一年雙溪君歸也春酒旣苾合燕稱  
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恢乎天壤曠乎今昔其有幾  
哉其有幾哉

壽東園公七十序

東園公者姓徐氏中山武寧王之六世孫也中山王  
當 高皇帝義起時甚有功能天下旣定乃勞功臣  
今遂休逸之樂賜園一區在中山王賜第之東王拜  
而受之至今六世孫東園公更新之因自號曰東園  
意章君德表先烈志弗忘云東園公又有園在第西  
稱曰西園有劉宋時鳳凰臺居其中即唐李太白南  
游金陵故嘗賦詩者也臺今存者少半其園主因遺



墟施欄檻其上平鋪瓊甌可班坐傳觴客游者則拾  
級而登登之則南都諸勝轉顧咸收客未嘗不仰嘆  
高皇帝開創之勞與中山王左右之勲也東園爲人  
謙恭能下士好客客即冗散卑官來東園公必罄折  
迎之無敢傲慢失禮士以此多焉故南都縉紳大夫  
之論好游者恒曳履于東西兩園之間今日東園宴  
明日又西園宴或連十數日皆有宴而東園公皆執  
禮若初未嘗見困頓容也癸丑之春余嘗從東園公  
游因遂登鳳凰臺焉余感李白負絕世之才乃令流  
落江海之漜於邑吟嘯不得一見明主則惻然罷觴  
欲下馬東園公固止之左手持觴右手指視余曰日  
且暮矣花又欲謝矣獨奈何弗歡由是觀之東園公  
蓋察四時之序而悟生人之道固達者流也其秋淮  
北之盜發也羽書達于南都南都諸大夫咸畫地城  
守東園公日夜步庭中憂念之乃遣使四馳悉詣諸  
大夫守處持酒脯爲犒從人已乃誠其姪嗣中山王  
之後稱爲魏國公者曰盜必不敢涉江而南即涉江  
而南願子無忘吾祖之烈吾家受 國恩深重矣其  
忠悃如此假令東園公生爲嫡長男嗣其爵得操節  
鉞而鎮京國即古衛霍田竇之業不足道矣乃厄而



不得伸直以其才施于亭館臺池之細花竹水石之  
幽非其質矣余私竊慨焉東園公足跡未嘗出都市  
然名聞天下頃年既老方士慕其名以却老方見者  
蓋以百數東園公第陽浮好之實不用其術其言曰  
鶴頸固長鳧頸固短皆天所定也奈之何用人力勝  
乎佛氏之徒獻輪迴說言善惡各如其報云東園公  
顧復稍稍聽之爲置宇誦偈以警澆俗而覺迷心非  
果自依禪也東園公最所自信者唯在布恩厚施振  
孤恤置進不能而憫不給以爲如是則庶幾哉稱積  
慶之源續命之縷矣他又何求焉今年甲寅東園公  
年七十歲矣南都諸大夫之倫故嘗從東園公游者  
咸以其誕日集東園公第而賀東園公東園公自敘  
其生于成化之代而長于弘治之間而老于嘉靖之  
世蓋身所歷者三朝矣彼其治俗所更物情所尚  
蓋紛然不可考而原也東園公類能道之諸大夫聽  
者即罔不脉脉動懷焉是日東園公爲諸大夫設宴  
宴中琴瑟歌管皆被以鹿鳴天保之章其諸浮艷新  
聲悉屏而弗舉彬彬乎東園公固近世之佳公子也

壽劉大夫父母並躋七十序

劉大夫者燕趙間人也仕於華爲才大夫大夫能詩



其詩傳者千里燕山樓外暗幾年萊綵夢中披又曰  
目斷雲爲舍心疑鶴是翁史王子聞之曰嗟大夫戀  
親哉孝哉蓋自是知父母俱存云他日見大夫而問  
父母年曰七十偕問行曰不肖不佞父早孤色事祖  
母旣老罔攸懈克懿內相維德之行我母有焉問胤  
曰不肖伯巍仲舉人鮮季太學生爲三子有六孫孫  
稱曾者一尚未艾也王子曰嗟吾聞劉氏詳而得觀  
道者三焉三者何夫腴土豐穀廣淵長鮪今以其年  
七十也蓋並生于成化間邪是在淳龐之際矣可以  
觀世易稱視履書載詳善言天人之會也乃劉協孝  
而齊耆非栽者培之與可以觀感昔王氏以二郎昌  
閔竇翁以五桂起譽夫其樂何如也茲英胄駢興前  
輝後燿爲無憂者非耶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  
固可以觀養故曰吾聞劉氏詳而得觀道者三焉旣  
而大夫例當朝詣王子而告曰吾幸矣入覲于王  
歸道于鄉爰登我堂以趨以踰有詞侑觴惟吾子之  
章其母諉於是王子者爲歌三疊以介二人壽爲瀛  
海之歌曰瀛之水兮浩瀾瀾仙人下兮光陸離駕黃  
鵠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旗具闕兮瓊閣瑤草兮金芝  
千年逝兮一日坐扶桑兮猶夷爲太行之歌曰有蠹



者山廓而寥兮鳥飛不度言薄崇霄兮蛇蜒盤礴屹  
不可搖兮君子有屋勢相朝矣吸露餐霞匹王喬兮  
爲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胡不  
日歌以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薦芳兮宜  
風含光兮戴雨醉臥兮樹間夢恍惚兮月宇歌已大  
夫曰旨哉颯颯乎可以壽矣夫歌瀛海者大也言乎  
福非詩謂川之方至者與太行者高也言乎年非詩  
謂南山之壽者與叢桂者昌也言乎胤非詩謂松栢  
之茂者與于其歌色沾沾喜三四謝王子鞞然曰大  
夫詩人哉達比興之義矣

王氏存笥稿卷之四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序

壽大夫人孫母九十序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耄言老至而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強健灼灼然有啖桃食丹之容而屹屹乎有鶴停鷓峙之狀茲其故余小子能論焉正德末逆濠構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蓋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奮氣力折其角投一身于危易



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爲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  
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忠烈公旣伏節天其或  
者挹彼不足注此今有餘將報之乎夫壯士入而虹  
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應若響答矧于忠烈公  
乎余言非謾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  
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  
忠烈公歲至其所誕日則輒榘關感動不肯舉觴三  
君固請舉夫人謂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  
我也安用壽爲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  
曹故乃忍而至今每念一及若瘍者不忘痛憊者不  
忘呻也乃顧欲壽我耶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  
家自先公來荷 天子恩至屢矣今若曹各能其官  
舉其業上之効咫尺之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  
氏之闕以無墮前人之聞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  
不飲而甘又安用觴耶宗伯君與余同年最善爲余  
道之如此余以夫人閨閣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疑  
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爲宗社生  
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爲孫氏立以振忠烈之  
後自有宇宙來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漫出  
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



高矣獨柰何重違毋指闕躋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令曰起乃遂舉觴觴夫人外人以幣來者誠勿入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即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絕煌煌哉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邁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過余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曰宗伯君爲祭酒時教法嚴士藉而成名者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令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焉余小子嘆曰夫鼓哢園則花放鸛呼垤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頌始余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祐之也乃今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矣嗟乎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固著此令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覽憑倚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壽敖毋鄒太孺人序

今高安蓋有兩學士焉兩家事種種每多奇異余爲記之云兩學士者筠泉吳君夢坡敖君也吳君敖君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出入朝省翼接肩摩與昆



第不殊夫林雀共枝則啄宮姬等色則妬物情之大  
都也兩君生同土仕同館而情義交通翕翕焉豈不  
謂奇哉往吳君之母當八十也時吳君在東朝則  
太息曰我安得壽吾母而歸及其誕日舉觴焉已吳  
君俄遷庶子視南京翰林院事吳君取道遂得歸今  
年春吳君徵入爲翰林學士仍視院事天子復以  
敖君代吳君亦遷學士敖君拜命喜曰吾歸矣吾歸  
矣吾壽吾母有日矣母之年適八十也夫兩君得歸  
皆會其母年八十而南北兩院互視適遷若券授焉  
異哉異哉吳君爲人方廉堅直不能爲媵媵猥瑣之  
節固介石君子也若夫敖君則茫無垠堦究其所抱  
則滄溟爲隘泰山爲卑焉然兩君並有稱譽在士大  
夫間而士大夫又知兩君之踴躍于南也皆以其母  
往於是二母之名隨以章灼身處閨閣而聲徧區域  
矣吳母吳君自有迷敖母姓鄒氏古邾子之遠裔也  
其國有賢母大孟氏之門而教子三遷者不知母何  
世徙高安又不知母何以聞孟氏之風能通儒術達  
宦理焉夫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舍于郊秋荷  
檐而入以困倉爲務者也賈子逐利千萬里之外賈  
巴蜀則以錦歸賈荆陽則以金歸以篋笥爲務者也



儒者辭親而起家齋躬而事 主困倉倒不爲羞篋  
笥空不爲屈以脩身爲務者也故農媪喜穀賈媪喜  
貨儒媪喜脩今敖君歸也顏色華粹步趾不失度鄒  
孺人見之將卜其子能脩也嗒哉乎可知已初余等  
與敖君同館者凡三十三人及今敖君行在祖道所  
者僅十人焉十人中姚江孫母年九十四明全君母  
八十餘鄴下郭君父母俱各六十廣陵沈君母七十  
又幾余母六十又七或在京或在鄉其親在鄉者又  
惘惘感動焉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太宜人楊者尚寶卿七峰汪子之母也汪子先爲戶  
部郎中嘉靖癸卯 天子詔更新 宗廟選廉且才  
者視厥役而責之成於是汪子改工部遂以其身圖  
事甚勞苦功多有司上其狀擬汪子從內遷表異之  
乃汪子固不欲內請補外疏曰夫內外皆王臣也臣  
亡擇焉 上念之不可竟拜今官初汪子請外冀便  
歸爲壽母所其情隱人莫有知者汪子負才績學爲  
詩清亮微婉嘗作瞻雲對月諸什悠悠然有北山白  
華之致世之酣榮耽位遂以弁髦其親者何眇小也  
今年丁未太宜人六十有八汪子得使荆使竣將歸



而壽焉即甚喜且行則以告其友楨因問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以迄于無疆有之乎楨對曰嘻人之壽不踰百年故百年曰期稱壽而至無疆者誣也然則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永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惟名物莫得而害之故身脩則名立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千萬載而僖公有壽母傳繹繹不休頌所指此也今夫持祿而養者祿去而孝衰戴爵而懽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操行非以市潔也脩詞殖學非以釣奇也脩身未名顯親是圖而已今子讓爵如釋遠利如膩而既益以文今時推節士才卿必引七峰屈一指嘆之曰誰哉而有子若此自置其身于高等而宜人之名因以章灼保而大之引而不息即千萬年至無疆可也於是汪子矍然曰言壽無疆者如此乎吾歸慶禮畢即具以告吾二季二季者兵部主政少泉君鄉進士方山君也兵部以嗣大理翁後進士以家食皆得侍太宜人而長兄稱春谷君者爲南京太鴻臚卿在宦所三君才行咸偉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宜人固賢哉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太宜人張氏有三子而顯者二人二人者習戶部主



事中子且戶部郎中少子戶部司國計掌財利出入  
自二子在官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於是人號之二  
介又以其兄弟同貴間稱曰二張云郎中君曰余等  
所無汙于其署本吾母太宜人教也自余等相次  
食公家太宜人既沾恩誥又高年矣乃唯練裙蔬  
豆不作貴人態即因時時進綺縠置重肉太宜人輒  
麾之不以御已誠曰凡官所爲邪者未有不始于家  
人欲大而好侈無窮也若等無以老婦故令傷丈夫  
之節郎中君楨與同年舉此故得聞而主事君亦恒  
以語人於是人知張氏有令母或義其言比之敬姜  
曹媛齊軫云宜人本姓陳家在揚州楊俗故靡又貴  
家易致華盛乃獨兢兢于慎約之道以刑家勅子固  
當與兩君烈烈也丙午歲太宜人年七十時從長子  
養在家而郎中君使大同給餽餉助邊主事君以括  
賦使浙江皆莫得壽其母後二年而爲戊申兩君各  
以使事成還戶部相見歔歔不能休痛定主事君曰  
往吾在浙而值太宜人壽其日吾捷關默坐不自知  
其涕之盈于襟也郎中君曰吾于其日蓋忍泣顧矜  
飾于他時誠恐左右窺吾動以爲或怵我軍撼而私  
憂也當是之時大同卒倚悍悖其期索餉郎中君拒



之必待期乃其言誠不以私傷虧大觀有見哉有見哉兩君約謂若更得使者即取道歸壽太宜人補所闕慰所思居頃之郎中君果受命催財江西而道由鄉里得以壽太宜人時與郎中居同年舉者初三百二十人越十四載而在京師者止二十五人是二十五人者皆知太宜人者也又知郎中君兄弟念其母太宜人不得見今使獲見且壽之也則相與謀賀而楨爲論讚其事讚曰夫壽者厚也上孝厚德其次厚養今張氏兩君興而太宜人之德因以章灼恢恢綿綿傳聲靡已其壽之矣必歸而稱觥乃始云然則攬轡叱馭之倫非哉顧歸而稱觥張君以爲遂其念深矣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太孺人張母者都諫張子之母也張子仕爲今官旣十年而實侍上左右者三載法曰三載考績最者予之恩於是張子奉制封其母爲太孺人張子懽甚是年戊申冬也而太孺人留居家不在都諫所其明年都諫乃爲製翟冠錦帔緋袍束帶凡四事各一櫝裝而封題其上曰此命服其又一櫝金錯朱文視他更異飾中貯制詞則獨誠使者負之肩背往



令歸涇陽併獻之太孺人事具將遣會其姻選部羅  
子至見之因以賀都諫怛在容不爲悅羅子曰吾  
唯解君之悅也而未解君之怛都諫曰今茲吾母正  
六十而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故以怛也一日羅子過  
楨而具以語楨曰嗟張子嗟張子卽若而言則扇枕  
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斑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  
孝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六焉  
受國委任出力効績令主有成功則忠悃之子也利  
害故怵毀譽故亂一意奮往必就天下之事而不反  
顧則強幹之子也言中儀的國論違之人主聽之亦  
以爲然則奉公之子也鄙私請畏公非寧仆無悔不  
倚而立則植公之子也博辯文麗道古今事務百不  
失一措之甚可施行則懷奇之子也手其柄則行不  
則籍之而藏于山要其竟得名與行者等則好脩之  
子也此六子者不在親側不省朝夕立朝事職乃皆  
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彼之扇枕舞斑者何眇小  
也今張子好諫疏每入 上輒嘉納國人無弗與者  
秦人生不媿媿而張子益無有所謂不矯不比奉公  
而植身者也子而若是足壽親矣必家而稱觥以進  
邪且臣辭所生以奉其主君設爵號以顧其私凡事



君者亦爲親也而謂依者得違者歎耶頃之羅子以  
吾說說張子張子大悅而詣楨謝楨謂之曰今遣者  
抵涇陽太孺人發制櫝而視之已乃發冠帔袍帶  
櫝而服之而君之長子侍太孺人于家爲開堂布筵  
請太孺人升於時宗黨親屬持學進履賀者充庭光  
光大矣假令君不立朝不事職能令其親有是乎張  
子益大悅

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夫俞子之欲其母孺人之壽也豈異于吾哉夫父母  
皆教人子皆愛然子之愛母獨濡濡重者何也父之  
道嚴母之道慈教莫如嚴慈者所以成也是故其重  
之也俞子家在靈州俞子旣爲黃門給事於仕宦得  
意矣乃恒戚戚弗懌吟吟嗟曰吾今獨母老獨奈何  
違之即其年輦其母孺人來明年戊申俞子以孺人  
誕之日觴于京邸爲壽而有賀者二人來憲院周子  
比部趙子皆俞子之友也二人者因首事合諸秦人  
見宦者俱之賀史楨與在賀中前賀俞子嘗謂楨稱  
說母孺人旣失其先大夫獨瘁力教子也恨不一日  
就之晚吾忽忽動心焉往吾母教吾業旣操而束之  
恐其傷間復息之旣與息之防其大逸旋復勞之乃



知俞母當於俞若此矣自吾追惟母勤每讀傳記見  
啖桃長年求丹益筭之事其說誠謾不然然吾欲吾  
母長年益筭則亦猶冀華爲求而啖之也曰庶以報  
吾親今俞子于吾其情豈異哉吾列在侍中與俞子  
並立交戟之內恒與語善之俞子博達弘衍習識當  
世之故其論遐在萬里近在垣堵略舉竅會細逮米  
鹽洋洋纒纒罔弗中予聽也靈州古朔方之域俞子  
生長其間其談兵戎愈益當然言務詳慎候間不躁  
動冥投士亦以此多之俞子曰吾莫之敢縱也吾母  
之教爾也於是人咸謂俞子有母矣周子趙子當賀  
時與衆稱俞孺人年七十又五矣而健於壯婦焉壽  
乎壽乎史楨前曰夫榮靡所施於身卽年迤百歲乃  
親自爲壽天之所予子于親莫益之也能榮卽親之  
壽迄乎百歲而名引于千年乃所謂益之克壽其親  
者也俞子加孺人以榮名壽益之矣我乃思之未有  
也徒冀啖桃求丹焉誠謾哉誠謾哉

壽潘夫人六十序

潘夫人者今南京兵部尚書樸溪潘公之夫人也潘  
公初爲戶部尚書已徙南京工部尚書已改南京吏  
部尚書合之爲尚書滿三年以滿告于 天子天子



嘉之詔封其配方爲夫人故其家人遂稱曰夫人其  
外人亦稱曰夫人云是年嘉靖癸丑春也居頃之潘  
公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受節鉞之寄務在  
保障舊都任最重潘公自告歸道其家會改官而又  
值有海寇之急乃遂以單車來不以夫人從辭曰吾  
不顧家矣頃之寇定潘公之甥曰胡生者來省潘公  
潘公見胡生于楨楨問胡生曰今樸谿先生來不以  
夫人從者何也胡生曰往先生凡之官夫人未嘗不  
從今固且暫耳戶部以前不可詳已方先生在戶部  
時夫人從先生造公所夫人則下楫自持其鑰也旣  
先生徙南京歷兩部夫人皆從皆以夫人在得一意  
治官焉於是楨乃喟然嘆曰古稱夫人者以夫者扶  
也有相扶之義焉稱妻者以妻者齊也言與君子齊  
德也今自潘夫人觀之彼于斯二者奚愧焉胡生曰  
夫人吾徽之名家子也其端慤莊嚴蓋其天性而先  
生又時時取易傳上九孚威之義教之夫人服其教  
乃愈益加篤以故其家肅肅然也楨于是竊有感于  
當世之儒焉夫六經之道始于脩身中于正家終于  
治國士而治經具斯三者乃得稱儒今世之儒者方  
其困而治經如賈求售不顧其業精與否及旣通則



輒棄去不啻敝筍蓋往往然矣若樸谿先生者豈非  
上古之遺教近代之真儒哉且先生治易旣已施之  
家吾又欲其用之國今海寇橫鶩莫與一創者何也  
由士卒不奮也所以士卒不奮者由威信不申也誠  
自先生申之庸詎憂海寇哉胡生謝而去及秋胡生  
復來言曰潘夫人今年八月六十歲矣願因門下一  
言將歸而稱觴進之於是楨乃謂胡生曰夫易有之  
矣其言曰有威孚如終吉終吉者長久而不咎之道  
也余觀樸谿先生岩岩伉伉如南山當吾前吾不敢  
易彼其年吾能卜邪即夫人亦云世恒言鹿門龐公  
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于今美之彼固乃岩穴士耳猶  
然以爲難矧如潘氏均榮並成白髮相望垂垂至老  
豈不尤難乎哉樸谿先生少夫人二歲竟所至皆百  
歲人也從後觀焉乃知鄙言之非諛矣

壽沈母程安人序

程安人者南京禮部主事沈子之母也程安人非沈  
子母沈子母曰張安人程安人繼張安人而育沈子  
沈子失張安人時方年五六歲也故今事程安人卽  
若其所生母云沈子舉嘉靖庚戌進士其年虜騎南  
侵烽火達于京師有詔問群臣擊胡計策能者令



上之當是時文武之臣集于闕下者數百人衛士  
為列案案上置筆札令能者書而沈子前直取案上  
札奮筆書言擊胡事甚憤切靡所顧忌既退或謂沈  
子曰此得無遺程安人憂乎沈子笑曰吾母固知吾  
聞固弗憂明年沈子拜南京禮部主事之官道其家  
常熟奉程安人與俱入南京沈子大父為重慶太守  
至沈子蓋食祿三世矣然無厚藏沈子又舍業分給  
其宗黨親戚而厚與其程安人所生子以順適其意  
而俸祿又薄然沈子每食母必務洗腆而自食一菜  
脫粟之飯常熟人言曰從古以來獨稱閔損王祥之  
為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乃今觀沈  
禮部事程安人即二氏何讓焉君有頃程安人思歸  
沈子即遣人奉之歸明年倭寇犯海上海上郡縣悉  
遭毒螫卒無有出一策制之乃沈子上書言寇所由  
來又言寇所由縱人見其書或吐舌色動而沈子顧  
弗懼頃之沈子復上書奏制倭六事月餘關中人王  
子聞之見沈子問曰子果再上書言事乎亦大數遽  
矣沈子曰然有之吾所為上書者非托媒于口舌之  
間以博顯榮獵好爵也亦非自暴所能以愧當路諸  
臣也顧吾母在常熟由常熟望太倉董董百里餘寇



既已殘太倉得志矣必且窺常熟吾所言計在免太倉于難耳太倉定則常熟可安枕吾母可勿憂於是王子喟然而嘆曰烈哉沈子之所以爲其親者而遂及其國因不恤牴牾而甘冒越俎之嫌茲其志非卑卑矣異日者假之節鉞令專閫外之權彼其所振舉當如其書豈與鼓頰空談者類乎鄙生關塞間人也自結髮時輒從容論說當世之務以爲功名者將出門俯地拾也無難迨于今二毛生矣何嘗有只尺効哉僕非講老莊之術習爲循嘿善守而徼福也獨念母劉年七十高矣而僕又獨子否之豪傑垂功名于竹帛間者何限固未有愛身顧私倖一捷之獲者也即僕不愛其軀獨奈何不顧親以故濡忍而至于今吾今對沈子愧汗淫淫下及于踵足矣吾望沈子塵蓋瞠乎千里不相及也有頃沈子之鄉大夫若光祿錢君等數十人造余館謁沈子母程安人今年五十歲議且欲壽願先生文之王子謝曰夫余安能文乎古之文至馬遷絕矣其論賢人既尚孝謹而又重材能其記國士既右急難而又貴慎圖其言反覆沈洋莫得其端而其指卒歸之勸誠令睹者各以其似矍然懼而自失勵而益進乃所謂文也余安能文乎



錢君等請益固必得之於是王子文焉然去昔人云云之指遠矣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太恭人許母者石城許君之母也太恭人今年壽八十高矣更益二十年卽滿期稱百歲人矣然恭人顧益康和不少衰余竊必之卽百歲不啻也當是之時尚都搢紳大夫之屬故嘗與石城君游者乃咸相期約而造石城君家賀石城君而請太恭人出拜之石城君言曰余母平生事神謹而今乃益信之矣嘗語家人曰夫敬神則歆之而有福不敬神必佛之而有咎以爲人生榮祿壽考固可禱祠而求也乃今余母之年至若此夫安得弗信於是諸賀客相與大異之以爲太恭人言神道乃其指與宦道通焉太恭人固燭乎萬物之情而識其故不宜以閨閣之流品觀也當是時賀客中有關中王生而王生有母年七十留在家不肯出在外王生方圖所以壽其親者而不得而會賀石城君因問之曰今君之壽大恭人也其道奚若石城君輒問之曰子之壽子之母也其道奚若於是王生乃言曰吾方數圖之而苦末之遂也吾欲陟崑崙訪瑤池謁所謂西王母者求其桃懼西王母



不誰何吾而吾不敢去徒令方朔每得竊啖之耳吾  
欲躡履挈壺造麻姑之泉引滿而歸而人又言近市  
多醇醪而顧遠崇泊味何迂哉因復止焉吾聞海上  
多神人有禁方藥草令人長生不朽且欲往而值曾  
游海上者止余毋行以爲蓬萊可望不可近卽且近  
風輒引之而去蓋希事也吾念此三計者悉困奈何  
乃忽記日月之華沆瀣之漿服食之可以還精益氣  
思欲御風登舉攬羲和叩望舒期遂所請而快吾志  
而天闕有虎豹守之陰霧杳冥而迷上征卒不得至  
以此數圖不可得第盼盼望西雲再拜焉甚苦石城  
君聞余言笑之而謂曰子所圖者率震俗難効其卒  
不獲固宜今余所爲壽者皆因也自余謝奉常而屏  
居里中里中故出蓴鱸朝夕盤飧不外索而足焉太  
恭人所嗜獨飯粳蔬荀耳而粳得之田筍得之林大  
恭人誕日每舉觴則子婦進履諸孫羅跪凡在內屬  
以及其日來賀者蓋屨相接簪相摩也太恭人嘗行  
游家園臨亭臺視花竹則余必從而奉襟裾余所爲  
壽者皆因也以故恒取恒具無垂志之圖無缺望之  
事於是王生乃遂操其事賀之曰夫世人皆以先生  
負廟堂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爲於邑不知先生快之



若此也即令先生更得志脫衡門之厄乘堅策肥駟  
翔四方奉太恭人與俱太恭人有此樂乎先生即欲  
以其吳產遂所甘能之乎古人有言有天適有人適  
夫仕宦者適人之適者也至如先生可謂得天適矣  
吾誠慕而嘆焉吾謀且西歸吾邦直華山下華山谷  
中多黃精其巔有池產巨藕吾將采之而食吾親以  
求永年蓋亦謂所因所能而易獲者耳吾前所圖云  
云者果誕而未可遂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記

核邊記

今 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無

令虜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  
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敝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溷而  
法未之章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  
騎結營邊外三管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榆



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在花馬池者四將軍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逶迤邐延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穿牆擁入張鵬不能禦匿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爲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復忌畏而李琦自清平堡與吳瑛分行至靖邊營忽值虜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叅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抹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爲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頓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趨



利直抵園林驛岔落川諸處縱兵四掠亂如沸湯蓋  
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  
為山谿嶮巖虜故不能到不為備而諸將又不為遮  
狹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  
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  
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  
馬騾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  
十有四其蹂躪田稼燔燬室廬劫取衣物皆稱盡不  
可數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  
以為為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  
襲庚子故智部各偽為虜首各為書偽稱戰得虜首  
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  
奏報總督隔遠不為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是  
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所三  
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於是上書劾諸將曰  
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 陛下即欲令安邊胡  
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強時至  
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為若竟不我戰  
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耳今八將軍  
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



可曰衆寡非敵耶寔則愛命懷螫耳有將如此不如  
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  
至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  
還報 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  
撫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  
已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爲彼將帥者  
皆倚苟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  
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屬告在里聞  
其事甚悉謂可懲往示將爲記始末如此而關中人  
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徇習容容 宗室惟熇者驚  
害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 上命即  
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奏置于法  
他若明任世英之誣雪梁彥章之寃伸曹登之枉折  
閻宗萬等五人之疑具在頌口死者獲生滯者獲決  
此非持剗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曹先  
生狀貌逡逡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  
不在外厲哉

潼關衛脩學記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斂  
才敷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



事則化濡而兵強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  
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  
者苟就聖廟制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成缺自  
予游京師凡四度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揮姚  
勝祖掌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  
在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脩學  
遷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改  
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啓聖祠有鄉賢  
祠有名宦祠有神廚庫有教官衙有號房又于其外  
橫衢墜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  
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  
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棄而莫爲理二十  
三年休寧汪君繼睹之嘆惜焉則詢功未卒者於是  
爲露臺爲葺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  
徵汪君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  
復如關望學煇煇燿燿驚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遠城  
中民就其門汲輿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  
而注之泮池又北折而達於黃河則汪君爲也於是  
又賢汪君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  
脩水關之餘者周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



咸可之乃興事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食慎廢削  
浮乃此獨務侈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  
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夫訓  
坊言備矣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  
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  
不振故其為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  
焉以衛此也不聞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揮兵立折強  
主出身以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此嚮之所謂習  
俎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  
飾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  
於坊瞻於廟講於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  
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  
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墳千戶王輔  
學既成法皆得書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使何公訖廟功而禮  
起者也嶽故有廟圯嘉靖己亥巡撫陝西鈞陽任公  
聞其事於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檄而任事  
蓋昇諸良者公慎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于是闕宮  
穹閣我闕脩廊窅窅燿燿奕奕堂堂視嶽比雄而埒



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幸無負已又俯俯  
思思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令祀者奚止夫  
祀以昭禮齋以萃誠無所無齋無齋無誠無誠無禮  
無禮無祀竟使可闕耶命作之於是華陰知縣唐寅  
主簿周雨咸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羨問役曰于廟  
隙問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簿乃知縣簿慎之又申  
畫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遂底績何公曰備哉夫  
鬼如者神廟者妥焉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雖霑衣  
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訖廟功而禮起者也  
時西周有王氏子者望嶽百里而近嘗與客談廟事  
輒稱公有三懿焉客曰三之何王子曰夫五嶽宗岱  
華也次之五鼎隆禮三公比祭則虞周已然而屋而  
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  
稽古乎段煨蒞土堂闕載營樊毅攝祠外亭是拓今  
所望堂而踈重門之外段樊與何殊代同謀矣不洞  
制乎歆神介趾祭人達願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  
究本則慎齋云是故粢牲非芬沈璧非潔神之躬之  
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神乎故一作而三懿  
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日公過徵記具言之何謝而不  
居已輟然曰夫所齋也然有興道焉王子曰興何以



曰以山夫山矗矗直如雪巖潔如昂三峯英如出雲  
雨殖百物有請輒荅澤如惠如閔如德人考似通士  
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興興則沾戀棲  
遲而弗忍去則所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吾淳淳  
矣况至者乎何公返遂醵所言刺之石為記公名鰲  
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叅政沉毅  
而幹勞伐昭宣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

王氏存笥稿卷之七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行狀

贈禮部尚書諡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  
先山西臨晉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綏德  
因籍故馬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  
震生永盛永盛為壽官壽官生驄驄號煙山馬氏自  
煙山公始讀書為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



歲貢為夏縣訓導陞萬泉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  
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驊次汝驥皆側室王氏出  
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  
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  
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月墮廨宇中取而抱之懷覺  
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泉棄官攜先生  
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  
又即知聲律吟詠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  
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  
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  
生為人沉毅有大節已卯中武皇帝且南符諫者  
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為宗  
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  
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  
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調  
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  
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  
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  
私好荅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干法得  
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



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  
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  
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  
威聲震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

詔知州還爲編脩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  
而前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  
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  
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爲同考  
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已乙酉 武宗實錄成

有纂脩勞陞脩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  
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  
司業尋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  
言辯而正 賜文綺而司業壓于祭酒不得有所規  
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  
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於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  
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  
不解其所約有懲跣跪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  
今制大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  
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卒不聽即序及故抑奪之



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大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  
庚子禮部右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  
翁為宗伯宮詹松江孫翁為左侍而上興禮樂創  
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浴覽  
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嚮平居視之顧  
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  
久之嚴翁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上由是知侍  
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  
為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皆  
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  
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歲上聞札  
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上悼之為遣官致祭  
護輓歸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謚  
曰文簡蔭孤逢乾為官生皆殊渥也令不死得乘會  
歛起佐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  
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死  
矣公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  
無依者第汝驥死厚恤其孤而汝驥亦藉以立有甥  
十餘人數來乞分公應之不為怠卒之日御史揚子  
本深以其女聘逢乾郎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



皆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竒視之無有也翌日  
嚴翁來弔知之為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翁者  
以繼嚴翁為宗伯與文簡為寮又來賻而孫翁又時  
時卽其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已子云公初娶郡人  
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三日生嘉靖己丑三月  
十九日卒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誌中贈恭人  
生一子四女咸夭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中部劉君  
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  
粟之飯寔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  
放之先公五月卒寔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  
八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一女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  
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孤哭其帷而  
弟汝驪及汝驊子會亦至哭之曰汝駿者公長兄也  
今汾西知縣前廣德州判官廣德上計來京期視公  
疾比至亡哭之會遷官以其櫬歸見嚴翁受誠撫孤  
今年夏以子大學生一乾自汾西抵書維楨曰營壙  
且就卜以某年某月某日納文簡與其配二氏合而  
碑誌非得當世尊顯者之撰則無以信示來世予將  
哀乞焉子業諾為狀有乎楨于文簡公為館局晚進  
又甚不肖而公顧謂我為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



論私竊寔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  
公且卒之十日自榻前屬維楨舉手曰幸為我校此  
集收之令勿散滅亡也予歷官多閒曹建立少最致  
心力獨此耳公談詩常依深嚴忌漫緩淺俗今校集  
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擬稱曰西玄先生集  
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  
一耳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葵軒張公行狀  
嘉靖辛丑八月一日昭勇將軍葵軒張公有子曰安  
世者以應襲中陝西辛卯省試安世有同年友曰華  
州王生屬謁告在里安世以書抵告泣謂余曰先將  
軍已矣然有大勲德焉不列諸竈石莫以託弗朽茲  
將走使洛陽請吾師鳳泉先生銘知余者子也知余  
斯知余友父矣幸為狀毋辭於是王生掇次來疏按  
事而操筆焉狀曰公諱鵬霄字圖南葵軒其號也上  
世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  
年上忽詔英曰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為  
侯英辭曰臣年老子孫薄福即指揮足矣乞勿授上  
賢之賜緋袍金帶留侍京朝英傳秤秤初慶陽衛尋



改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昌癘疾作上  
賜珮刀及家人二戶慰之夫稱者葵軒公之大父父  
也稱有子二人曰煥曰敏 文皇帝興詔煥隨侍煥  
無嗣敏得蔭其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爲公父配周  
氏以天順癸未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頤  
疎髯面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鐘尤  
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  
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  
時寮佐咸推伏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  
擁衆入寇大將軍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  
遇敵滿受堡公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下  
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  
騅揮刃突來公率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騅  
者蓋酋長云虜俱遁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  
白金彩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坐  
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益有名少傅遂菴楊  
公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徵公幕下咨兵畧  
建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炯炯在  
目楊覽而奇之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環  
慶地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署



都指揮僉事僉事至即懸賞募兵招商實廩斥堠繕飾城隍峻浚又奏歲增銀布時犒士卒環人安之寧夏寘鏞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奪渡不免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勅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閣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懼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都司者而大司馬幸菴彭公亦檄公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賊公即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麻子喻老人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謁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啣之乃獨掩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勦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鵠兒故事



耶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才十九日孫大服  
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迪遂盡收餘黨歸屬冬  
雪沒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  
復起遂菴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我再出董旅期大  
得志于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令  
代巡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曰今之  
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率貶折爾予終不能蹊徑  
貶折宦而愧于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  
御史楊公王公連疏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犖屢屢  
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超足可至卽公亦自謂  
非俛俛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大致顯融豈李  
廣不侯數信奇邪抑時值嚮吹而公操絃邪嗟哉公  
之得謝也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  
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甚肅  
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  
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龐眉兩手捧江羅赬公且曰與  
公約之得八十尺末稍不足人咸謂公壽徵由今觀  
之信有數邪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面裁琅  
琅傾聽好稽古昔說先王奧言遂旨超悟自得卽章  
縫之士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



任子伯玉二人者曩游長安與安世交因獲見公爲  
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時有太  
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脅公爲附公面折其非  
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藉毀其宅又僉書都司時  
能立判寃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  
此豈非濠汭自負敏達不局者哉公配胡氏大興尹  
珣女封恭人加贈淑人白氏清澗大叅行順兄良女  
皆先公卒其婦德母儀各載太史康公及總戎楊公  
兩誌中繼室周氏貴州憲副封君紉女子三長才卽  
安世次楊哥次賽哥女一愛姐皆殤俱白出才娶楊  
氏榮祿大夫叅議邦靖女早卒又繼焦氏中奉大夫  
儀賓淇女孫男五壽齡歪兒吾台巧兒皆殤孫女二  
長聘胡守備隆子應襲指揮使靖次聘劉守備紳子  
應襲指揮同知天敘俱楊出安世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葬公兆在咸寧縣光泰里龍首山王生曰人  
亦有言種木自莖種德自昌余觀葵軒公宣力王事  
迄老弗倦又讓田于伯仲二氏用饒可謂篤倫敘理  
者矣有子如安世當哉夫長安多文士才卿士生其  
間者尺寸無譽太微先生詞壇之鉅師也乃徃徃稱  
安世不輟口鳳泉先生擅聲當代慎與可徃校士長



安卽首錄安世安世遂有名塞關中矣安世博學負奇氣不欲以武顯虛蔭幾年不襲工辭賦能不作今人語試偶時階用當必凌跨時曹拓光先葉所謂偉男子哉葵軒公且卒瞪目視曰吾有兒才後復曷慮語曰知子莫若父信然哉信然哉余謏劣且知公未諳槩爲此論俟命世作者采焉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

行狀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渭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卒之一二日呼其子棐屬曰我死卽銘我必王氏子狀我而可言至再王氏子者翰林檢討王維楨也公有兄弟凡五人曰周七品散官曰魯兵部車駕郎中公兄曰郊監察御史曰野刑部主事公弟而車駕公者王氏子之外舅也故悉東氏之闕諳東氏之履者皆莫先于王氏子王氏子將辭里之官棐皇皇踏門求止曰先生去卽誰與狀先大夫乃述先大夫易簣之言儼儼於楨者如此乃楨竟不得以脂車辭遂爲之狀狀曰東氏之先蓋鞏昌人有諱良惠者仕元爲商州總管值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爲高祖事定高



祖之配鄧攜其子驥走居華州不去遂世爲華州人  
驥子昇博學有文以貢爲商河縣丞驥公會祖昇公  
祖也昇有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  
兵備副使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  
事中而渭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薛恭  
人而生公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  
一綠衣婦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  
子公生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  
官公扶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  
覽墳典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  
也先大夫沒垂空橐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興令  
延累老母其何顏見先大夫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  
駕君謁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秦公之學無  
錫之學主理公旣依秦乃遂即其京之慶壽寺僑寓  
卒業嘗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飯意澹性恬若  
不自知爲貴家公子如今之藉梁肉縱厭飫者久之  
學大益曰吾可歸矣歸遂爲學官子弟有名會邃菴  
楊公者校士華州覽公文詫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  
是乃優之首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  
秦之才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



是時人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  
五試有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  
選吏部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語人曰吾母老矣竢必  
第能養吾懼薤露之先晞也且臯夔稷卨咸焯焯若  
是從何第出哉夫人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  
黃冊同知督造黃冊立法祛弊招亡附籍收九百一  
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  
賊劉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湖吳楚間勢如烈熾莫  
有敢禦同知曰鬪士死戰義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  
壯丁數千人各陣于永豐鎮鬪壠口雞籠山等處晝  
操夜守斷絕賊路賊以是不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  
謀叛患且不測賴同知計乃止殲渠魁餘黨悉降得  
無虞又胡天龍者連結王浩八聚衆行劫衝突無方  
同知分兵于大洪嶺莊嶺赤嶺羊棧嶺并通夥祁等  
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者論死賊凡數十遇  
輒敗衄遁三月賊遂平此即介胄之勇衛霍之略不  
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可謂池州公哉而又有  
糧長柯瑞者匿金于盆覆蒲萄其上稱獻蒲萄而中  
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於是有冰清之謠  
又有程文寶者劫殺人而匿胡一隆所捕者至文寶



賣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劫縛于官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冤色而文寶即應口吐實三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吳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池州之聲蓋纍纍騰薦牒矣甲戌改鎮江府同知同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像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右斥姦宄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庚辰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聲寧藩之變部議齎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外請行已又返其羨金大司馬喬公聞之歎曰毅哉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武廟南狩天兵百萬員外以輸餉不乏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時稱焉旣爲郎中奏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宿弊一洗然勞費心神遂以疾乞歸而侍太恭人養于家歸三年而爲嘉靖甲申遂即其家陞江西九江知府九江三年有脩文廟之功辯海盜之誣毀淫祠以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大監者怙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理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太監聞之爲錦衣言曰



固且止東太守為人剛直犯之不可屹屹如此歲太  
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為禁曰均吾民曰柰  
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公巡按徐公  
秦公咸薦知府為九江兵備副使會當塗弗悅不報  
戊子陞長蘆鹽運使司運使一年釐弊通貨商人戴  
之為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畧曰臣母八  
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思之緣厚  
籍國恩未忍言去即使母壽及百年計得侍才十五  
歲耳矧人生驟驥飄風也臣願得歸願  陛下恤臣  
私  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骨立卧土草  
于柩側大冬嚴雪未嘗知避嗟乎孝哉運使歸時諸  
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南華山之  
隈公亦治圃西溪建四望樓構淡然亭築友華臺鑿  
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時命車載酒和  
歌交歡鄉人傳羨嗟慕比之二疏二疏者辭榮知止  
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邑竟致疾至  
此悲哉配武氏處士義之女封宜人內政整嚴視公  
克儷側室趙張又克式武余先配東孺人每往來公  
家為余道之男子三人長棨太學生娶里人薛尊周  
女次卽棗州學廩膳生娶華陰歲貢生楊盡忠女季



栗與棨俱先公卒女子二人一嫁為知縣王君贊子謙卒又先一嫁為隴州河南叅議閻君欽子生員司繼棨有四子璠瑋珮璣棨有子女各一珣柯葉繁茂振振詵詵謂非天之報德人邪壬寅三月二十六日棨將葬公華麓先塋之次告余期余問棨曰翁昔何著棨曰有仕優則學稿不自棄稿閒居雜興稿凡三種又問何教曰書室中大書知命安分寬舒忍耐八字于壁意蓋自謂而并訓愚王氏于嘆曰東氏固多聞人臚仕若渭川公并鄭亭公皆稱有道鄭亭在工部余徃徃從游今既沒乃日想見其為人渭川公有棨英妙稱奇足紹弓裘振門閥意鄭亭亦當有爾昔余欲狀鄭亭而不獲乃今狀渭川故因狀渭川而輒思鄭亭不置鄭亭諱實字希大號鄭亭官至工部郎中給事公之子為渭川從弟二公者魁偉莊毅而中復坦蕩而渭川公軀滿七尺偉加鄭亭面如紫玉坐立如山見者肅然起敬余既次其事而並著其貌俾世世有述云

### 太孺人馮母狀

太孺人姓陳氏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公之配今大理少卿天馭之母也馮與陳皆蘄州著姓皆用文學世



其家南溟公父曰雷厓翁兗州府推官孺人父曰鳳麓翁福建都轉運使兩翁始爲諸生時並有名提衡而立相得甚歡是時孺人方幼卽聰慧百解鳳麓翁稱曰吾女不與凡兒類必不昏凡子而南溟公且亦露頭角浸浸乎向文學稱少俊矣雷厓翁亦曰吾子必不令配凡女頃之鳳麓翁過雷厓翁所見南溟公奇之輒試之則大喜相謂曰君郎殊非凡兒願以女昏而雷厓翁亦雅聞陳氏女善欲爲兒配未能也遂許諾尋納禽焉而孺人來歸于馮是年弘治戊午也於是馮氏子陳氏女皆以自名家子相當且本擇對相與協和甚篤也南溟公旣壯有大志恒以爲人生而幸爲男子當勉自豎植奈何憑依蹈籍甘兒女子同也卽父官兗州外家運使一如無有孺人自寧外家歸亦絕不道外家富貴事於是南溟公得堅決績學一時流輩咸出其下楚中號曰蘄下生蘄下生自視一第可摘取卽他人觀者亦以爲蘄下生非池中物也乃試有司十往十返卒不售且老乃時時嘆憤欲罷業棄儒孺人因問曰君嘗言楊雄坎壈梁鴻不遇君自謂執與二氏才南溟公曰此古賢者我安能如之孺人曰誠弗如彼二氏者卒俱困又何啻君



也至憤憤如此且東隣之子未齟而守西隣之子老而垂髻亦各信所命也而君欲罷業則業之尤矣其奈命何南溟公是之意乃解及嘉靖戊子南溟公竟應貢入南京國子學孺人從是年子大理君舉于鄉南溟公既卒業攜孺人歸而雷厓翁卒南溟公坐侍雷厓翁病被病亦卒孺人哀欲死有媪勸曰媪無甚哀長子天馭未第可視其第季子天駿未立可視其立苟令二子如願足以慰死者何徒嗚嗚摧崩効窮窘無歸者為孺人感其言收泣理殯卜葬其年庚寅歲也至乙未大理君果中進士第季子亦為邑諸生孺人泣謂季子曰今而父在者快足矣居無何進士除為評事已又改御史明年御史奉 詔往督南畿學是時會 天子覃恩孺人得封如今號乃即函制詞具法服便道歸斬拜孺人上 制與服為壽已奉孺人入南京有頃御史出試士辭孺人孺人誠曰汝今出行進退權苟妄一擲去即終其身不復錄進固宜審其尤慎所出乎御史唯唯御史嘗試未半忽念動輒歸視孺人孺人怪御史何遽以我歸令士待試者望自後御史出竟事乃始歸今吳中士出其門既籍仕版者百餘人頌御史之教勤敏公精以為凌



跨後先焉孺人之訓成之也居三年孺人思歸斬御  
史疏請奉以歸又三年詔起御史復督南畿學  
孺人從已御史擢大理寺寺丞孺人以生長南方不  
諳北土固不肯與大理俱來大理來則時時念其母  
使使問與居者趾相錯于道比進少卿孺人為書報  
曰兒宦漸達老身幸益強其母為吾分公家念也大  
理手報喜乃庚戌二月訃至云孺人以正月四日卒  
矣大理俄驚仆地左右呼持之乃蘇則大慟曰母乃  
謾兒誠強何遽卒也訃者曰元日尚開閣延諸族子  
入拜與語越三日偶眩卒實無病大理起為位哭哭  
無休已時於是同年友王生維楨弔之因勸止勿哭  
計所為襄大事者大理遂輟哭坐楨且追述孺人始  
末甚詳其大者曰母孺人歸時及事其曾祖母陳祖  
母羅兩母咸悅母孺人後兩母且卒咸又稱曰賢哉  
婦昌吾家者是婦也母孺人之母也華氏華氏之父  
方伯之弟翰林華氏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即用以教  
母孺人方馭童時母孺人數數稱二義加訓戒焉言  
訖復大哭楨勸之不為止楨歸居數日大理伏在苦  
塊介其門人黃門張君中舍郭君袁君三君者來為  
詞曰馮孺人行實大理公業嘗口列始末在君耳矣



願君條爲狀將請當世顯名貴重者銘楨以爲狀者象也苟得象言一而足乃掇其槩而近象者著于篇竢名家采焉孺人生成化壬寅五月二日卒之年壽六十有九歲生二子三女長子娶張氏季子娶馬氏今爲大學生女一存者嫁爲主員張儒妻其二早亡凡此法皆得書附于後

封宜人劉母甘氏狀

西夏人劉君思唐爲山西按察提學副使居無何其母甘宜人卒于家計至劉君號哭頓地絕復蘇者數四越明日遂西觸暑候跋太行皇皇望塞行此入關丰容摧毀幾於立骨而華州有王生者劉同年舉者也聞其至弔焉劉君痛伏地第目睨王生淚淫淫不收已再拜言曰噫傷哉母噫傷哉母計母之亡也蓋面瘡云瘡八禩安乃發輒此唐宦繫弗能逮有侍也罪其何贖又曰唐奉慈訓乃獲忝從大夫之後苟沒先德之幽懿不以章顯罪也不滋大哉子尚筆而闡之以播於是蒐集新故口授王生王生次其事爲狀狀曰甘宜人者寧夏人也父某處士宜人生而凝靜機穎不類凡育十歲旣解女紅女紅絕人家人竟日不聞笑語聲處士公憐之撫其背曰兒貴徵種種



他日其落誰家年十四歸劉氏質菴公公易其少或不諳婦職乃宜人顧甚諳事公之父母愈益謹而公及父母罔不悅宜人質菴公賈維揚家事悉以屬宜人宜人慎出入戒門扃操井臼躬組織夙夜勤劬迄無惰志戴碩人喜曰有婦如此吾家殆昌乎碩人蓋宜人姑云碩人常病累三年不愈宜人左右侍時時供湯藥問嗜欲夜跪顙天請以身代死碩人念之疾革握宜人手而願其與後於是族黨鄉閭咸嘖嘖宜人孝子副使君生甫七歲有異質時質菴公賈在外宜人自爲選師驅之學比督業愈厲或脫簪珥市奇書讀少間輒怒之曰汝父悔不學就賈今辛勞百倍占貴幾何嗟汝固甘勞蹈悔邪副使君怵其言學遂茂爲弟子員有聲乃辛卯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又被選爲庶吉士讀書中秘尋改戶部爲主事拔吏部進員外郎擢今官提學山西不數十年榮名華品徑攬而超躋謂非宜人之教之功而何邪宜人雖品流閨閣未諳書史顧識理道灼事機初副使君在中秘是時宜人來就養每聞中秘士至必訊里氏聆談對已謂之曰兒交盡海內才宜善結虛資增所未有向僻處一隅欲此儕得乎副使君循其言遂有聲詞



林旣副使君爲戶部奉宜人還西夏將之京遣延弗  
忍行宜人曰第行矣無老身念但汝治性耳語曰木  
直防伐不治人將中之蓋君性剛方不屑瓦合於人  
乃後爲吏部峻潔自居異已者陰擠之竟出爲今官  
而宜人豫見之矣其達如此副使君始有山西之命  
私念二親垂白不欲赴乃假道歸省白欲上表終  
養意甚懇宜人固止之怒曰汝以草茅寒賤致身金  
紫君恩未報萬一豈顧私時邪往哉其勿我之辭又  
曰人才難得進退之際不可不慎與其誤黜寧誤入  
副使君奉其言往至則標塗樹準甄德晉良崇實左  
華廸邇刑遠至夫酌進退平賞罰大抵皆宜人所云  
居六月風教大行嗟嗟宜人爲古之士女邦媛者非  
邪嘉靖庚子五月八日宜人卒卒之日首孫潛屬曰  
遺語爾父尚慎展力克官顯宗光孝恨老身不及見  
爾嗟嗟傷哉宜人生於成化癸巳八月八日迄卒春  
秋六十有八初封安人乃後封宜人時質菴公亦累  
封奉直大夫員外郎雙白並榮每歲時宴會烏紗繡  
服翟翹霞帔爛爾相輝夏人傳羨嗟慕同爲累德訓  
子者勸焉子一卽副使君娶郭氏義官德女同宜人  
封孫三長潛讀父書侍宜人終娶周氏指揮佐女次



渥渤俱幼渤聘陶氏總兵希臯女孫女一許聘都指  
揮保周子某宜人性嚴整子婦至成立有過恒面斥  
不貸諸孫皆由撫視雅嗜儉素雖貴猶服澣濯之衣  
至賤貧卹孤則油油如也人皆謂養福種德殆踰百  
年而今已已哉副使君之西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宜人墓在城南長湖祖塋之次王生曰余狀宜人  
劉母事未嘗不辟席三嘆而致仰云他無論已卽篤  
事病姑三霜不渝足稱至德齒榮並茂按察旣昌天  
之報錫赫哉按察賢豪天與振之啓之又孰非宜人  
者後祿未量光先名世彼處士公者非常瞳矣不闡  
以播孰悉其懿遂筆之如石

### 王氏存笥稿卷之七

### 第七卷存疑

贈禮部尚書諡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陞僉事都指揮同知

僉事二字疑衍

才娶楊氏榮祿大夫叅議邦靖女

按叅議階從四品不得稱

榮祿疑誤



王氏存笥稿卷之八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儻較刊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東丘余公者崇德縣人也名僖字公悅以嘉靖庚子  
六月十八日卒卒十二年而其孫田舉庚戌進士謁  
其座主王子曰東丘公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得  
見先生願先生銘並以狀來狀則田同年侍御馬君  
為之按狀則東丘公者蓋遑然有古達士之風焉狀



曰東丘公父曰樂耕翁母曰舒氏生三子長曰仁次曰信次即東丘公公生而機警六七歲時卽嚙嚙露頭角樂耕翁愛而奇之私語舒曰昌吾家者季子也彼二子者竟且賴之甫十歲而樂耕翁亡舒涕泣曰教季子學卒吾君子之志而季子好讀書一再誦輒記年二十入爲縣學生而舒又亡季子痛二親鍾愛懼學未有就貽二親辱服旣除乃辭其二兄出從名師游焉旣三年乃歸暴名乃就有司試不第再三試又不第是時東丘公已逾三十或說之曰夫翡翠離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物固有所遭也以君之才而數此不第君何不從都下試且獵者祝網不獲則徙其處獨奈何撼促守一株也東丘公然之乃遂應例貢入南京國子學因圖就南京試其時四方抱藝之士雲集白下聞東丘公名咸卽訊採取之皆服以爲出其下即東丘公亦自以爲四方士今來集者莫予若也比試又不第竟歸當是會二兄相次卒又皆無子兩家事無巨細悉來聒公公應之不爲厭兩嫂各有女已嫁兩嫂聽女每出其藏餽女公亦不問已乃割兩兄產半分與兩嫂女夫家而兩嫂則竟曲爲供養不少傷其志凡此皆以勞費心神學遂廢於是



余氏兩兄雖亡無助而畜積田產轉振振起東丘公  
以身專任故也其後東丘公年五十餘始來謁選吏  
部除為福建浦城縣主簿主簿卑官壓于長吏不得  
自屈伸而簿固有才巡按御史廉知之乃檄簿督八  
縣逋簿往八縣逋應聲而完頃之浦界礦盜發殺人  
斷行旅長吏觀望莫誰何御史復檄簿平礦盜簿設  
計禽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盜平簿在浦五年一物  
無所取獨勞勞奔命無休已時而年又漸高甚苦之  
日忽嘆曰夫仕卑者不辭勤苦不羞跪伏効一命之  
職以五斗粟也其尊者積歲年望資缺至老白首不  
肯歸為顯名大爵也今吾產足自給終老而簿即勞  
見筋骨祗為他人刈薪供炊耳自不得啜汁且格在  
下僚即錄之無大振拔吾何以簿為哉夫鴻鵠九天  
鷦鷯一枝各適所志也即日解冠著山人衣自買舟  
載妻子歸其年嘉靖戊子也歸三年辛卯東丘公壽  
六十里中衣冠與公結社為觴咏交者相約持肴酒  
咸來壽公其日宗族親黨履接于戶浦之民有持其  
邑士大夫文徒步上壽者諸客咸驚問故壽者曰夫  
自今簿去而後簿來也浦之民始知簿去而無簿矣  
以故相議而遣吾壽東丘公老而好奕以為奕勝敗



之數不可豫擬或始完而卒缺或先笑而後患有類乎宦之道焉故奕得之在早見先收宦失之以欲耽而不知止也故常對客奕以喻指東丘公好辯有口客與議天下事每屈之每先事言成敗利害與脩短與仆也卒之皆驗如其論云客或談科舉事則嘻嘻笑曰夫此道吾固已諳之矣命也夫命也夫吾平生最苦業卒不得意吾以竢吾子孫學有命者居數歲東丘公卒年六十有九以生于成化壬辰十月五日比卒年得今數云東丘公其先歛人其後徙崇德彭和橋安丘里不知始所徙者有六世祖顯忠生永銘永銘生慶慶生璿是為樂耕翁世以貲雄鄉里樂耕翁好施東丘公亦好施嘗折券以寬債人為屋以居其流無歸者故今余氏子孫蒸蒸焉盛矣子三人曰懷忠娶趙氏曰懷孝娶沈氏皆明農曰懷恕太學生先娶鍾氏再娶沈氏獨懷孝早卒孫男三人長即進士田娶胡氏畿聘鍾氏疆聘徐氏孫女二人一適胡泮一許聘曹應科曾孫一人公初配費氏繼配徐氏德清徐銀臺女也公子孫改公阡卜西安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費氏窆共公丘藏焉史王子方受狀而田忽以憂歸既一年田走价京師問曩所為請者



史王子曰夫人死者形不死者銘銘曰

彼材可梁斲為楠志遠途促隘騰蹕千里之步空爾  
學孰高者丘突嶽嶽其中藏者楚之璞宰木蕭蕭鳥  
剝啄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于  
家其子曰岱者走价京師以書泣告曰嗟吾父竟坐  
前疾不起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壻王大  
史連呼曰致意致意四言言訖瞑予手書驚迷戰栗  
書失墮地拾復讀則大哭已為位再三哭曰鄉楨之  
北也即其帷與公別公疾且稱已何謂其至是也痛  
哉痛哉公兄第二人稱鳳谷公者公兄也弘治中督  
學遂菴楊公試華州士公及兄咸躋高等遂菴公極  
嘆之稱曰今二俊乃何避東氏子東氏者指副使蔡  
軒翁之子今顯者四公時為士有問望也然郭氏毋  
實葬軒翁同母弟蔡軒之子若車駕公都運公御史  
公刑部公斯四公者皆呼郭氏為兄弟校業遍上下  
然四公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脩有試輒冠其曹  
至大比則數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為滑縣丞公永安  
陽當其時與郭氏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氏後亦以



阨塞為瀘州學官里人語曰無為嶽嶽盍觀管郭言  
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于太學也諸海內才蘊  
之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伏之久之司成趙公  
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益其雄在安  
陽六年丞壓于令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細務一  
至輒了乃日為嘯詠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為  
教民謠數十章咸剷文從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  
先生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賞之  
公既高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嘗尊禮  
公今為下吏勢絕公亦干于遇之少謹畏容竟以是  
中傷之遂致仕歸歸之十年為嘉靖丁未卒公諱從  
禮字以行本蒲城人曾祖瑄以棲霞縣丞歸過華州  
樂其勝著土遂為華州人瑄子璽璽二子長曰經聞  
喜主簿次曰絃驛丞驛丞二子長從義號鳳谷為滑  
縣丞者也次則公滑縣二子山為寶慶通判岳為大  
學生公一子即岱書類體有名籍禮部儒士而又有  
岫者為江都主簿於公為從子郭氏蓋世有衣冠云  
公三女楨娶者李長嫁生員魏自脩魏父知縣次嫁  
生員東夏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朱氏出朱氏  
為岱娶知縣李公傑女傑女賢岱有二子祐之祐之



一尚在抱郭氏雖世祿祿入隨費亡為子孫立業故  
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管白泉氏者亦從瀘還二人  
者倡里中長老約為酒會旬六七舉不舉日公宴于  
家岱及孫為勸觴間逆諸女為具食用客禮接之因  
遂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訢訢如也恢恢如也  
人與居多親愛之亦每急人之難不言人之過其甥  
故代州太守楊南涯氏取溫厚坦曠四字狀公德信  
哉疾比卒里中弔問者履接于戶公生成化九年五  
月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即用卒年十月某日葬窆  
在滑縣公右楨旣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  
矯矯郭公兮噫位卑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屋  
翟蓬兮噫彼棟隆隆兮噫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  
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為人能  
脩潔其躬比于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脩謹平  
生無滂節辱行矚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  
進士除為山西絳縣知縣旣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  
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  
借常約束吏胥竟嚴子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



之已酉選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鷹鷂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奈何是以弗樂也父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黼號直菴母李氏第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時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聞也嚴君病在京師直菴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爲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菴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旣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來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衰毀亦卒天祐啓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誠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



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于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爲吾子立之於是直菴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于稠衆中敬之旣嚴君爲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臯偕視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攜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竈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者竈我爲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誠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者蓋斯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



年方三十六年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天蓋重可傷悼  
焉乃為之銘曰

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翼翼嚴君傳要于路傳跨箕尾  
嚴乘烟霧翱翔九虛以遊以娛彼衆弗知嘆息驚顧  
杞梓俄摧驛驢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  
玆石可寤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王處士者華州故縣里人也諱時任字澤民其先世  
居州北石孟村以石孟徙故縣自諱能者始故縣卽  
唐鄭縣州西南望形隱起為陵林煙藹鬱占謂宅者  
藩子孫且貴其後能有子五人其一興學刑名從

成祖皇帝北征駕還銜功擢為金吾兵馬首領遷泗  
州吏目先娶宋氏生子來以歲貢為靈石主簿繼娶  
趙氏生三子是為處士母繼又娶梁氏又庶鄭氏又  
生三子合七人處士於倫第四趙之殂也吏日念處  
士幼抱置姑氏所姑氏養之比長績學習文試為增  
廣生增廣生有穎才奇氣工書書遂名縱所造卽科  
第可指取乃性好酒一飲輒引滿大醉乃已一日醉  
忽中風枯其半體由是業廢然竟不以故斷酒恒飲  
恒醉醉後嘯歌盱眙如有所憤識者曰處士以疾阨



令志不展其志之矣正德十五年八月四日坐疾卒年五十八耳處士有子四人長堯輔早死次堯弼今戶部主事次堯咨最次堯士率能立其家皆其配石氏出石氏號碩人碩人在室以端慤淑慎為父母愛子及嫁為王氏婦也事繼母梁與庶母鄭先意順欲一敬不怠二母賢之常稱之內外親妯娌五六輩性行各異與朝夕無怨議者諸且盡為之禮處士卒碩人痛苦致疾遂督諸子咸抵于成諸子若婦見碩人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碩人視之亦不以其故解嚴里人曰振王宗者石也嘉靖二十三年壽八十一歲以七月十日卒卒之時戶部在官訃聞且謁歸友人王維楨走弔以別戶部杖拜哭已乃輟慟蹶起白云往府君葬也因欲志不遂然念之今母啓府君封以祔誌則以累子又拜哭既歸使使以故代州太守楊南涯氏狀來徵予諾予與戶部同窮達甚善恨生晚不幸不獲拜處士其行履則自長老傳聞者甚衆大較為人尚慷慨立然諾接人卽疎微咸適其意不限畛域遇貴人亢族顧靳靳不少降今狀亦云辛卯之歲予與楊氏得拜碩人于戶部家是時予三人者皆舉人碩人已貴見之衣不御綺言儀敦樸于歸以



稱之好與善狀稱碩人及見孫男女凡十一人王畿  
王甸王苗王田王畚皆男畿甸戶部子畿母孺人出  
聘庠生東希稷女甸側室張氏出聘聽選官高漢女  
苗田畚堯士子馮氏出堯咨娶賈氏子未立以堯士  
之中子畚繼嗣生一女聘庠生吳宗道子建勳戶部  
五女一適渭南李光先一適生員郭光裕父進舉人  
一適張騰江李張號鉅富一適靈寶儒生許倓父默  
齋御史中丞一適蒲城馬某父升遠武昌府通判於  
戲盛矣處士雖不見後世若此然今談者孰不追曰  
王處士子孫也葬得日為卒年某月某日與之誌且  
銘曰

貴不于躬以貽厥後德卒用昌維天之明嗚呼兮峩峩  
佳城于彼舍背峰回水洋惟地之良今生也同室卒  
也同窆二魄偕康維人之光我言則傳而石既堅于  
萬斯年曰處士阡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  
鶴事 今上為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  
歲中率二歲在外不得教鶴學而鶴少雅馴天資甚  
美乃孺人自持家事教鶴學孺人誠鶴曰夫女之績



也絲分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疎慵于成器者乎  
鶴奉教唯謹學既十年而舉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  
士守次銓部念其父母乃遣使往迎父母而平石公  
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卽復為書抵江淮  
請平石公云孺人已自其家至而平石公賈方快不  
來有頃進士授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以  
其婦周氏侍比歸納節孺人檢視笥中惟皇華集數  
卷及去時衣帶圖書而已孺人問曰夫稱皇華集者  
何也鶴應曰古者送使臣則歌皇華之詩今集紀朝  
鮮陪臣贈言故放而稱之夫贈言何謂也行人為摘  
行李蕭然及腹貯冰霜句義解說之孺人則大喜稱  
曰兒今勅志若此不直揚名異域且與 邦家增重  
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  
亦自江淮來行人日日為稱觥謹燕居無何行人當  
還報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游又以官所局促  
固不許孺人乃遺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師又明  
年行人遷為給事中給事中有論白 上輒嘉納  
平生浚浚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儉邪則貴近弗  
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為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事  
中方詎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苦哭



甚哀既歿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懼聞訃傷其心  
乃卽復遣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  
人孺人居京師余母劉孺人嘗與相迓母劉謂余曰  
今見王孺人端雅莊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  
也卒而母劉爲傷之給事中將扶櫬歸葬乃杖而乘  
門請余銘投以狀狀稱孺人生弘治壬子十月二十  
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初有  
三男子其二早夭給事中有男胤吉聘舉人黃勅女  
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慈戀二孫最  
苦矣墓今卜長安木塔里葬得言嘉靖三十一年二  
月初八日也銘曰

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八閩本家鹿邑  
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休未民  
誰謂閨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勗子克臣出入京卿  
翟弗朱輪有輝載路或嘆或珍南山之丘鬱乎嶙峋  
孤魄歸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爲曰咨二親生不恒偕  
沒復一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隻者竟雙

王氏存笥稿卷之八



王氏存笥稿卷之九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碑銘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銘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密問報扎



咸出其手容得札稱善以爲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  
原子爲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補二年  
而爲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廕與第又十年  
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  
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  
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  
杜有王太史武功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  
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皆留其  
家數十日乃發別而之平涼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  
空同李氏家而李氏客于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  
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  
乃停輶褰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  
旣歸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  
龍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  
夷諸峯白公詞調旣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  
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爲  
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劍捐珮  
以贈不爲惜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  
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  
儀制司郎中曾 天子冊立 東宮爲置宮屬 詔



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 大駕幸承  
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於是白公謫  
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  
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  
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  
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  
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  
百司震眩白公卧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  
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  
氣自十年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  
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恠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謾  
也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  
氏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沉毅有謀  
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 詔遷司  
丞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  
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啓常禮部主事既且卒  
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  
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竝著勲名于  
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疊疊無覩于前  
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為補吾闕也語曰書



掣肘騁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存前諸子咸跪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第代廕怡者爲雲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襯還葬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太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須伸父廣西翁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子文之且道其翁遺令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偁然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茂山初都御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患之後毋何淑人卒乃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而白公卽自穿壙其側甃磚爲石仰臥其中曰斯吾返真處也嗟乎達哉余既爲論述復系之銘曰

譬彼梓材蠹齧霜摧斧斤再尋茂維艱哉有壁而碎有珠而隕孰不憐寶于士則忍嗟嗟白公竟已焉乎黃壤不妬能綏爾軀英英白公含抑訖死結爲雲虹蕩爲風駛靈車上征爰叩帝閭籲情道故帝也愴魂還歸九原冥冥冥山鬼竊笑伏于林薄公不爲顧玄宮是栖胡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實鮮前莊後白



人其何徵著之繫石

白公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亥四月二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鄒氏贈宜人繼配楊氏封宜人有五男子長啓常禮部主客司主事次啓京常州府學生次啓詹次啓吳次啓河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名家子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益壯先生墓碑銘

益壯先生者朝邑縣人也字伯信名朝璽姓王氏以嘉靖十六年丁酉八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五其年仲冬九日葬與其配孟合於是有渭北先生誌葬四年而爲二十年辛丑其子三策始鑿碑隧道刻表表曰先生蓋兄弟六人云自貴顯余聞者曰朝雍氏山西按察僉事曰朝塗氏進士知縣曰朝弼氏今知井陘並郎中君子而先生長郎中君名喬起進士拜戶部有聲配安人上官氏生六子而顯者至如此雍有子三省又繼進士歷知府三省又有子傳舉鄉試於是王氏以科第豪關中關中推鉅族無能先王氏乃先生顧獨爲大學生不顯不表曷知者按先生氣磊才豪涉博識遠然困于草野無功業可述而固有大志初爲縣學諸生謂諸生曰若等即視我芥拾一第衆



誚其狂已諳元生才於是諸生盡嘆服出先生下卽  
先生亦自謂諸生莫已若也弘治中有遂菴楊公者  
校士關中稱先生奇之名起乃累試科不第先生則  
大言曰此一鄉士不足以爲天下士於是囊業走馬  
趨例貢入大學爲大學生結才盡海內而諸海內才  
亦靡不以天下士與之名大起而先生則見他仕京  
師者或直竄或媚升壬夫得塗善人辟易乃竊自念  
曰嗟是可尚求進哉卽返歸時在正德中歸遂卽其  
居南洛苑泊村子卜幽構室陳几設關日偃卧其中  
几攤天文音樂字韻醫筭占驗等書時復游目消暇  
興發則獨走洛濱弄潺湲歌滄浪曲徜徉雲沙煙水  
間倦歸復卧視世之聲利泊如也鄉人嘲曰懶因遂  
號南野慵夫居十餘年而會今上改元盡反正德  
中事黜辟晉良士咸思奮而王氏諸科第業纍纍興  
顧又動忽憤曰吾卽老然終不可負明時隳世美語  
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遂下帷懸燈盡取故舉子業  
肆其力刻厲倍少爲文轉突騁奔放妙晉人筆於是  
又更號益壯齋人而人亦咸壯之呼曰益壯先生云  
及四年大比先生笑曰此非吾時耶趨漁石唐公選  
名又起比試忍疾作不竟十年又趨京闈試又疾歸



竟不第或曰益壯數奇又曰物理乘除甲豐則乙嗇  
彼諸王則盛其然乎其然乎先生旣阨塞弗售乃始  
著書見志本蔡氏律呂新書作私解側天驗人足裨  
治理奏之 朝行世他詩文十數種藏千家不傳聞  
其旨率悼命憤時有靈均長沙之遺悲夫始三策及  
華州問余表以季父井陘君來井陘吾說先生孝母  
安人之亡也廬于墓側朝夕拜之泣有鶴至徘徊如  
伴侶弗去郎中君忼慨好言事謫置雲南乃徒步送  
之還無恚怨色郎中君白人稱孝子有司屢欲奏狀  
表坊又徵鄉飲賔止不應史所謂砥立名行者非耶  
先生善美甚衆業具誌不表表第其大者按誌王氏  
其先大梁人有諱善者避元末兵亂如朝邑占籍由  
是子孫遂世爲朝邑人曰聚者洪武間舉人材爲局  
大使大使生斌斌典史典史生郎中君而有先生先  
生生成化癸巳三月七日娶于孟又娶于高孟卒有  
二子長郎三策次三獻一女三策爲士先生病革三  
策自割股和藥求愈茲非其孝之報哉王子曰孔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誦其言蓋重傷時俗之偷云  
自風之衰也赫霍當塗之士往往稱述而懷奇砥行  
之夫每令閭沔無聞莫勸嗣來余甚憫焉乃今旣表



先生而又擊之銘俾世世有述其辭曰瞻彼洛水有龍載興孕之凡幾比比霄登一龍何偉光光有曜雷雨不逢田中獨嘯爾鱗其困爾靈則神雲乎使御澤我八垠邈以碧落曠彼廣野竟什莽墟觀者涕下化爲華虫得補袞衣化爲龜蛇得上羽旂死目不瞑我願則違田草薈薈龍也永慨

明贈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懷雲萬公墓碑銘

懷雲萬公者雲南臨安衛人也名祚字天錫父曰昂號雲軒居士居士卒時懷雲公甫三歲比長則問其母王曰吾不審我父何狀母王謂之曰咨爾父其意氣超脫自絕于塵垢之外似雲其丰神盈盈鼎鼎也亦似雲故號雲軒懷雲公泣自是見雲來輒悲愴不自持乃遂以懷雲爲號云懷雲公其始祖曰中中本江西南昌人也洪武初中爲南京天策衛指揮僉事已從西平侯沐英征雲南有功於是西平侯留鎮雲南中陞都指揮同知亦留守臨安遂有詔令中子孫世襲臨安衛指揮也中生賓賓生二子長曰城城亦以軍功陞都指揮僉事次曰珊珊生俊俊生雲軒居士萬氏以武蔭非其序不得官故懷雲公自曾大父珊至其身皆稱處士不表見而懷雲公瑰奇恒竊



自嘆曰夫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  
運會之所遭也弗遭弗立至若砥脩行義楷式國人  
則由之吾何俗之靡靡也於是務自振飭耻隨世浮  
沈常居落落見人有不善輒遠之如膩其不善者望  
見懷雲公亦輒避匿不與接也年三十八歲而卒在  
正德己卯年葬于回隆原祖塋之左焉卒時有四子  
其一夭其三文奎文彩文光皆尚幼其配賈雖婦人  
然丈夫志也懷雲公且卒顧賈抱諸兒前謂曰度吾  
平生百舉一無逆于天今其數止于斯乎語曰善種  
者必發善賈者必售有諸兒在天其或者昌吾之後  
與雖然絲棼則織不就教散則業不工子其視諸兒  
各因其近似督成之賈涕泣唯唯卒之後如其言教  
諸兒持門戶甚謹距懷雲公卒十九年而文彩登進  
士第文奎號克家男文光爲諸生又四年而爲嘉靖  
辛丑而賈卒年六十歲當是時進士君以富順知縣  
徒跣歸偕其兄文奎弟文光即懷雲公墓之右以母  
賈葬焉於是臨安人稱萬氏爲德門以其善積又善  
教也其後十年而進士君以南京戶科給事中蒲三  
年赴闕下考考旣乃遂上書曰臣聞先王之教其  
祭先河謂水所從出也其室先廟謂宗所由興也臣



四世來皆伏在草間不見及臣之身幸值明主簡拔郡材置之諫司臣得濫竽其中名號冠簪列在大夫之後可謂榮矣而臣父若母生臣教臣學臣故得至此今雖長寐泉下然其始願深期固未嘗不欲其從子貴也乃猶號爲匹夫匹婦而令臣獨顯名臣切痛肺腑焉臣按故事諸臣及考者其父母皆得以其子貴貴之願陛下恤臣私書奏制曰給事中文彩父祚其贈以子官階徵仕郎母賈贈孺人明日給事君入闕下謝辭而還南京又三年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將發商關中人王生以遷守南京翰林而至叅議君手兩制詞過王生再拜言碑事於是王生睹之嘆曰夫從古以來其節孝好脩之士豈少哉其後世微末爲章聞率同雲煙沒草木腐矣懷雲公誠君子然聲不出州閭間至今姓名徹九關輝光燭海內者則叅議君爲之後也叅議君在諫司卓犖有氣槩其行履益復嶢然於凡世俗所慕尚一無所動于中故能暴跡揚親如此余旣述之碑且系之銘曰奕奕萬氏興自戎功而籍臨安歷世滋昌厥有顯者顯不以官孝義直方粹侔之玉芳擬之蘭邑子頌德閨人匹休厥聲載完爰生三雛一雛鳳毛聿振羽翰



上叩天閭奏尺二牘言陳肺肝 帝曰吁哉詔慰其  
私錦軸龍盤鳳拜稽首伐石具詞將摹以鐫苟非哲  
匹疇克論著今識其端嗟余蕪陋承鳳來委即言曷  
觀獨循 褒制演而肆之永圖弗刊鳳獲以歸且欣  
且哀涕下汎瀾

王氏存笥稿卷之九  
第九卷存疑

益壯先生墓碑銘

徜徉雲沙煙木間

木疑當作水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傳

孫忠烈公傳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沉毅有大  
畧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  
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  
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鷲害多知人  
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妄



妖言諂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尊者以嘗 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 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諂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今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



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跡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今兵局徙兵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



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 詔請出 詔今衆觀之  
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  
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  
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  
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  
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  
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  
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  
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  
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  
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  
所親婁伯之橫峯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者知縣劉  
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能下濠  
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  
聞變乃即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  
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  
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於是吉安太守伍公  
文定制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  
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  
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



惘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  
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今實茅于  
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筭妃婁氏赴水死濠  
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  
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  
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  
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今自裁  
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  
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  
謫配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群臣不及錚孫公 今

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詔江西  
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竝祀之廕子堪錦衣衛  
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  
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  
炯炯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  
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  
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  
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  
孫公至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  
八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明忠獨難塞



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恠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脩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 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



文卽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曹再  
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  
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  
次則恒獨居後爲嘆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卽可前  
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脩楨亦爲  
檢討懋中旣爲編脩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  
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  
而罔識闕而弗脩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  
籍刺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  
健也蓋自其爲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卽宗  
黨造者莫得覩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  
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  
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質  
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  
史太史鞞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爲  
人靜定沉篤茂世俗靡靡之好旣乃贖故邸復捷門  
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  
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於  
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  
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之側群樵人徇



在言稱卷之十  
七  
祥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  
史卒卽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  
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  
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巖公爲書訊其親必盥手  
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  
雖簡嘿艱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  
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  
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爲  
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  
誣耶龍胡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  
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爲嗛惜  
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旣會  
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爲作傳太史有二  
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  
太史之妹先三年卒

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內見側案有  
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爲以  
白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子也會又孝烈皇后薨  
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卽一日不死猶爲朝臣安可



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耶死  
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  
也誠何以死哉

王氏行筭稿卷之十  
第十卷存疑

孫忠烈公傳

初公至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

十有八字其文云云

今按篇內止  
二十四字



十首八字其文云云

二十四字  
今并歸內五

時公至西成關舍爵古飴干紙燕中背陵二  
絲忠厚公對

樂十卷存疑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一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祭文

同鄉合祭馬西玄先生文

天眷 皇朝 聖神聿起篤生哲人爰作 帝使於

爍我公降命上玄秀毓崑崙瑞應奎纏託景風雲結

知 九五九五嘉樂需汝霖雨白日忽匿梁木易頽

長駕促塗吉望凶來 天子曰咨喪我股肱殲良昧

理福善無徵邦無笙竽士有吟嘯矧我共域而不斯



予厥初鷹奮爰集石渠疏留八駿氣奪萬夫批鱗逆  
怒一麾出守淮陽卧理潁川歌母太微重煥吉士再  
征賈歸宣室朔侍承明穆穆辟靡祁祁髦士公其武  
之標立景附乃歷銀臺乃領留均兩都並蹈六館咸  
甄惟 帝懷賢還公薊 闕夙夜惟寅五禮遂發

帝曰休哉兼秩示輝朝臨南署暮對北扉誕陟泰階  
克毗克載雲滅雨絕眊心竟背長沙悲鵬曲阜悼麟  
賢聖恒厄異世同塵倚歎先生身固遭時學弗阿世  
外若温夷中實貞厲凡夫踰閑恭人矜細于道苟合  
于谷寧謐至其潛機玄鏡旁燭無際執權應物靡隨  
靡滯上智無明末塗罕儷倚歎先生幻綜篇翰遂握  
真筌寢閑寢肆海蓄雲宣聰窺妙解道寄遺編班楊  
接軫陸謝執鞭文明之代作者犁然大雅旣逝朱瑟  
絕絃倚歎先生體潛聲燿數短道長劍埋浮彩蘭死  
存香 帝念前徽考謚增職隆章寵數光照中域輻  
軒宵戒丹旄晨飛違此皇高玄室是依開阡京北龔  
石蒿里臣義君恩紀厥終始嗟嗟我土形厚且龐奕  
世育賢長發有祥迺今武功脩文高陵挂劍渭南藏  
舟上郡辭殿四氏接零關河漸虛悲鄉喟運相視漣  
如祖公于郊停驂景夕高城愁入隣人夜笛於乎哀



哉

同鄉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嗟乎先生歿矣五星隱曜太華摧峯秦人加痛海內  
寡悰嗟乎先生少綜經術壯侍 明廷疏弊列政與  
寤 天聽天聽乃迂遷賈長沙太息流涕萬事參差  
暨移留都瞻天彌遠益保朴忠誰意旋反 聖思忽  
逮有 詔賜環試于成均晉于講筵天與貞則屢躋  
不移巖巖立教侃侃陳詞于道誠合于俗則輻千人  
所依一夫或儕遂去 帝側俾貳南曹來若太山去  
如鴻毛先生曰吁我當往矣上書自老報曰歸止歸  
止丘樊畢景是圖萬方念之猶俟來蘇吳天不弔大  
星俄殞賢者弗壽聖言安準嗟乎先生道可康世文  
學其餘志厄途窮俛而著書著書孔多羽翼宣尼宗  
朱斥陸學者以師假令先生年得耆耄遇侔旦奭將  
勒勲旂常安號討索也嗟乎先生歿矣不歿者名彼  
生無聞何若無生某等鄉邑後學瞻仰在茲奪我著  
鑑同情共悲特念縻爵 闕下負土無從詞不盡哀  
聊寫深衷

詞林合祭呂涇野先生文

休矣西土爰有呂公身歿名立太華空同淑質自天



少敦貞素年踰耳順厥履彌固令德旣昭而詞孔宣  
闡經翼聖往紹來傳聖道維何忠孝是止公實踐之  
有言匪侈始公魁世人稱溫飽公志弗存食貧甘老  
解組歸來卿曹右職局扉匿影環堵荆棘詩讚羔羊  
孔稱淵憲今故相觀曠世同券有計歛聞哲人其萎  
群紳用悼 天子曰咨講筵故從卹典示慈道鉅數  
奇 帝念在茲嗟嗟呂公言方著蔡行等瑤瑛如春  
之盎如砥之貞濛汜俄及霖雨空情國亡其寶士喪  
其程某等舊案新悲哀不臨木瞻深室遠有詞載軸

詞林合祭張陽峯先生文

於乎先生令德純懿如玉隱璞不暴其光而輝衆目  
書貴欽若詩詠柔嘉公也蹈之譽徹金華 天子曰  
咨惟汝予弼位旣崇矣厥心乃慄中興之治外攘內  
脩論思密勿以贊 皇猷且與翼姬簫曹佐漢今古  
戮力膚功咸爛洪川中濟有柁斯摧苾苾和羹而失  
其梅頃公拜 恩佩玉煌煌朝簪駢趨賀公于堂榮  
枯倚伏則莫可唯慶者出閭吊者旋軫事聞 九五  
若曰噫嘻感今追昔罷朝撫髀早參經幄末典邦禮  
帝聰以闢王制聿起運遘好文大昌厥詞賦成奪  
席奏入稱奇一朝奄化萬事俱盡死生定數智者勿



論公達幽明瞑目長畢乃今之人思公罔極百身願  
贖九原不作國中休杵賢士悲閣靈輻旣戒餞賓在  
門舍此京室湘山望奔騎吹喧塗旌旒蔽天 皇錫  
異數以象生前有傷公者旅櫬孤征德人不嗣視天  
冥冥嗟乎否否天道忌完旣貴旣壽公其用寬

同館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疾三十八歲而  
死 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爲雪涕余等固  
重有傷焉王子操儉慎微密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殞  
其身病且劇恨猶瑣屑米鹽之問少灰灰大也雖然  
伯牛之洪也窿然瘠矣顏氏子之弗遷怒也溘然夭  
矣此又關人哉夫命猶幅尺也杼柚旣定能益而長  
乎王子獨奈命何若曰作善以速殃勅躬而滅性天  
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詞林合祭王太史文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劍于匣化不踰年其王  
子謂乎王子負器而需時蓄才而善閔乃其光益灼  
灼見也斯與照乘之珠斷犀之劍異邪則天固靳之  
矣而弗能收之邪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鳥卽  
彭殤等死耳顧獨念賢者天才者促蘊之難奇施之



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賀弗延君子曰旣賢之才  
之而又天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王子又奚異于兩  
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  
詰者歟

### 祭甘經歷文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嗣而公孝植  
孝子乃匱謂才必達而公崛拔臺幕不越謂天從人  
人言恂恂轉災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  
謂聖言信不善或順善茲蹈釁總之天遠默默巫咸  
不則古今皆惑回也弗延鄧攸絕傳匪公獨憐有觀  
在旅仲容斯舉征日煩暑汗馬塞塗送者傾都或悼  
或吁秦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倍辛祖奠薤詩以當  
別卮以當驪詞

### 祭孫通府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四月乙巳二十七日巳  
卯里中後學王某謹戒香醴致奠于故懷慶府通判  
默庵孫老先生之墓曰先生歿二十四春秋矣子大  
亨竟不能歸先生于土尋而厥配孺人亡楨小子蓋  
怛然痛懷焉先生方廉介直罔觸忌諱固狷者之高  
蹈孔門之遺賢也乃宦旣不達卒而其嗣又阨塞窘



甚此何以解也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先生者以謂善人非邪楨自任衣冠卽睹記先生行履彼其時先生已拔俗獨立莫有耦者物逐運移俗因化改抵于斯會又能有望先生下風者哉楨小子高先生之節而閔其滯淺土也乃爲購阡開竈與其配孺人合定萬年之宅焉小子誠重亡友且用補天道之漏非以子大亨故也神其鑒之

### 祭前山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甲辰二十六日戊申門下士眷生王某謹以柔毛剛鬣絮酒蘭香致祭于太恩師姑丈前山先生之墓曰往楨之京時先生猶伏在淺土不謂其今歸卽九原也先生歿十五年而始葬葬時楨滯在史局不得與緇謳列歸乃由阡路攀宰木則愴然感懷焉楨自髫年卽就先生學先生若姑母咸于視之先生所督教期異我者咸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以今睹世師復何如先生者也昔宋玉哀其師屈原撰九辨之章楨才驚下不逮前英欲圖隻言申寫之安能哉世俗好華而先生樸人情好炫而先生晦凡此皆足範今傳後而先生自爲誌述之亦自信其當無愧也晉陶潛令彭澤自解印歸歸



而有餘快至老且卒手勒祭文述平生之槩君子以  
爲達乃今逮先生特兩見耳世何有如先生者也楨  
憶思往訓則爲之悽談述高雅又爲之喜二念橫胸  
非詞末展聊陳悃愫寔不盡萬分一也尚饗

祭劉隱君文

嘉靖辛丑之秋劉隱君西野翁卒其子華州刺史龍  
波公開計絕復蘇者數四已爲位以哭華州人王維  
楨者官翰林檢討惟時謁謝在里取昔人七哀之誼  
布奠抒坤欽風喟德爰托告于茲文辭曰曩余好此  
奇遊兮迺東極乎蓬瀛覽金臺之故墟兮訊桂苑之  
殘楹往者旣不可跡兮恙延佇而怛怛翁迺產臺側  
而廬苑左兮洵好脩而繼聲驅騏子千萬里兮恐燕  
昭未之曾致藝蘭種玉雜品桂而羅砌兮視十郎其  
不啻謂一代之簪組兮形拘拘若桎梏侶安期而挾  
羨門兮遂平分此閨壺朝晞髮于扶桑兮夕吸瓢于  
沆瀣走浮丘而避潔兮俛龐公而下拜誦皇王之御  
宇兮風沕穆而熙洽信老安而少懷兮徧谷野其相  
狎爾其歷寒燠而七十換兮更四帝而化之洵堯舜  
之逸民兮揆巢由而亞之苟令德其孔彰兮又何必  
結纓冕也彼乘軒而竟爲鶴兮非斯世之所鮮也棄



有筭種卷之七  
八  
顯融而弗履兮諒嗣彥以取償曠俛仰其何慙兮縱  
偃蹇而相羊白日忽其不淹兮羗俄及乎崦嵫少微  
掩曖而靡光兮菊渝節而殞枝空瀛島之次寥兮紛  
鶴怨而鳳哭余豈不知古稀之洵美兮跂彭鏗猶謂  
之蹙仰高漢之茫茫兮下哀雁之嘈嘈傷令子之樂  
樂兮值風雨之蕭蕭淒旅魂之營營兮共夜鳥之啾  
啾灑雙涕之浪浪兮隨東派而悠悠猥余小子兮景  
休明而鍾慕夫既不獲承顏兮又重以殊路念伯夷  
之抗行兮附馬遷而聲施依太史之遺則兮握彤管  
而敷詞亂曰燕有隱君曰西野兮含德弗耀子萬里  
馬兮既壽且祺世其寡兮桂酒椒漿我其瀉兮靈乎  
千里假弗假兮

祭外舅半山公文

歲秋八月有年來詣計而乞銘王翁納竈予曰吒乎  
駭栗不制昔也何健今也何脆矍矍遺老晝飲宵繼  
彼皆泥頽翁獨揭厲嗟杯中物人曰綿世積而鬱毒  
翻以速斃位不當才休且飯糲因覓醉鄉遂遊無際  
狀楊氏爲載弗漏細誌掇其槩以視來裔東門之丘  
送車嘒嘒或緋而謳或酹而祭余豈異人奈何匏繫  
神奔跡阻西顧沾袂日下更東羨門永閉悲離傷絕



但若受剝旣以銘歸貽書伉儷以謂以祀有亡焉計  
祭叔丈東侍御文

維嘉靖庚子華巖叔丈東公卒其年十月十有二日  
將奉公窆焉而史官王維楨者公故女姪壻也以先  
期奠有辭辭曰我崇我肴我載我酒縞帶練袍酌公  
柩所公氣豪絕公性慷慨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嗟惟  
巖公卓哉岌岌孕華而生肖華而立侃侃者論矯矯  
者風光邦震代急電長虹乃世弗諧懸車特早歌觴  
永日丘園娛老人言龍臥公曰鴻冥遙岑孤杪弋彈  
可驚巖月溪花青娥白紵彭澤徜徉東山容與閱年  
六袞笑口常開袍嶂豸角庭擁麟胎而壽而昌有先  
有後江東王謝關西韋杜言念貴游建節鳴騶百歲  
如矢樂不償憂所嗟公者俊鶻鍛翮逸騶窘步空負  
蒼生竟阻遐鷺追惟晉陽驅車淮海攬轡都亭埋輪  
行行者避可謂無具者哉胡階萋萋成此屯蹇雲不  
爲霖悠悠在山嗟乎仲尼天知子輿不遇杜甫窮愁  
李廣失利或海或桑或帝或毗星輝日晦尺短寸長  
數也何常而奚爲巖公傷哉乃亂曰化而往者同耶  
令而終者獨耶巖巖者華耶百千萬禩附與不朽者  
公耶



祠堂成祭告文

自禎髫年見考君祀先謹然惟于寢考君好賢聞禮以爲庶人祭于寢也考君旣歿而仕禮得立廟祀先然故宇局隘計拓而營之未能也嘉靖庚子幸改宅稍敞留地一區于堂之左擬廟乃禎却宦游未就禮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乃禎茲顧後罪其大哉丙午禎復告還始立廟於嚮之虛所製四楹座遷各至于其中起新模薦孝思焉禎案典記自大夫以下不列祭及高祖之文又士祭自祖禰則止謂澤有淺深斯制因隆殺云我高祖按察君始遷華始爵寔啓王裔科第詩書綿至今世濊哉先德寧忍殺之弗祀曾祖次公我王父父而王父庶子也我考君王父長子也稱宗王父不得禰次公而考君爲宗子寔得祖次公考君徃已祭之禎又考君之長子爲繼禰小宗小宗固得祭三代也逮祭高祖凡四伐而禎不爲僭也古者伐爲一廟制備而象巍今廟止一楹閣藏四主卽祭寢者猶必及之而况得廟乎禮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考制則各因代祔今屋隘更置他凡不得而天者孤者又苦無依也將取歲首終準人生歿之義以元日腊日爲位招祭之又萬物本天人本祖始



祖弗祭如情何乃竊古制以冬至之日爲壇祝拜之  
歲一行其廟祭以四仲之月舉忌日腊日並舉自餘  
俗薦則楨母劉故刑于考君奉先倍孝能爲之不爲  
典嗟乎自宗法不講祀典久湮卽學士大夫甘自類  
于野人今廟規度儀法未盡符古然由是得以合先  
追遠附于食不忘報之義仰冀諸慈冥翼咸相懋王  
氏宗庶廟祀永永矣

祭先考贈君文

維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丙子越十二日  
丁未翰林院修撰王 謹治酒脯果蔬設在旅舍致

祭于

贈檢討考君之位曰孤今者叨沾

新命遷

秩脩撰矣 國制翰林歷九載滿得陞二級孤以資  
進非由望擢也始考君教孤令任一職效一事言至  
今存矣孤奉之弗懈勉勉在位奈疎鹵淺細何夫詞  
命之道關國華采庸詎可疎鹵淺細能也比茲九載  
至孤捫心惶悸解纓待黜會 詔以例遷大哉 皇

仁真不棄敝帷矣故事由脩撰而又進浸顯浸重且  
畀之艱孤于詞且未良又安能肩其鉅也我母先是  
還里權脩考君祀孤殆將歸而掃蒿萊矣人生進不  
善宦又退不明孝則忝所生甚矣孤久懷斯念因之



申白可不云何夢以通諭欽哉仰哉

祭叔父王次公文

日值上浣而月仲春桑梓在憶客來自秦余忻坐客  
客語逡巡次逮叔父灾丁其身是邪非邪情驚意噴  
無幾承訃語合來賓手訃嗚咽母也愴神室婦在侍  
泣下沾巾幼女何知雙睫津津哀莫酷斯天胡弗仁  
既奪余父叔亦沉淪崩腸刺骨腹轉車輪俯踏厚地  
仰叫高旻生有天殤叔也七旬壽則壽矣奈失所親  
疾云大劇醫技罔伸五日不寤千劫長泯嗟嗟我祖  
行備且醇二父承之兄愛弟馴我年弱冠卽罹苦辛  
叔也視之既篤旣頻嗣脫于厄忽躍風塵爲教寔繁  
勉矣良臣豈不思報石粟則貧撫今憶昔曲曲難陳  
靈遊何所我繫陞楯末由登木瞻雲惟顰叔有四男  
屹屹振振兩我呼兄稱席上珍二季積著或號千緡  
環過其家醜酒割鱗問欲以事靡令弗遵卒哭之悲  
感及比隣計我詞畧詞畧志真侔來致哀兼葬是詢  
胡兆之上我言可循城南古丘鬱乎嶙峋左爽右塏  
土非常倫二父厝之翼挾股踐千秋萬葉有亨無屯  
徘徊余卜茲旣刈荆榛垣墉外繚佳木蓊蓊項計顓  
帝將私以論歸徒巖晷歲屬良辰沉沉九關上謁懼



擯乘間入告有懷見申先茲治奠捐帑賜銀匪物之  
貴斯念誠寅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二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祭文

祭王太史孺人文

王氏有赫厥惟太史休矣碩人寔天作比作比伊何  
等芳齊美如珪儷璋將衡和芷太史温温崇樸去侈  
豈俗之移唯道是止朝士翕然稱曰君子皦皦令名  
寧獨文似碩人相之克順克理解佩齊眉動符前軌  
媚于士夫專愛姑妣令德允臧勿云織綺碩人之生



名宗貴里兄也班生翁爲孟氏懿質旣貞內戒爾爾  
乃歸于王闔譽遂起 帝制有嘉爰旌幽履幽履載  
揚從以錫祉吉凶何期慶吊相隨大命奄忽殲此淑  
姬考祥元吉人皆信之仁賢不祥毋載空詞瑩瑩太  
史悼徃傷離形匿世隔誰哉予宜比目失浪連理摧  
枝匹翼乖翔云胡勿悲塵掩遺琴蛛網虛帷物不毀  
故而人不追某等四海之人太史同馳太史旣戚予  
戚在茲生非金石誰能勿萎或彭或殤造化小兒晨  
旭夕沒春卉秋腓理無久視達者不疑碩人克明安  
此長畢欽德將祀冠裳有秩

祭王戶部母太安人文

倚歟阿母振王氏宗何以振之子戶部公戶部太公  
隱德隆中太公之先奕世朴冲爰逮戶部矯矯奮庸  
劉宴經國蕭何餉戎朝簪藉甚里門崇崇伊誰穀者  
阿母之功太公剛倡阿母柔隨太公中殞阿母峻持  
長男戶部驅事宏詞中男力本勉旃小兒三男屹屹  
月旦稱徽赫赫戶部卒顯斷機彼蒼眷德八袞介祉  
行有板輿御有嘉旨俄云辭堂戶部摧毀豈不考終  
痛我令妣某等戶部與游識母于子匡閨著誠大家  
趾美仁族卹孤邦媛同軌月落在天其輝不死母也



云亡遺芬在里戶部跣奔爰卽總帷緋謳伊阻望酌  
在茲

祭趙侍郎母太淑人文

於赫趙氏實生司徒茂功淑問以翼 皇圖昔我秦  
服戎寇邊隅內困給饜利害須臾趙屬保釐洪猷以  
紆權施經據靡滯靡迂卒使戰士飽奮誓共忘軀獻  
馘奏績 天子曰俞旣乃訓俗阜財櫻視惇孤循行  
勞來定擾返逋秦人德趙何以効吾趙有壽母有祝  
有呼呼曰阿母若子我蘇祝曰阿母千歲是逾人士  
作歌爰採謠歛作者萬言一言非誣群言旣集予序  
以傳誰謂比周而德用宣趙徙度支 詔佐晉邊板  
輿于邁逐子翩翩無何計至月沒雲遷悼今喟往實  
用惻然我聞阿母誕膺溫惠容止靜專仁逮宗戚德  
隆譽延泉源木本令子象賢恭穆仁愿視則罔愆胡  
不永永副我祝篇豈云弗壽謝彼千年予繫金閨母  
家澶淵吊阻臨木望蔽遙阡將使附誄目斷情連尚  
圖石室令德用鐫

祭王太恭人文

於鑠王氏厥維藩公藩公載輿夫人以崇夫人伊何  
藩公之母刑家誠子旣順且矩藩公率之蚤厲雲逵



脩能矯節仍倡厥嗣大道旣隱未季靡靡如脂如膏  
俗移志徙矯矯藩公砥柱橫流信道委命寧沉母浮  
孟遵仁義爰念斷織駿聲用章母訓是力昔在辛卯  
逐子干秦我等諸生子與陶甄舊德允懷日月不滅  
母也許聞相告悽切豈不壽考猶謝百齡豈不榮茂  
我願未盈洛陽北坂薊野望遙緋謳無從焉酌桂椒  
詞以寫之將之雲翰蘭萎珠沉怛焉惻嘆

祭盧太史孺人文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奚傷靈輻旣戒違北京室  
返彼齊疆嗟哉盧史休茲令匹溘爾云亡偏輪不轉  
隻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敬人言孟光  
旣盧歷顯一綜內治一秉官常官常易脩內治希邁  
盧也二良靡寔弗宣如彼宮鍾有聲載揚猗猗蕙蘭  
春爲茂草秋萎嚴霜盧曰悲乎豈怨霜露所懷舊香  
漢濱遺珮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茲同凋以歌以泣  
痛於蒙莊有儕來集哀盧之哀酌孺人觴於乎孺人  
生不踰閩冥蒐于邁焉識故鄉丹旄在途依方南指  
魂兮與翔

祭王太恭人文

世傳閔損王祥爲純孝者謂其母繼而難事也乃茲



恭人寔宗伯公繼母宗伯公事既孝而恭人性復慈  
豈非古人之所難今人之所易哉宗伯公之母亡遺  
有六男子恭人顧復隱軫卽如已出彼閔王二氏之  
嫗不能安隻孤而况其六乎難矣難矣恭人卒于家  
計至京師宗伯公擗踊震悼痛若弗勝彼其中誠有  
所不可解也宗伯公哀有間則數恭人之懿行幽芳  
焉曰恭順貞淑事事在躬璧完而珠輝蘭芬而月皎  
也夫女一德稱善乃茲衆休咸會卽古大家奚多焉  
嗟乎月沒留照蘭死存香苟爲珠璧淵沉愈光恭人  
逝矣何在何亡

同鄉祭太恭人王母文

繫中憲君厥初作儷寔維太張張也云歿李筮來歸  
令德繼明張有六孤李爲鞠之若離于腸或世儒冠  
或號素封嶷嶷光光中有次公爰貳秩宗 天子稱  
良秩宗德李曰孤等立母氏扶將初李嬰疾秩宗籲  
禱庶幾無殃其若命何殞先黃髮未秋忽霜計來自  
里詫矣秩宗皆决形喪是耶非耶頃之訊定一哭輒  
僵我曹鄉人趨而就弔勸慰萬方秩宗曰惜悠悠長  
訣予阻殊鄉僉曰已哉且乞 渥典榮施黃壤秩宗  
輟泣伏苦草奏徹于 九閭維 帝曰俞降制如求



瑶劄煌煌噫嘻恭人德則鴉鳩嘉問蘅芳彼何人斯  
不字遺孤霜野彷徨芳臭俱流有言之唾有頌而揚  
秩宗于歸大隊開塗茲臯永藏有司奉 詔祀筵有  
楚左豬右羊靈車載發鬼阡廣陌觀者堵牆互美迺  
傳以榮以大謂莫能當我曹縻茲紼謳末由回首秦  
疆秩宗爲位群來酬之爰申斯章

祭趙宜人文

嘉靖庚子仲冬 誥封太宜人上黨趙毋都氏卒于  
渭南旅所其子四川憲君扶襯東還道出華州華州  
人王維楨官翰林檢討寔與憲君同年進者也詎關  
世好情倣生芻爰敦菲奠申以蕪詞詞曰巴竹甘笋  
錦水饒魚子兮克孝手轉潘輿大家逐子于渭之里  
寶婺俄沉雲輶倏起劍門何在潞澤已遙養弗從志  
數也爾迓川嶺盤盤言歸言邁素轂丹旌路人用喟  
宵徭晝鶴雪館風灘孤鬼獨子有淚如潺予也秦人  
毋廼晉旅三徙成名爰知令淑令淑已矣而貴而榮  
歿有不朽何死何生四川使者繡斧屹屹後祿難量  
慈訓之力靈兮于征爾家爾庭悃思軌則鄉念儀刑  
我手椒漿我歌楚些哀緣義起余涕沾車

祭龐太孺人文



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孺人謂邪方龐翁之尉  
內江也內江盜起攻城且陷令丞悉亡匿獨尉乘城  
拒守孺人從後持之若曰夫死官身死夫者卽古烈  
士之風何以加焉今侍御君在列翼翼屹屹有斷鰲  
立極銜石填海之意斯固胚胎非凡種能有也孺人  
雖處在閨閣然識達事理里婦有以情白者得孺人  
爲解如病投劑灑然脫矍然寤也侍御君始爲潤州  
理獄多平反萬口歸明則孺人其本乎昔人謂陰德  
興後仁者永年今孺人年八十七而卒又有子如侍  
御君嗟乎兼之矣某等鄉人承計踵趨尋茲置奠實  
仰休嘉而下拜焉

會祭孫太夫人文

夫世稱姚江孫氏爲鳳林夫人爲丹穴者蓋謂其所  
產異也今諸君翩然振衢燁然昭世矣余等以爲此  
非獨所產異也固誠有教誡之力焉在昔逆濠之變  
一時甘心者豈少乎乃忠烈公獨死之當斯之會夫  
人蓋痛之甚卽何難于一決顧諸君未立乃忍而至  
今今其年九十餘高矣語曰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  
泰山其在孫氏可謂兩得之矣余等又惟下宮之難  
程嬰不死竟以振趙氏後彼固丈夫行耳則何異焉



乃若夫人蓋笄黛之流品閨閣之淑媛也固未始有  
稽古之學博聲之好也乃卒與同其志世豈有兩之  
者哉今或鬚眉而爲婦女冠劍而經溝壑智愚之相  
距又何啻千里也余等與夫人之子三君者游因竊  
識夫人之志於其臨穴乃爲之詞而章其休焉非諛  
之也

### 祭胡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九月庚戌朔十一日庚  
寅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王某謹戒牲醴  
香帛致祭于胡宜人張氏之靈曰今茲春杪我車西  
還有美胡伯華聲載宣斷獄疾流覆毗比天政通體  
暢色澤而鮮悲歡倚伏節月代遷爰及秋孟倏爾黯  
然我訊胡伯曰內子焉內子慎職戢戢勉旃沉疴旣  
久百憂余煎余貌奚豐余色奚妍居無何頃有計吾  
箋上池不効西母來延我奔胡伯胡伯涕連悽悽百  
語一語一憐祀事孔脩徃爾治籩蘋藻在澗孰薦于  
筵言已而泣我勸且堅恢恢大塊含載億千或天而  
折或邈以綿生不由吾去豈吾牽在昔達人謂世虛  
船不哀殤子不慕彭篋公何爲者有淚送泉胡伯戒  
輶載逝者旋引紼傾城送車盈阡我時道左臆想目



存壽稿卷之十一  
聃往也素輻來而翟輅所以胡伯別意旌懸生不踰  
闕安識山川或降或升丹旄導前哀笳何咽愁雲停  
翻如怨如戚茲理實玄嗚呼噫嘻彼姝者筌枯而存  
香榮爲紘緹何死何生芳臭嬋娟榆柳誠茂詎此比  
肩我今祖亡有詞載篇靈窺文義諒鑒吾虔

祭趙宜人文

奕奕大趙門閤巍如王考司牧露冕赤車三傳逾振  
簪筆玉除鳳兮罕儷艱哉相於有姬曰牟人亦曰凰  
應鳳之求栖于後房飛則比翼以和以倡月旦有評  
維趙之祥厥祥維何祀事孔勤蘋蘩在豆神保聿欣  
豈不儉德孝養苾芬翁姑燕喜爰相夫君夫君碩碩  
載游于吳棘寺稱平後趙前于趙入自外舉案以趨  
君也有婦余也有夫高室鬼瞰嫉憂來于有烏銜羽  
奄爾成單譬彼此目失之狂瀾莊生擊缶音切鼻酸  
吳越壤界猶隔雲山旅櫬斯發望望海灣夫君送之  
止于郊關菟逝形留癡立不還不還奈何爰卽君詢  
逝掩一抔一訣長氓吾屬勸斯乃返其輪往哉宜人  
翩翩駸駸

祭南恭人文

倚歟南氏二鳳翩翩元方旣殂諸孤眇綿誰則振之



仲氏最賢爲授弓裘以世以傳有嫂婁其慰者疇前  
仲氏揖戶恭人捧筵飲之食之旣誠旣虔室無二語  
歡無際埏產有一雛鳳毛比娟恭人視之與孤同憐  
出必問徃入則白還豈不踔厲咸策之鞭仲氏初筮  
式游于燕恭人旣從內事忘牽宋郡掌平蜀道霄連  
逐君子邁遂諳世緣夫君倦游勒功代邊鷺車言歸  
隨以翟輅恭人拜嫂叙離嗚咽諸孤班謁拊頂摩肩  
當此之際雖飛刺天晝直金門夜檢芸編恭人念之  
爰遺素箋八行珠綴總之勉旃忌哉天乎虧物之全  
天乎忌哉奪人所便夫君悼之影隻形偏鼓缶長歌  
淚若灌川嫂氏拊牀呼神叩玄彼胡永永此獨斯年  
諸孤環哭踊地地穿生不由胞痛若戈鋌鴈書告哀  
郎君瞿然夢邪真邪骨解魂遷望雲長奔秋風與旋  
峽猿吟嘯河水濺濺郎于斯時肝腸百煎迨及門閭  
觀者駢填伏木一叫震雷破巔翁也持之勉止語圓  
姬歎金母翁乃彭籤郎君聽翁且泣且言醫不已疾  
禱祀倘存西禮白帝南禮上元東禮木公北禮星垣  
四禮誠畢意且返魂禮如罔効爲示患原我走十洲  
求丹問門一杵形變數粒體溫仙人閔惠患苦或援  
諸皆弗試坐斂厚坤言已忽仆情極聲吞楨乃恭人



郎君之姻親也義托葭莩承訖廢殮洎得曲折春朝  
罷罇江籬可薦驛道愁煩官縻敢脫執紼空論使來  
會葬授令飛翻日母輟運足母滯跟遺書舍人蔬剪  
家園牲牛羊豕取具山村左羅五鼎右列三盆物儉  
而陋意則良敦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二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雜著

乞恩送母疏

臣陝西西安府華州人由進士授今官臣故貧年二  
十背父獨母劉氏躬拮据之勞教臣讀書自蒙甄  
錄以來臣母凡兩從臣就養京師每于大官分餼得  
具嘉旨大庾常祥得易穀紵以奉親悅體則何者非  
聖恩哉顧臣母離背鄉閭尋踰四稔懷憂致疾歸



心甚切始臣有一第三妹父既歿弟及二妹相次夭折獨遺一妹嫁爲儒生妻甚困臣母痛死者衆着于心不可解而嫁者又離隔又每有感傷淚輒數行下然念臣濫竽在列徇祿代耕口不言歸而心欲之抑鬱既久心火上炎乃齒痛如撼不可忍兩頤墳起形神損消至減常食之半臣憂之爲致醫藥母乃曰我安病但令我歸家見我女兒可自愈顧安事醫藥乎臣聞之五內動搖亂如紛絲痛母有懷不疾發令及于病至傷神易老也臣今者蒙 詔同脩 大明會典職在纂述大者標提綱要次者刪定舛複斟酌損益苦心爲之臣之方寸今爲亂矣猶能操鉛槧守職業哉今京師距華州可三千里中經黃河風浪太行盤紆此路故稱難行重以杪秋霜露被徑跋涉險艱必臣與俱臣母始歸之便臣查得本院脩撰沈坤編脩高儀等往以送母請俱荷 恩綸允放臣與二臣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憫臣私令得比于二臣送劉回籍依限前來供職臣母子志遂諸礙俱釋異有所論定著之版策以繹舊業答 明恩臣亦故有痰疾盤結心脾氣平則伏一觸輒發至不任念甫就館局有憚勞之嫌不敢言去今臣母既懷歸如此臣又憂



惶甚卽若不歸臣母子危也伏惟 憐察臣不勝感  
激仰祈之至

咸寧令齊子像贊有引

此咸寧令雲汀齊子像也雲汀初令蒲蒲人德之乃  
募工擬容用志弗忘辛丑之冬雲汀屬公游及華蒲  
父老越數十輩浮渭奔謁念往泣離持圖以獻若曰  
考公似者嗟乎召稱去思張傳遺像邈代音微溘爾  
輟響乃如雲汀所獲詎可言今無古人哉余乃恫懷  
時政欽厥今美爰製四韻式闡孤芳贊曰傷視彼民  
雲汀之志民用不傷雲汀之事彼奪者誰失此人龍  
爭公弗獲纂公之容巖額星瞳依稀克肖秋凜春煦  
顧吳失妙瞻依有托無論一毛求所似公麟閣丹青  
大司寇箬溪先生顧公像贊

有莪其冠而袍則朱腰犀胸鶴厥狀訐訐彼貌者誰  
姓顧系吳司寇是職仁者是乎胡以稱仁續斷吹枯  
訟牒盈萬一寃則無維昔臯陶擅聲有虞沿逮漢世  
陰德惟于代遠風微蒼鷹爲徒豈惟蒼鷹更號曰屠  
萋菲張罪鉤棘仆軀民生疇重眇於葭葦仰天冥冥  
不聞我吁籲帝帝遙沉沉紫樞孝娥竟枉越父輒拘  
愆和干咎 帝德良孤以水以旱崇當其區茲孰爲



者深文之夫於美司寇穆穆鉅儒爰究經術古訓是  
模欽之恤之嬰孩閔辜彼核彼詰我原我蘇飛鸞走  
騶念與之俱輕脫犯蹕重用鞭蒲茫茫大楚亢極而  
巫召祥導和旣沾旣濡誰謂偶獲愷悌攸孚黃口喧  
頌赭衣去途物亦類感省樹集鳥於美司寇魁頽巨  
顛馮馮大腹并貯江湖孔曰仁壽斯言匪迂陰隙終  
吉今古同符茲年旣耆杖不用扶眉秀華蓋目炳驪  
珠嶷嶷嶽立矯矯鳧趨唐生在側驚顧瞿瞿筭數焉  
極彭錢可逾余言罔誕徵之斯圖徵斯仰斯脉脉動  
吾

王母太孺人述

太孺人姓劉氏配先君文菴公先君生一子曰維楨  
楨年二十而文菴公卽世初文菴公教楨治舉子業  
甚力恨不旦夕就功名母劉性醇慈念孤兒不欲勞  
弊精神不問勤惰顧禱于鬼神謹每晨興焚香屈膝  
仰天祝曰天乎我王有世德至吾兒孤矣天庶其祐  
之比楨貴母劉敬神愈益篤以爲兒成人神相視力  
也初王氏業替也會又值歲饑楨持故紵衣易斗粟  
來僅僅朝夕隣有婆婦餓且死母劉收養之至損食  
之半以給曰卽饑甚吾能活隣婦天獨忍斃我乎於



是聞者皆賢劉謂代餓婦報劉者必天也嘉靖丁酉  
蒙 恩詔得封太孺人文菴公贈翰林檢討徵仕郎  
如楨官楨爲具翟冠製錦袍進母劉母劉顧涕泣曰  
汝父安在誰令種之誰則食之一再御輒箱之後楨  
數冬進紵夏進縠皆箱之不御曰吾美此第非性所  
安耳癸卯歲壽六十秦俗父母六十始壽子孫爲入  
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是時母劉從楨  
養京邸缺不舉越二年乙巳母劉念家思歸不可得  
楨爲疏請于 上乞送與歸許之今年壽六十加三  
歲矣歸且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舉  
癸卯缺事夫楨所祝願五母者卽南山不啻也顧猶  
悼往觸懷念吾父焉年不與俱也而章志揚光訓孝  
勸德則惟大人先生立言示信俾氏有述云

五泉子說

東南之水不可勝記唯海爲最大次若太湖太湖千  
古爲震澤其水延漫浩淼未可津涘旣溢而流則區  
分支別爲號不同流嘉善者稱五涇焉五涇有薛子  
之居在薛子以居其濱因而自稱曰五泉子居三十  
年始爲仕仕而政體有沿革物情有常變人事有順  
逆若是弗齊固各有則薛子居學旣久諸物咸具仕



逾十年自有振衿表樹之業以百指數皆能因政植  
體不怵于情不詭于衆有定執焉于是人譽五泉子  
然又或惡五泉子擠使不利于于是五泉子不得久在  
內謫居外服而五泉子得譽不以我爲賢也卽得惡  
不以我爲不肖也爲駕部郎中貴重不爲忻也迨出  
典牧守不謂抑爲戚也于是王子欽焉爲說五泉夫  
五涇之水分逝各足流日夜無休已時非以太湖爲  
之本哉不有則絕然望海遠不直達徑奔不必經九  
華之山三泖之浸幾折而後至于其中衝飈激浪偶  
會不謀或使蛟龍徙其宮光景失其觀固亦有之然  
竟歸于海何者以水之志必于海也夫水之志必于  
海人之志必于極則何異哉然不蓄不洩不達不激  
不奔水之道如此五泉子之行寔此與類故予欽羨  
嗟異非私之也五泉子曰於乎予稱五泉安能若子  
說且予安能底于極乎于是王子錄之曰夫水之道  
順逆必至海唯人亦然乃子譽不爲有惡不爲懼在  
內不爲忻出外不爲戚誠有合乎順之道矣夫順而  
往焉弗至哉焉弗至哉

葉毋還金跋

夫葉毋其可謂難哉夫士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



也然猶不免金惑卽不爲惑則又振物矜有釣勝希  
前寘彼以就此均之貪矣夫葉母者筭黛之流閨閥  
之英固無所謂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顧有此  
還金事然又非賈名非餌世嗟乎難哉司馬氏好稱  
良史至爲巴婦立傳啓貪人心謬甚若葉母者可以  
傳矣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徃皆有聲詞壇  
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  
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  
余關以西人也仕宦旣二十年矣乃始行游江南觀  
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旣歆然豔異之矣乃茲  
復讀卷中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以界宇宙  
限南北令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  
別卽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  
好南音者則十夫而九也

雪灘釋代陳子作

雪灘山人者峽江人也關中陳子與山人同官每從  
山人游見山人瑩表淵中弗激弗涅乃甚禮山人問  
山人曰公奚雪灘稱也山人曰余蓋依峽水之泝而



家焉岩虛境寂則泉聲瀑峽而落延漫平川席展錯  
澄又雪時墜玉飄綃彌灘幕峽風噓之塵月輝之勢  
山人則棹孤舟蕩瓊淑光溢波映目曠神怡山中人  
訪余者輒亦舟從于是灘之上遂呼山人曰雪灘而  
余亦自謂雪灘云陳子曰固矣今且官大夫離隱就  
列廼猶嗟灘戀雪必襲故稱何也山人曰余愛其時  
如鷺斯下焉如鶴斯集焉入沙脉脉拂澗冷冷布襪  
凌波而不爲緇敝裘行折而不知寒雖余脫跡灘上  
而神若昔終不以大夫廢吾稱陳子曰嗟雪灘山人  
耽勝矣吾爲山人闡厥美矣雪澤物也冬窮雨露故  
膺序以著功灘匪區也時值旱魃恒分流以濟暵是  
故同雲始降者以廣潤山之槩引弗達者以荅望也君  
子觀于雪于是虛明以象其體氤氳以肖其氣勢乎  
我乘則覃以澤宇觀于灘于是蒙蓄以大其源鑑澈  
以含其用時乎我將則溢而流下山人者雪灘之思  
思者勝也苟繹斯義則思者遺矣山人矍然曰遐哉  
理乎子之論也始余于灘之上臥如袁以偃以仰而  
已矣狂如孟以觴以梅而已矣放如猷以往以返而  
已矣茲若而言余將謝所思而余稱終不欲廢陳子  
曰稱聽山人然雪灘非山人實無當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四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書

答王序夫書

過渭再辱光遇舊好復脩愧汗欲下抵家即圖掃榻  
奉迎會有他妨輒止乃勤使人將餽蕪及翰諭至自  
引抑如此僕甚感之昔在草茅孤陋寡儔鼠側目  
獨公念在攻玉定交五十里之外寺窓燈火偕計風  
塵所在追隨乃遂驥附木托廁名張詠之後其時談



者咸徃羨傳慕至云二子有古道焉迄今二十年間  
離合毀譽屢變屢及然棄婦逐臣終懷初筮非敢佞  
也執事高俊奮庸有時顧以顯抑伸困起憤增戚至  
有西施之喻斯蓋筭黛之流爭憐妬儕之云耳非執  
事所宜有僕甚訝之昔者鮑叔旣顯夷吾囚執二人  
者雅相善也乃後夷吾一舉柄國鮑子以身下之夷  
吾亦晏然當之不疑不怪相引相推名顯諸侯功在  
天下此兩賢千禩之芳也楨愚不肖遠謝鮑氏而序  
夫之才鞭驅管仲然又貞正心之學所倦倦者惟共  
求砥淬趾美前人期不愧始卒之誼以有光士人之  
談如是而已人有告者曰子貢結駟原憲閉門則曲  
士小夫支離壞道者之口勿之惑也勿之惑也方有  
執筆之役填委不理埃埃事嗣告相將遠違期棹雪  
一來慰我夙歎如何如何北去擬春初始發兼旅資  
困我不得所處以所欲知故喋喋如此

與程松谿司成書

使來枉翰教併書貺館誼之篤如此公抗身服義講  
聖賢之業亦旣有年今得操化柄造多士矣諒所廣  
厲指發者宜不在言語間將誠有所立非作虛車空  
世儒已也今世學士崇華亡實往往爲治道累高者



又飾怪依玄一物不究托號于內脩自掩寡陋又害  
道之甚者大學天下之賢士皆集焉人挾一技名  
長犁然不齊于世各得以効其用至其抑揚割正咸  
就實才不蕩不偷以裨治助化于門下有厚望焉楨  
秦之鄙人也曾乏咫尺之能困淺末之習愧齒髮逾  
壯眇有樹立顧能寤寐賢豪思一砥磨即又不可得  
嗟乎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將終焉已矣楨慕松谿公  
非在旦夕即不識面顧匹于接肩篤慤勤者乃敢  
進說如此南中縉紳多聞得致力所事每因談口輒  
奮飛之想縛于官守奈何

與孫伯泉錦衣書

楨本詞垣末品祇以通才故遂辱接引而踪跡往來  
特百恒情竊念公行游湖海暨立中朝閱人殆千百  
輩乃顧取一王生予王生文又器王生豈能有取邪  
毋私昵之不知其過哉公家兄弟皆賢人君子交之  
不獨以其文也頃歲以來休戚隱軫之情比于骨肉  
今歸順老親願誠甚喜然令鄙生闊絕高侶還復踈  
鹵則顧又甚戚也行日奉愛深重固以着于心不具  
論論今離懷如此惟大篇寵行增我故價在途擬依  
韻答之竟困頓未能俟抵鄉廬卒所欲言載之冊書



乘鴻起便上之不虛

與孫季泉宮允書

頃歲以來公所與楨談對觀磨者皆由衷至情故楨傾腸瀝膽言無曲理物無隱情至嘒嘒也賴公照察不罪狂迂顧加賞音此交情與古人可比論矣楨從事文辭積有歲年乃多牴牾弗合至復自疑頃值季公持格衆之見稱爲正路令勿改復因遂自信肆力邁往矣而季公又頌說于實令聞者側耳此所謂登高而指故見者遠順風而呼故聽者廣有憑藉也季公高才妙悟世所希睹楨欽慕希艷什伯恒情故常常欲見之今歸得順親願誠甚喜然同調離析寔愴中抱信知吾兩人者皆一也茲旅次趙州矣回首京國頓成天涯追往悼今無任惻惻行日初擬今寓了前諾而所遇盡惡主欲留一日不可得又行路困憊竟令寒盟私計抵家須志定即圖之不虛書成家母來言孫老夫人有眷我意當致謝語幸爲傳報堂下弟維楨頓首謹告

與張龍湖學士書

維楨秦之鄙人也又不幸不獲廁門墻之末乃公念秦人諒直驅而之道甚易故爲接引至與孫趙二中



等愛孫趙二史門人也楨即庸不若所望然固感知  
遇之德今茲謁歸實重母志不欲奪自令鄙生睽遠  
至教益復踈鹵且奈何行且望鄉山矣固甚喜然回  
首北雲則又於邑甚也楨仕宦十年愧碌碌無以榮  
吾親頃奉大撰歸鄉里鄉里人見者且謂鄙生賢重  
王氏宗以鉅公之言在也篇中論壽盡天地萬物之  
理揭千古未闡之奧皆玄言可傳顧所冀勉維楨卒  
未能有誦之汗簌簌下矣今次趙州在道已十日幸  
風日晴和行者不爲苦公吏回計宜爲言申謝書成  
附往諸惟台亮不周

答王堯衢編脩書

揚州別駕來承翰教感心捧誦神馳公能念及故侶  
遂因別駕得悉動定吉言甚慰緬懷頻年以來事變  
紛然言弗可盡乃知高臥江濱嘯歌雲月即不能竟  
脫塵網然亦今時之自得也僕以老母客久念歸茲  
謁告扶侍西矣以今月二十一日發京行十次次趙  
州逆旅草草念一往華山望惠岩益邈音信安從通  
遂捉筆荒布中曲如此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  
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蹈之僕  
于茲致力雖極閫奧未臻以能躡踪昔人馳聲作者



之壇則未之逮也西風順幸惠嘉音不盡倦倦

與呂侍御書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覩沃洲之面私其論吐  
與其在事弛張之畧咸當實不華簡而易行有爲咸  
績乃知沃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  
者侈言無驗如畫餅膠舟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  
遂指而訾之世忌論學以此也僕以爲論學如問途  
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文遊中若趙大洲者高自標  
植庶幾于道而夢坡教一沉毅淵嘿若重溟深谷靡  
珍弗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天資弗類不能逮教  
子故教子實有閔才絕藝而一不暴見今人稱教子  
爲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石士翰卿也鄙生于流輩中  
稱最下顧能景慕賢哲莫有所表樹即如已出亦念  
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  
而九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旣歸而教趙兩君與  
公時出入游從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  
艱在座快聽出門可行即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  
聖人沒道散在諸書求道而不讀書猶入暗室辯色  
也僕齒年逾壯望道逾迷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  
依岩谷蒐羅往籍探稽世故求所謂信古振今者即



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忤于俯仰耳竊又慮五斗相迫復就宦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白日易夕逝波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洲諒軫此念久矣幸愛景光各圖令名不盡惓惓

答襄陵令尚子書

在京見客數稱襄陵之治以爲有古循吏貞固惠愛之節而無近世虛恢浮夸之習乃私竊嗟羨欣慕謂方今俗尚若此有一人抗迹獨樹非所謂大丈夫哉比抵鄉域望襄陵益爾有聞盡與昔合乃知君子無患莫已知患在可知聖人之言非虛哉今甲辰進士官晉者三五公皆以節勝用能名而嚴子在絳年少特立人無敢以書生易之比屬賢豪皆嘉會希逢齊雲汀觀風域中不宜泛泛槩視已也歸來守園廬懶似叔夜未始作書通問四方乃勤使使厚將越國枉訊其不遺故人如此僕本鄉里豎儒乘時奮庸塵冒詞垣久縻公餼罔裨國休老親念兒薄能享榮懼干釁咎乃促請告春來折筍林間采蘭山曲親願子志兩遂俱得矣執事私所好念延千里追古道今真愛消紙誠破閨寂激中腸酒至會雨薄寒即發封進之北堂不欲稽公惠也條山阻絕瞻思徒勞若五斗相



迫抗顏再出聚首雲霄論心青瑣不盡不盡

與劉嵩陽書

重慶距京師幾千里公守重慶僅閱兩稔而華聲飛照如在咫尺若積勞五六歲者乃知豪傑應世如飈動雲流域不能隔年不能限也往在瑣闥若所論建諸疏一時談者以為難能既又取重慶與理此以長孺守淮陽之故事語曰木直思伐乃自古記之矣前年趙太洲還館為言嵩陽視民慈與物異直內則如彼服外則如此龍化虎受此通方大儒也眾人信之積今謁告在里會姜泉南大夫之任相見與別托致夙積如此大夫秦之望十守南宮有名累資七年乃復此調究本與兄事體同今往保寧他日課西南政最則兩君者稱伯仲矣向負一詩贈行唯域絕風乖到今稽諾姜泉南行又卒卒不及嗣圖寄往且意公在郡逸思豪吟方駕臨川幸枉我數篇當擬羊何遂和之也

答姜南泉書

昨赴會渭南接遇非分而令郎暘谷先生者益復推公之愛愛之念古人禮非其任則避之乃夜遂奔歸非謂陶令厭賓客也小阮來傳及翰教眷念滿紙因



知西征在即上青天觀錦水則竒遊也何云蜀道難  
哉初擬爲言申贈乃諸俗牽溷思之竟日夜了無佳  
句然又不欲草就懼澁奚囊俟徐圖補之所致台山  
嵩陽二君書到郡勞使分遣節序向暑惟慎旅爲道  
不盡惓惓

答曹侍御書

柳承差回奉翰教因知按部及鳳翔所過更新至讀  
邊事三疏摘發伏奸奮不顧身之義犯怨凌危爲國  
明賞罰正功罪皆智巧之士所閑目卷舌諱言于緣  
飾之世者乃公抗節詆之即令此屬有泰山然國是  
旣昭衆讓咸歸亦可以懾往慝懼未萌矣楨聞今之  
邊事其弊若此者窮本則自庚子八月之捷始降虜  
膏血塗草野而益爵佩印者皆隻輪不出一矢未遺  
之人乃楨痛心數年思得一士追論之不可值故今  
睹公之白太計每用擊節嘆慕非私之也使言且欲  
移節由商洛出次華州俟代者審則瞻接近矣延佇  
延佇今承腆赬稱爲扶持致賀感激百于恒情翰中  
獎予隆重么麼之夫進退罔裨惟重違親志歸就菽  
水耳安能若所云也惶悚惶悚

與嚴東樓書



去歲臘月二十四日屬吏以三聖廟碑造京師爲立約必至而吏趙州人慮或便道淹于家令倍質言復念吏性醇謹當不及楨于罪今侔來顓持兩序往也誠肅太翁老先生之命乃磨鈍爲之施于兩集之末萬能一增埤哉楨讀兩集過畧窺概致乃據而操尺今見序者皆說實道有罔溢一詞爲傳信耳若夫抽邃標鉅明作者之志著大臣之節則有諸先生之言楨安能更贅其間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也一序二月就一序三月就卜使且發而當使者病念非此莫可使者俟其起乃遣因令沾滯渝盟如此每念一及輒用汗悚稿至幸爲楨請太翁老先生施裁割拜首拜首楨謏才爲識不任驅使即如奏議中爲條計數百序獨撮其巨者他不能該具有漏言脫章之罪矣東樓公更爲楨謝焉瞻仰台鉉卑散踈逖之夫不敢輒通惟有耿耿

與元峰袁編脩書

抵家旣三月然冗奪過半華山見歸人顧若色喜乃楨顧不能吐一詞答山靈也坐此無詩元峰君者詞場之飛將朋儕之雅徒也鄙生屏居離索往往夢尋比來積句盈箱天上翰音能從西風下山中乎望之



望之湖海交游如吾元峰見滄兩君厚者寔鮮故今  
在家恒展兩君贈言讀焉若與兩君對者秦人踈鹵  
鄙朴獨有希古尚友之志爲兩君所予然力猶弗逮  
兩君不欲教之令竟成章哉遇見滄君道此若見季  
泉君當更有與覽者不再及

與周石崖曹郎書

草野之人雲霄分淺今歸乃故甚適自奉親課農之  
餘則坐室中讀書焉耳竊念 國家養士十許年曾  
微効米鹽之能鉛刀之刃乃退守丘園若此即誠私  
願大足如報及一飯者何然又以職領史氏若采風  
輯事不限朝野乃今闕 聖帝明王之大美弗述忠  
臣節士里謳巷謠風俗教化之所關城而弗傳若是  
者罪益且重負益且深楨於是懼乃思左氏虞卿之  
所爲以爲庶幾哉無慚于天地之德矣顧隘聞短技  
即如前志百振未有一舉祇立空言終與草木同朽  
爛矣或謂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即日陳言  
安施也乃笑而應曰我且作年計在山中子責吾四  
十試乎離隔遼絕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交鴻便幸  
惠德音

答趙大洲書



公所貽書載祖所和詩二章有嘆羈慕往之致若緣  
鄙人興者詞林遷官故事循甲次今守且逮又奈何  
欲往又公故嘗求佐成均造士以報 天子有缺即  
真矣往殆非計也冢郎擲書于門內飈去問之附孫  
比部行遂銜躡而逝不得訊乃翁動息歎甚歸來且  
兩月益溷人間事去來斷續莫有已時往日質言能  
踐與否可豫卜哉夢坡教丈真醇有造非徒騰口說  
者與朝夕甚裨我乃甘作溝中斷矣第思此君不置  
耳晤間幸致區區

答敖夢坡書

今伏華山八月矣然忽若歷朝暮天上故人時能相  
憶否塊處僻壤寥寥無從念未嘗不在諸公間也夢  
坡惇大博厚古之長者楨踈鹵頑昧本非等埒公乃  
結爲知己私有砥磨而楨以兄事心師之不與貌昵  
而恭者類也在家爲親朋數海內賢人君子必取公  
屈一指而醴泉兄剛正質直雅所敬瞻與公相伯仲  
故兩兄者我念更獨甚也七月中吏部移檄趣入不  
得堅守鄉園歲杪或當握手人便卒卒申候見醴泉  
兄爲道倦倦

答許少華書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  
世無知之者楨讀之爲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  
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  
之遊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闊畧禮法矣夫數君  
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爲矜矜  
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  
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  
公壯歲標植嶢然而不污慎脩而不爽當是時自謂  
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  
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遘鑠遂令韓非  
孤憤殷浩書空棲李廣于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  
不錄一肯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唯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  
遷勢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  
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  
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國人者不務亮志憐才  
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癥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  
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爲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  
爲邊害執事者講武遴才念至醜也然今日用一人  
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



官頻易而勩隳患漸深而莫之採藥何者用者非才  
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朝士間  
爲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  
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  
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今容髮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裨之願精  
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臥丘  
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  
聊布欵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爲道維楨倦倦

答韓死洛先生書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華下人稱百里然迥野荒塗即  
快騎必竟日詣所止此安止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  
枉訊敝廬感激萬之恒情又杪冬嚴寒冰河雪徑此  
宜居堂奧帷帳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諗知  
還車無恙心乃始慰奉教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  
故惟翁重抱沉痛令分國念楨爲國之典刑軫慮亦  
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顧惟防胡者  
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  
少此虜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踐太原西掠華池慘  
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鉅者則必入告



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觀見此非臆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楨發擬在正月下旬蓋屢卜屢易沾戀慈闈繫不能斷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即就班列萬無一禪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與郭東野翰讀書

不奉光儀忽經再臘歲序流易若此南中之役詞垣榮事乃公與季泉君爲耦足稱聯璧江都簿郭岫以書抵楨因知還楫北向而簿言兩君並施非分之眷甚渥本之以楨故也矧楨越在天末垂戀可知頃客過華州者稱說南中錄美善以爲邇所希覩見顧不獲輒睹一快心焉懊歎如何僻處丘園動息甚適秋中部檄趣入然五斗纏牽安能堅守故山征期屢卜未即北首誠獨念割裾之難耳此惟東野數公諒之他人弗之知也定計開歲戒輻所謂芳草萋王孫歸也歲宴卒卒無得徧簡諸兄幸爲鼎言莫取懶慢坐遠人焉張雙渠者得遷徑赴湖南瀕行留書一函謁一端具有封識謂便以致東野君竊念高義不可久宿而翰中所云或有弗可稽者輒用先往有懷縷縷



欲俟面盡

與孫季泉宮允書

往書凡三上皆值公南中之役意旋時當惠報音解  
得睹試錄一二今日且踰秋及冬之半苦憶日夜不獲  
一快思焉奈之何醴泉與南渠二君典文北闈近因  
過客出所持錄稍一覽讀典重敦雅洗祛近時虛恢  
夸毗之習所謂質而不俚華而不靡者獨念南中錄  
不至然以意度之令班僊治宮室持斧斤其偉大煥  
美可信也楨淹跡丘樊垂白之老不能便赴華省比  
來征期屢卜屢遷進退之難如此開歲五七日馬可  
北首無疑所委敘述及詩冊總宜賫至作羔鴈也門  
人張生光孝以計偕來附致區區若此張生弱冠負  
才妙詞往爲貴邑龔咲齋所深器者也幸因門者得  
入瞻望顏色足爲千里倦倦之慕而張生顧又可教  
人也一見即須知歲晚且治行卒卒不盡

後答張太谷書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脊感戰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  
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惠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  
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邃蓄  
真探由此益懋行子誠嘆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



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  
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  
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  
蕪識之力冥搜之鑿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  
模必積思累紀旣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 本朝作  
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變  
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  
雖縱橫竒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琚璫璫弗一  
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  
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  
空同掠古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  
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  
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  
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  
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  
掠人美哉方匆匆結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  
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  
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懷對山  
先生文集及諸書並厯慮思有成事即馳一介抵領  
幸呼與之吾慕濛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



爲道倦倦

與魏明瑞諸生書

北征時諸賢送我特遠情實戀戀若謂失所親者竊自念吾于若曹奚裨哉獨戇言不諱督學甚力與平常軟語欸欸者不同乃慮諸賢或苦之旣甘意聽從又復沾慕若等可與進道矣修業體要往與諸賢面指無餘誠繹思踐之即隔千里猶咫尺也不學而徒予之慕即日聚首猶千里隔也山人在山甚便乃復違親遠游每念一至即欲挂冠俾來爲省訊併請命迎養又不欲重逆親志聽意所安而已

與春谷汪太僕書

鄙生楨以今孟夏還京在家時幸奉嘉翰會江都簿舍親郭氏家人即南乃即附言答謝能徹乎否疇昔同侶比入更復落莫乃獨得七峰君與晤顧儻舍隔遠不能數晨夕若往年至一相過輒移日夜過殘漏而所談述砥磨者率感憤世故與明志論文期以各勉勿二所謂可與知己言不可與他人道者也君侯積望二十餘載他多躋列樞要總秉臺紀而君猶徒倚兩寺雖號稱崇鉅然終麗閒曹徒令經略之蘊鬱弗即彰此其故難言矣舊說西施浣沙江濱越君見



之好而載歸名遂以傳言西施色灼灼殊衆莫有及也當其時艷桃李之容守閨閣者何限不至江濱不與越王遇父母兄弟以爲貞女而越王弗知也取此可以明世事矣楨秦人伉厲自信不能浮沉上下與時殊乖而老母還家懽悅留不肯北今獨客守官每一念至輒欲納綬徑往尋又止然萬無母子隔絕理竟擬山中人矣南望江天懊不能羽翼一見露寫心曲惘惘

與郭龍潭書

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賓宴賓有飲三爵輒即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猶未歸者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留連客三爵去矣仕宦行藏大槩類此公有官銳精當午道之衝事集人悅頌聲在口乃遽令納綬執事君子不肯惜才如此公獨奈何此正三爵之喻也公故胸次脫落不繫世故今歸當微芥蒂不俟予說城南山谷幽邃可卜築買磯俟于歸違親遠遊非區區志也

奉大擴王先生書

乙巳冬十一月楨謁歸踰一年丁未春又入京師前來歸時上初以翁領節鉞令填撫貴州而兩洲翁



亦在部數見翁言有便附書申訊無何楨遽歸含意未伸今且兩襪念到輒汗悚若受譴訶負責收也適郭僉憲赴貴州道述夙積便因致之或門下有以亮區區也貴州漢西南夷也漢竭才力鈍士馬而有之乃後至馬援而定蠻俗効貢比于內地考馬援定夷故事在順俗與治大犯則創小犯則略不與犬羊爭勝此若汲寒泉止沸湯就須臾之效貽數百載之安今苗族橫戈掠境固彼恒事至煩請詔命將騷動連壤之師恐張虜氣而搖其志以爲我可患中國中國備我方逆苗竊發直用一將帥之力十日之勞可以灌亮熄毒顧湖廣貴州各接二境之有司兩伺冀先聞故至此門下前在職方號稱識略過人而沉毅廉慈又足附衆死士即滅此何有權分于二省事牽于內制即伏波更來莫有效也審時相機約兩國之師戮力直前以批難而解紛此惟門下勇裁之耳今爲中國患者不在西南在北狄西南之兵豫期可收北狄之憂歲謀人作奏功之日未見夫制狄與苗異苗叛則不服服即不叛狄乃不然去來來去不可要結不可盟信言邊事者紛集如品即口以成事實績鮮睹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楨安敢論擬之哉



以門下吾師也有雅知深炤言之繁穢勿計遂載諸  
紙上郭僉憲者同秦人服官二十年矣而志不移用  
清謹醇信名鄉評多推之

與許石城書

久違懷戀可知今兄遭罹恹困諒自不圖此事初出  
即人人固駭視愕聽以爲極變至異君子當世效用  
所恨無柄人得柄又巧伺竊窺美不爲彰加無爲有  
物情世路至若此可畏哉可畏哉今吳中兩才謝與  
槐氏許石城氏並著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墮于燕  
雀或曰忌才又曰數屯此兩言者皆然也石城挺鱗  
然之操鮮阿俗之行以是人言相及金惟堅故鑿玉  
惟完故微瑕得指也望遠不能爲情幸爲道保愛以  
俟後祉副此惓惓

奉王麓泉先生書

乙巳冬謁歸行及灤城而使者奉翰貺追至屬侍母  
不得抽身奔謝今年春乃單車還經井陘顧又聞以  
新命南矣往返並左值念之汗溧抵京數覓便申罪  
乃輒阻鬱鬱如疴今陸審理之楚便附言若此昨楨  
度井陘關岩樓雉堞燿示行客而費且萬計乃關人  
不稱關險固可保獨追慕我公防禦輯理之畧徵卒



儲備之猷有問輒能口其行事母地險在關天險在人耶公偉度弘識能有大任重湖南屬平壤不得久羈栖執事者將取節鉞之權授之非以門墻私好軟語相媚也陸氏者故倅趙州往年道趙州與識知其爲人也尚友好吟又辨達恭抑今作梁王客甚宜然又或爲嘆屈之

答少司成盧涑西書

入京不及與公晤計相距才二十日耳悵惋之甚南中故稱卑濕北人遊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爲男子生而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怯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大學賢士所萃公今儼然用師道臨之不直諸生有造即于身有深裨焉何者自我入詞垣十有三載日獨與其儔匹游與儔匹游不得作振衿色率啞然聚蹶然散而已固未有上下相持之分言動相觀之節也又即言過奚尤動過奚責也今者一人身千人視語脫堂戶徧國中傳而誦焉以此知有惕厲之益崇德之助焉鄙人意以人士攻業入官所貴致用上以報天子下以驗所聞歷山川踐四方可以曠睹識區區守筆硯老伴蠹魚不得效尺寸能謂儒何以故公



存言稿卷之十四  
三  
之南也鄙人獨切慕之顧今年踰四十猶作犢夫撫  
念身跡驚危不持乃復趨時就班誠所謂溷迷子也  
瑣瑣概于公心至勞訊及感刺心脾贈詩竟須奉致  
使還先此附報金陵佳山水登詠有篇能枉教否望  
之俟之

答督學喬三石書

楚人爲楨言楚地遼濶先是諸督學者往往巡試未  
半輒遷去自三石公至陸轅澤檝所歷殆百處士經  
殿最者各當素有服詞非強毅精明之士弗可能也  
頃奉華牘述所跋涉亦與此合楚人言蓋信僕習弄  
翰墨雖積年禩竟尠窺識今惠諸篇律體總軌于杜  
有冲遠深厚之致焉安及之哉安及之哉頃歲覆讀  
三百篇以暨騷選終于李杜諸家之作其短言不雜  
夫人嗜之矣彼鴻篇鉅什纍纍數千百言咸標擄牽  
掇一意貫徹譬之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  
聲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蝸蟾不與蟋蟀齊鳴絺綌  
不與貂裘並服戚悰殊愴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  
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孔子曰可  
與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道之難也三公石研藝深  
確洞炤玄機立而能權者耶陸機之言曰非知之難



行之難也僕冥昧猶憤憤不可與知焉從之適有便  
幸洩祕以告將指南而視之懔懔

答李東岡書

離之數歲而甫一晤歛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  
史見東方生置陸沉之言以爲調語取今吾兄觀之  
言信非宕闊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誓志期自表  
見不宜俛首人後比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  
願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往往而有楨睹之惋且嘆  
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壒之士旣不能從而驅馳世  
路環轉指隨又喪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  
言本爲東岡而設懼人以爲我爲托寓也冬寒且襄  
大事哀勞交埤幸攝重自保懔懔

與少叅黃雨田書

夏中得自開原所貽書以使阻不能報乃後公有山  
西之命計且脩訊居無何又以憂歸鄙懷竟不及展  
因之遛延到今愧悚愧悚開原東北窮邊華夷交市  
易生釁端猾虜或乘弗備襲之徃徃得意自公到鎮  
繕塞浚塹增屯置堡一切防胡之策靡不悉具而又  
禁奸威暴令與夷人市不得生事啓禍故浹歲以來  
東北安堵境上無一遺矢之擾不煩 廟堂之憂者



誰之力也今年伯老先生以壽終有子若此又以壽  
終何恨哉數與東人晤談遺愛頌遠猷者千口一詞  
輒曰黃公德鉅而才贍非恒人也此豈可幸獲哉公  
于國爲勞臣即于親爲孝子士人生世眇寸片能脉  
脉作庸衆人即日侍鼎茵問朝夕自謂爲孝距孝萬  
里矣安厝有期遠道不得聞縻而不得效執紼之役  
謹脩詞具幣令表弟走長安代致區區惟亮千里之  
忱而恕其後焉

答嚴內翰書

使來辱及翰教宛宛如對甚慰因使獲知跋涉遠道  
經歷節月可謂勞于王事者矣然衡湘勝區好奇之  
士每思一往而莫之至今公茲役躡衡山浮湘潭弔  
三閭之遺踪招二妃之遊魂亦足云曠廓胸臆埤翼  
吟情者矣羨之羨之平生謂別離人間恒事殊不介  
懷于公特茲沾戀豈真有不可釋于心者耶公茂才  
脩思一時脩詞之士咸願結盟不獨區區一鄙生也

答孫推官書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客自南方至者輒道  
廬州理刑之治以爲嚴不涉苛明不迫察平恕威斷  
兩具而相爲用今時之爲理若此者蓋十指不一二



屈也僕聞而嘆羨者久之乃公氣本深醇益之敦大  
之量精明之志以故一試輒効如此今臺諫並稱闕  
人春夏之交意必徵賢以充厥任故事被徵者率滿  
三年始得與今公在官雖未及考然聲實蔚起不與  
庸衆伍豈得用恒例拘哉僕自昨夏還京自棄立園  
就塵網齒髮逾壯身跡尚單即碌碌逐行何爲也鹿  
萍薦渚終其本性亦竟須歸耳使持翰貺到蓋越數  
千里來也高誼乃如此就使益知勤苦獨甚坐席不  
煖一食再吐哺昔賢成立往往由是彼優游養逸不  
勝負薪之人公家何賴哉尚冀慎德保終一志弗懈  
先副知已懷懇

荅苑洛韓司馬書

數承翰貺皇悚難任就使獲諭台體嘉豫倍于曩時  
天之佑人國必故助安老成而如此乃茲喻中顧自  
引棄謝固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裨國在  
譽望伏歷媿邪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  
趨走奔命効力于手足耳目之役者斯一命之士之  
職也昔鬻子之對文王若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  
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喻幸徐計之以  
從人望且翁位歷八座于身誠尊重而其先猶守舊



號于九泉之下聊須歲時苟值國有嘉慶得以假寵  
先人亦大孝之成也楨蒙被遠訊輒此申酬竊附不  
隱之義然又以進止之道主斷在獨卽骨肉不能與  
而况鄉里後生乎令姪已去京滄源丁公甚優之又  
此附報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楨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狂  
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稽覽  
往古論秦漢之失嗤蒙恬陋主父以爲何其迷哉而  
自觸禍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  
乃悟肩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  
夏楨幸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  
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休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  
言其疏縷細奮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  
咸識之乃翁參稽今昔熟較利害以故云然楨讀其  
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顧性帶戇直不能作  
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  
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荅稱爲知己楨愈  
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  
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于驅市



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幕北素有練  
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  
不肯去我兵實少將奈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  
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  
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  
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  
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  
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  
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  
今守隘扼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  
十載一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  
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算使得名徹 聖主  
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  
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  
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爲國須  
時樹勲仰瞻仰瞻

荅苑洛韓公書

乞休疏至在列諸公皆以爲治 朝不當令林巖之  
下有伏老佚賢咸共掣頤不使得遂暨有司覆疏  
上果不可卽翁誠病憊奈國論人情何禮大臣三辭



而後退人君重去大臣必遲留未決者存體貌而貴  
有德也斯道久未睹乃于此日復有之隔絕不獲申  
慰緬惟爲國加食作典刑以副輿望懷懼

荅李司諫書

今公向南中得遂所私非沾沾貴近者頃歲惟見公  
與余封部二人耳燕州炎所誰能棄熟而抱冰也封  
部至道公槩有古昔賢豪之致鄙人楨愈益竒之曲  
士狗細故飭末節度大德不可舉乃競競冀自固耳  
至倣儻非常之人則遺俗抗行不可比兩猶之神駿  
飛黃不受繮鎖顧必知我者乃能異之老子曰世知  
我者希殆謂是也楨于一再晤卽尚其爲人必以爲  
非恒有者今踪跡連絕也頃與封部別甚念之誠慕  
誠戀非作軟語浮好効時態度也楨關塞間人也少  
讀黃石陰符及司馬穰苴之書壯乃遊觀周秦漢唐  
之墟則嘆以爲昔賢表樹訖茲傳而不滅追考前事  
非奏凱戎旅則建置大議者也乃私心嚮美之旣釋  
褐有官則守在筆扎又鑒近俗以學非其領談非其  
位指爲越俎誣之賈譽每呶呶敗壞之夙講遂絕不  
在手口而所考探訂摹不出章句聲律之間率治世  
之末事碩人之餘技其能者以爲舉職而職實不在



也且國家初置侍從文學之臣謂徒筆札應對已乎  
楨今年四十有三矣上之不能白事見効奮軀批難  
如古之一夫下之數墨行間又不能懸解妙達涉足  
作者之途即所謂末事餘技者亡之恒嘿自循省汗  
至濕衣念無狀引去乃空食官庾十五載曾不如一  
傭賃不得輒罷休將待時冀効又慮年事徂謝志戕  
氣墮與夙期不副茲言由臆發業對封部論之以奉  
鼎札予我之詞乃此抒慤士人相知不貴早古有傾  
蓋輒合者矣故今所白不以隱幸財察之

荅韓苑洛司馬書

使來再上章乞休也楨一讀翰諭即對使言以爲不  
可遂乃卒如所料亦物情大都如此而龍湖翁又亟  
稱翁之精力強盛未衰豈能果哉且翁披誠乞身人  
士皆信之顧今時進退之際甚艱稍急輒得咎譴聊  
且俟之以肅 上命以順輿情可也論樂書十二本  
自奉惠來稍覽一過卽不深究本始然畧亦竊窺其  
用心矣當圖所以永厥傳者俟世有習其學者試之  
據以刊謬正舛令五聲六律各歸其部雖翁不得身  
定之然其道果驗卽可謂不漸泯也暑節漸深南中  
更甚惟保嗇爲道不盡瞻企



八在部類卷之十四  
三  
荅同年陳平岡書

鄙人第舍猶在舊巷與東野比居每念吾兄一出五載僅僅兩移皆以序遷非超歷有赫追往悼今言之相視悽然春時嘗共東野專詣執事君子暴兄淹屈有歲宜從振拔東野曾以寓告不也抵今又更二時仍守舊服執事者不聽嘆之嘆之植竊以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子所以由大道俟大數也鄙人年四十三矣久塵詞苑尺寸末効竟擬作山中人矣他何恤哉唯獨憂歲侵寡嗣將恐鄉里指爲絕世兄其謂何聞五載間卽有五丈夫此喜萬之加官乃知兄脫絕世之誚矣仰之羨之書來侑以貺惠在禮爲過併報謝

荅王侍御書

今公所按地卽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獯豸其俗黠悍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祇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此其中固須秘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爲計乃始戡定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林箐之中迅如驚電謫如鬼魅利刃長戟將安所用之近時邊將喜功俘一虜獲



數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明已虜耳非所以示大  
創抑寇心也吾崖沉謀大智能為 國家解千萬禩  
之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俟之語比監司于鷹隼者  
謂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  
倉桑高手既鍼砭之隨熨劑之斯批抗帖危之上計  
也楨西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末由見效衆不謂信  
吾崖肯信不自違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為吾崖  
篤中直道為尤人之尤茲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  
會使來通翰音慰我中曲惟慎圖廣益策勳萬里慄  
象

荅故給舍陳文岡書

今公再遷不離有司有案牘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  
閭大夫長沙大傳則有間矣彼兩賢者既往遂不返  
其主以為遺物不問日者 天子追公往疏詔有司  
問所在今作何官其念之矣譬猶寓寶于主人翁惜  
戀之竟必取也覽周郡志畧則見公之居積繁富焉  
又多自發臆見不襲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家頗殊  
乃意主湔洗遂去古律度弗顧矣志中往往思祛胡  
正俗夙念未盡展故云方今務在擊胡而正俗次之  
今上黨郡虜嘗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往守其土鴻材



在言稱卷之十四  
三  
鉅畧防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秉大  
權弘美化則著卜券致可知也鄙人益淺細一無表  
見緬懷高風慚汗流洽

### 與王三渠宮詹書

今起公于野士論嘖嘖以爲邇所希睹亦無不頌  
聖德之明相度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  
已具斯事計徹左右楨棨棨孤植恒謀西還茲公旣  
復青雲當需其至則投謁往耳部咨旣到幸速發勿  
淹久在曲江耽心難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  
矣又開歲或起大儀于時公爲宮府大僚若來不及  
事倘煩 聖問持何爲荅言之惕然今吏部虛右堂  
不補意或有居功名之會疾趨競逐有道鄙之然遇  
合有期得失有數期過數違雖聖賢不自振矣誠知  
朝野所習勞佚殊性然地勢旣異性亦隨遷每聞內  
直諸老夜不交睫或當食奉 詔輒吐哺往至勞苦  
矣久之又安也斯乃公須臾事耳固宜先事習之也  
楨疎鹵愚贛言涉觸冒顧公至卽列大臣傳曰大臣  
者小臣之表也况值 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  
匪懈之節則小臣忘執掌之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  
數盛德雅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人惜之來則人樂



之至則酬 主知荅群望當知有懷而楨猶啾唧焉  
者思效中悃爲秦人光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  
再三呼曰急渡者後一人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  
實類此也悚恐悚恐

復貴州張巡按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往昔  
所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剗定非他手可能也序  
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  
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矣仰之敬之  
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  
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于陋格于習不睹所謂文者  
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  
以來迄今 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苟鼓之  
未有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指甚與鄙人之雅  
意合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  
圖牒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  
于漢 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  
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  
要在宣諭防制之耳棘種千群咫尺之檄可定不當  
輒勤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



于初輕動師旅遂頓三省之甲于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鑿矣峩山旣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夷情于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鎮壓之策念局才末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甧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否

荅司馬韓苑洛公書

今翁釋柄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爲國有老成輕重以之豈宜固引求去而不恤其他此其言非不然第論大體不識時變耳公今在靜居中私自追數自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歸幾何人則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楨每見翁乞歸疏至輒以爲宜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官不究施海內人士共嘆之他時當有爲明其志者楨雖典紀載事顧踈謫駑下不能識遠表鉅爲先達重也慚負之至夫復何云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翁于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



遷而傳者言翁之體方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  
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願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  
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  
論以爲時非乏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也楨聞其  
言是之竊又嘆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  
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  
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  
日者死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  
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旣售不價乃  
恒暴露在外啓傍倪者心則宜匣而畜之韓公審于  
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覩者  
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游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  
緙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孰知  
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勲名于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荅余文獻書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踔  
古絕塵之致方今脩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  
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  
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  
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



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擗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卽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擗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鬪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有世効用是矣任者旣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



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  
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  
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  
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  
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  
關忽與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  
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  
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若廊心  
冷如冰殆謂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  
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旣幸  
通籍金闈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  
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 天子  
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肯之藪勢驅威喝殃咎  
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  
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河西閭監察書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嘆以爲得公晚向使前  
年大侵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  
千里境遠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收安  
靜不擾之譽以爲柔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



陞手足也手足有疥癬不能忍必療之平而後止治  
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力兼萬夫自僕所交游能  
與等埒者指亦不三四屈也河西有墮業頽俗非賴  
公振飭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歷甘梁險涉嘉  
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躍此豈孱  
懦逡巡之夫可能哉亦赤誠勤懇故効之耳今虜寇  
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爲之廢食且復慮延西北  
幸公執箠而臨之驅策將士爲民扞患望之望之舊  
聞海西寇與套虜和親甘州居有熟蕃皆稱隱憂公  
躬涉茲土其講便宜之畧豫徙薪之議當安所出此  
所謂社稷計萬世圖也惟留神無迂鄙人家在秦隴  
倚公非細矧又蒙被優問固謂里有賢者須一禮之  
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回附謝不盡十一

荅林平泉內翰書

在都日與公踪跡誠闊絕疎逖然私計我所篤信而  
切慕者則莫平泉公若也近俗漸非施非禮之敬飾  
違心之言乃人人靡矣故今交游中若平泉公者指  
不一二屈也楨西鄙之人不能移其土性執方而往  
疑與物迕乃顧概于眷懷繫書相訊何其竒也送往  
不有贈言慮羞征橐以故罷止誠不謂公旣富珠璧



而又嗜燕石也使旋會被小恙思一勉抽一章卒未就嗣當附致不食言今時且竣役向吳中矣坐故廬讀古人書悠悠可想或言捐籍獨悟彼窮年竹帛者蠹魚等也即若所云今論人者舍形骸而專指心神言之雖詳竟昧誰何惟平泉洽識古昔蔑偏枯之見乃敢進其愚說亦因以求正也

與石渠張黃門書

茲往本按功罪覈名實乃公更取自所閱歷衆所謀議事所便宜者具而上聞僕幸得一劄誦之感嘆抵掌以爲近時一覩卽引而儻之昔人若馬伏波之聚米趙克國之上圖則何過焉潮河川不可爲謀蓋人人難之矣今公欲夾岸起墩架砲防守足當百雉之險殊與鄙見合他議皆善若蒙報可措之施行東北可無慮矣朶顏謫悖外脅與國而內恐我人究之則我人實誨之又縱之也公謂宜稍從裁抑用威保恩是矣至言撫賞漸溢舊額守臣邇相祖述僥倖無虞而不爲國家深長之思則宜根尋本實追懲其罪可也茲奉翰教一如對語見面有期延竚延竚

與高兗州書

陳令訃至其子斗南擗踊悲號屢絕屢蘇楨詣其位



弔之不覺鼻酸涕下而不可止也陳僕來訃者在側  
因述陳令卒時公爲治棺斂衾含具精且備卽其子  
斗南侍亦若是止無能益也楨聞之卽以慰陳子而  
陳子亦云賴卒時有是耳高家丈人庇我父者委至  
矣乃時不肯待卒而又加恩焉卽死猶當犬馬報也  
言已復大慟從者皆爲動容往聞公家自王父來號  
稱德門感天之祐子孫爵祿逮及三世而公復仁厚  
惻怛如此天之增埤于高氏者豈其微哉頃之陳子  
告楨曰我父竟坐誣死是誣者殺我父也語曰君父  
之仇不與共天當以死復楨問之曰何以言不共天  
也陳子曰在上者肯明父誣則誣者死而我生不肯  
明父誣則我與誣者俱至死乃所謂不共天也楨勸  
之曰固矣且待之勿遽爲此執事者有裁決不令爾  
父獨死誣者獨生終之當相復也乃陳子始出其在  
兗州侍父死者從兄書曰父卒之明日府太公卽收  
繫誣者三人捶之此殆其端兆也幸竟與體之理之  
陳子伏在苫塊荒迷不能作書再拜請代爲謝楨亦  
爲陳子謝

與馮午山書

夏首得公途次書督僕爲狀甚力而石渠張子又時



時來過督之乃七月一日稿具即手過石渠氏而石渠云適有便使即函致之未知其能達不也大抵孝子之念在顯親揚名故其親之微言細故一無或漏誠不欲沒也而詞家之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諸行者也况婦道內子乎以故芟蕪繁言獨掇其鉅者例編而實錄焉謂可傳而信也吾兄詞人之雄長豈以今狀爲莽莽哉僕典在筆札猶慚薄技黠胡爲患又安能謀誠所謂具臣也公夙抱朴忠負才瑰瑋今之制虜者計當安出議者孰是讀禮之暇慮必逮此春歸鴻便幸惠教音

與喬三石書

春末曾具啓一通併會試錄一冊托楚使在臺史周吳峰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顧久不奉報音則私疑焉叅伯尊官薇垣重地自他氏得之誠足爲榮至以居君侯則猶循調序遷非超歷有赫古昔所以處賢豪者不是拘也乃者黠胡入塞而縱至與我軍俱陣于郊畿斯固百年未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臣曾莫有出一竒發一矢以與敵爲難者於是天



子怒甚罪諸任事者乃遂徵名舊人用之何太華秉  
鉞薊鎮士論倚以爲重少華許氏嗣至坐而待除二  
君者皆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氣  
大豪自登第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鬱鬱而不  
得伸衆共憐之久之當有便安所也竊自嘆秦人方  
其無事持他則摘發細癥率從擯棄一值有難卽引  
使當前焉然則秦人者固治平之贅疣而危急之藥  
石也言之大噓公挾才瑰竒明習當世之務卽令擁  
節登壇可以坐却胡騎制勝千里顧時無知之者獨  
曰喬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睹矣僕分于時無裨又  
未嘗學頃乃驅之校武士茲何異借明于瞽也錄成  
不得匿醜幸門下鑒觀指示焉

與樗菴王僉事書

往奉翰劄歸卽深卧岩扉人事都絕此昔人鑿坏之  
意非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群  
而三閭寓言尤忌獨醒夫旣已去國爲山澤逸人矣  
併與其山澤游者絕則毋乃甚隘乎大江以南率高  
此節士有敝車羸馬毀冠穿履者鄉里爭傳羨之以  
爲難能何者士富俗靡萬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  
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他立抑情堅忍欲以



釣竒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小甚矣公在江南稱正  
士才卿即今塌翅林坳天風與便當更冲舉既不逐  
流幸勿矯亢大過與兢兢尺寸者伍也頃者黠胡躍  
馬直闖郊關士大夫咸用為憂公固懷子牟之慮者  
計將安出且嘗委質為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  
人行賈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倚岸  
毀瘠而死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既具仍  
賈四方遂贏利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  
士之為彼二人哭者衆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為  
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他日仍游四方應萬變可也  
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者之難彼局促若轅  
駒落莫若槁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觀也僕關中人  
也關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竒安所効之故僕卒為  
庸衆人無以竒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慙赤  
赤似窶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  
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惟省存勉圖焉開歲鴻  
順願聞報音瞻思區區爾故且畧矣

與劍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  
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征虜入塞而



縱至與我軍俱陣于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為  
擊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  
紛紛出矣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  
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  
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  
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  
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  
恐什伍空虛虜謀者知之而抵隙為患斯三事者惟  
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  
僕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  
用越俎為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批難之才卽身處  
遐域心實懸于闕下斯懷固同乃為道述若此滇  
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于往代因俗立官  
苟令安和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  
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砥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  
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  
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旣  
歷茲境益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  
有詞脫漢或首事挑然發難又為國家開一兵隙僕



實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宜此所謂柔遠能邇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鬪者其勢然也惟公亮察毋坐迂誕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何太華書

頃翁甫歷闕廷而聲輒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爲之鼓扇其在我又豈嘗早詞降色爲之招引人固景附之哉寶缺出匣睹者動容瓴甃滿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楨辱在鄉曲之末私嘆有翁忼慨若此人情又若此異日勲伐立可奏効謂大略已著而吉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纍纍凡與晤言者退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爲鼓扇者而衆不爲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強哉從古以來豪傑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群心定約束故功名立而士附也今翁足躡壇上而首正四事他人所選悞顧盼莫敢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真所謂奇男子也薊州一路爲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而恃爲扞蔽苟一隅失守百城之勞棄之無用誠



知調度部署各有方略然地形遼遠兵力稀少捉襟見肘理所必有翁不干此時追疏往跡明陳後事使成敗利害之勢瞭若聚米他日即有匹馬緣崖注坂而下亦我之責無解也嘗持此計白之三渠公三渠公亦以爲然大抵盛名難居重負難勝賁育能任乎鈞行百步未至咫尺而氣逆足頓人弗勇之矣今士大夫所注望于翁者非庸庸也固將引韓白頗牧之績相比埒焉惟圖之念之少華翁旣到物情士望當爲君侯之亞他氏弗能逮也謀國者擬取昌平經略之任畀之果爾則兩翁相爲羽翼薊邊雖長無憂也聶子感翁之知聞其言即思七奔顧憚于自進不如毛遂之烈卒賴翁力呼取聶子則應聲至矣過臘倍寒塞上益甚車旗遠涉苦辛可知幸加飡飯厚衣裘副此惓惓不盡

與孔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謏末人也於時輩爲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游解頤示坦披肝見憭僕實依戀嘆服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岳不同量固莫



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咸競競  
尺寸之間最下者瓦合公高標闊步去流俗何啻千  
尋每與沃州呂氏言以爲文谷公瑰奇設若不困于  
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  
唐以來柄政豎勳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  
塞也 國家監于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  
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膈有抱鬱鬱而不得舒  
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滿郊畿而莫之  
能挫諉之猝變猶似也旣去而議所爲挫乃迥相甲  
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  
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  
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  
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疆我兵倒戈明  
明知弱疆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涓卽善聽  
然瑟竽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卽善捷然塗徑多岐不  
審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  
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  
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  
推轂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  
搖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



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卽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  
歸鴻順幸惠德音

與大谷司馬書

僕恒私謂以公器能令提三尺劔卽可豎勳萬里驅  
虜若驅群羊今復徵選士兵爲國增置爪牙事竟而  
歸卽以所自徵選者委之練習聽其調度奈何憂胡  
馬哉楚和辨璞孫陽識駿玉若馬無遁焉公將家子  
耳目所睹記熟矣固知所徵選者皆猛士也頃者改  
除金部始符物望然猶未之竒也若欲見公能事必  
襲昔人築壇之貴推轂之榮使手足無礙內顧寡虞  
彼其時乃全錐出囊矣不直端穎露也僕守官詞垣  
平時不能著藏山之指國有危急又不能奮請纓之  
略每念一至汗淫淫透重袍矣日來叨役校武殊背  
所學乃拾他人咳唾湊泊成錄今函而致之門下幸  
爲評教勿棄捐也使將翰劄到取報甚遽有懷不  
盡十九仙眷休嘉附此以慰

與許少華中丞書

今翁爲陵國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  
寧翁亦晏坐府中不得豎竒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  
之警西有居庸之難寢邑地重主上關情所藉



以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楨以事貴豫圖  
變須早見傳聞紅門以內岩谷層復其徑道可通往  
來者甚衆塞罅削垣截山斷澗視要害最甚者則請  
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登觀降望斯區裁得體而  
設施弗謬也近世宦情苟得善所輒用爲悅不則快  
快此無他計便安要聲利也昌平城瘠薄部吏星稀  
人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節完名大臣身任疆場豈  
得顧私顧哉諸陵邏卒逃匿居半與團營之兵同勾  
稽補伍倏集倏散無裨實効與團營之兵同法嚴則  
波瀾喧口然竟不爲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  
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  
時勢耳至權度時勢者人也卒諉之難坐不爲理可  
乎河決川潰崇堤無功固矣然守河者竟宜築隄語  
曰憂國如家言共憂之無詳畧也惟翁保持是心而  
已翁負聲當代甫離岩穴而遽領兵符 主上之所  
垂注縉紳之所具瞻非眇小也彼魏爵重階者豈少  
乎能揭休光震聽觀者幾何人哉禎辱知且十年所  
頃奉翰訊輒布悃曲以見企佇言中與否安計也

與鮑思菴中丞書

往翁持斧關中歲無幾何而萬姓繫思若將百年乃



者杖鉞驅車再尋舊轍關西父老扶筇望拜緼屬不  
絕楨卽不睹其事直以舊德卜之當知其有是也浹  
歲以來旄頭照在幽朔故西陲甲卒稍得息肩茲復  
徵選驍健自離分地遠赴戎行壯夫旣去壁壘空陳  
脫令虜謀者得知擁衆闖塞而入何以應之此不可  
弗憂也翁愛養元元不蹈湯火自松石劉公以還此  
爲再睹顧今邊伍旣缺則抽補之議不得少疑借募  
之令不得不下此議行此令下則閭里騷動誠諭慰  
藉消萌定危自翁能事但惟早圖豫見之爾往秋虜  
騎薄我城下一時憂國之士抱憤思振若將有嘗瞻  
枕戈之謀者比虜解去更復悠悠左稱方右譽圓匠  
師操斤而莫定措手尋及開歲塞草漸青嘆噫之聲  
如昨俱起因思陳湯按劍而叱延壽延壽不辭矯制  
之罪竟立郅支之勲兩子戮力揚威萬里况萬人一  
心又豈憂擊胡哉楨典在筆扎不宜越俎言事顧倚  
柱之嗟終非甚迂厝火之慮每厪夙夜鬱而弗洩懼  
成瘡罔以故不恤狂癡爲翁布之日者談吉凶聽者  
信而謝之君子言事聽者置不理此馬遷感而作傳  
以明涉事之難也來謁者爲表弟薄儀將忱具在別  
啓併冀照存幸甚幸甚



復姚侍御書

近聞公行部至商州逮捕大猾若干人故皆民間宿  
蠹衆口稱快聞于旁郡度不能免皇皇竄避者不可  
勝數斯可謂真御史矣前案關中者第慈悲大禪師  
耳非所以禁奸戢暴振紀綱正風俗也寧夏失守爲  
虜創殘若此之慘杖鉞者不得辭其咎矣今公旣查  
稽明允不嫌少遲况寧夏屬遠塞哉往年延慶有虜  
禍部使者某子匿不以告及告又不情本之護惜撫  
鎮而遺念生民也今疏列殺虜萬人掠去畜產三萬  
餘指者改容因以嘆公正直堅實大破舊套不蔽私  
昵去時輩萬里矣僕又謂三邊甲士各戍分地尚不  
能支胡乃今復應徵選壯士旣去營壘空存茲憂匪  
細近在眉睫不可弗慮也見鮑思菴翁當持此議圖  
之思菴勁直敏達與之同心干事必濟毋謂我誕也  
王子臯給諫在憂服中貧不能治櫛惟亮察存念焉  
奉翰札加譽溢有祗增慚汗然憂國耿耿矣時事紛  
異人守一說不歸于是浸尋及于今日塞草漸青胡  
奴南望奈何奈何

奉訊東谷先生書

去歲獲承翰劄及所着書凡五種於時夏仲惠扇適



得祛暑諸書則坐立觀之不知其夏日之永與炎歊之侵也既見熊子因屬覓便計托報謝而熊子自言頃之當以使還身可爲繫帛之鴻已熊子不得還乃遂遑延而及于今非飾說曲爲解也古之賢豪得其時則行不得其時則退而著書卽禪官小說無關體要苟當事實亦其志之寓也近世撰述塞于宇宙然多是非任情褒抑溢有國家采風之官不立聽睹旣狹則譜牒安托於是懷私忿世之倫藉是獲售而洩不平之抱至有隻詞相濺千古蒙垢者矣今翁所著殊不蹈此一人一事咸當實不華影常依貌響必隨聲異日開局紀事楨卽操是往矣熊子嘗談翁者年而神爽瑩射矯矯如鵠意以爲有異術楨謂不然屈平顛顛殷浩書空此皆怫鬱在臆卽習爲大還不能澤其貌也惟翁脫棄榮名等之飄瓦四肢百骸認爲已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無異術也自楨所事數師漁翁卒于逆旅松翁正于首丘逝者長畢在者阻絕南望雲空不任淒迷晚嘗事鳳泉翁而鳳泉翁頃執兵柄值艱危與棲木不殊乃知江鴻海鷗戈人徒慕千仞高覽若吾師者鮮也楨濫竽詞曹十有七禩茂咫尺之長須臾之譽徃劄稱爲虎視一時聞之面熟



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熊子今春始得還竟以書屬  
爲訊江湖無恙焉鐸幣二種伴往聊以見區區耳惟  
照入幸甚

答王石谷給諫

不奉光儀十易伏臘瞻憶如何頃緣國家講武秦人  
乘時徵奮者蓋數人乃獨不逮公世固有知翁賢者  
顧有泥于舊例以爲破調駭衆執事之臣縮手而不  
敢舉徒且嘅噫之爾自何許兩翁入內與談及者並  
往往稱惜然無奈執事者何僕所眷眷于翁者尤萬  
恒情顧么麼之子充在下陳卽力前爲鼓說無能爲  
翁銖兩重漢廷徇監空號知己此湘潭放士不免悲  
吟也僕自信他日不能效時委用思早自解歸乃牢  
被樊籠不得脫側望西雲時時悵惘頃將上謁罔圖  
請告苟幸如願當共結廬太乙山也往奉翰示軫念  
可知附此謝私

與殷兵備書

潼關控制三函寔稱要害今得公領之河南山西傳  
檄可定關以西將安枕臥也僕家在華下蒙被休澤  
視他邦最先又最甚恒私切感念之焉適關城指揮  
姚勝祖使者便附申區區姚子負才瑰瑋僕思得有



力者一薦引之以効今日之用然卒未有遇也顧其人頗尚氣好奇能成姚子者公也幸毋棄之言訖復恐喋喋惟亮在

與趙兵備景仁書

叅將趙白樓者故鎮保州時曾與面識今十七年所以中間興仆仆興不啻三五乃茲復興與公協理戎事其大槩可睹已爲人多筭且便捷了達時中機宜而公披瀝奉職不縮不僞兩君爲一各用所能於事必有濟也僕有二癖恒自苦之又不幸不得朝夕觀卷之十四奈何幼志好高沾沾自喜猶之宋人寶燕石遇周客而不肯下也有自是之癖念作輒往命駕所如每至塗窮有率意之癖明明自知之竟不能力抑按也望廣川不遠南風便幸惠報音且作藥石

荅張太守元洲書

凡公歷兩郡咸有異稱今領大名益復籍籍此非可緣飾炫鬻得也十七年來一時同升之雋浮沉流散不可勝原而齒髮更變或少得壯或壯得老間一相見驚目握手有餘悽矣人言公當以考最來也審爾我固使使候之又恐相見感歲轉益惻惻也僕今四十五春秋矣人生而逮斯景猶之注坂之駿脫殼之



矢望衰暮斯須耳夕日易下覆水難收我壽幾何而  
尺寸未豎每念一至汗未嘗不浹流及踵也今春考  
察私已倚馬待玦乃顧不遣且冀幸與公晤問所去  
留士人奉軀充位莫有表見即大舍鼯鼠耳我今誠  
似之以故眷眷舊鄉避賢者路也齎書使者還取報  
卒卒附言并謝芳訊須面更布之

荅何總督太華書

茲讀公疏分布兵馬拒守險塞相地要緩為兵疏密  
算數既精條具又晰他即百輩不能得此一也至謂  
增調民兵防衛 陵寢益見重本慮大之意言既中

款自宜聽發今內地諸司懾于

聖諭之嚴凡可弭

患批難者輒投足下為之無慮有謀復未遂也且虜  
酋既與開馬市矣抱帛牽馬曾未旋踵即殺掠恩信  
難結鞫縻之說竟非可恃獨脩戎壘練武士乃我長  
計亦我本業以公之肝膽自足感奮諸將以公之威  
令自足鞭驅三軍頃來邊奏匿端內地莫弗知見所  
言曲折群指而笑之部將有襲是計來獻者勿聽楨  
觀今日虜勢驕于往歲若更大侵蠶螫不已必有念  
宗社痛人民一臣者出尋究驕端伏廷請罪此所謂  
後災也惟先見早圖者免焉使言公身歷崖谷食宿



于草露之間甚勞苦矣今諸司苦患胡皆曰幸何老  
守北門無恐故公思欲上寬主憂下答士望誠不  
得不汲汲也有病于此經醫十數皆無功主人不問  
扁鵲至主人曰幸君一劑謂扁鵲能生死人也今士  
大夫所注望公者頗類乎此前時一二浮言猶之朝  
烟霽靄倏忽流散身為大車必受重載妬口無有拭  
目者多也數承翰劄稽而未報詎有他腸意必亮察  
大抵位重則藥言不前甘言熏耳惟留意詳覽鄙說  
更覩後事所至則楨乃何氏之忠黨也

答孫侍御書

使來奉翰劄獲悉使事勤苦殊費心力比他省不同  
且以見南北民俗猶夫氣候以治北之術治南是挈  
狐裘而市之楚也今公得所以治矣邇者從謀臣議  
既開馬市虜酋旋復入寇疏言胡騎在塞下者號四  
十萬計將大入至驕暴矣初謂市馬可羈縻及乃示  
怯招寇由是觀之務實者先自勝飾虛者祇自誣耳  
今年胡騎早集先昨歲一月而數復倍之邊臣告急  
都民懲既往之創荒荒怖悸易以搖動私量我兵猶  
謝昔時斬將搴旗之雄鄙人之危衷恐懷即如駕海  
觀濤升木被風顧未有一竒能舒目前之急愧且欲



走未可也讀公條十二事種種中患越在萬里心乃懸于闕下古所謂純臣非耶嘆之賀之待防秋期逝諸鎮咸寧更圖書報以明忻慰之私

荅趙監察書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筭勝負莽莽焉趨之至令方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筭而輕動者也且徐子身為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於蠻土而才略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情罪犁然如丹石子即百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然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為熟計所謂撫者誠慮其急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且夷種劫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祖宗來苟值有罪必問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類一也育禽獸者牢籠之而已能馴之必不逸乎逆曾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兄死以蕩舟失水亦其休于罪罰匿情遁譴即因其詞稍責之令國家有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



未覩其情輒入我師繫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  
鑑乃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肯貸雲南遐在萬里  
四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示餘矧寬之乎石子不聽  
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業不救今欲治之何出  
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搢紳之屬得讀公疏者  
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瓜期且  
逮又爲之嗟僕以公憤不任事最甚卽一日不代固  
必銳身效命竟不遺難於來嗣也徐子幸得卹典  
朝廷憫其死亦以勵諸臣之忠若援漢事證之甘陳  
策勳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啓釁不鐸其功徐子坐狂  
瞽送死至勤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之  
憂稽彼較此則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荅喬三石大參書

往接嘉翰暨腆貽乃使歸殊遽不肯少須取報今其  
使再返始附書謝焉諒不坐爲怠也公鴻才通方不  
可以一隅名即自引謝不能于戎事而世固予之矣  
且所謂治戎旅者豈必勁捷若虎善騎射角膂力哉  
識機達變篤中不欺視公家如私乃稱將萬人統三  
軍者也比歲講武一時驍雄蹈厲之士蒐羅碁置然  
兵不稱壯何也篤中不欺視公家如私者鮮也公于



斯兩者咸有之故僕推謂可將以能振積弱排紛難者此也方今馬市旣開虜酋旋復入寇則盟誓不可恃恩信未足結獨有戰耳而戰又難卒以語百策皆收而一効未睹謀傳虜騎屯塞下殆四十萬朝夕且入將奈之何此之爲憂知公固同之也使言公或以賀萬壽來也果爾則侍對有期矣東望海雲可勝延佇

### 復薛芳山書

郡君以公書來且道眷眷之情則公之于僕可謂厚幸矣古人有言人之相知所貴知心僕秦人也秦地廣川峻嶺山形見三百里河流之音厖聞十舍故士生其間茂幽曖之行亦無大畜之才若僕淺中俠氣寔稟土性然與俗戾甚矣乃公奮格衆之見謂僕可朝夕就乃卜隣凡所與論咸當實不華杼憤申鬱有忼慨之節焉僕因竊嘆公吳人也而負秦性故今垂絕恒存記憶誠有所符契非私而已也僕不到吳中聞之山多奇峰水亦環曲晴晦殊狀而光景易觀固東南之勝區而俊秀之深窟也乃其地顧復產薛公豈非異哉今世人才亮直誠慤者十人而一聰明洞徹者十人而九故一人飾僞九人覩之一不能誣九



故僞者竟敗一人執實九人覩之九不能勝一故實者輒彰有人于此於凡世俗之好靡一弗重乃復匿端竄跡示若未有庸詎知前有顧者背有指者旁有議者四面受攻百藏畢見此僕所爲抵掌而笑頓足而恨者也取以校公何啻人鬼之別虎鼠之不同哉自僕交游東吳之士不可勝記獨以公爲難能謂其直露本真無假緣飾吳中未有兩也夫玉無完粹帛無完采故瑕不能毀玉之名類不能滅帛之直士而務曲勝負全節者恒必敗有僞飾也若公所持令積而至百年何敗乎邵君稱公將予我者率非吾所有僕莽莽鄙朴人也邊隅用兵自惟愚孱不能進而統偏師之任効一割之用至語本業則守在詞曹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謝濫竽之譏誠若昔人所謂仰慙玄冕俯愧朱紱者矣以公旣知我不嫌暴短他人聞之將謂懦哉秦人何駑也邵君温温退讓有古太伯之遺教焉乃其師復有秦風何也神龍芝草隨地而出非方隅能拘今公亦云流傳巡試諸郡所過士有服詞越人即善點化人不能少加于公也雖然固須加意所未具者則邵君有口往許贈言卒之不負然諾茲冗冗未能也



荅閩祭酒書

使者未至之十日已有朝旨乃今見使者僕誠有  
愴然之懷焉且公受檄既逾一歲而不之官即若疾  
病困亦須力為咫尺之書抵相知者令達當塗白所  
以留滯鄉園之故又請所為京考自陳便宜安在如  
此即無今日可也乃慮不逮此內地諸人借聽于流  
傳之口輕信妄卜或以為病或以為坐有所覲波瀾  
喧口因以啓衆疑而觸公論此諫臣之疏所由也疏  
但駁公違簡書之程不及時自陳未始一語相濺則  
平生之旣可知矣顧獨不能為君子諱昭昭之失此  
其中誠自致之未可嫁尤于別氏也自僕交游海內  
之士不可勝數然獨以公為難能固謂其方廉堅直  
蟬蛻于塵垢之外皜然而不汙嶷然而不可下也異  
日紀綱風俗竟必賴之乃惟一意直行少回却之顧  
其蹈危機何疑哉豪傑立事斯際最難大體既堅而  
委折亦未可畧夫黃河豈不稱雄流哉九曲而達之  
海也君子之居世亦若是而已今公歸棲涂水之上  
然士論竟不忍釋羽毛若具無言鴻鵠不扶搏也僕  
天性愚戇甚不諧于時俗稅駕何所私切憂惑有頃  
且投効去矣聊以俟間伺便耳使回附言申復總之



披寫胸臆殊缺死順恃惠子之知我耳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四

第十四卷存疑

答余文獻書

忽與王生斛語逐次第及之

斛字疑有誤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五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書

謝元宰嚴介翁書

維楨竊自比况其輝光不逮魚目其材下與駑馬無異焉以故藏身末位不怨久淹量所具也乃承門下見獎至譬為處淵之珠逐群之驥一時聞者皆駭之迨于今日竟以門下之知振拔遷徙而翁又欲自明其志當楨別時遺之詩直為公車掄國士還因雜佩



贈夫君夫雜佩示好楨業已受而服不忘之義矣至稱謂國士則恐懼思逃焉在昔豪傑之興以備論辯則坐出上計令疑者立斷止者立往以充任使則揚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以嬰患難則不愛軀以負義不二志以敗名以任托寄則山中之孤不亡委裘之主竟聖斯四者皆國士所由稱也楨度即努力至死不能爲一卒之必缺所望誠懼而思逃非謬語也今夫樹木者樹桃李謂春玩其華夏食其實也樹松柏謂大厦所需也所樹不同皆有異焉今門下進楨于宮階置楨于留院可謂樹一士矣即念不在玩華食實然欲材大厦固有之楨安能如之哉往署留院者陶宋二公而翁詩及之期與同塵夫二公者皆國士皆明珠神驥楨未之能追也大抵翁所風厲振注楨者率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不量不及策使馳之楨感其言懼傷其志輒復有駸駸邁往之思焉今楨淹在里中從史還附言申謝才輸懷抱十一耳居無何去抵南中更圖修候門下盡所私焉

謝宰輔徐湖翁書

楨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政府蓋甚晚矣閭里百姓思蒙太平之福不知太平



所由而士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乘軒而過華下者不可勝記然皆一口稱快之焉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爲家三十年來靡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可謂太平矣然值虜警百問百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振則弊頃數歲間天子督責臣下思以振弊起墮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酌而舉之固已章章修復矣乃今又得翁配譬之渡江河犯風濤益楫倍槳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明聖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

事下中書責應于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今翁爲宰相尊重且就而服至苦之爭矣楨愚以爲必宰相服至苦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虜警來楨恒得侍門下竊覩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裨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猝至之求未虞之變交橫于前而一動未有誤也蓋且寬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以爲沾漑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徙之檄楨不憚遠行實重違教



若此北人多苦南中故托浮言以蓋本情則楨懼之矣邸報中有介翁薦疏有翁辭疏皆各自引抑交相推重卒而歸明于人主則自虞廷以降此爲再睹安可弗賀從吏還附申區區例不得過遣也始楨發京師翁旣觴之已又過而送之已又賦詩贈之蓋至勤眷矣比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爲書謝茲方由賀又安敢言謝俟抵南中更圖焉

謝宰輔李渠翁書

今楨徙官南中本之門下推引之力遂令塵冒若此楨竊自循念茂有咫尺之能表見于世斯階安能自取之也乃門下贈楨詩顧甚爲溢詞獎重取與楨同姓者二人解刀倒屣之事爲比彼二人者皆瑰瑋非常之士卒之祥不負呂璨能光蔡楨度竟老不能副所望故每一讀贈篇輒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君子所患患不自明楨植性愚戇不可移易而淺中狹度有觸便發仰觀相公之德廣若九垓涵如重溟不見所喜安測其怒乃知大造生才譬之陶冶大小異器不相效也楨安能若所望哉今歸在里中甚苦俗奪幾欲爲書上門下申謝輒罷之茲從吏還附展悃私若此始楨得徙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



車歸即欲發去會方大暑怯而不敢戒僕夫且淹頓  
望秋非耽吾土重去也歸而道洛中有留滯之事不  
敢瀆聽意必有能述之者南北地鈞第俗人視之異  
耳此亦其一驗云

與太宰萬治齋書

維楨秦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故又未嘗抱咫尺之  
能祇緣稟受土風久戇直不易政府以論人爲職遂  
引而置之國士之列斯蓋十年所矣頃者門下信政  
府言已復采之衆口近世毀譽居多溢詞廼門下殊  
信之遂上書奏名令徙今官鄙人楨自省無當也宋  
人有寶燕石以爲王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而笑謂  
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玉也是豈宋人之識不周客  
若哉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楨今者類之矣由是言  
之士人出而應世無患非才患不遇知我者故苟獲  
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名  
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楨自  
證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坐爲誕也金陵名勝甲  
于大江之南而翰林又閒曹斯之南徙實則蟬蛻塵  
壻仙遊洞府顧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渴  
藍田易染蓋世人之見大都若此矣始楨得徙時本



八有言稿卷之十五  
五  
圖輒往坐老母念家乃引車之西南中固楨所願游也夫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飲皆至客皆醉歸主人以美譽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之士近不遂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疎速者非昵天下之士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楨竊慕門下之風最久頃幸謁者與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效其愚悃伸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得前既三日乃遣舉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遘延不肯南征懼復有洛陽事蓋非直憚蒸暑也夫行子在途亦貴所遇矧功名哉今老母年七十楨四十餘又微兄弟之聯糞土之息母西與西母不南楨不得獨南此本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勞親犯溽苟望見秋風竟輦與俱去從史還附牘令白門下惟留神省覽幸甚幸甚

與都督陸東湖書

鄙人楨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焉天下萬事其始亡命壞之已而大猾起亂之禍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古然矣自公爲司隸閭里之狹不敢掉臂行四方云



命悉奔竄出境都城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  
觸禁前此爲司隸者楨未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庚  
戌之秋虜騎環城而掠至紛紛矣城中人帖定卒無  
一夫敢夜呼者巡徼素嚴威令素伸也故楨竊嘗謂  
公以事 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  
征伐猶當揚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顧 輦轂  
之下不可一日無公孔子所以嘆才難也今者楨徙  
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諧顧所勞勞于  
中者外之胡虜未滅內之豪猾或伏此惟公等加意  
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發京也辱公旣觴之  
又復過而送之眷別之情良非薄矣感嘆感嘆鄙人  
今尚淹里中念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且坐而望秋人  
言北客苦南中非鄙人意也鴻鴈起時行子當與俱  
順毛易托幸惠德音

與少司馬聶雙江書

鄙人楨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怕恨不得見及睹世之  
論學者率空說無事實言高于秋天行早于滄池楨  
以爲此屬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勵士風哉頃歲以  
來幸獲上謁門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蹈履固有本之  
實學振代之通儒也乃悟嚮楨所睹者皆假名號以



漁奪勢利孔子所謂紫奪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區區之褊心哉先生之論主在務廣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統學者範圍耳至欲整齊條貫振起頽墮誠非嚴毅辨達之士靡有就也故廣大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辨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舟楫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楨少時習科舉比釋褐守有詞曹遂徙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戎馬至于郊於是復講方畧論戰守蓋行年四十餘而業三徙矣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敝筭未徙幾于 國家求士之指然獨念淺中狹度議

在因事責効計日算功缺廣大之意如先生所箴誨者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嚴毅乃能立事辨達乃能審幾蓋天下萬事紛紛弊矣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講鄙人誠憂之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令怠弛藉口混沌比類也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故大學要之治平中庸徵諸位育倉公固抱奇然非起五日不寐之號太子無稱也先生之學先性情而後功業若鄙人之論以爲極功業乃能盡性情道竟同歸獨作用殊途耳先生常言鄙人疆項不肯撓今之言



又堅持矣頃聞黠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守平陽虜不犯平陽境者用嚴毅辨達爲治故也願且緩言廣大亟述平陽故事與諸君即得上計又安事徵謀臣募奇士哉別來僅兩月念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之左右誠有所慕重非私而已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史還草此申臆并謝臨岐眷眷之情時方憚暑不敢南圖且坐而望秋以老親在行故也洛中留滯其事難具悉又言之動心故弗以聞

與大宗伯毅齋孫公書

鄙生楨自濫詞曹侍光儀且二十年所矣然又以鄉先達西玄公之故重辱接引楨恒竊數天下之長者能降體推誠聯後進以隆忠厚之風未嘗不仰翁至變色嗟嘆之也楨今者南徙蓋非意望中事獨賴翁素教兼之謬獎聽者不察因爲楨重乃此振拔誠懼砉砉無聞貽知己之羞不直感德已也發京師曾數自往謝而謁者固辭乃以留門下請一言以寵行色又自留候吏一人令守卷馳追在途且行且待而追者不至乃知候吏謂主人往遂怠不終事今楨不得懷寶而西本之亦已罪也楨坐老母念家今歸華下所憧憧于中者獨不得翁一言耳居無何且發去



計秋孟可抵南中自北平通南中甚便當更選忠信  
吏顯走請卷畢此仰懷行子在途多濫既月餘始達  
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申謝稽于今日坐此惟亮  
在幸甚

與東洲屠公書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  
當世之故顧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造門下數見之  
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視古昔久盪  
矣趨時者爲賢雖有蘅蘭化爲蕭艾大風東至物未  
有不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岩廊之上撐拄頽波之間  
固所謂季葉之孤標縉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  
自嘆喟以爲邦有老成風俗即弊猶當賴之振復而  
私幸得侍朝夕亦幾無罪不謂適至之倖突爾南遷  
譬如昧子背月而走暝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崛興  
遂高自矜睠前無哲人其亦不覩乎天地之大數也  
楨家在華山下問山下老人云其先王父稱華陰谷  
中生松栢高千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其山童童  
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產  
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滴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  
故楨慕長者之風甘蹈形跡之嫌至數造門下者職



此故也前輩後輩豈相及哉始楨得遷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正怯暑而不敢問僕夫且坐待秋風來也從史還附書令上門下槩明今昔之懷如此臨發枉翁車馬勤訊征人豈真有所見謂不宜捐棄之耶感之愧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宜北客往者多苦之楨之意殊不然也

與尹洞山宮允書

二十年來凡公所遇楨者率兄弟之情休戚之義非若他人詡詡徵逐修外體而畧中愨者也楨今者南徙本非意望中事獨以公爲私交立名譽不顧其實人信公言因爲楨重卒之令有是拜所謂誣石爲玉指鷺爲鴻何以充圭璧極南北也愧之愧之公贈別之章獎予又溢覩者頗疑其私然以詞高調古至鬼目怵心復有爲楨賀者云在題品必非駑下鄙人自省何有也初得拜時本圖南邁坐老親念家遂引車之西何悟途次多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史歸卒卒附言申謝城門祖道執手遂分蓋自是南北東西渺渺絕矣獨奈何不沾戀哉日下怯暑不能攀鞍去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南矣我家當



華山下誠樂此中亦有苦既塵心未斷則淹頓未可也

與內翰林平泉書

自僕與吳中士大夫游吳中信多才彥至其渾大堅朴之賢由僕所睹識者則公一人尤焉嘗竊窺一二事皆他所珠傾丸轉不能須臾守而公植種于地不少奪移即在古昔且稱絕矧季俗末流哉僕涉世莽莽不能周容不知公誠何謂時時接引于其中諒有合而僕自省亡有也僕今者南徙本以諸公推轂之故諸公尋故事許以詩贈而公不首事先登他公之什安爲媒哉望之望之僕今抵家五十日矣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念發京時公所眷眷于僕者實萬恒情此誰能忘之哉從史還卒卒附言申謝初得徒時本圖徑往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旣月餘始達華下可以信行路之難也日下怯暑且爾淹頓苟望見秋風即戒僕夫南矣于時征鴻甚便幸惠教篇不任翹跂

與內翰吳澤峯書

語曰人之相知所貴知心豈不信哉往年鄙人與足下游第徵遂于館局之間修飭于節文之細足下固



斷斷謹朴乃所謂見其貌者也頃歲以來足下以鄙人可與語乃時時顧問一過未嘗不移日也則澤峰君者蓋若芷之伏莽王之隱璞內誠有餘外示不足僕今覩其深矣嗟乎今之俗煽播聰明者非少譬猶膏火久則竭焉與足下不同年道也鄙人涉世莽莽不能周容顧獨幸于足下豈其中稍有合邪何眷眷若此也發京時辱詞林諸公之義至重而足下且萬之至貶抑與瞿君輩同體此之爲情鄙人未有當也恐汗恐汗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吏還卒卒附言申謝始鄙人南徙本圖南邁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旣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以或足下所欲聞故略道之詞林故事行者率有言贈今卷留瞿君所而諸公之什莫先登者足下肯爲媒乎望之望之

與趙郎中子樂書

里中衣冠在京師者非少至僕所與深者獨足下耳非以足下有私于僕誠念朋友之道衰矣率勤徵逐飾體貌比休戚一不相關若足下所視僕者皆骨肉之愛悃悃之德故今別兩月隔千里念未嘗不東北馳也足下砥行好修顯名于吳下然官不償才舍抑



數歲矣僕不能爲知己推轂蓋力弱也中間幾至而失榮歸而奪者不啻二三此殆造物者主之耳當是時足下恠僕有二心不念夙好僕非敢如此也葦菴植于中遠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足下即不嬰好爵據權要人固重之今僕所耿懷者獨謂足下甚抑而又久淹且令分麾領一郡猶得伸手足終年抱獄聽官長論駁宜鬱鬱不樂發仰天之嗟也歸來僻處絕不見邸報意銓司必有異調以素望卜之也僕今坐塵溷中思欲解脫南圖然又憚暑老親不任蒸溽且坐而望秋非淹吾土重去也歸時經洛中洛中主人留三日乃遣其事難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動容故弗論僕發京時足下戀別最切今老親亦感尊堂太夫人之愛語及輒嘆焉臨書屬僕道謝通家之情有若此者未之數見也

復山西閔提學書

往龍泉梁君自京而返晉也其時屬倥偬不得具咫尺之牘乃因梁君致懷音諒梁君有口得徹之也晉大夫游京師者稱說君侯爲人師表有軌度可尋諸生翕然從之彼苛求備責岍然自尊大令諸生視之若鬼神冥冥莫測其所向何以作士類指迷塗也君



侯居詞林十年與我曹共脉脉守祿乃今一出而遂  
振聲名若此假令沉滯到今則猶復脉脉也能有表  
見哉故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鐘即叩乃知其音斯  
兩者可以喻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念詞林舊事皆  
老死筆硯間自度即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棄改  
圖顧方今講備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甚孱愚  
不能任荷爰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腸一  
日而頻回與故人道故直披情愫也且人生得爲男  
子又得爲官人苟足立功勲無論何所奈可較外內  
輕重哉詞林諸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  
建堅固衆人歆艷者哉使來奉翰劄益信在事勤苦  
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遣訊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  
書不盡意

與巡撫賈公書

關中人望翁履都撫之任始能槩被休澤如涓者思  
飲寐者問旦乃今果諧所願知翁即有以答之也今  
外服諸司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  
不規近小乃可服衆志豎大猷也乃翁方嚴敦大種  
種有之視聽通于千里之外而圖畫每逮乎百年之  
遠自楨所交游睹記誠未有比踪者也初關中設撫



臺也 天子念此邦遼廓兼之戎務殷殷每以內臺左右都御史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臺公務謙約卑減騶從下同諸司此優于振矜者然非所以別等威也楨以爲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是皆察于小物未達乎大人之觀也大臣擁節保釐人民隸境內者果以我之故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澤廣厚矣即令以千戶食我百隊從我可也聖人之教先廣大而後精微孟夫子不嫌後車之盛傳食諸侯彼其中固自以爲當也秦人戴翁將各獻美芹扶車轍以報盛德即翁欲自卑減不可得已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緒成故楨于此僭論之唯留神聽覽不加之罪幸甚幸甚

與谿田馬公書

不奉光儀蓋十有五年矣然念未嘗不之也在京師時客自關中來者輒道翁之精神完粹筋力強固殊不類高年人楨甚喜以爲邦有老成後生之典刑在焉乃今歸華下望三原百里所不能撥冗往見則悵悵有違欲之恨矣仙居人大司寇應公云與翁至深楨臨發以書來屬令致之今附使往夫友朋之義歷



四十年如一日若應公者非流俗中人也三石喬子  
爲楨言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則宣聖伐  
木之事信有之矣楨因嘆關中自有武功鄜縣高陵  
三原數老以來海內之士翕然景嚮見者傾悅未見  
者景慕此其盛時也乃後武功高陵修文地下鄜縣  
老而喪明獨翁壽且康寧然不能免乳犬吠豈氣數  
盛衰使然哉楨每念諸鄉先生思一追躡前蹤然望  
塵不及輒復輟步又以數值其衰非鄙生一人獨能  
興振之也頃來世務益紛拏若大江風濤斯須殊狀  
乘軒非樂岩居非戚也楨自顧駑下竟無裨補故往  
往有引躬之志獨無奈何不敢陳也亦伺間便歸耳  
若翁別有教指將改圖聽之至望至望

與西陂劉公書

頃從州中吏得接鼎翰華軸與腆儀俱至楨登受恐  
愧汗流及踵自抵家來日坐塵溷思欲修訊者凡幾  
竟以他奪乃茲顧勤軫念若此此所爲恐所爲愧也  
軸中詞居多假借一非鄙人所當其云金鼎調羹即  
且屬之三渠先生先生雅量有容兼四海之外以爲  
膜固宰相器也鄙生楨植性愚戇不能忍不平之事  
淺中狹度有觸便發竟安能若所望哉今天下漸多



故矣而戎馬之務最殷密勿之所圖畫與諸司之所經營率皆是力然道傍之謀淆言惑聽中制之權績効不卒今任事之臣視解印綬快如脫淖以此乃知翁退栖巖林偃仰自如乃鬼神之陰庇人世之完福也人言公年已七十矣而精力強固骨神秀健即少壯弗逮謂天欲倚而致太平故然楨以爲非也本之去累釋負乃能願保若此假令今日尚羈有位則憂危勞瘁將不知作何狀老嚴之論在定神守一蓋言退靜也世不能忘我而我乃忘世此老嚴所以長生久視而不滅也公聲稱著在宇宙久矣又位躋八座壽登七袞丈夫福祥兼隆如此亦極矣安臥而逾百年理可卜也公之才誠足戡定禍難抒公家之急顧時未可耳公洞窺宦機一去不掉頭士論高之故楨數申之爲賀焉目前之所覩記彼其人求爲漁樵而不可得也可畏哉可畏哉楨南圖在秋仲其淹吾土而不即發者憚煩暑耳使來具儀將謝且請後至之罪埃南中更修所爲報焉

與平田管公書

自歸里中日坐塵溷幾欲修訊而卒未能乃茲顧勤長者軫念貽音惠問楨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



反勞先之也關中修詞之士自近世所覩記不爲少矣厥製皆稱雋矣至其行履皜然拔跡于滄塗之中諸學士大夫蓋未嘗不推轂翁也乃茲所爲詩文閒雅冲幽若此豈孔子所謂有德必有言邪楨讀賜至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模粉畫耳獨公自吐胸臆披寫情愫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以傳久遠覩者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楨濫竽詞曹久矣卒未有窺然顧樂稱作者之美竣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卷末明修詞之道貴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與張太微書

自歸里中日坐塵溷幾圖修訊而卒未能然念未嘗不之長安中也頃從長安人得翁朝夕出入甚詳蓋世態物情自昔翟公已然此顏闔所以鑿坏而遁陶潛因之託酒而逃也少年時公與何許二公號稱長安三才今二公崛興震代作社稷臣縉紳之屬咸推轂倚重自引以爲不及獨公伏在丘園不見所長蓋世無知者耳脫有知者出拔而置之高位畀之重權則所發謀舉事濟時効功豈果居二公下哉才畧誠埒矣顧天有大數人有大命多少奇偶遂相萬也則何怨乎僕又以祿位名壽此四者皆人之福天之加



厚于物者也天道忌完而貴缺人有一于四者即足矣今公有文名世蓋千古之事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餘矣而捉筆伸紙數千言立賦其健如此即百歲不啻此公于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有之乎固造物所靳也由華下望長安未二百里甚近顧義不得往末以申夙昔之抱僮來顛候門下明所爲依依者如此也南圖卜在秋仲向非炎節發去久矣坐此淹吾土耳以公或欲知附白之

與胡蒙谿書

往從張太谷氏得公集誦之蓋慨然有感于近世之作焉古稱作者謂創制立言自明其指也今好古之士苟幸徼名往往襲而用之但可稱述難語作者故詩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則尸祝之傳告也旣擬其體復掠其語者則莊生之刼篋也僕觀公詩屢出已見半皆昔人未吐之語所謂因情隨體陳致以稱作者非邪至徵事幽奇鑄詞秀俊即古之作者不能抵也僕仰高風舊矣顧獨不獲一面以快心焉今幸枉轡而還關中又望長安不得往玄指正論固學步之子所欲聞也阻不相近奈此情何僮來申候明所爲瞻切者如此無何且發而趨南中旣至更圖問訊



茲草草未之盡也

駁喬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竒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旣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



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禊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卽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倘軫懷無恡嗣音

與東體忱書

自入南中數求便使托致區區乃竟不可得形跡誠疎至其意則甚愜也足下負清才實學以博一第不啻拉朽乃顧再蹶如此嘆恨嘆恨然士之遇卽賈之售皆欲其適時欲其邁會足下亦惟勉崇舊業以俟時需會而已渭南三君同登科第邇所稀覩此又關地氣論也人言王華峯守吏部不肯歸必請一官乃



八有言稿卷之十五  
三  
巴斯計亦未爲失五泓孫子道出西省其父宦所歸  
時幸致區區之忱焉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  
思家乃遂與歸因附書托申慰鄙人自涉世塗二十  
年矣厭厭倦游目下且圖請告獨未決其能遂不也

與孫季泉少宰書

日下紹興韓推官使者北也旣爲書言事越三日得  
報見選館人姓而令器次公在其中甚喜焉次公英  
英有奇氣僕故嘗異之今果世史官接跡金闈乃知  
龍駒鳳雛固自有別不待具眼然後識也方僕在館  
爲吉士時固壯歲力能誦習不倦乃顧逐群嬉游分  
曹而食食已卽談適出所聞旣已內盡九州矣乃復  
及九州外之九州焉猶不止極而至鬼神幽恠晦冥  
無不考而原也如此日以爲常旣散館繚籠解志氣  
俱縱怠不收治業不專因不進始乃大悔晚矣僕誠  
駑下然性嗜文詞何嘗一日置不理至于今矻矻乎  
二十年矣尚猶支離不窺突奧者固其壯歲失之也  
次公堅志績學雅所聞覩獨懼其或奪于違衆之誚  
不免依依其間故僕直述自事語之耳僕居南中歷  
寒又歷暑南中寒亦非薄暑什伯于北土西人不能  
堪則輒思去之不可得徒求日塊處耳盛夏時往來



又稀多在枕簟中才一交睫卽坐華頂上見井蓮十丈僕采其花盈把也已而覺惻然可以覘旅抱矣少選有使來請告更有布焉

與郭東野宮庶書

去秋九月在家臨發之一二日得順天試錄乃卒卒讀一過則甚加嘆以爲抵南中當爲言致賀旣入南中却徘徊顧慮有懷不得輒達遂稽而至于今乃足下不唯不罪更復惠問到僕若以僕爲知己眷眷依依比于骨肉僕誦之太息焉夫自交道衰厚薄視疎數敬怠關散要也蓋徃徃然矣僕不肖僻在江介凡與足下侶者盡顯貴聞人乃獨絀念于不肖去恒情千里矣適見邸報夢坡丈人以太常卿掌成均矣乃足下猶被舊銜署詞林位望誠重而爵號不益其如情何哉昔潘岳官序偃蹇自歸數奇且謂之拙則足下亦若是矣卒之拙者勝也自僕居南中彌歷九月漸與水土習矣顧老親居未幾何每食輒減一器形神損消僕爲之懼莫知所圖會從兄以壽老親至因并與俱歸家人在侍者皆力疾從獨僕瑩瑩守孤邸耳逮茲盛夏暑氣鬱蒸令人喘息不休西望華山中

有玉泉石室恨不羽翼飛去坐飲其側仰臥其間也



顧嫌于李下不敢言耳竟須有言待也偶值風便聊布中曲項之更請焉

與郭泉南翰撰書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屬爲僕稱南中鉉美好與僕所見甚同隋和之寶世所稀覯見之未有不驚且嘆也僕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居未幾何卽不習其水土乃輒早歸家人在侍者適病適興靡有脫者僕爲此懼盡遣之從而去迄今獨僕一身在耳江海羈客鄉念時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耳項之當有請也自僕與足下別且一歲餘矣乃猶守舊銜不肯徙何也京兆李公至猥辱惠問眷眷鄙人若此久而不得便因稽裁報忽而便卒卒布實不盡中曲也

與太宗伯歐公書

客自北來者輒道門下今日受 聖主之知者甚深而眷倚又甚篤夫從古以來豪傑抱奇思欲自效者豈少乎然若不偶竟徘徊而靡所如今門下可謂良遭遇矣誠知 主德光昭靡闕可補然爲蒼生計則甚費思慮傳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門下之謂矣楨西鄙之豎儒也閭沕顛蒙百問百缺往在京師時



以其間造門下曾博半言片語之益乃今遼絕遠不相及是益之孤而重其愚也有足不得至于前有耳不得食其語則惻惻嗟焉南中諸省事簡咸以其興發歷諸勝區此其故事也楨居南中歷九月稱久客矣彼諸勝碁置未始一著屐其間斯非其興淺固有所分歧也初楨南趨也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其水土飲食減形容變思歸乃遂輿之歸諸侍者皆遣之從斯本以順親欲耳既歸遺楨瑩瑩在旅每念一至痛若創痛南中勝區盡高臺崇巘登之祗以沾游子衣耳故未日塊處不歷一奇坐此也楨受性朴直不能飾虛詞偽狀厚給長者故今倒腸布之亦以門下知我甚也私復自度卒之安所表見量不能疾當引去且楨有先人未畢之事積三十年缺然而莫之圖且欲圖所爲畢憚未敢言少選之頃更有請焉惟教之幸甚

與南吉上叔後書

先是半月間且有中秘選竊以爲里中士今在筆者固皆俊奇然如公尤犖犖必在選中無疑俄而報至見公列在高等私心蓋喜之甚同州馬先生負聲有日乃今與公偕出入足稱聯壁當僕讀書中秘時孤



獨而靡所與甚苦之唯兩君協心邁往不嫌于相下  
可也故事諸館人相聚卒談幽奇消永日如此以爲  
常至本業則廢之旣而散館分曹服事不得理故業  
則皆大悔以爲前玩愒也僕抵于今二十年矣念及  
猶復悔之固謂其時壯歲耳又所與游者悉海內才  
乃不相砥礪而事汗漫今顛毛種種竟成腐儒河清  
難逝逝水不還老冉冉至矣奈何奈何得報之一二  
日會舍親柳子北上附此布悃柳子獨馬來告輕齎  
困不以幣往當圖嗣申僕自送老親歸家人在侍者  
皆從惟獨孤影在羈旅之子日夜思歸而又有先人  
之宅兆未遂改厝卜之今年爲吉期少選且欲疏請  
遂所私也

與唐修撰小漁書

頃見邸報凡 朝廷所以卹勞臣者厥典甚備而足  
下爲先人伸鬱揚休者亦甚哀切篤至弗可加矣仰  
之賀之嘗考 本朝大臣得謚文襄者今至漁翁老  
師才四人耳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斯  
兩言者漁翁老師實有焉可謂斯名稱情者矣僕自  
童年卽侍漁翁老師之教恩德最深厚乃不能私一  
語以紀其盛誠甚懼焉卒之不可已也奉委校漁翁



老師集迄于今未復非有怠也乃去年還里里中人  
事沓冗既入南中老親以不習水土思歸又謀送老  
親歸家人在旅者適病適興未有休已又遣之從老  
親歸坐是思慮紛披不專所圖遂稽而未終畢耳惟  
足下有以亮我也緬惟侯芭聞發中說之指是師言  
而門人傳之也則僕既叨為門下士安可竟泯默乎  
幸母為恠當此之時私計足下當發而在塗今比部  
王先生北來或與之遇因附區區若此竊念漁翁老  
師有百代不刊之勲坐讒妬故乃幽抑至卒且將終  
焉忽而足下崛興奉表陳情灑淚叩闈於是 上為  
之感悟悉從其請令先人瞑目志士壯蒐南中縉紳  
大夫之屬咸咨咨以為唐氏有子且以嘆天之所以  
報善人者顧有遠近未或差忒也僕日下將計請謁  
營改先人之兆果遂所求則踪跡日隔握手何時言  
之於邑每憶令弟先生負才不售殊屈之一見為道  
惓惓

與浙江趙巡按書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卽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  
論刺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 天子所以遣部  
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



于下 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 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  
難起矣僕甚爲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  
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  
廉知之則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  
採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爲人僕而詐其主與爲人  
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  
旣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  
乃倒心反舌宣爲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爲身名謀則  
完矣顧獨奈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  
其在東南獨浙之抗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  
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  
之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  
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其咎亦  
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  
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  
士卒突至之患卽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  
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爲萬  
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  
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意感動之傳關中生



言人臣之道貴弗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顧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仗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爲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爲大鑿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卽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焚溺爲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叅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慙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



為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  
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  
縣門閫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  
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  
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扃無人乃  
始排門入吹火燒解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  
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  
者谿澗為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  
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  
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大倉被創在上海  
後大倉人為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  
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大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大倉  
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  
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  
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  
又扑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大倉奈何不殘今大  
倉三關皆化為灰劫大倉村落皆為羅剎鬼區本遺  
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為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  
真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鹽  
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



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揀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徃徃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奠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旣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䟽請置總兵叅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叅將列若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綱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况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



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  
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  
練兵卒算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  
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漑其根而枝葉  
自疵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  
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勅敵卽奉首竄  
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酋人  
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烏舉倏而東倏而  
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卽入  
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  
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  
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誚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  
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  
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  
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懾  
者啾啾効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  
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  
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  
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結禍因祗  
以搆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



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鄙人糜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蔑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甞人論步辯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不能去將齒髮亦頽暮其時可望建立不與初鄙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况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 答敖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



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爲弱反陽爲陰  
今公青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  
肉之痛懼及僵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  
有以里婦之効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  
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  
益以爲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  
此固吾家婦也奈何倏而化爲鬼也今今僕守吾素  
卽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爲鬼家人駭矣僕  
卽死不願也古人直弦曲鈞之誠取取在策歷有徵  
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主之江  
河在前故驅昧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  
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  
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  
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  
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  
年幸尤甚也唯勉策効時慎愛景光至懼至懼

與孫監察書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  
有清貺萬君以言公所眷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  
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



可嘉嘆居久之江西大夫在南中者咸嘖嘖譽之當  
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  
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吳中乃江西士夫  
卽又爲吳中士夫稱賀吳中瞻望旄節苦不旦夕至  
會海寇動勦莫肯督之一戰益思公來掾頃聞旣至  
吳中士夫乃自相賀以爲得正人將必上書闕下  
明功罪信賞罰威黠盜而肅疆域也唯公圖之以副  
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奉公書也輒欲修報已復念  
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書有至有不至則疑恠生焉  
乃竟皆罷之斯固鄙人隱衷亦賴公能炤察之不疑  
恠也鄙人今獨旅在斯先是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  
水土思歸乃遂輿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  
人與共朝夕茲謀又欲歸省曹岑寂而客懷又惡南  
中川嶺雖佳勝未始往眺矚可以見宦况矣日下卽  
計請告退依華山畢菽水百年之願自古以來未有  
背親逐祿得稱爲人者也會晤無期聊此代面所未  
具者嗣陳可也

與南吉士叔後書

越使過南都以鼎翰見具審惓惓之誼僕今羈孤在  
此形影相對日夜惟故山之思非薄榮祿誠各有所



懷也日下方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忽困瘡不能  
往須其起則馳矣旅抱甚惡仰見秋鴻南下則輒嗤  
之以爲吾方恨其不得北汝又胡爲南也於邑無聊  
之中因追往事以告從史閣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  
其試文欲穩順典實詩欲宛切清新二者具乃合本  
式居高等往無不利不爾則違體叛度曲奏雖妙聽  
者弗悅也公誦說古昔高蹈漢魏以來作者之蹤其  
素所慕向也宜退而就距抑之使卑異日者旣解絛  
籠不受鞭驅乃辨要津策高足未晚也鄉里馬先生  
好古士也見時持見告之詞不古不奇好古之甚亦  
乖今之人亡有戴鶡冠躡珠履者時不同也斯足以  
觀矣僕自結髮而好古文詞迨于今且老猶不能望  
古人之門并與其時好違焉兩不得則一不就嘆惋  
嘆惋作書時屬病後諸同好者不能力展區區幸白  
邾田孫先生豐麓孟先生母以爲罪鄙人念未嘗不  
之二君前也

與王給諫子儀書

今者足下入瑣闥稱夕郎踐清近之班矣假令大谷  
先生不釋兵柄依然大司馬之位足下能拜此官乎  
不也僕以是識天道乘除不爽毛髮多寡修短之間



裒益惟均古人不羨韋賢而稱玄成者何也謂其能  
嗣續也足下溫懿冲粹稱者若出一口而又少讀父  
書習識當世之故今其言事靡弗中者銓曹於是號  
水鑑矣僕居南中久水土漸習獨老親至此不習亟  
思歸輒輿之歸諸不習者咸遣之從抵今惟僕瑩瑩  
守孤邳耳故山不得往而舊游諸人又踪跡越絕有  
懷末由申爲之惻然少選之項欲遣使上書請告退  
依親側畢百年之願至則幸公遂之也往受命爲序  
迄今未有就坐旅抱甚惡恐言之不文不足以揚大  
人光祇以暴陋而媒笑耳以故甘重得罪而不辭焉  
適屬草藁未定期在九月中致之洛中得便更具一  
草致都下也頃來羽書四馳所在告急獨且奈何僕  
欲作華下逸人矣然猶不能忘國難不欲令漆室女  
鄙我也

與程少宰書

今館中諸俊得公以爲之依歸異日者策勲効用顯  
聲名于當代則是科蓋赫然稱首矣公講聖人之學  
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顛顛于文詞聲律之間非  
棄之也意以爲枝詞病道含毫損神在昔揚雄身自  
爲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爲可以鑒已往楨在館時



日所誦習率皆文詞聲律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孔嘆逝水墨悲染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楨於是有所惋惋之懷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卽登覺路不眩于南北何其幸歟南中頃有海上之警諸大夫咸罷游眺廢倡和徒憂之而倭患自若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今天下之患南旣困倭北又苦胡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公以社稷爲已責隱軫可知且欲舒目前之急宜可爲謀公富有上計幸早出之海內之所瞻望者非淺鮮也若以問楨則比之鉛刀不効一割萬事付之時髦踪跡托之倉鼠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適鴻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并申中悃若此惟亮在母坐爲誕幸甚幸甚

與董編修書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已若足下深者誠無幾何頃奉鼎翰顧復盛推僕言僕故有者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號爲知己者誤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閫寂寞營諸大夫皆役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興錯如綺繡而我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



者之途難矣以此遂棄舊業罷之足下期我以冥會  
勉以極趨是策跛驢走千里責燕雀而為鳳覽非其  
質矣足下賦材瑰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一時操觚  
之士皆謝以為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實足  
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之哉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  
墟又多白跖當斯之際則空言罔功雖有健筆不如  
缺斧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興于激也  
今宇內多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弭願足  
下念之風毛正順時惠德音悵悵

與孫少宰書

當夏之季南宗伯王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札展區區  
之况并以賀君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感亦  
具焉王先生既發十日所客有言太夫人即世者僕  
聞而訝之以為大夫人健甚宜不止此已又謂今之  
年殆且近百歲矣此百歲中身所享目所睹者咸快  
欲之極歡希覲之盛事要當以日准月以月准年所  
謂百歲身千歲祿也仙人行遊雲間久且厭之猶欲  
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遊雲間者  
邪諸君勿過傷此哀中有至榮今之海內未有兩也  
居頃之吳博士以公苦次書至覽詞甚哀楚當此之



時猶念夙昔不廢投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  
已而比部邵君以公使楚還書至中督僕竄易傳文  
也與苦次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  
頗易然意脉卽紊必更作之乃可耳且公駁僕傳訛  
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間僕南來時倥偬適檢笥中  
忽失之煩公更具貼說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訛  
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僕之言不足傳且  
無慮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逡巡引却而至勤往復  
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於舟中得之卽以歸使  
者手當如公今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焉僕自老親  
返于鄉意翩翩如懸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  
情性也旅况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  
書業具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去京書必不  
得達甚爲快快今公使郢稿必善郢中曲故稱寡和  
而公往又屬雪期固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塊讀禮  
之時不敢請稿見旣畢喪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  
小史於其別時令宗誰氏詩律或慟甚不及刺刺語  
然家承有素習能諳之也僕無子然見他人有子如  
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違久情多不獨如紙上  
云云者公亮之不



與孫都督書

在南中客有傳太夫人仙逝者諸大夫咸以爲榮謂其老壽而多福也適奉公計哀楚不自持若欲無生過矣僕觀今之世家固未有等埒太夫人者邈求而上惟西王母之年差勝耳然王母獨以壽稱而太夫人之子孫繁盛顯融照灼當世假令王母而在猶且健羨謝謂弗如有母若此爲其子者誠甚榮之今其亡歿誠甚哀之然未可過也公書云家庭議歸淹歷十年竟未果大以爲恨此孝子之情也事旣往不可復追聖人之教孝義二者而已妻依夫子依母是也顧世網糾纏不獲直遂獨且奈何公以憂故謝事而南以其印佩公子茂才蓋志在擗踊不顧榮祿良得之良得之奉命督傳僕愧汗之甚第所爲延歷歲月頓不卽易者以失原駁貼說未知所竄定處煩公更具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舛也太夫人櫬由揚子渡過相望非遠法不得拏舟往何以申絮酒之忱哉具有不珍之帛顓以一介行稱曰充祖道之奠焉幸與火之木前達諸幽杳庶幾鑒愚之忠誠焉

與趙太守書

去冬當僕南趨而在塗時乃卽聞公領保定列三輔



長矣私計旣抵南中當問便托致區區不謂諸在行者一入南中通病通興未有休已老親見其如此殊爲不樂又水土異習每食輒減舊時一器乃思歸乃遂輿之歸其在行而病得起者悉遣之從私念糾紛問遺都廢以故賀書不至于公之前坐此由也乃茲顧承嘉訊故懷沾戀不異曩昔僕蓋有忤衷焉方老親居燕京時得數與尊堂太夫人會因遂忘其家及居南中老親追念舊歡輒淒然愴容焉茲云尊堂太夫人念老親不能置不知老親固念之甚也僕獨子而老親年又甚高乃今分之爲兩其奈情何旣已決計請告而中原路梗怯不敢使使上書有頃少定當令馳去私願果諧雲鵠海鶴吾未之肯下也且僕頃卽頽暮狀貌精神誠若六十歲人者卒之安所効立不如早自竄軀退依親側畢菽水之私卽不能進親之壽與金母並埒然以度百歲則有餘矣君侯疆年又身具完福其於胸中靡有芥蒂幸勉樹勲烈用副明時至望至望僕且作巖下人矣度自不能奮苟二三知已有能崛然興燁然振者又何必聲名由已出也具有不珍之幣附申前賀與贈焦君文並往詞旣弗良而修諾又後恐愧恐愧



與徐浴泉書

朱射陂以十月到南中因得奉鼎翰問起居蓋甚慰  
曠然之懷焉往受公令執筆札之役既已敬諾顧獨  
須狀至則爲之今既至當卽勉圖期無負委任雖僕  
么麼詞甚蕪穢不足闡揚德人之光然以章嗣子之  
賢紀可傳之實則誠有獨見焉初公使塞上時乃僕  
至南中日也居數月從邸報中見條奏諸疏則擊節  
嘆之以爲此一振理卽可保數百年之安然不得讀  
全文以快心則又爲恨之乃今惠我以全文諭我以  
始卒豈以僕諳治邊之畧哉僕未有識也第讀疏每  
竟一篇輒用灑然若暍子得水行徒息駕也則知扞  
患禦蓄而保治長久者在此也其議守大邊一節此  
智士獨見之慮非庸瑣襲故者能睹也虜旣已深入  
逼內地乃始傳烽相報晚矣何濟之有僕竊持是說  
恒以語人人不之信乃今藉公之重以明故僕頌說  
嘆息非私之也南中水土非北客所便老親居南中  
旣半歲輒歸諸侍人皆遣之從獨僕羈孤守官邸耳  
少選之頃且欲請告退依親側畢百年之願非薄榮  
名誠有所私戀也傳言中原盜尚有遺孽道路時梗  
虜自河套來者至犯延州環渭水而居者咸爲辟易



僕欲歸則故園不獲寧道路不甚通飄飄旅跡當托何所瞻望白雲無任惻結

與郭東野書

近得邸傳見公晉位宗伯崇鉅矣異日者鼎鉉之司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聞南中縉紳大夫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爲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久神爽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頃之且欲適志不復戀人間事矣竊惟同館諸人猶多淹滯未起豐城永新戢鱗于望苑古鄆高平胥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厄于納言此六君子者皆以卓犖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沉河清難俟老冉冉至矣嘆之嘆之江海羈旅後會未期聊展情愫用代面談云爾具有不珍之幣在別楮爲賀惟亮納幸甚

與康礪峰書

近得邸傳以公領詞林事至晉秩學士蓋甚貴重矣明日端揆之席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聞南中縉紳先生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爲宿儒所宜有者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自老親歸每多菽水之思頃之且欲適所願當更白之左右茲卒卒未能也今秋校武之役主其事者真稱二俊錄出固必至



南中顧僕日夜急一讀之以快吾心焉大海明珠談者傾悅願見非一人不直區區爾也

與陸東湖書

客自北來者輒言君侯謀國之忠効事之敏倍于昔聞不穀夙厠交游之末稱為知己能無嗒然今黠虜始遭此創且引去第云小懲未可言大痛也彼其蓄怨含憤而歸竟圖一逞明秋且轉盼至矣可無慮哉從古以來謀國之臣但懷內憂不苦外患今國中有君侯在何憂顧獨外患苦人意耳傳言中原盜幸平司其土者遽以為快僕猶竊憂之夫守臣杖鉞徒欲苟目前無事而不計其後此倭寇十往十來而江南弊也僕典在詞曹不宜越俎言事然誠睹江南弊甚切怵心焉以君侯憂國無分于南北故此嗷嗷云爾不穀渡江居南中既一歲過矣從不穀行者皆不習其土多病盡遣之歸獨留一身在居有頃且上謁去矣然尚沾戀故誼緬懷阻絕適值開州使者往附申區區若此北風既順幸公信之母以願為私

簡許石城

良久不奉清光瞻憶之甚南中值暑如坐湯谷中北方則乃稱火宅矣然南中不可任僕唯竟日下捷謝



往來之游露體喘汗至廢食寐大江雖清不揉四肢之熱獨且奈何坐定乃不造請吾兄其亮之不也茲屬秋序而緒暑猶酷更須之旬日當爽且罷扇則主人不苦客堅坐矣爾時僕當往借抄書八冊遣歸并具近懷如此

與孫季泉書

使者自姑蘇回得報書極悉悼愴無聊之意僕以爲七情皆能傷生惟哀獨甚而伯泉公竟坐是徂落痛之痛之初東橋公先得之以語僕僕大驚已而泣下承睫不能制嗟乎孫伯子死于孝矣年旣七十餘猶戀戀如嬰兒慕也一死可以風百世吾復何悲尋又聞其子錦衣登科則更爲亡者慰然不能少須月餘以親睹鷹奮則又乃造物忌之也東橋公言太夫人歸窆在是月中僕遂與詞林舊寮在南京者四五人約乃戒香帛遣使詣姚江令代執紼之役其不事腆洗者不欲崇虛滅真也僕又以伯泉公爲哭太夫人死則宜從之同日出殯始愜幽情乃今析之爲二舉者意必須其子錦衣至乃葬其父太夫人不可久滯淺土故先之耳於義未爲失也姑蘇書中令僕更定傳文以公之命稍加竄黜其他不能一一摘削惠子



知我又待嗷嗷邪少選之頃既已掩壙情事少舒幸  
取傳一讀之乃信鄙言之非謾也

與孫仲泉書

使者自蘇州回忽得公手翰則甚訝焉以爲胡倏而  
在此乃後從東橋公知公得太夫人訃即不安于家  
乃遂徒跣涉江海北走齊魯之郊號天而望櫬故兄  
弟同伏櫬次也僕爲之嘆息焉頃聞伯泉翁坐哭慟  
不制竟殞談者皆傷之夫有父死忠有子死孝則又  
奚恨焉故僕爲故人哀則掩袂爲世教重則大書志  
所幸也東橋公言太夫人以是月中納之羨門乃遂  
與同館諸人約遣使齎持申絮酒之忱誠今及期至  
由白下望姚江非遠然義不得往緬憶緇謳此情奈  
何往授令爲忠烈老先生傳今復更定具在別函中  
惟熟覽之母罪淹息可也

與南暘谷書

八月中敝州石鴻臚之以使事北也既附書申致區  
區令身自達之乃鴻臚行未幾何即有言公戚然在  
旅舍之中者僕以爲此在妬口好事誣吉人以凶輒  
置而不問頃之得家書則大驚乃信前言非誣而僕  
顧疑之舛也僕惟尊堂老夫人年未六十稱強盛時



胡遽而罹此也語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則僕  
乃浩嘆之矣家書云公以九月末時入服舍伏木叫  
慟之甚此孝子之情誰得止哉然君子之爲其親重  
則固有大者古之人坐哀傷而毀容滅性者何可勝  
數然賢哲不道謂其越情踰禮不可訓後世也惟公  
審思而強抑焉則非獨門祚之休亦斯道之光也僕  
羈在江表不得面致慰私又不得計音不知大事之  
期在何時并此二念橫之胸臆而西來使又少莫從  
問訊乃因請之左右幸早以示我僕將遣人來會葬  
也獨客天涯鄉心時作苟天監其衷得遂西首猶能  
執紼于渭水陽也石鴻臚使事畢當至家前書意必  
達惟省存焉

與全九山書

六月中吳使之燕旣已附申問訊之私計且必至適  
逢鄞客云公得侍太夫人前且三月餘矣私計前書  
不得達以日月錯遷故也邇者倭舟橫驚瀕海諸郡  
悉無安枕之期公歸而省侍故恤其私不知有他此  
孝子之情有道者之行也乃僕羈孤江表離背北堂  
逐一官之榮而遺晨昏之事將猶謂人乎每念一及  
黯黯魂銷頃之且欲往矣謂公同懷故輒白之焉老



親明歲滿七十今太夫人已八十餘矣皆所謂事劉之日短也僕將歸而采下澤之蘭歌白華之曲公家在海上聞海上距丹丘不遠苟幸與神人遇得禁方授長生丸子願分以遺我我持之西也

與何柘湖內翰書

自得與公游莖莖半歲耳而道術相投神氣相結顧甚于訂夙昔之盟者由是觀之人士相知果不在新故蓋脉脉在形骸之外矣足下以詞賦雄吳中僕每讀其文以爲機雲之亞近睹未嘗有也第造物忌完既右其才遂左其官不得踔厲霄漢極萬里之志則又乃名之累也嘆息嘆息僕度竟老一無所豎立今而歸將依栖華嶽石室百年蛻骨在斯矣非薄功名厭驅馳誠安愚適志之謂耳若足下弗遺肯貺我以雲篇惠我以江芷斯百年之欲區區之望也世事風雨陰晴反覆不可豫謀然非知命履道之君子鮮不坐煩惱障矣惟足下堅意守官毋用世故芥蒂于中若僕所思去則固有隱軫之痛矣非專爲避賢路也舟中握手刺刺不忍別抵暮登岸投鞭于江浦明月在庭顧影獨步知已安在寔用是悵悵耳從人回附言布悰十分中一分耳前路有便更思陳述僕有懷



抱不與足下盡之其誰能亮之也

與何大壑祠部書

今僕既渡江遂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己指不可數屈若吾大壑公者益無幾也回首南雲可勝恟怛語曰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異日者風雷若動潛蛟再起彼其時神劍共匣雲鴻比翼或可冀幸有乎顧僕方圖巖臥襲公高躅而慕尚之浮世難豫跂路多乖且不能卜旦夕矧後來者遠在十禩近在三四年乎別日抵江浦明日暫留勞苦未甚蘇乃取公贈篇讀之則淒然涕下矣安能言哉度前路距江東益遠音塵不得達從人回附布離悰如此將發之夜具有蘭絨一端相贈而送客淹座不肯去既去則又促促治裝天遂明就輿而贈物携在輿中今并以往見區區之忱非偶然有也此絨頗真可呼衣工來今作方袍用青潞紬緣領及四邊以蘇產玉色熟絹爲裏則衆柔相得足耐久遠體輕而氣溫亦奉身養命之道也古人遺遠則重一端綺僕贈不如綺然繾綣之意則未始異也蒸溽中才一握筆揮汗滿把披寫不可具嗣布之可也

寄許石城



今者僕既渡江而與公離矣念此兩歲中相過相歡之跡即復若夢浮生百歲皆若此寧獨離別哉行子發日今器以公之命追送僕於郊關亦眷眷甚矣行子今從車上手公贈言讀之則回路之義而蘇李之詞也有才若此乃今之白首淪蹟不得大暴所長嘆之恨之僕又以為造物小兒子奪悲歡竟靡有恒風雷若變無愁賢哲不再伸也僕今往且欲作山中人矣會面無期而雲天悠邈情當奈何每歲江鴻北邁幸惠德音悵悵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今既渡江而徑還關中矣乃三月中有長女之計至老親再三督僕歸其書曰我老不能遠遊汝可解官來就我也僕得書惻惻不能忍朝夕則輒治裝且欲掛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來此甚便歸計遂行此五月望日也且行之一二日而人事倥傯不得取寸隙為書報知己今知僕消息既度江逾淮矣從車上念故人今往且將悠悠越絕音塵不得達可但已耶乃頓轡山亭述近日之况與引身之故如此云在南中既聞伯泉公已納之壙中矣尋又言未也果誰然乎僕不能充執紼之役又不能撰黃鳥之篇愧歉誠



甚焉見仲泉公爲道倦倦旅人草卒無及別啓也計  
三年不奉瞻對矣積愫莫由展紙上語十之一耳悵  
惘悵惘

再與孫季泉書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  
見省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絲不能一割而决  
乃今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翱翔焉非其志  
也僕觀世撫已度卒之安禪旋且返我初服而已吾  
兄醇德厚養一出當爲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  
端揆之席以待焉鷦鷯一枝鳳凰千仞則亦各遂所  
圖焉耳唯足下夙戒行李居有項驛書至矣自不奉  
顏色輒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暮唯鏡中容鬢非復  
故時浸浸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半百人矣  
濛汜漸逼而尺寸無聞每於中夜聞寂剪燈孤坐有  
漸憤之懷焉昔人有持寶劍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  
劍不售且得禍僕靡有重持即不去無傷然麋鹿之  
性終戀豐草非敢效百舌反覆以誑惑故人也今器  
吉士君有美質然又肆力于學當有遠詣僕見之以  
爲謝氏之玉樹不啻也顧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秋  
賦之役役事既訖即又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



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  
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作必盈篋笥能無以  
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逍遙遊不理筆  
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此清心養氣之明効也念  
足下恒爲僕軫煢煢之慮附此以聞茲役草草告成  
事以言美善則未也錄一冊附奉覽教

與萬兩溪書

今僕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翱翔矣檄書相  
督而守盟弗固其視鑿坯之子何異僕居南中且兩  
歲從公論議之後不以僕爲鄙而時時接引之每念  
一及輒黯黯神迷焉豈所謂傾蓋如故者耶方僕在  
南中時則思關西今在燕山又復思南中此何以故  
也僕蓋甚難言之矣客有赴南中者聊因致繾綣之  
私併順天試鋒徃惟侍教會面何時而縮地之術又  
莫有傳者悵然悵然

再與何柘湖書

客自南中來者輒能道足下起居之槩以爲君家昆  
弟不謝二陸乃知雲間才彥代生不乏今至兩何益  
犖犖出儕輩遠矣嘆之慕之自僕歸依華下已甘心  
白首矣乃上書不報而檄書又來督赴青雲翱翔豈



僕之夙願邪尋亦旋返初服而已邇來荒落不理筆  
札者一歲餘矣乃今之校文安任焉育子辨壁以校  
文則似之嫫母画眉今鐸所具者是也唯覽而教之

答薛芳山書

使來奉公書乃知僕既發鄉而猶厪使使存問何其  
厚也方僕與公爲華下之會時誓將白首山中老矣  
不謂檄書再至責僕愈益急僕本塵壒中人也遂因  
有躍馬心以故抗顏復出計將効尺寸以酬夙昔耳  
乃入京無幾何則輒有校文之役廿年勲名不出筆  
硯間愧之愧之今公幸離棄文墨講戈馬之事矣乃

茲復徵之典秦闔焉雖執事論長然終罹毛錐之誚  
未可倚以畢百年也僕自竣役來僅五十日竟日在  
塵溷中乃忽得家報老親今在藥物中矣天涯游子  
情其如何乃卒卒上疏陳情附于令伯依劉之義疏  
下吏部吏部固不肯復而僕服在近列又不敢拋印  
綬去西望雲空徒有洒淚號呼而已頃之有肯爲僕  
圖便計者旋當西轡得見老親于榻下僕今塊處戶  
內聽有力者爲僕圖之然意緒搖曳無異懸旌也使  
者來取報安能布辭乃勉爲之如此云頃在戶內當  
路諸公有顧僕寂寥者僕以語次頗及足下前事而



當路諸公云前事業已明白武進公特執法大嚴耳  
未有過也凡歷十數公言出一口若是則曾參果爾  
不殺人矣何又以疏請引避爲乎僕讀足下疏甚有  
意義且白璧既別亦無苦怨蒼蠅可也使者奉主人  
令固欲上疏僕等固止之以故歸毋加譙呵以爲聽  
外人言有兩心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五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六



左輔王維栢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策

問自三代以還其號稱王佐之才者無先于諸葛孔明乃其相蜀之跡率犁然可考有作必異有言必偉而宋儒或以偏才目之何謂乎漢初大功臣蕭何第一何事高帝常居帷幄中持文墨議論未嘗有汗馬之勞也而史臣至稱之爲一代宗臣何以故始孔明未遇時嘗自比管樂吾



觀孔明之才不謝伊周而顧以管樂自比豈宋人覩其素許如此而事功又如彼乃遂爲觀場之見而少之乎且固有說也高帝差品諸將常取獵事以白蕭何之功當是時何寵冠群臣聲施海內矣意者史臣望其末光以爲竒絕遂立號宗臣予之邪若不然者必有說也夫此兩公者皆漢之所稱賢相名大夫也其事功或就或不就天也其大體有得有不得則人爾不可謂之天也自今觀之若略其事功而直以才校則何不逮亮遠甚姑舍其才而直以大體校則何爲得乎亮爲得乎宋人議論好窮本偏才之駁不屬孟浪班固撰漢書務在核實其予何絕甚誠有觀其大者諸生其深究之夫論人者譬之入寶肆評賈直也一不得當市者遂用以爲低昂可弗慎與乃若哆口無驗妄施褒抑而輕搖其筆端即令竒文蔚起主司者將敕帚視之則何貴焉

人君以大臣之能爲能則心逸而功集大臣以天下之能爲能則事治而名高名高則獲在我事治則勞在人功集則獲在上心逸則勞在下在昔明君之所



以撫臣賢相之所以獲福皆不出此亦其大體固若  
比止矣愚蓋嘗讀孔明出師二表焉彼其盡瘁之忠  
敵愾之氣即鷹揚不過也其詞感憤其文瑰壯即伊  
訓不過也又嘗考所作木牛流馬之制焉其巧通靈  
其用利捷即公倅不過也又嘗觀所畫八陣圖焉分  
列部署上應天文下合地理即穰苴不過也孔明奇  
才也其諸過人者不可勝數然大率類此矣即就三  
事而論焉則亮之所以望抑群雄名高當世者此也  
其奉魚水之歡而不能建一統之業者亦此也何者  
大體失也今夫人君之于天下也譬之若天焉宰相  
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  
行而杓不化而為四時也譬之于人若心焉宰相者  
意也百官者手足四肢也意聽于心手足四肢聽于  
意意不化而為手足四肢也故天道圜地道方君主  
圜臣執方宰相者立于不圜不方之間所以斡旋四  
序揮使四體者也若乃孔明所為出師表者氣旣鷹  
揚而文復瑰壯一出則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  
退矣木牛流馬之制出則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  
其巧者皆擺指退矣八陣之圖出則誦鬼谷之書習  
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



不敢前引以爲弗知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以故  
恒自立於矢石之間事無大小悉決于帳前課功程  
罪不爽毫髮是斗杓化而爲四時意化而爲手足四  
肢也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累之也而大體失  
也所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也我不足而無不  
足也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劊劊而  
天下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略皆吾略  
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而  
柄事則福澤無窮何以說也漢高帝之起豐沛而定  
天下也天下豪傑之士雲附景從日以百輩來乃拜  
蕭何爲丞相所謂爵祿不悖者也天下既定論功行  
賞蕭何功第一先封於是封何爲鄴侯食邑八千戶  
位次居諸將之上賜劔履上殿入朝令勿趨已又封  
其父母兄弟凡十餘人皆食邑有差此所謂福澤無  
窮者也自今考鄴侯之爲相也無奇也以運籌決勝  
不如良之智也以戰克攻取不如信之捷也以揮霍  
先登不如參之勇也以橫行直下不如噲之敢也其  
功爲第一者以無智而使智良則良出其智以無捷  
而使捷信則信見其捷以無勇而使勇參則參奮其  
勇以無敢而使敢噲則噲施其敢而沛公之帝業成



焉故未嘗挽強而口射取江東者鄧侯也未嘗馳駿而曰踴躍中原者鄧侯也何非能踴躍非能射取諸將之踴躍射取者悉歸之何以何能使之也取亮較何何木疆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由此觀之則班固以一代宗臣予何者非以何事功謂也謂其忘已任人恢恢乎有大臣之體也後世有佩何印綬襲何職事者則撫海內鎮國家無事他求即此人乃其宗矣宋人目亮為偏才者非以事功弗就之謂也謂其抱才自用不屬之人也役耳目任聰明屑屑瑟瑟殊異乎混一之規模無內無外之氣象也今夫天下之事一有未治則責之相社稷之功一有未集則責之相即今相事事而擘畫之人人而譙聒之惛惛然用力益勞而取効益遠求之彌切而得之彌艱故在用人而用人之道又在乎有能而不能有餘而不足蕭何之驅使諸將也似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竊嘗觀于孔子矣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以



力逞懼夫人之有方者不爲我盡也明能見吳門之馬而不以明著懼夫人之有明者不爲我視也博能辨萍實之狀表商羊之異而不以博銜懼夫人之有博者不爲我告也智能決拾塵之誣料結纓之禍而不以智名懼夫人之有智者不爲我察也故其相魯也一月而功集三月而道行不自聖也不自聖乃所以爲聖不自賢乃所以爲賢惜哉亮之不察乎此也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于衆也猶之治絲焉人理一縷人司一染已而付之機上杼柚旣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焉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造父驅之貴人乘焉而過于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福祿也猶之宴賓焉宴賓者酒人奉觴饗人奉膳鼓瑟吹竽客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焉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旣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旣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蕭何有辨于此故竟以帷幄蒙福孔明不察乎此故迄用瘁斃此兩公之別也雖然自二



表傳而逆臣懦子噴之骨竦而毛豎自陣圖立即江水泛濫而行次不失焉自牛馬之制出歷數百歲未有能解其事者此蓋天地之毓靈孕秀鬼神之託精見異乃生此隆中之龍耳非庸衆人也顧愚所爲扼腕者念其齎志而終今萬世有憐才之嘆耳抑愚又有說焉從古以來號稱才士者不可勝紀然往往不聞道不聞道則才不成不聞道者何也不學也所謂學者非他也唯在于忘好惡去巧故釋智術除將迎栖志乎無妄之次游意乎自然之塗如是則無以害其真而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知道凡彼群才得道然後廣故知道則萬事畢聚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性情嚴扁無所思慕不可誘也塵壒越絕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于著蔡不可欺也動作當務與時變化不可窮也得失成敗先幾炳見不可遁也賢人至前邪夫乘之不可溷也毀玉爲珉譽猶爲荃不可誑也夫惟知道則才乃達才達則無已無人無內無外無已則無難舍已無人則無難任人無內則無醜力不已出無外則無惡功從人立此學之成也孔明講于寧靜之學蓋嘗聞道矣又其治蜀也亦嘗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矣固非用才自見



者也而所就竟若此何也蓋其才焰閃爍如燈之在  
惟一開一合時見時藏而不可終遏也以故觀者疑  
之疑生懼懼則衆不爲使而事功隳然則君子之學  
也非聞道之難而體道之貴蓋自古記之矣

問聖人之教本以抹時行道爲賢而今之君子固  
有談古高節獨行之士者此不可長也其談古  
高節獨行之士則率稱引段干木魯仲連之倫  
焉以爲此二子者可以廉頑而立懦其說似矣  
乃或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輿顏闔之四人者焉  
吾不識四人者之蘊與段魯二子何似然其行  
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何也嗟  
乎此亦後世好奇之士爲之標幟耳不然則四  
人者皆與孔子同時孔子著魯論其述賢人君  
子之行衆矣然上不挂爰鮑下不引闔輿豈聖  
人之論撰顧於廉頑立懦者不屑越邪亦或其  
少之也夫高節獨行士之所甚難能也然而有  
聖人爲之軌則焉聖人之出處固不若是之必  
矣乃若段魯二子其奇可以捍國家之難望足  
以寢疆敵之謀而志在固藏其視聖人之道何  
如邪夫持二子以削四子則四子爲小持聖人



以削二子則二子又復小矣夫其遞相不及者  
何在乎然此四子中且亦有區別尚費品題未  
可以一槩量也諸生其一第其等焉方今

聖明御世山澤之儒苟具一德通一伎者咸來上謁  
而誠願自効蓋充滿公車矣然吾所慮者俗行  
無名俗事無功將無有好奇如六子者出乎吾  
且適古之非以防今之趨耳母曰駢拇而枝贅  
矣無關世教也

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也其視天下之人猶一身也  
故世有紛難必思批之世有動勸必思定之猶之有  
家者顧家有身者顧身也今夫天久雨墻垣圯以爲  
不嚴且有盜汲汲然不俟明日而連築者顧家也病  
五日不起未甚也客有言秦越人者知禁方能已人  
之疾則裹金馳使而請之顧身也世有紛難動勸之  
事而棹臂不顧高枕不來是視天下不如家視天下  
之人不如身也聖人弗爲也是故駕救車策羸駟軋  
軋以行于四方而弗以爲憊也干七十二國而弗遇  
乃猶使子貢之徒搖唇鼓舌游揚于諸侯之間惛惛  
然異萬一之聽而弗以爲倦也上嘉唐虞下樂二周  
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而弗以爲夸也及得定公而



相焉則即墮三都去正卯而弗以爲橫也旣用弗卒則即退栖于杏壇之上與七十子之徒講道而論治焉以立百王之準而弗以爲高也用則往不用則引而退又復用又復往又復不用又復引而退聖人不厭其煩者凡以爲天下也思欲批紛難定勸勸伸唐虞之志而樂行二周之道也方今海內爲一旣異于春秋之世而聖明在御天下抱奇之士畢集于廷林藪窟宅皆虛而無人何者用之也今孔子而生當斯世則亦且車馬不疲杏壇無講矣何者遇之也而世之君子顧乃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輿顏闔段干木魯仲連之倫者以爲此六子者皆能遁世好隱不沒于利不牽于勢此高節之士獨行之賢也欣慕之焉嗟乎此猶之厭梁肉而思藜藿謝淄澠之水而甘行潦也悖之甚矣夫學也者學爲聖人耳聖人出處進退之跡固在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而今之君子離聖而語行違道而談節出者皆卑則律以六子處者皆高則附于六子若而人者即非幻民亦屬狂子愚不得不辯故愚嘗謂隱有四術而君子察焉有炯然抱奇而固請不見其名曰石隱欲觀我奇而令我見才一見之而輒復收之其名曰高隱度無



所見而託號以覆之其名曰智隱空自以身爲枯木  
朽株而尺寸無聞其名曰癡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  
弗察也夫所謂石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  
隱者則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荆與顏闔  
其人是已所謂癡隱者則鮑焦爰旌日其人是已夫  
鮑焦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  
遇子貢于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  
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焉爰旌日者東方之士也餓于道有  
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壺餐以鋪之已而知其爲  
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  
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謂高節獨行之  
士也亦徒聞其能不辱耳而史不著其他奇貨可張  
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之所謂枯木朽株耳  
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用蓋與世猶未絕也乃  
不能忍痛須時而輕投其身于空虛無用之地此侍  
人婢子之所爲一不得意輒効于榻前以爲無復之  
耳昔卞生三刖其足矣乃懷璞呱呱而去彼亦謂  
須識者耳卞生不肯亡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  
不聞斯道而徒以憤斃故曰癡隱聖人所不道君子



所不由也荆輿者荆人也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  
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  
妻去莫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  
幣先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給使者去使者復來闔  
鑿坏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爲重進者蓋謂其無禮耳  
今楚旣齎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輿滅影顏  
闔竄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寶燕石以  
爲王者襲以十巾藏以革匱人不得觀焉旣發藏則  
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子者乃亦  
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賈笑也乃固祕之耳嗟乎兔  
絲燕麥徒有其名踴鼎烹雞豈其任乎故引而逃去  
而且博捐金輕幣之譽以遺後世又有高節獨行之  
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旣聖人  
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  
于貪生而優于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爲士者  
焉較利害于毫毛之微而爭功名于尺寸之間託名  
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目見脫  
何其哀也積澤之火不揀而麗水之金顧採何其智  
也食嗟來之食何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  
卑也突梯滑稽以刃升斗何其汙也貶抑孟陬自前



進御何其妬也日置驛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  
周也得近霸王不羞牛口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  
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懸魏闕又何鄙也懊不  
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類者不能舍生不能  
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甌鑿坏之倫同日而並  
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恠乎後世之有述也然  
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降則唯段干  
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四十萬之  
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之頃矣  
趙且欲尊秦爲帝以免難也仲連固不肯而語中有  
奇殷殷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爲引軍去趙  
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壽  
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却秦存  
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  
善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爲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  
鼠耳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于魏者則段干木在  
焉文侯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  
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  
禘位非潔乎趺坐高談令所居之邦不危非才乎故



曰干木石隱言堅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  
仲連者獨稱其讓封避相以爲高節獨行之士也而  
不知二子之所以爲賢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却敵  
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一斗粟而置兩國于磐石  
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誰何此其人豈徒沁沁  
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即不出出即犖犖即不隱隱  
即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  
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連能當之耳若  
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味先王之風而不  
顧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何乎然能抑  
秦王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釋趙螯  
必中于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金爲  
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誓歡樂則相賀患難  
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  
去爲德不博棄百代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非聖人  
之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強秦四十萬之衆不可  
及也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猝至之難以觀其  
才焉才旣明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旣  
得矣又納之死生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  
操足以遺榮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就閒



八有言稱卷之十六  
廿四  
寂終身枯槁乃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猶屬之智  
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癡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  
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即有慕其聲而趨之者又  
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  
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  
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  
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  
盛智一人一心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  
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  
止十人彼六子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  
猶揭肺腑而定臧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楚璧稱璞  
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斬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  
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  
不審也

問古之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以  
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信矣然是三者敵  
與我共焉待之固難而知之尤不易也故曰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然則所以知之者何道所以  
待之者何術或謂避實而擊虛或謂變主而為  
客夫如是則遠近勞逸饑飽勢至不常我以是



待之又安知敵之不待我也惟孫子曰善戰者  
致人而不致於人斯殆得用兵之要其指意所  
在亦有可原者歟方今 國家之於醜虜沿邊  
屯戍來禦而去不追較之以三者之勢奚啻百  
倍然而在我者未見全勝也在彼者未見全敗  
也豈勝敗之數無當於兵法歟抑所以知而待  
之者有未盡歟至如昔人堅壁饗士則匈奴遠  
遯罷騎屯田則羌虜坐銷其遺論具在亦可採  
而行於今歟夫審主客計虛實以全力而制其  
救固籌邊者所樂聞也其為我畫必勝之策于

篇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  
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  
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  
擊虛變主而為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  
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  
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  
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  
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  
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



有常形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  
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採煩擾則勞佚易  
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為敵撓則我為主而  
實敵能撓我則反為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  
實者亦虛變主而為客則客反為主實者亦虛未有  
弗敗者也客而為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  
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底于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  
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已而不知  
彼也誠知彼又知已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  
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  
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于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  
之傳于後世昔者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  
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日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  
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  
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為吾卒弱而虜縱以  
弱卒當縱虜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  
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捶于唇吻怵  
于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鄣卒不解甲鼓不停桴  
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充國往充國引



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  
兵留屯田爲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  
校各萬人因田致穀撓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  
數年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楊王以降充國書曰臣  
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  
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充國不力爭輒以天子  
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于寒苦之域  
罹于疲餒戰疥之患變且不測况望懸首藁街哉法  
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  
歲以來北虜穿塞爲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  
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所  
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爲遠然絕澗  
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馳於  
法爲勞然旣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採東則  
擊西採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  
爲饑然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  
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頽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  
待遠戍卒候望力孤勢弱又不畚休不可謂待勞月  
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爲待之云何他  
邊且勿論論其至切者今 國家建都于燕西北以



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緇屬亭鄣星聯虜騎望見無可奈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令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鄣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迓而給我近探者虜兵已迫懼爲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旣不知彼遂昧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今之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旣深豈忍負主若驅之哨探今與遠近偵卒偕往偕來僞口不至夷情可獲乃所謂知之也且欲勝之云何虜凡大掠



必悉衆而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內顧而憚遠涉多設疑事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墮體乃所謂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爲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弛人心不肅且將爲所欲爲云何曰嚴法董闕于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癡兒馬牛無有入者董乃歎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興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宮室下令曰抹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賁婦人拾蠶漁者握鱸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爲之而人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用人言譙讓之已又奪之旣代者弗利王乃是牧計聽焉言者自失克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音夫難與慮始可與享成自古記之觀于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矣雖然士而有志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何也機有所難窺變又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勢有所







人君命將而假之權則將重然辨將先之矣大將持  
權而將其衆則功成然料敵先之矣夫敵害我者也  
我衆害敵者也兩害相搏必一遭創不料則敵害我  
矣料之得計則我害敵矣故將有料敵之智而君假  
之權是與庖丁利刃而便解剖也成功必矣將無料  
敵之智而君假之權是驅昧子踐蹊壑也敗什必矣  
夫權者何也戰守攻圍緩急進退自我決之者也而  
人君每惜之恒從中撓之於是將自拘拘則內顧而  
多憚何功之成故君而握權忍不予人者不可以責  
功責之則將有解君不辨將妄與人權者不可以悔  
敗悔之鮮有及也李牧雖賢非趙王許之便宜則牧  
無名李廣雖以漢帝制不獲成功竟死即不制之今  
行其意功亦不可成亦竟死愚讀史傳至李牧則歎  
趙王賢至李廣則歎武帝明今請畢其說焉夫李牧  
者趙才將也趙王使牧守鴈門曰牧能擊胡可却趙  
國患牧至不與匈奴戰下令曰匈奴入寇急入收保  
敢戰者斬如此數歲王怒而讓李牧牧不動如故王  
奪李牧將令他將代之他將數與匈奴戰不利敗亡  
多趙王寤曰牧計良是哉復起李牧守鴈門牧令却  
如故不出戰後匈奴小入侵趙牧稍出軍佯敗匈奴



殺趙二千人單于聞之輒大入牧乃勒兵數萬人翼擊之匈奴軍十餘萬皆破殺單于遁走語在牧傳中夫趙國迫邊與匈奴隣匈奴窮急必出而騷趙則趙乃匈奴之死囿也趙苦匈奴猶之附頸之癭著背之疽未始一日忘除也牧不擊匈奴實重違王指及承王讓而固不擊王豈不能殺牧哉知牧故多筭故且令他人代之以觀戰守之果孰便也既一寤而召牧聽牧便宜牧所不便不以強劫牧用此得意于匈奴趙國以寧即失趙二千人然前數歲收保所活者不知其幾何人矣後數歲匈奴不敢擾所活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兵家無十全之利將欲取之必故予之九亡而一存罪之可也小衄而大獲寬之可也故曰趙王可謂善假權者也夫李廣者漢才將也武帝時廣爲前將軍從大將軍擊匈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請于上曰臣願居前先死單于上不聽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軍相失大將軍簿責廣廣不服自殺初廣出鴈門擊匈奴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幾沒武帝曰廣年老數奇勿使當單于語在廣傳中夫廣號飛將震于匈奴武帝豈不欲以虜所憚漢所有者博一奇哉



顧廣好勇而輕趨兵出輒困鴈門之亡北平之敗殊不厭帝心若曰廣前兩出值匈奴兵多廣何得與戰令匈奴輕漢故抑制之不令當前固使出東道出東道與單于相左若當前正與單于遇遇則復敗亡也廣死以爲漢困我有將如廣武帝豈欲困之謂縱之適亡之困之實保之也且射虎危道也虎而騰傷廣竟射殺之與猛獸爭雄兵法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廣安知之哉當是時漢庭皆推其勇夫冒白刃蹈湯火此一校之長非大將之器也武帝雄才部署諸將如師涓鼓絃安柱調撥咸適或令同道或令異道或令從行或令專趨悉當其能李廣之才與衛青不甚相遠乃令廣軍統于青受青約束武帝善假權亦善惜權他主不及也故李牧損趙軍而趙王不問非宥之也不當問也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也漢止廣勿當單于者非少廣故抑頓之也不可制也所謂君將將者也嗟乎爲將者亦難矣弛張大擅則上疑其志勲伐大顯則衆嫉其能才氣大毅則君制其命紀律大嚴則衆譏其苛明以其計語人則機泄而事憤不語之則謗起而身危凡此於將爲患於國弗利人君不可不察也苟察之則諸患皆消不察之則諸



患並集且牧豈反趙者哉王遷用郭開讒卒殺之信  
浮淫之說而甘壞干城之將秦兵至而趙遂無類趙  
自亡也非秦能亡趙也廣固輕慄然氣蓋諸將其部  
下已俱侯廣將兵至白首猶自爲郎廣安能平老而  
固請當前者侯心尚未忘也漢卒抑之既死廣三子  
悉拜爲郎生而奈何惜一侯哉漢固不殺廣亦苦廣  
甚矣是故人君之御將也鑒別誠精則任不謬處置  
得宜則責不然戰守攻圍緩急進退惟將所裁吾不  
制于前也卒而論功罪等賞罰天子之威福行焉若  
曰不制實制之矣勝敵者賞沒軍者誅功大而罪薄  
者貸罪重而功微者謫銖銖絲絲計量分明制之何  
急也然始而約法中而調度一自外決不從中授又  
何嘗牽綴之也故嬖人勿將無言能制賢將與權無  
言復擾昔有張子病腫而命醫均治之張子謂曰非  
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夫身之與國而猶此也  
必有所委然後治之奈何立一將于三軍之上行師  
萬里之外而不與之便宜也又大醫令淳于意能診  
病決人死生文帝問意曰子治病能全無失乎意對  
以爲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無失夫疾之  
與兵而猶此也醫無全功將無全勝順逆之勢不可



不參恃權而縱則君與之便宜者反大將之鳩酒也  
將而知此則稱善將兵者君而知此則稱善將將者  
而天下平平無事矣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  
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  
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  
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  
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辨將何  
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  
寇馬蘭谷也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責問求  
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朶顏諸  
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  
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  
本兵議與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  
者非矣乃復有言剿之非者何哉今朶顏諸部  
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患北虜益鷙悍莫  
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計苟有  
自獻而足效者即不襲故計可也

執事以制夷安邊之畧下詢承學愚也何從與知之  
哉雖然竊亦有聞焉而思以効之也愚聞正德中虜



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  
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  
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  
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  
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  
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  
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  
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與得  
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  
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  
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  
聞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  
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  
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  
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  
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  
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  
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即如忍而  
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  
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



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  
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  
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  
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剿必啓釁撫之宜 詔從本兵  
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  
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  
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  
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  
入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  
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  
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  
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  
不可禍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鷺鳥之搏也若峽水  
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墮事後至者弗  
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  
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  
且 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  
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  
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



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算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僂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今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旣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



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  
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谿谷之間阨塞之處伏  
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勇好  
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  
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  
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懾禍求全故曰懦也且  
彼既償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償也故選  
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  
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  
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  
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尤宜擇也是  
故 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  
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  
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  
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  
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  
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  
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  
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  
以目前効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睹之計不可今



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  
之計似輕勝計佯敗取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  
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  
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  
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  
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  
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  
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  
可也愚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七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儻較刊

五言古詩

贈瞿太史使梁冊封四首

自爲京洛客曲居城西隅軒居避不來之子恒相須  
今朝就我辭云望大梁趨眷眷游子情惻惻居人吁  
斷蓬處田中風舉而天衢世途多垂別非徒泣楊朱  
四牡駕朱輪征夫出薊疆冬旭耀寒圻觀者盈路傍  
借問此何爲 皇命爾肅將山河盟帶礪一札縮十



行盛以金錯函襲以錦盤囊置之當轅軛所重在王  
章但軫靡及懷焉知使者光

行行歲聿改言及汴河濱春風吹淥波廣樂沸通津  
導入梁王苑鴈序舞枚賓禮竟華筵張俎竦縱橫陳  
三爵未云已授簡何殷勤奮筆賦鴻篇逸氣薄蒼旻  
坐客咸辟易主君前自申馬卿已牢落千秋爾復振  
梁園非不樂王程詎敢稽朝辭津竹館暮返薊亭栖  
經涉百餘城城城哀黔黎一哀困徭徂再哀愁鼓鼙  
翹首望君門君門隔雲霓太史采風人聞言良酸嘶  
停車遲不發奏章憑軾題天王本弘仁覽之重淒其

贈余駕部之南都四首

我 后洽文德宇內富英彥迅才鬱雲興馳翰若飛  
電意氣凌風騷睹者咸驚羨我聞歐冶氏鑄之經百  
鍊至道蘊淵玄沙窮金乃見張衡才何逸十稔成二  
撰茲藝君能探余心誠繾綣

吾愛南州子懷瑾嗜冲素纓冕填九衢茲爾厭馳騫  
拏舟遽南適高跡疇能附黃鵠異允翮四海隨飛翥  
焉能同燕雀依依梁間度炎江晝歎蒸渚芳困毒霧  
願子慎行泊勿云匪躬故

望吳行已即迂棹忽而西問君何爲者嚴親重我悽



趨里瞻喬木別久惑故蹊行行造堂階見面情復迷  
顧視竒中彩被服爛雲霓承歡安可極簡書畏難稽  
含淚仍辭閭悲風爲酸嘶

艤棹陟鍾岫眺竒俯吳疆故宮莽荆榛清淮流未央  
子年王氣還 皇祖重開荒岩城依虎踞飛閣擬龍  
翔十載心恒往葱鬱詎能忘與君愜登賦枉我大夫  
章歷歷陳今昔慰茲念所當

贈汪氏赴琅琊四首

初景照城闕垂楊蔭廣陌孤鳥遶樹鳴旦出送征客  
感物愴離垂逐徃思羽翮各天從此始喟然叙疇昔  
疇昔比廬舍跡邇情復深懽讌共晨夕譬彼連枝禽  
子也奏楚歌我乃嗣秦音人生悵雲雨誰能堪別襟  
別襟一何悽驅車一何速清晨發易水夕稅瑯山麓  
志士無卑業富國在慮淑君其最所司雲錦被林谷  
林谷鬱以紆有亭峙其巔昔者酩酊翁樂此著于篇  
前瞻滄海流仰捫青雲天巍哉佳勝區非子今誰宣

送人之南陽二首

鬱鬱雲中闕夾道耀朱樓駿馬飾飛纓美人佳遨遊  
頓轡趨明光攝容禮九旒出揚珊瑚鞭揖我向宛丘  
白水產真人臥龍起南岡運還金歛火事去星無光



予心企遺躅子乃歷故疆贈離兼訊古援筆伸此章  
寄謝氏四首

首夏與君別杪秋忽建茲天道有變易世事安可期  
孤鴻暮南適噉噉聲可悲感物側我衷各天悼乖離  
藹藹金閨遊夙昔相追隨嬾婉非恒情結義良在斯  
驚飈吹飛藿倏爾東南馳安得蕭蕭羽奮飛從所思  
爲金寧免鑠抱玉崇其身賈生豈不美棄置湘江濱  
仲舒遷膠西三策禍之因賢豪恒屯蹇娥眉召妬嗔  
之子投臨海抑鬱志不伸古來多悲憤非爾獨沈淪  
蓄德固無匹揮翰亦絕倫令名既勿虧得失焉足陳  
佳人遯難即言在赤霞岑高視天宇外長嘯揚哀音  
前臨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  
幽懷自茲釋仙侶相追尋朝騎白鹿遊暮采瑤華吟  
倘遇雲中翰願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保芳馨  
煌煌京洛內羅列十二衢車馬交橫馳纓冕皆鴻儒  
日出照閭闔鳴珮紛來趨於心懷我友滄海滯其軀  
世故多苟促旅遊寡歡娛閒居免憂患言念故里問  
我當返初服避世甘愚騫子當振羽翮重來翼聖圖  
人生各有因不見分飛鳧

與汪仲子別三首



翩翩雙鳳鳥比翼青雲端芳池不獨飲竹實必俱餐  
何意相背飛遽令乖所歡我有絳綺琴聊以暫自寬  
絲桐感人情拊之哀孤鸞推軫置之去逍遙步何干  
中有並游鳧戚戚念彌攢

飄飄子行邁督如快鵠飛豈不戀同袍所念在庭闈  
向期崇朝還今已六年歸升堂視白髮歡極轉歔歔  
抽身勅中厨辦膳腴以肥發我昔時箱披我五紋衣  
一舞慈顏開再舞百憂違樂莫斯日樂遠遊今悟非  
還子無苦顏羈人寡懽趣宛馬東道來西風常反顧  
予也塞鄙人謬習從章句會值好文時凌風偶鸞翥  
天路豈不廓翱翔非所慕華嶽雲臺邊翳翳遶松樹  
其下盤茯苓其上棲白鷺歸與依吾鄉延年而保素  
贈謝子令大興

騏驥信千里發足在跬步卑卑栖棘羽縱之凌雲霧  
子也毛骨殊相要終天路茲焉逝行役願言慎所務  
絃歌武城化彈琴單人附桐鄉炳遺烈河陽蔚花樹  
平生蘊固奇古人良可慕隘于計微細達夫修遠度  
令名苟不虧折腰安足顧

贈汪子

迢迢東南帆逝將赴舊京洪川無滯楫况乃奉王程



西顧望楚天白雲忽而生以茲感人腸游子安得寧  
改棹遵彭蠡沿涯采蘭英簡書豈不畏念此二人情  
如何絕裾子逐逐但榮名

慶源堂爲許氏作

赫赫許氏宗光祚一何侈里門擁丹轂殿廷接珠履  
高陽謝多才韋相慙趾美美來諒有端云自哲祖始  
哲祖昔未達懷瑾栖窮里開堂羅詩書背軒藝桑梓  
得宦不嗟卑翼以貽孫子嗣者既雲興覽故情靡已  
息陰寧忘植對食必念耒三徑拓往規層構竦今址  
制改理無違代遙跡逾起豈伊輪奐競於焉祖是似  
粲粲新宮號玩之示訓理水本水有源來世其敬止

世芳樓爲松翁相公作

皇代紹神聖賢哲應時作大公旣龍奮嗣公亦鳳躍  
鳳躍在天池懷里眷昔閣前臨函谷關俯睇弘農郭  
長流縈綠澗遠巖耀蓮萼基崇望自延跡阻興焉託  
獨往憶前人宦成謝羈縛中園遂偃仰顧已嘆今昨  
抑心違故築年悠寂以寔薛苔冒綺疏雲霧侵珠箔  
朝林誠蒼蔚夕原信寥廓曩眺愜真趣今賞成虛諾  
振衣一何有 君王恩非薄

爲介翁元宰題三瑞圖



品物燦殊形至德合一軌軌一氣斯觸形殊類則似  
伊昔嚴園竹亭亭鈴岡趾蕭蕭霜雪幹猗猗東南美  
主人伏欲興靈篠闡玄理七節屈躄伸岐枝雙翼起  
祥鍾兆果符跡奮悟同揆譬彼伶倫遭裁之吹宮徵  
既舞阿閣鳳亦躍天池鯉熙化豈異求調律今在此  
誰謂嶰谷管復當楚山裏

右瑞竹

煌煌百卉內芝也擅其神檢圖誠弗爽召祥亦有因  
猗茲負鼎翁佐 帝庫斯民斯民既已庫 皇情豫  
且親閣曰延思名界之楚城闡其域未閣時有芝生  
輪困俄而茲役興識者嘆屢申青者表文德赤者象  
龍鱗綺錯非一色微理見吉人謙謙君子志睹瑞懼  
益振上以謂乾造下以謂坤珍

右瑞芝

四運無停軌迅商萬妍謝盈盈池中萼灼灼長安舍  
孤莖翠自持雙蒂紅相射芳流詎因風光深不減夏  
觀者摩朝簪一顧一驚詫借問此何為靈根結其下  
氣合株乃連精通色無亞何異同心人駢肩而並駕  
古人云此華服之能羽化美人玩不采但對持杯斝  
玩之有真契朝吟繼以夜



右嘉蓮

贈袁生督兵守鳳陽三首

初陽照東壁有客欵我門問客何所之駕言趨帝  
園腰佩金錯刀羽旄豎戎軒意氣無江湖轅馬望路  
奔張君辨豐鉞神光躍厚坤願子策高足慰我思所  
存

汎舟越長江行行屆

陵宮陵宮一何麗樓觀鬱雲

虹崇巖翳松栢金闕羅羅熊將軍中夜起仰天天無  
風回寢顧牀頭寶刀挂雌雄但令四境謐疇願卅元  
功

淮野山盤曲雉兔交回岡躍馬徵徒出觀者盈路傍  
矢發不虛歸左右斃雙翔就岩敲石火炎鮮呼金觴  
還車意未已試巧疊穿楊從禽豈所欲聊以娛時康

燕子磯次韻二首

蔡生期久榮主父嘆日暮始圖豈不偉終稅寂無趣  
伊余慚無姿敢云附隱霧睠茲清江流前種蒼桑樹  
四節逝不居奄忽改芳杜因之慕幽人異與訂良晤  
天外狎鷗群雲中躡仙路所嗟乏羽翰萬里安能去  
弱冠事遨遊廿年承雨露戀恩恩未酬檢齒齒非故  
驅逐將如何徒令鬢髮素



旅愁苦未央日夜相糾錯雖云厠纓冕何異坐窮約  
散步出郊圻倏登川上閣波長情旣延景異跡仍泊  
目睇江雲卷意屬渚禽落祗令鄉思馳轉覺衣帶闊  
行止嗟誰尤悔吝亦自作王喬厭塵劫屈平嗜蘭薄  
往哉無淹駟去矣有飛鶴窈窕三山秀靈樞五丁鑿  
且共同懷子相從覓所樂

七言古詩

贈孫伯泉畫菊歌并序

楨所謂畫菊歌者辭旨局促才藻繁猥視古作者  
相距殆千里然以發抒花態抉剔筆精則自謂十  
九有中矣夫畫之道與詩通也神情苟會意象隨  
具心手應援則態度弗乖古亦有言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伯泉之謂也若中無栽植臨景髮髯得其  
莖則葉失體幹即完色相不淨詩亦若是而已故  
諸藝能之品未始無法泥法者隘弗學弗得自得  
者鮮哉楨自操觚以來注情篇什期詣淵邃然妙  
悟竟隔即觀伯泉所爲菊窮日拂玩脉脉灑灑遂  
有解如此云昔張旭善草書自以謂見公主與擔  
夫爭道而得其意已又觀公孫夫人舞劍而得神  
俊楨之童昧闇劣惡敢自託於古人然於微類觸



長之道因甲求乙之術則竊所學焉爲念通家骨肉之誼有投必合之情輒吐新識欲秘不得使語諸人人則自延誕責此其困哉歌即勒卷用備筭中一物且令觀者知西國鄙生有此崇嗜與看花玄都之傍異矣若其爲伯泉傳聲於不朽則以俟賦落英之才蘊東籬之致者大衍厥辭楨非其輩也新暑薄人有言不得具然物理亦止此伯泉其謂何

畫菊自有孫伯子眼中菊花無顏色千葩萬萼出愈奇鄭老王丞掩不得鄙人重菊尤重孫初乞一揮挂無軒霜天搖落群芳盡錦石崢嶸數樹存坐觀立玩忻還訝紫艷金英爛相射恍惚如遊甘谷叢歲迭疑傍東籬下東籬甘谷杳難尋畫手千年祗見今細葉疎枝秋婀娜含煙帶露氣蕭森吁嗟伯子之菊胡爾殊少日致品自三吳分畦列植繞山墅朝吟把朶夕對壺一吟一醉情相悅便欲因之向點綴濡毫拂絹花神愁生色真機造化泄名筆今餘二十年長安門闕踏將穿孤芳一出連城賤尺幅持來萬戶傳孫伯子勁氣貞操無與比畫中霜幹宛相似已知勲望收人寰况覩丹青推 帝里東園繁華李共桃才看綽



約條飄搖南渚芙蓉雖稱絕娉婷可耐秋風高三花  
總不煩君手煩君更寫菊之友紫蘭翠竹團清泉天  
寒歲暮恒相守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君不見濯錦江中錦爲水形勝冠絕西南州遠勢透  
迤作字轉清波漱艷帶花流蜀女濯錦錦爲燦水之  
奇異殊足嘆安得臨流一澗之今我胸中生錦瀾錦  
瀾星橋萬里餘使君今乘駟馬車琴堂夕訪相如調  
草閣朝尋揚子廬揚馬千年俱已矣只今惟有錦江  
水君飲江水餐江芷期君文章亦如此人言君行解  
網羅君行猶自費吟哦峽樹時聽啼血鳥渚風遙瀟  
竹枝歌歲晚看君西南鰲到時雪滿錦江路江頭得  
句應念余江中鯉魚幸無數

相逢行贈艾少叅

艾子別予九幾載長安柳色十更代邇來復走長安  
陌相逢杯酒俱感慨予今醜老昔朱顏子亦四十鬢  
且斑向來形容不自保何況萬事反覆間君不見漢  
家五侯雄甲舍車馬紛紛候門下草玄閣中揚子雲  
閉戶反遭時人罵又不見斯非結交誓死生秦雖貴  
斯非有名一朝寵利防傾奪背面戈矛不顧盟今人



古人皆若此言之憤懣哀歌起五陵豪俠今非少百  
歲交游吾與子子到長安已在春宿昔意氣不沉淪  
要路朱門絕謁謝窮巷往往停車輪是時東北有胡  
塵要子請予致其身吐膽傾心有大節蘭芬金斷豈  
常人歡遊未極復分散大梁遙指黃河岼君歸大梁  
憶長安予望黃河生嗟嘆黃河淼淼與天連正月雪  
消注百川我乃持戟帝座前安得同汎黃河船

石鼓殘文歌

我聞宣王石鼓史籀筆文辭簡質字銛利歲久剝落  
塌摹昏讀者往往恨弗備頃登注君堂見此更惆悵  
形畫失真事之微中興勲蹟隨彫喪於乎文武已歿  
成康徃幽厲再傳姬祚衰田事不講武威弛宣也英  
英嗣其基岐山之陽廣且夷我馬可驅車可馳召從  
百辟修舊典左驂右驂各有儀君王大輅吉日出旌  
旆凌亂天風吹駢駢騎射競獻巧喧聲振山山爲披  
沂水沔水魚瀾瀾選徒擲網又一時事罷從臣奏大  
成爰請礪石勒其銘豈徒風烈紹先世要令千載垂  
鴻名人言禽荒古有誠彼美宣王寧無解儼狄內侵  
蠻夷悔我武不揚萬事壞請君究古蒐遺編叅訂闕  
文裨之全賢聖作事固可傳毋爲區區點畫論精妍



贈劉少參赴楚守

顯陵

先皇昔時乘飛龍飛龍弓墮楚山中其後瑤池邀  
聖母遺珮却在燕臺宮當時諸臣議頗紛或欲別隧  
比湘君所賴我皇見不移同室同穴古有云嘉靖  
已亥二三月大駕親行觀陵闕羨門馳道皆新啓  
荆榛爲掃山突兀歸來始發梓宮舟五月江平非人  
謀使者還報哀未已更詔置吏守其丘茲丘巖業俯  
南州下峰踞虎上盤螭金粟之山何足數黃帝橋陵  
未可儔中有桂樹枝相結雙棲鸞鷲將九雛自從  
聖吏十年周關臨虎豹茂松楸崖頭石鏡光閃爍山鬼  
驚避聲啾啾劉君此去百不憂伏臘虛筵俎豆張但  
奉衣冠時出遊亭碑雙峙功德在閑剔苔蘚識科斗  
我聞洞庭以南即蒼梧隔岸有廟帝女孤十年斑竹  
猶含怨一水盈盈不得俱只今二聖共一山翠華  
雲輶相往還夜深風起萬壑間虛空珊珊響珮環君  
也聞之動心顏君也聞之動心顏

對雨篇

西山黯黯雲氣黑日落未落帶雨色夜深亂鴉九衢  
喧轟雷壓城雨翻盆攬衣驚出莽四顧前屋後屋溜  
如注樓頭鍾鼓不聞傳但聞玉溝濺濺波濤怒此時



上御集靈臺燭裏龍顏筦筦開平明筵張雨亦歇左  
右爭進萬年杯君不見大麥回枯小麥青社鼓賽神  
民樂生

對雨後篇

燕市雨餘花如簇買之百本植屋後晴日亭亭一株  
立餘株散地垂不茂朝雲霽霽風浙瀝前雨旣足今  
雨又推窻看花意轉嗔立者自立仕者仕栽培枉費  
主人心我堂不妍翻增陋雨兮雨兮澤何厚脉脉相  
對移清晝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覲

渭水湯湯流言歸東海東我送劉大夫臨流酌酒筒  
大夫東征氣磊磊聽我爲子歌東海東海天開萬水  
窟萬水東奔誰能改誰能改赴海門萬水灣環此水  
尊風雲晝吐蓬萊氣蛟蜃宵蟠日月根日月蓬萊光  
相映六鰲穩載波如鏡島樹嘗聞鸞鳳棲鮫宮不道  
鯨鯢橫島中十二樓樓上集神仙絳節搖搖紛閃爍  
霞裳兩兩劇聯翩霞裳絳節數不計共向鈎陳朝玉  
帝水底龍吟簫自吹雲中鶴淚曲新製新製一曲世所希  
玉帝朝來啓玉扉王喬從此登仙籍方朔今回近太  
微劉大夫覲天子萬水朝宗宛相似君不見皇家車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八



左輔王維撰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五言律詩

大風

長安正月暮強半烈風吹苑草寒仍細城雲晚更馳  
翻空潮勢壯入樹鵲巢危不惜摧楊柳傷心桃李枝

同館寮宿院中

話久輟青燈宵寒擁翠綾枝鳴宿鳥動窓影曙光昇  
人語鷄聲盡風庭雪氣增夫君莫問夢多懷寐未能



別舍第二首

猶是離鄉淚那堪爾更離腸  
回分手處被憶共眠時  
行斷鴻雙叫征遙馬獨嘶  
歸言好消息聊慰倚門思  
爾去伴春歸鶯花撩亂飛  
到知無市虎行擬訪庭闈  
骨肉他鄉淚桑麻故國扉  
金臺遙送日征騎入雲微

俞侍御父母雙壽

龐德無聞子梁鴻祗令妻何如  
越江叟茲事總能齊  
鶴島形雙老鳧洲影並棲  
獨令栢臺史日夕望雲迷  
贈潘使君赴汝寧二首

使君分部所山水似宣城  
露冕千人望板橋五馬行  
吟知齋對岫政想臥爲聲  
簿領焉能累由來謝朓名  
汲黯猶爲郡黃公終賜金  
但愁徵拜日無奈借留心  
舊直旌摧檻新鞭繞贈音  
嗟予傾蓋晚相望意何深

送盧子上 秦陵祠 昭聖太后

虞帝英爲嬪周王妙作速  
當年稱二聖此日閉重丘  
雲慘蒼梧夕風悲玉殿秋  
侍臣瞻切際鳳輦必來遊

留別諸同館四首

湖海知名日雲霄結侶時  
相依憐玉樹贈別把松枝  
何地同看月因風好寄詩  
文園歸臥客萬里幸相思  
忍別金門袂却憐共直時  
聽鶯穿柳苑歌鳳倚花枝



直羨凌雲氣長吟伐木詩浮踪難自定延竚有深思  
蓬轉何須嘆星團會有時爲言天上侶莫折道傍枝  
劍在輕分袂囊空感贈詩病來吟力減報國愧清思  
今帝過炎武鄒枚盛一時雲龍遊遠漢梧鳳在高枝  
苦抱還山癖愁吟戀闕詩莫將司馬薦病矣倦文思  
慈恩寺納涼用郭東野韻四首

地偏人不到曲砌徧苔磯自愛尋真入何嫌與世違  
薛房閒白羽藤樹掛緇衣毒熱愁無那蕭然一坐微  
五月亦何爽東林不傍村微風寒石榻濃木蔭溪蓀  
余是驅車客茲爲避世軒無生如可學捐珮未須論  
野外煩囂絕城中車馬紛偶來閒問社不是故離郡  
淨院依風色游心憚日曛徘徊松栢裏香靄共氤氳  
日暮不知去棲禽啼滿林僧沾微月返星向暝樓臨  
偃蹇由來性遲迴自和吟明朝又城市愁見土盈襟  
立秋夜坐有懷三首

爲客三看月關情獨此宵葉辭風裏木斗轉漢邊杓  
逝水嗟時序張燈共寂寥隣人吹短笛不管旅魂消  
去年當此日葉下不爲淒鄉月當樓照園禽伴我啼  
撲螢行竹外披露臥軒西京洛關山絕秋風憶故棲  
塞草秋應茂胡奴欲犯關寐從今夜廢弓有幾人彎



霄漢誰謀國華夷只限山書生空肉食自赧月中顏  
雨霽郊壇 徐奉常院二首

愛此赤松家令予清興賒玉童調白鶴金竈悶丹砂  
衣潤臺邊露花迷洞口霞何當謝人世卽爾駐年華  
主人讌客情歌管步虛聲始信仙家別能令世慮輕  
青鸞樓竹院赤石映霞城猶自牽纓冕將無誤此生  
送駱太史謝病歸湖州四首

忽謝金門直言尋碧海濱明時豈無意旅病苦傷神  
白髮愁中長青山夢裏真知非鷗鷺侶暫與薜蘿隣  
挂席下遙溇行行指越林菱歌醒旅夢鱸膾稱鄉心  
千里秋江水孤舟月夜吟和人渾不見霄漢有知音  
何處采芝苓松岩與石町一蘇司馬病重注子雲經  
舍外湖光白牕中越岫青客來時問字不得臥深扃  
君家湖水上余住華山西不爲憐同調何緣惜解携  
高林風葉下遠渚暮雲低望望行舟杳津樓費屢躋  
七夕宴集和陳大史

靈匹今宵會言尋隔歲盟同懽吾在此競巧句雙成  
雲似仙鬟裊月疑玉珮明填橋鵲共去怪底樹無聲  
陳子詩期七夕宴集忽雨渝盟迺依韻嘲之

仙筵即共賞風雨却寒盟不及雙星信河梁約竟成



坐令佳節邁空對客燈明懽宴知誰第笙歌急夜聲  
七月八日夜集陳子館

仙媛方怨別仙子復尋盃天上鵲橋斷人間燕市成  
杯含孤月白河間二星明佳會知難數酣歌盡漏聲

聞蟬

客居不傍樹蟬響遙風帶月流虛院和砧入暮空  
驚心寒不遠爲客思無窮忽墮雲中影嗷嗷又塞鴻

陳戚畹宅同年會和孫季泉大史韻四首

俱起脫荷裳聯趨傍日光十年霄漢客七貴鬱金堂  
興逐燕歌發衣携御案香猶思曲江舊春水遶青蒼

今筵已此地來聚復何時共戀看花伴齊吟伐木詩  
淹杯忘景夕闕唱見雲移無限乾坤事誰當遂所期  
仙曹錦繡裳仙醴玻璃光歌起雲停戶簫鳴鳳在堂  
梅風遍花樹蘭霧裊爐香不盡追攀意何言暮色蒼  
一別十年去百年能幾時殷勤醉後語慷慨座中詩  
城晚霜笳動歌闌錦瑟移相看嘆踪跡萍海渺難期  
廣德寺送別陳子

俱是游京國獨憐尋故山鄉心因子劇別句對僧刪  
枯沼風荷咽空林夕鳥閒前程愁欲暮乞與一燈還

送趙明府赴長洲



春擬到蘇臺江流匝匝回東風一夜發晚樹萬花開  
虎岫傳名壤牛刀試異才公餘若問古吳苑盡蒿萊  
送陳子侍父歸嵩山

阿翁懷舊隱子亦戀鄉關雙駕青門外歸塗白雪間  
身溫寒夜席衣學古人斑明到嵩山曲芝觴好駐顏  
詠孫氏第雪獅二首

豈自條邦至疑從崑岫生風毛翻玉屑日彩盪瑤精  
踞地如思奮看人似欲鳴情知非信有臨視意頻驚  
入庭真足詫何物爾崢嶸瑰狀明雙眼奇毛縮六英  
衝風寒益壯不月夜猶明雖在階除裏還看猛氣橫

月夜孫季泉見過

君有王猷興余慚戴子家過逢乘夜月門館靜雲霞  
貧擬來人少詩憐古意賒同聲今復幾莫便轉歸車  
冬夜孫季泉宅對月

今夜華堂月盈盈坐玉壺影流疎竹動光滿一燈無  
城笛關山調君詩合浦珠不歸非漫興此地可忘吾  
冬日過孫伯泉錦衣季泉太史因而留觴紀贈

一首

嗜靜雖吾癖談奇即爾過杯香雙桂映雪霽二鴻和  
太史元稱馬將軍舊姓何徘徊不欲去天地此吟窩



和袁子詠雪之作

天風吹白雪來伴玉人清身似棲梁苑歌應繼郢城  
亂飄梅閣重輕繞竹窓明最憶袁安舍期來倒數觥

初度二首

母也彌六旬余今半世人猶多三徙媿未老五雲身  
觴酒來燕市冰盤具海鱗朝來稱慶地冬日可相親  
少年從文墨于今只故吾徒然游鳳沼未是探驪珠  
鏡裏容頻換域中風漸殊碧山有舊業將擬著潛夫  
贈王懋中太史移居四首

苑水斜連戶宮梅近拂墻氣侵琴劍濕風染竹蘿香  
虛閣玄經就閑門碧草長雖然住霄漢何異在林塘  
寂寞唯孤室豪華自五陵門喧裘馬過樓望海雲凭  
愛竹呼君過遺書向友徵不須愁夜讀自有金蓮燈  
昔住城臨屋今棲市接門多君不擇地得道自忘喧  
車馬朝天路蓬蒿隱吏軒可言渾掃却時有問奇煩  
歲宴春將起遶庭青草生官閒長繫馬柳細早啼鶯  
鄉物吳王劍臣心漢士纓更憐芳調合竊有結隣情  
齋夜同彭孫歐三太史

微微寒燭盡晤語向深宵千響秋驚宋同心暗祝堯  
窓虛覺露下桂落想天高漸見雲低戶應催萬壽謠



中秋過汪氏二昆季玩月二首

孤月明無際繁星淡不輝只疑金鏡轉却道玉盤非  
氣逼浮雲斂光寒白露微無因生羽翰萬里但瞻依  
謝庭欣得月長夜坐忘還歌酒耽燕俗池塘印鄭環  
憐香依桂樹聞笛憶關山重以南鴻度君心江漢間

贈李侍御按雲中二首

青驄白玉環之子向邊關影度桑乾水目寬句注山  
防胡身佩劔弔竇石成斑霜氣因君早塞威八月間  
年年此戎馬望望半空村陰火冤夫氣秋笳漢使魂  
背人鴻入塞行部鷺隨軒白簡無嫌數安危在討論

送吳君謫大名二首

簪組先朝舊吾鄉不乏賢君今下霄漢予意重悽然  
賈傅投湘日屈平辭楚年離筵顧儔侶落落曉星天  
謫處王畿切無歌行路言爲官殊畫虎得罪類亡猿  
澶水涉旬到滑臺望斗煩君王明日月終爲照翻盆

秋夕孫子見訪和韻

美人今夕至明月故徘徊案秩秋螢點隣機寒女裁  
驚心時序晚淹坐鼓鐘催俱是他鄉客堪聞北鴈來

壽蘇諫議毋許孺人兼贈諫議得告歸侍二首

嶺表無黃葉年多不記秋但知霜入髮曾見海爲疇



跨鶴身同健九熊意竟酬獨憐游子遠霄漢望歸舟  
歸子遵海入應慰倚門心綵袖重溟映芳蘭五嶺尋  
承恩將錦誥獻壽耻黃金唯有白華曲傳來清廟音

雪中東隣舍汪子

君爲南楚客我乃西秦人舊國元連壤今居更卜隣  
坐看簾外雪調憶郢中新興至相尋易無愁棹遠津  
贈劔與孫伯泉都督

寶劔藏年久匣中淥水光千金酬未許一日爲君將  
青海傳雙箭天山駐五王何當持此去萬里靖邊疆  
送葛給事以使冊封歸河西二首

搖珮辭宮直分珪向塞城星槎千里使帶礪萬年盟  
雪路遲春草天山少早鸞梁王偏好客除道送枚生  
星海與崑丘迢迢壯故州人從青瑣去鄉得錦衣遊  
首蓓銜天馬河源汎月舟歸應折榴葢萬里致同儔  
送人之金陵

君行辭北闕予意慕南邦龍虎雄蟠岫烟花錦夾江  
春聲聞凍浦暖日透船窓最是乘潮便無緣鼓楫雙  
上元壽傅母大孺人

漢京燈夕至今節倍繁華春酒新浮蟻名媛舊夢蛇  
邦傳三徙訓宴倚五陵霞卽此勝王母無勞羨孟家



午日送郭主簿之江都二首

午日有蒲觴留君醉帝鄉酒醒天欲暮別去念何長  
臺駿元稱隗棘鸞却負香不能推俊彥羞說位巖廊  
直泛長淮盡開窓見廣陵千區朝市客萬點夜船燈  
擁岍人騎竹當官子飲冰無言不得意茲地古來稱  
送內兄選士郭子歸省二首

聖代無屈士如君竟自舒名通上國籍藝挾右軍書  
久客鄉心發長郊去馬徐遙遙函谷外白髮倚門閭  
送歸殊自嘆十載住長安旅跡同飄梗征人獨采蘭  
天遙堤柳黑鄉近岳蓮丹孟老應相問惟貧似伯鸞

寄齊侍御

南國得炎早因君五月霜威傳江客遠書上漢廷長  
塞北仍多事天涯憶舊行何時歸柱下高論動巖廊  
夏至齋居

節候忽如此端居感慨心城雲看火度宮樹起蜩吟  
便覺年將半那看暑遂侵所思在虞帝南吹散瑤琴  
送孫生鋌入吳成婚

去矣秦淮水南風菑菑新身游吳帝苑人擬孟家親  
鳳管臨臺發鷄山引眺頻六朝文物舊未可廢推論  
雨中郊寺送郭子



東林君且住急雨濕征衣愁說恒河漲思看佛日暉  
情人頻勸酒釋子解忘機但道沉冥坐鄉山定裏歸  
慈仁寺集鄉中諸友

春來不得意秋至尚羈棲鄉思深燕館客遊到虎谿  
新涼蓮水畔宴坐夕陽西世事唯堪醉青尊爲爾攜  
華學士之南都

君王正圖治學士乃南轅春度長淮水星分太乙垣  
馬遷元石室方朔本金門即見徵還日懷書十萬言  
中秋集汪尚寶舍和韻二首

高城角夜流高宴屬靈豪遊醉度霓裳曲清吟落葉秋  
霜將月皎皎思爲客幽幽那可南樓笛聲聲是隴頭  
今地月華流全勝天柱遊蟾蜍臨水靜風露滿庭秋  
寒鵲驚枝繞鳴蛩破室幽關山未歸戍此夜倚樓頭  
白僉事入賀 聖壽却還山東二首

閭闔九重開衣冠萬國陪象隨人共舞鳳逐樂雙來  
僊醴擎盤露山呼遶殿雷夫君亦至止金鑑錄須裁  
舊是含香吏今爲攬轡臣來知戀北闕去擬慰東人  
海氣瞻浮蜃郊情憶獲麟遠遊空復志送子重傷神  
贈許氏二首

石城許氏之遷南奉常也王子戀焉又嘆其



成畫錦歸也詩並有之

君家鍾阜下 聖祖舊邦畿  
二水清宮舍 千門鎖  
帝闈到知仙是侶 行羨宦爲歸  
晝日驅車馬 相如倍  
有輝

許子予所好 言離戀不窮  
才華今謝眺 官譽舊山公  
鄉月隨行李 王風速去蓬  
南登有詞賦 莫不附雲鴻

送王司成之南都二首

帝謂夔能教南廡 此奉恩蒼龍  
辭漢闕白馬度吳門  
道以先生重名令 學者尊舊賓  
勞睿想博望欲開園  
敢云鳳是侶 十載濫同池  
交愛那能道 行旌不可隨

堂留倒履處 途望着鞭時  
南國見春草 知予千里思

沈光祿謁歸以改營先大夫兆

原生慕京兆 孔氏疑防山大孝  
今誰繼憐君 此日還  
沾衣辭漢署 走馬向江關  
若到悲鳴處 佳城在此間

申進士令分宜

申生子所獲 少年懷遠心  
手指循吏傳 言赴楚江潯  
敢謂張華識 相期宓子琴  
彈來無自苦 世上有知音

秦維价宰孟縣

河陽元勝地 之子去乘軒  
花樹迷官路 濤聲入縣門  
孤城已非晉 舊事尚追潘  
誠使芳名續 折腰未足論



寄贈可泉宗兄司訓

蚤歲淹經術長途阻着鞭逢人惜白髮得宦耐青氊  
上論推匡鼎諸生仰鄭虔思兄苦春草徧繞泮池邊  
送汪子

出城芳草歇臨水芰荷生節換羈心感山回客路橫  
同人違上國天子在西清萬事憑誰語悠悠悵別情  
贈徐推官之西安

故國君爲理歡來却自嘆秦人今好訟漢法本從寬  
三向羅應解重關路亦難須君按轡入百里到長安  
輓許相國夫人二首

相國能扶 聖夫人勸好賢令名追解珮峻業至回  
天何悟飛霜月遂成殞蕙年國門丹旄去清淚萬人  
懸

澗水函谷接青蘋歲歲生歸魂今日駕薦豆向來情  
行望胡笳慘入鄉緱嶺橫爲詢迎玉鶴何日返雲輶  
送李明府之任蜀中李父故爲御史

名家周柱史才子漢郎官去望星隨憶還知鐵戴冠  
棧花驅馭緩江月照琴寒萬里遊真勝無歌蜀道難  
贈陳憲使之江西兼訊謝許二丈二首

繡斧江遙入白雲官獨能平持漢氏法威出暴公稱



山雨城常暗浦雲波自澄亦知文賦客滕閣幾回凭  
謝子猶垂翼許君復縱鱗高賢無下位遠徼有孤臣  
南檝同人逝東門把袂頻因君聲二子離思不堪論

還闕二首

許身已南山歛爾謁天關猿鶴堪深怨冠簪亦舊班  
海元群水匯辰自衆星環聖世誰能隱移文不愧顏  
西人皆好武吾亦罷論文昨向南山下時隨射虎群  
趨朝寧狗祿在野每懷君盱食憂邊切阿誰請入軍

寄家書二首

毋念今逾切別來夏又殘時驚流水逝日作倚門看  
有客傳消息爲郎憶考槃應知非漫語貧賤故能安  
客心殊不樂千里獨長安夢寐還家屢風波涉世難  
跡危偏信卜慮重欲辭官悵望西飛鳥何由附羽翰

寄東氏妹二首

萬里游真倦向來依故廬寧親迎衛女設饌釣河魚  
奔認身仍遠思家意不舒班昭應有念早上巧兄書  
危途親更隔獨客意偏衰信遠憑長翼詞悲敘大雷  
畏人將宦薄懷汝覺神摧何日雪堂共重賡詠絮才

五日登昆盧閣同王趙二子

應赴春林賞榴花故國同况今辰不住可使色成空



載酒諸天上掇蒲淨界中宴闌人未醉憑閣思無窮  
滄流不入渭西嶺故遮秦本博樓中趣翻傷望裏神  
停杯看去鳥落日下同人支遁休慳馬急將入暮闈  
予既還京會無錫王子亦至因簡二首

金門仍待朔聖代敢逃堯以我猶懷隱知君勉赴招  
陌塵袍色化世故道心消何似滄江畔白雲閒自謔  
華嶽吳江口雲天萬里遙相違憐宿昔相見復今朝  
缺判終同匣鴻飛不異霄拔歡斗酒匱爲爾脫金貂  
寺閣同諸子和楊司諫韻四首

紛紛京洛客此地幾能遊氣爽秋疑早林深晝亦幽  
觴綠逃暑舉興爲慕空留可道危樓晚猶須上上頭  
陰晴誰可料朝霧晚爲開簷鴿衝空逝江虹截雨來  
霞流忽殿閣身擬到天台遊嶽嗟難遽今觀亦異哉  
居峻望逾迴浩然生遠思山無雲斷處塔有鴈來時  
繫足書猶澁傷神客自知十年塵土裏初服盡爲緇  
樓中客未返棲鳥已松篁興在惜餘照空冥識妙香  
鐘聲侵檻急杯影接雲涼惠遠休憎飲陶公嗜醉鄉

立秋書懷

故園當此日一葉下深閨萬里勞親念孤兒作客悽  
身將天共遠心與火俱西昨向秦關別春風草色萋



聞蟬

上苑無窮樹微吟抱一枝風回聲故迴雀繞跡堪危  
清飲垂天露寒哀尚暮時羈人愁聽汝獨坐正多思

秋日閒居二首

千里逢秋客閒居感慨中宦跡巢幕燕鄉念下江鴻  
院靜蛩偏響霜寒水漸空遙憐故山桂鬱鬱自爲叢  
窮巷深仍僻應門午未開知無問奇客不是草玄才  
履跡荒庭沒秋聲遠樹來誰言繫朝籍只擬臥雲隈  
贈龍湖張公之留都

春水吳天渺風帆易石城才奇牽物望跡遠軫

皇情何日迎周旦前身是孔明岐途無限意佇立暮  
雲生

春晚見白髮作

苑日柳全綠庭風榴欲然不知何處雪吹向鬢毛邊  
把鏡光堪妬傷神客獨偏十年成底事惟取百憂煎  
聞鶯次趙比部韻

予懶春游戒掩關客罷迎居深羈旅感鶯作故園聲  
逋響和風斷得群遠樹鳴向從家柀聽不是此時情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範內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 聖念爲當



熊玉珮虛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  
叢

暖候親蠶舊今朝罷採桑六宮齊下淚萬葉爲誰長  
苑草春猶綠雲車晝竟臧返魂百無賴空有月氏香

人日作

人日陰晴半燕山獨望時晴當免天札陰豈有災危  
天遠真難問春歸只益悲西南渭川渺水泮快漁師

春日寺集和尹氏二首

處處春光接客愁殊未開言尋息心侶遂到望鄉臺  
見鴈翻增恨逃名莫道才漫看諸妙樂取醉藉蒼苔

長安少年子春來日日嬉城南無數寺花柳徧含滋  
走馬尋鄉入逐鶯載酒移吾衰今可笑向此亦棲遲

賦得天寧塔贈別胡青岩同年

平郊曠千里孤塔突青天寒集三秋鴈危開百丈蓮  
望應收楚蜀勢已壓幽燕徒倚吾愁上離魂會渺然  
郭氏莊遊次洞山尹子韻二首

曠野迷禾黍聞流不辯谿問途行復立入里北還西  
谷遠疑禽響園深詫虎啼上林云在邇獵地豈應棲  
稼事村村似河流曲曲同分明燕甸外只訝鄆谿中  
三伏渾遺暑百禽各點叢簪纓聊此日丘壑是吾蹤



南浦舟汎次韻

呼舟催力進波靜日仍暉怕有回風作虛令蕩槳歸  
白鷗來故狎青島望何微出浦聞相近吾將遂所依

贈閔氏提學山西

晉壤胡沙接羽書歲歲聞登壇誰練武擁節子論文  
道向河汾重秋來烽火勤自嗤簪筆者翻欲學從軍  
有客二首

有客談農事凄然傷我心風回青失壠日轉赤流金  
處處神巫問哀哀寡婦音憑誰還報語帝禱已桑

林

單于欵欵塞使者急臨邊果得蒲稍馬何言少府錢  
沙場元恨并炎月更生烟願假將軍劍山山爲出泉

贈羽泉劉君宰瑞安二首

得邑東南畔皇心念遠人徵求深到越山海近連  
閩九曲神仙窟三年撫字身政成知有慕潛渡武夷  
津

南國余真慕湖山每按圖宦來情漫切君去景應殊  
秋浦平開鏡霜林豔抹朱過家潮正壯還是子胥無  
寺中訪喬三石大叅留宿二首

遠客來千里息心自此宮世途已白髮池館復秋風



慷慨吾真動留連夜易終朝來聞過鴈翹首共遙空  
君自梁園至予依燕塞居臺金事已往死雪賦何如  
俱抱千秋感因停五夜車祗須謀一醉率爾脫銀魚

西溪亭上分韻得屏字二首

曲水圍青帶回岡抱翠屏冠裳仍廢榭鷗鷺自寒汀  
霞覆千年樹風翻十月萍少陵何處問徒倚白雲亭  
暮倚溪山曲悠然見晚屏水風醒酒面野火辨魚汀  
坐下忘機鳥行吟浪跡萍良遊天亦縱明月故亭亭

熱

院深風不度火鑠井猶溫林密翻包暑蚊多故趁昏  
何方無五月明發問孤村蓮洞涼如許豈堯不可奔

郵亭賦別限韻二首

春館寒猶峭霜旌氣愈嚴萬人遮去馬一斗候虛簷  
柳色暗浮閣嵐光翠入簾攀君真失計彩筆漫重拈  
暫爾關河客相看幾愴神恨無繩繫日漫說馬回輪  
三疊杯前曲雙旌畫裏身自茲懷遠夢夜夜逐行塵  
出平涼尋故人

窮塞涼州是吾今出更西峽深昏白晝劔在耀青霓  
畏色生危巘吟情亂急溪故人千里外有酒慰淒其  
齊大尹父母雙壽二首



七十今辰及榮光昔日無人同  
龐老譽庭有榭家株  
筵啓蓬山下笙鳴野鶴趨  
何當綿歲月幾見海波枯  
雙挾藍田學登堂酌碧醪  
海雲回彩服春色醉仙桃  
健擬千年頌祥看五色毛  
懸知瞻拜日白髮兩刁騷

壽趙撫臺母七十二首

生當五月望戟府夜猶筵  
北斗輝瑤樹南風沸錦絃  
健躋榴閣坐笑指桂輪懸  
司馬因將祝千回伴母圓  
自製稱觴曲膝前趙倚樓  
綵雲停白雪烏府勝丹丘  
蒲酒偏宜夏萱階不受秋  
長生吾有頌其柰野人謳  
春夜於草堂飲趙孟靜限韻二首

窈窕歌今夕留連及曙鐘  
殘星低北牖片月墮西峰  
歡向樽前劇思於別後  
重高標蓮嶽似萬仞削芙蓉  
幾載天涯別今宵此聽鐘  
昔游慚二妙新興得三峰  
宿鳥窺燈起春雲佇院重  
明歸錦江曲相憶採芙蓉  
暑雨

風雨清涼暫愁心切斷虹  
坐着雲入岫即有暑侵宮  
河朔遙難去雪鄉事亦空  
人言林谷爽毒霧轉濛濛

寄周石崖汪七峰二首

懷人情不極日暮且登臺  
望盡長雲影那能鴻鴈來  
宮綾宵並直署草曉同裁  
應嘆離君者迢迢華岳隈



美人篇

美人樓上坐曲曲度成章能駐行人騎難窺傾國粧  
問年逾二八下嫁待春陽不比巫山女朝朝赴楚王  
夜投乾州

早發暮還轍荒村已宿鴉前旌明野火遠戍咽樓笳  
行漸初星密愁深曲徑斜風塵疲道路瞻想五陵霞  
渡河用壁韻

挂席東南望茫茫萬艦多估人輕七尺漁子犯層波  
岸闊迷青漢風生怯綺羅蘭橈且莫進欲聽濯纓歌

王喬洞

古洞名空在何方王子喬無因驟白鶴真愧擁青袍  
雲冷金丹竈心傾碧玉簫招尋非異姓倘爾下烟霄

望輞川

昔賞人安在嘉名尚輞川我車不可到野思重依然  
山有題詩墅溪多種秫田勞生空碌碌何日此攀緣

過湘子祠

山深行不極澗水鎮相隨已倦遊人意忽逢湘子祠  
花驚十月艷鶴動九天思仙駕倘相借翩翩遂所期

秦嶺過文公祠

萬里南遷客千峰昔此停雪岩不可度猿夜若爲聽



道在翻能重名高故有亭松門吾下馬瞻竚涕雙冷  
商州別舍姪吉兆北歸二首

鄉念吾方切商山汝又歸相看愁對酒臨別更沾衣  
望極白雲迴岩空紫蕨肥他時遂初服此地更須依  
汗血渥洼種苞毛丹穴兒一鳴誠有待萬里固須期  
岐路情難盡人離老易悲向來遊宴地竹樹獨離離

度秦嶺

未晚登崇巘已窺海日明雲從車下起人在斗邊行  
天險分秦塞神謀度漢兵却思千載事感慨不勝情  
除夜書懷

怕說明星出愁聽夜漏殘羈人家萬里新歲若爲歡  
漫使梅輝閣徒教柳媚烟東隣蕭鼓競曲徹又更端  
元日喜雪和韻二首

今年今日雪四望四方同卜歲豐應至寬愁酒未窮  
飄將梅苑失積與石欄崇郢調能歌此千春直到公  
不雪愁皆甚旣沾喜亦同只悲寒臥者猶自困途窮  
故擁蓬門斷偏增玉閣崇誰能命車馬除道訪袁公  
早春過端溪宗伯宅留飲次韻二首

南風吹北鴈去去自爲雙楚國空留舄鹿門虛羨龐  
暮雲迷遠岫春棹響空江不是公能款朝朝臥北窓



喚酒期同醉杯行赤玉雙  
主逢今日聖俗轉古來  
龐旅抱風吹雪春光柳拂江更言梅樹好一爲拓南  
窓

早春王錦衣宅集諸舊遊次盧君韻二首

離懷不可道醉裏爲君申跡是蓬飄野情均柳望春  
豈期五侯第復見十年人我意鶯能解啼聲故故頻  
自我今來此年光感逝川適行初雪裏忽對早花前  
風雨春能幾容華向亦妍平生悔斷酒杯到不虛傳  
春日遊靈谷寺次韻

自嘆南飛鵲臨風遶樹三幽巖期獨往竟日只空談  
野色牽遊騎塗歌盡采藍直依龍伏處花雨亂春潭  
贈南衡童子泉州之任

看君如健鵠翊翅竟翻飛往事那堪問初期幸不違  
吳歌送越客暮嶺駐斜暉後會應難料離觴且暫揮  
去住俱爲客悽悽獨愴神浮生已衰白京洛尚風塵  
采藥臨滄海乘槎釣紫鱗茲情終未已訪爾到南閩  
悼內爲項氏作

得意今如此閨中孰下機舊臺塵掩鏡新錦淚沾衣  
夜月烏偏喚春風蝶自飛誰能少翁術爲爾致容輝  
哀妣爲項氏作



寂寂佳城閔萋萋宰木稠不將青鳥至知與白雲遊  
留誠諸姬頌遺孤萬戶候檢囊熊膽在涕下可能收  
張戶部母六十二首

令子今如此九熊志已酬名通漢閨籍身逐楚江遊  
饌得湖間鯉丹思海外丘慈顏誠可駐猶欲泛槎求  
瑤池落日外蓬島扶桑東仙嫗誰能見今朝忽此逢  
髮將霜共白桃與面俱紅歲歲華堂宴鸞簫下碧空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八

第十八卷存疑

寄東氏妹二首

信遠憑長翼詞悲敘大雷

大雷義未解

秋日閒居二首

窮巷深仍阻應門午未開

應字疑誤



銀得湖間鯉丹思海外丘慈顏誠可駐猶欲泛槎求  
瑤池龍峯紫霞出飄門乘鉢爛與見今朝忽此逢  
煇和閑岳上首向俱紅歲歲華堂宴鸞簫下碧空  
計表憑身真暗悲除大雷未補大雷  
寄東九叔二首  
卷十八卷存錄之十八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九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七言律詩

雪晴

長安二月雪花飛五日陰陰此放暉  
淒氣不隨雲霧散輕冰暫向午風微  
苑條寒峭鶯聲澁野徑泥深客  
願違聞說城南富花樹今朝能得幾芳菲

夜雨偶得窓字

夜雨瀟瀟亂客窓  
决渠新水瀉春江  
暗浮花氣侵重



幙遠度天風慰萬邦坐聽竹前沉玉漏行吟簷際把  
銀缸自憐踈曠無機事宿鳥依依出樹雙

迎恩寺次王太史韻

郭外尋幽百慮閑林邊簇騎五花斑泉鳴鳥弄俱成  
調望日看雲一破顏好句當春仍碧草豪游憑閣且  
青山直須醕酖酬佳興重見山翁倒載還

病告馬尚寶彭翰編許吏部茅殿撰携觴枉別  
病裏驚看諸妙過愁顏此日暫成醕九霄躡步聯簪  
珮三徑歸心自薜蘿戀別頻沾燕市酒博歡翻罷渭  
城歌他時論賦休推引爲道相如只抱痾

和黃子九日感懷之作

白酒茱萸九日來却驚烽火照燕臺愁深漫發籬邊  
菊多難聊停客裏杯霜甸雲霞當晝起風城鼓角繞  
天哀幾迴自灑長沙涕萬古空思飛將才

齋夕有感和大宗伯張公韻二首

吏散庭虛暮雀過凄風急雪響春柯坐深金闕催鐘  
漏意激青燈對嘯歌槐月籠雲微映牖花渠咽水漸  
盈科朝來忍問東郊事凍壓千疇滿目皤

雪裏春宵寒寂寂堂中齋客思玄玄迴廊曲檻輕流  
霧嫩柳初花共報年四海蒼生雙淚下兩朝白髮一



燈前閑情惟有堦頭鶴曲臥悠悠帶月眠

長陵恭謁

文皇陵殿傍居庸覽盡千峯壯此峯石壑蒸雲蹲虎  
豹玉泉含霧臥蛟龍神京想像明王作窮漠淒迷破  
虜蹤埋劍藏弓尤勝地晚來時望紫氛重

康陵陪祀

塞上猶傳八駿名帝丘今望赤霄平千峰雲起旌旗  
影萬木風多劍槊聲玉殿香煙浮俎豆瑤墀星斗燦  
冠纓雍歌聽徹人歸盡獨立春宵百感生

沙河道中用王大史韻

曉日平郊遠色分皇家千嶂抱諸墳沾花車騎香聞  
露過水冠裳潤帶雲繡壁斜翻丹鳳勢迴沙細擁白  
蛇文詞臣預喜瞻依地寶篆穹牌七帝勲

祇役山陵憇道觀

山程迢遞薄雲沙仙苑幽虛貯彩霞興爲吹笙聊駐  
馬桃如索笑故開花芝房漫倚燒丹竈瑤水空憐泛  
海槎此去蒼梧猶道路乘風欲借紫鸞車

奉和介翁相國誕孫韻二首

年來每作生蘭夢此日懸弧遂所懽系出龍門應續  
史恩沾鳳詔早傳官庭中玉樹雲長擁掌上明珠月



並完款客宵開東閣宴長星耿耿動人看  
無言雙槓爲郎日佇見重闈戲綵權三葉燕山今發  
桂九霄漢閣舊遷宮韋經鄭履傳應遠駿骨鴻毛長  
漸完未駕已知千里步能飛會向五雲看

初度

子月簷梅正欲舒他鄉杯酒對寒廬冠裳十載依天  
近弧矢茲辰閱世初鏡裏窺顏驚老大雲中獻賦愧  
吹噓西瞻舊業蓮峰下歲晚黃精好自鋤

小至院內對月簡諸同宿

海東蒲月上金規風後寒光湛玉墀出檻新梅渾失  
影當堦老鶴淡無姿宵深霜露侵偏劇節變星河望  
欲移坐待嚴城樓觀曉擬看雲物共登危

九月二十八日過袁太史詠堂內菊用何氏韻  
秋杪今登袁子堂主人耽菊似陶郎深依北牖長留  
色近掇東籬故帶香節逝燕臺還勝賞霜飛朔塞入  
寒鄉向來花樹看皆盡唯有金英殿歲光

卜居

由來卜築避天街此日幽棲意更諧無客蓬蒿從滿  
徑有時鳥雀自馴堦雲中歌鼓五侯第塞上旌旗千  
里懷閉戶著書愁未得傍人休擬草玄齋



冬夜過林太史宅

北斗高城欲壓墻南樓鼓角漸微茫寒筵酒罷情仍  
劇宵路月明去不妨奕世衣冠周太史驚人詞賦漢  
長楊交游海內如君最跨馬時來學鄭莊

冬日朝天宮道院和韻

歲暮桃花開不稀洞靈仙子跡非微朝來謁帝迴金  
節雪裏迎賓混羽衣地勝真疑凌海入書成不欲換  
鷺歸晚鐘蕭颯三天靜細聽南華悟道機

元日

白霧陰陰欲匝天今年元日異常年簪纓朝退沾猶  
濕梅柳春遲凍不妍趁節軒車交紫陌臨風樓閣落  
朱絃愁予正爾成孤坐栢酒盈觴爲罷傳

答袁子告中見貽因次其韻

予苦晝長鄉思紛閑居君亦嘆難曛伴人雙燕常依  
壘抱樹孤蟬自作群越鳥謳吟真有調玄暉休沐本  
能文多君持贈明珠似每玩慇懃到夜分

京館守歲同舍姪吉兆

旅夜張燈吾共子天涯明日是元朝高城哀角腸俱  
斷故國竹林望獨遙愁劇聊傾杯裏物老來羞看匣  
中刀休將勳蹟虛相擬春伴同歸興已饒



曹侍御以使便歸覲太夫人

老去離多愁正繁  
翩翩遊子忽歸軒  
歡來不用忘憂草  
倚處今爲下馬門  
饌鯉幾年違道路  
盤瓜七月薦家園  
却思繡斧仍王役  
遮莫筵前舞袖翻

曹侍御使金陵

西北烽烟年更劇  
東南民力日堪哀  
拯窮早上寬租疏  
按塞猶思攬轡才  
王氣金陵千古會  
大江雪浪九天回  
亦知遊覽非君志  
望闕能無上鳳臺

冬郊候母北至

至後今年真可憐  
劇晴寒月有和烟  
梅香早動周京路  
柳色先歸朔塞天  
千里隨春應未苦  
雙眸望遠忽潜然  
不將王馭還鄉國  
却使潘輿此逝遷

凌進士父母雙壽卷

少從高隱傍滄江  
老得嘉聲重海邦  
沙上鴛鴦栖每並  
庭前玉樹看成雙  
白雲晝伴幽人室  
明月宵隨釣客艖  
即此長生堪預卜  
未知蓬島問仙幢

立春日賜宴和宗伯徐公韻

上林春到暖何偏  
遂有歸鴻幾度連  
氣早乍融城上雪  
筵開初散禁中烟  
鶯知送酒歌能至  
梅爲看花放故先  
此日承恩予忝竊  
十年簪筆未稱賢



正月十六日冊立敬妃侍班和韻

漢宮班氏奉恩偏遊輦從車許接連遂以鴻名傳玉冊  
即將龍節導鑪烟日臨長信雲相映花發宜春暖  
獨先借問侍臣誰紀勝賦成惟有馬卿賢

送李御史之南都

前年憶爾在鍾山夏半今年謁帝關立傍苑葵心共  
赤憂深封事鬢先斑擬將解珮酣燕市忽漫拏舟下  
潞灣安得從君便南去鳳臺同眺白雲間

夏日同諸文學登都城和孫季泉韻

帝城今得倚崔嵬可那懼多暮角催不去真憐天上

侶貪涼忍罷掌中杯風筵蕭颯霜疑下霧堞陰森晚  
漸開時向建章宮北望通天隱隱見高臺

贈陳太史奉其家君還蜀

苦憶滄浪作釣翁將歸今子帝恩洪驛車直到花  
溪口險路虛愁棧閣中天闢劒門元向北江盤巴字  
竟趨東未應便逐綸竿往簪筆還來侍漢宮

贈袁太史使南陽便且還越用舊韻

予住終歸華下堂君行旋作殿中郎人間岐路腸堪  
斷馬首春花日漸香桐葉遠將虞子國苑立今識漢  
皇鄉憑高好望南征路楚越通波一鏡光



贈嚴太史使大梁用舊韻

梁王城壓大河隈，臘盡濤聲入殿來。  
正憶星槎人忽到，同遊春苑鴈初回。  
倒池綠竹明新色，媚客金罍出舊杯。  
作賦不辭頻授簡，亦知君是馬卿才。

贈方厓趙年兄之南都

十載承恩侍帝闈，封章四海奏曾稀。  
漢庭賈誼名何忝，春水吳舟志却違。  
寇盜關南鞞鼓急，烽烟塞下羽書飛。  
時危愁劇君仍遠，回首江樓定濕衣。

秋赴郊寺同曹王二客夜遊用空同先生韻

朔雲胡鴈急秋風，野寺蕭蕭落木中。  
羈客悲深誰共語，上方僧定自開宮。  
寒憐酒伴依依至，月望珠樓閃閃紅。  
莫訝晝遊宵未徹，三千世界本無窮。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此日此堂花尚開，驚人佳色對傳杯。  
醉攀高朵吾三嗅，笑逐良朋歲幾回。  
節後風庭冠更落，霜中寒藥蝶難倍。  
却思桃李芳菲日，盡向秋前沒草萊。

贈李給事移官南都

南國宮城千載舊，北風艤舸九秋餘。  
兩都青瑣俱仙侶，四海蒼生有諫書。  
避雪塞鴻依渚下，經霜江樹入看疎。  
杳然鍾阜情真往，不得從君遂所如。



聞警二首

胡騎能過獨石戍燕臺百里接烽烟豈無大將曾推  
轂却使明王自籲天五夜竹宮遙望拜一時軍帖  
劇聯翩定應風電驅氛稜餉士虛糜少府錢

雲中猛將真難犯裘馬千群歛復東即恐漁陽容得  
意幸聞上谷敢臨戎歸心誠動悲笳裏伏甲須防險  
塞中夜襲邊村憐昔歲至今鬼哭向秋風

聞笛

寒夜高樓玉笛哀天涯羈客思難裁關山萬里惟看  
月霜露孤庭有落梅怨鶴愁聞雲裏下吟龍疑自海  
邊來誰能吹向飛狐塞一遣胡奴競北回

秋思

城上悲笳斷客情關山隴水總秦聲山連太白西南  
壯水下東川日夜清未論濯纓臨岸渚曾因望月坐  
崢嶸秋風異域今俱阻翹首高雲塞鴈征

贈張憲使之閩中

閩疆萬里盡東南漢使宣威促去驂臘雪薊門寒尚  
積早春江柳色先含山猿見節移深樹水恠驚戈徙  
別潭若到越王臺上望皇朝無外海同涵

贈蔡使君守衡州



楚鄉春望即炎風去馬遙衝歸塞鴻媚客柳條臨路  
待到官蠻谷爲君通嶽形倒看清湘水桂樹高攀赤  
帝宮聞說五峰峰便峭何當詞賦與爭雄

送晁太史使梁次董太史韻

候吏前途負弩驅當朝使者果誰如春風花柳穿行  
騎盟誓山河有制書豫上天中元大國梁臺世遠只  
殘虛流傳好賦風猶在今日何人著子虛

壽介翁相國七十

律回斗轉春仍起天地茲辰初降英佐 帝羲和元  
日御輿殷傳說本星精入朝顏奪宮花赤瀕老神凌  
海鶴清自是仙翁應駐世無勞占歲問唐生

春日邀諸同好登毘盧閣和洞山韻

我向君曹意不疏芳時嘉約可教虛便從淨界看花  
放已得春風隔夜噓歡劇共拚樓上醉悲來偏濕檻  
邊裾天涯遊子秦川客翹首西雲片片舒

五月五日寺集

令節今朝逢五日東林呼侶且持樽野氛新暑臨筵  
劇宮扇親臣拜 賜繁製出上方擎寶月傳宣中使  
促金門十年待詔吾怕在不會何年奉 主恩

夏日同敖尹二太史劉客部朱憲使郊寺讌集



會大雷雨是時朱得除督閩中學怯暑滯行  
余爲紀述二首

市遠林深暑自微城居六月旅遊稀能驅汗馬臨中  
野共坐虛堂敞北扉過院雲霞看屢變趁時雷雨罷  
仍飛人間萬事誰堪問但醉醞醐莫遽歸

江行六月苦炎蒸有客停橈滯五陵匣劍囊琴愁獨  
臥佛樓禪塔喜同登雷轟舍利朱光落雨颺果魚紫  
鷁騰轉眼清秋南棹促三山佳興共誰乘

六月三日作

西山碑兀與天參湖水城隅碧浪涵風起湯池威轉  
放雲來炎郭毒逾含虛傳吹黍名燕谷實有蒸波類  
漢南華嶽高寒清渭肅故鄉回首欲抽簪

立秋

閏夏逢秋氣自凄風城吹葉遍沙堤紅顏鏡裏能恒  
駐寶劍天涯亦暫携螢動虬潛悲此日山青雲白憶  
吾棲勲名老去終何有野望行歌好杖藜

秋夜呂沃州胡白湖周吳峰枉過對月二首

今宵冠蓋忽填戶十載京華只索居才薄敢言時輩  
棄興來聊與故人舒秋城吟角聲偏壯月院看星影  
自踈已報殘更促車馬尚呼餘酒立躊躇



好月長安共此亭涼秋夜氣滅飛螢光中樓閣瞻俱  
出醉裏乾坤忌獨醒喜有酒船須中聖愧無玄草與  
談經明朝太史應占奏紫極宮西客聚星

贈秦太史使徽藩便道歸越

千里桐圭將 帝命萬年嵩嶽擅名邦過時諸縣春  
除道館處三花曉映窻漢使孫弘元第一吳賓季札  
本無雙 皇心遠役真憐汝未許迴橈滯越江

贈朱太史使楚藩

枚生詞賦遊梁日司馬車從使蜀年千古風流今再  
見九重 恩命許誰宣出都恰值青春伴入郢應歌  
白雪篇况是楚王能愛客醴觴日日為君傳

元日

陽回此日逢元會城雪融融苑變霞萬里越裳班闕  
下九重春色到天涯委庭烟珮俱沾柳退食椒盤自  
頌花祗恐和風吹草綠早邀胡馬度邊沙

人日飲汪戶部次韻

秦園回首千山隔楚塞牽心萬里長氣早湘蘅抽暖  
渚春遲雍柳勒寒塘酒杯今聚聊同醉霄漢年來耻  
並翔懷上依依不歸去祗緣 明主是虞唐

功德寺遊眺



勅寺百年湖水濱渚花汀柳尚秋芬花迎鳳輦聞前  
事柳引龍舟想瑞雲馳道逶迤還鷺領行宮寂寞下  
鷗群太平遊幸仍 今主波上重看五色氛

宿碧雲寺偕同遊諸子

秋深處處皆搖落入寺松陰鬱未稀斜日鶴歸寒共  
宿上方僧定夜相依爲談夢幻嗟人世却望雲霞滿  
帝畿庄濟于今公等在吾茲擬結碧山扉

贈海峰吳氏分司太和山二首次韻

真祖宮開襄漢間百年靈跡寄深山醮壇紫氣晴常  
覆仙路金扉夜不關香火去看人斷續花源深探窟  
潺湲幽尋若遇赤松子莫學留侯竟不還

天門曉闢日臨墀法仗風高颭羽旗侍 帝忽爲遊  
楚客到山寧忘入班時官閒寶籙時開笈時泰仙翁  
每獻芝應有徵書還省閣向來才籍九重知

至家貽京邑同好次韻

饌魚親捧自河隈盤筍深從春谷來徐庶辭劉心始  
慰王陽游蜀馭初回家筵自賦南山什旅宴曾陪北  
海杯豈即貪歡忘故侶時於夢寐覓群才

冬日同三渠宮諭曲江鴈塔和韻二首

江上白雲四望來江頭鸛鶴亂徘徊荒臺廢苑憐今



到珂馬宮袍憶昔才野迥風高悲塞鴈吟深日落嗅  
岩梅爲依佳侶淹歸興徒倚高樓望斗台  
野寺滄茫有客來野塘無主客徘徊乘風齊上青蓮  
界覓句終慚白雪才溪午林疎時見鹿月明香細但  
聞梅豪華消歇悲前代共祝昇平禮上台

北窓

憶在京華今五月炎雲赤日意難降朝迴汗馬愁相  
逼闕望仙盤屹自雙消渴馬卿辭石室避人漁父戀  
滄江休言簪筆還中秘已足風林臥北窓

送柯獅山自秦移鎮河南

年來烽火徹秦關募士徵兵不暫閒地重祗須馮異  
守節移難借寇恂還旌旗龍避三河水斧鉞花迎二  
室山梁國舊傳多俠客知君定訪夷門間

五日和可山戶部韻

榴院呼朋記昔遊佳辰今到興全不愁多無那霜侵  
鬢臥獨空憐酒送籌車馬十年人北滯少狂幾日水  
東流欲憑綵縷添長壽只向滄浪老釣舟

淇門留別周給事石厓

共銜丹詔下雲端千里追隨興渺漫岐路烟花牽別  
緒離筵歌管駐征鞍風催漢節三湘遠春向秦關獨



客寒此去想思何處寫前程華月擬同看

西溪亭上次劉太守韻二首

代遠空尋高士跡橫泉亂石自成文狎吟鷗鷺驚寒  
吹動興笙歌駐暮雲四海詩名誰落落千年蹊徑轉  
紛紛九原如起司功老野水輕撓欲共群  
溪光寒浸千峯影霞氣霄蒸五色文上客有懷惟對  
酒孤亭無主但流雲沙鷗野鷺看還下水管風簫聽  
正紛不用登臨深悵慨勝遊天地幾同群

寧山寺

山除勝集神仙侶野色晴看錦繡文松老天風巢鶴  
鶴塔高霽日鎖烟雲回廊四起笙歌滿峭壁千重木  
葉紛莫把昏鍾促歸騎天涯明發又離群

移山潭同舒大行游讌用韻

山空暫駐青霄節波霽光搖碧簾文幾度笙歌喧極  
浦百年踪跡嘆浮雲狎人鷗鷺飛還下驚吹魚龍靜  
又紛况是三峰晴對眼憑高真欲去人群

原州鎮西樓松石公讌集用韻二首

天清塞閣敞秋筵木落山空殺氣先千里登臨吾慷  
慨萬年疆宇此喉咽雲移沙蹟邊烽靜日閃旌旗海  
色連老將論兵渾不懈酒中猶欲弄龍泉



危樓真倚白雲間霧堞陰陰合萬山地險胡塵空絕  
漠天遙漢壘接重關杯前劔罷笙歌起塞上年來虎  
豹閒壯觀平生今更幾坐升海月不知還

原州魚池秋泛用三渠宮諭韻二首

碧池空濶浸樓臺錦纜浮游鏡裏回放興無葭深住  
槳快人簫鼓漫傳杯旌旗倒映龍蛇動關塞遙看鴈  
鷺來莫報鯨波催避岼座中今有濟川才  
夜深燈火燦池臺歌管留懽未擬回十里烟花雙放  
舸百年天地幾銜杯入波星斗帆前動驚吹鳧鷗島  
上來笑指滄洲生遠興醉吟巴曲愧雄才

臨潼初度

辛丑仲冬月二日吾今三十五年過漫將車馬驅塵  
海豈有文章艷綺羅冉冉松雲依閣度輝輝梅日傍  
人和他鄉杯酒難成醉策杖驪山望故阿

旅館獨坐

院靜深春晝掩扉孤琴雙劍自相依供愁花片頻吹  
樹入夢鄉山忽采薇八駿誰應迴玉輦一宮空自負  
斑衣向來燈火成何事悵望遙天歸鴈飛

和大宗伯王公至日見贈之作二首

天涯此日逢長至踏閣登臺喜欲狂閣望卿雲浮



帝闕臺憐梅樹發山莊思將嘉瑞頌書史傳有新詩  
忽到堂陽長如翁還並進吾歸擬被芟荷裳

毛生逐衆元非贅賈子憂時却類狂千古高名吾愧  
汝百年舊業水連莊陽回泉動堪垂釣身遠梅開自  
照堂強欲不歸終未得太平 天子本垂裳

### 登鷄鳴山寺

石城曲抱萬家寰西轉峇堯忽此山地接時浮蹲虎  
氣江遙晴指鬪龍灣世移梁武還蕭寺僧住空林却  
帝關須信客遊憑覽勝非因禮佛故躋攀

大司寇顧公以請告勉留作詩自紀因和答之

由來報主不知身老念丘園叩紫宸遂有絲綸催  
受印虛令猿鶴待歸人丹心詎逐頭顧改白眼頻看  
世事新共道于公能種德高門駟馬預須論

### 人日盧通政宅宴集用韻

他鄉節序偏愁客趁侶樽罍且任狂花柳山中從自  
發乾坤醉裏即吾莊虛勞淹興深長轄實愛聞歌不  
下堂忽憶關山征戍者塞遙春阻一沾裳

### 春寒

春入寒多疑北斗柳癡梅凍詫南邦亦知天意高難  
問可那愁心鬱未降欲起蛟龍翻閉窟將飛鴻鴈却



依江暖風何日吹冰破思泛東溟蕩漿雙

南中立春

此日江南昨薊北天涯逐處寄行蹤自憐奔走頻消  
骨幸值春風忽蕩骨應節吳宮花欲放違時燕塞雪  
猶封未聞吹黍驅寒散悵望遙天意轉重

烏龍潭上亭子和壁韻

潭上真人跡不微釣時常見五雲飛至今龍去波仍  
泮傳有珠遺岼故輝春動黿鼉愁尚徙向來妖孽計  
全非孤亭吟望真堪異萬里河山一鐵衣

宴烏龍潭上朱氏亭子次韻

故鄉此日杳啼鶯楚水秦山萬里程旅食魂驚時屢  
改春潭客到思俱清避人孤鷺惟依渚競賞千花故  
傍楹酒罷空庭還獨立中天滿月照人明

登清涼寺後山次韻

山危風急寒難住延賞要賓合有亭面面嶺雲看總  
白淒淒厓柳待誰青改筵空宇生春色聽法今朝悟  
性靈日暮踟蹰非戀酒自憐衰鬢漸如星

贈雙石葛子守河南

此日憐君始剖符廿年世事幾榮枯驚心險路容真  
改得郡賢聲望不孤撫字 朝廷虛上考封疆天地



據中衢只今臘盡行春促新水急江好放鱸

此日新歡故階竹廿年出世事幾多詩酒心劍各

湖波行舊千堂城南

此盡日春明國非然西自海東來寶飾以星

其美用明者指青地城空宇出春白難去今時

山或風志美數出或貴要會合休亭國國最

登南京寺對山入館

對幽西寺對對還歸立中天誰其辨人

本對古國石與散散入亦貴道亦春數當千

王氏存寄稿卷之十九

第十九卷存疑之二十

聞警二首

左輔王維核著

即恐漁陽容得意幸聞上谷敢臨戎

容得意二字疑有誤

五言排律

雙翰流輝樓二十韻

聖帝九車行競競念不踈類微黃閣策時下紫泥書



頃惡魚鬪容骨意華聞土谷姐調天

字巖首疑容骨意二

閨警二首

卷十九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十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五言排律

瓊翰流輝樓二十韻

聖帝九重君競競念不踈頻徵黃閣策時下紫泥書  
謀鉅關元化憂深至里閭周玉全屬且衛國獨賢邁  
睿異蒙求我謙將問起予片言雙壁重一札十行餘  
鼎礪期調燮挽捨計掃除密章綸細出雄藻翰橫舒  
歲月龍綃積江天貝閣虛非同八詠建欲取百籤儲



雲日明珠拱風煙閉綺踈形成疑翡翠勢峻等匡廬  
網拒穿簷雀芸防蠹字魚華囊栽錦繡玉匣剖璠璣  
虞典安天下義文啓治初永存沙變海長曜斗臨墟  
鄴氏藏克棟張華載蒲車誰云伊可羨須信此難如  
余也生金徼欵來濫石渠才微慚授簡質散類遺樗  
強擬高樓坐終朝謝大夫

忠弼堂二十韻

傳說明殷道蕭何翊漢圖從容宣室對密勿合宮謨  
髮以憂時白肝如抱日朱遂令歌帝德無復論兵符  
甲第營南紀君王眷老儒費多分少府家就擬蓬壺  
地改齊卿舊門高于氏俱風庭交畫戟奎翰映雕櫺  
號本沃心定恩緣許國敷榮袞踰一字壯觀走千夫  
地擅山川勝星分牛斗區時時湧雲霧耿耿照江湖  
豈不牽清夢其如奉紫樞朝堂憑柱石棲息阻枌榆  
漫爲龍開沼虛因鳳植梧徑應蘭蕙積林任鶴猿呼  
在昔潛環堵寂寥守一隅草玄名燁赫衣白志唐虞  
閑閱今如此輝光古所無豈如原憲陋一室竟榛蕪

贈別胡青岩同年二十九韻

已猶勞半刺吾爲撫吾膺飄泊須言命淒涼枉負能  
上書客甘謫彈鋏志誰矜憶昔君初奮於時我亦徵



曹分青鎖闥寵監金蓮燈詞客追游密熙朝翰海澄  
無憂才盡展有道氣逾增一一文如錦人人直似繩  
誰非爲赤鳳不復懼青蠅交態河趨海世途谷作陵  
蹶蹄千里駿場超九霄鵬事去同心戒身危烈士懲  
幾年今會面四海爾良朋亦結人間舌如傷折後肱  
尚憐詩俊逸祇覺念凌競對酒悲兼笑酣歌止又興  
宦踪浮未定物理反難憑榮及乘軒鶴饑歸倒臂鷹  
薊亭堪更別吳舸遠還登羈子蘆中餓漁翁江上罾  
屈伸千古有行邁百思凝太史周南久東方漢闕仍  
狂寧甘自棄雄或似人稱報燧頻年急擒胡幾將曾  
私惟看短劔早恐至堅冰判袂情非苦聞笳憤弗勝  
陰符今日事大道向來弘摘藻時應緩策勳勢可乘  
羽毛長好在無慮不騫騰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覲十二韻

今我思歸阻憐君得詔還嶽蓮空悵望江楫下潺湲  
自作東園客常瞻西楚山海雲偏墮浹宮酒只摧顏  
鄉念鵲依樹朝看鷺去班采蘭行訊谷釣鯉必臨灣  
懽宴時時啓鬱情去去閒門非向來倚衣有古人斑  
睠此真傷臆安能共賜環孤鴻沙葦裏萬事酒杯間  
秋杪人堪別霜殘柳亦攀他時問踪跡竟擬臥柴關



贈介翁元宰十二載考績

今帝昭虞典諸司職愈敦名歸仍核實功懋不遺  
恩上宰當孤軸依栖在九閭歷年十有二觀化簡爲  
煩舟處河無險旱時雨滿原赤衷恒灼灼白髮爲元  
元風至還前古馬令獻大宛未須誇稷契茲已正乾  
坤秩滿逾將懼階崇豈自尊伏庭何跼踖奏最亦頻  
繁總仗垂衣力真看拜手言謙能回日鑒詔即  
荷春溫走幣勤中使加慈出上罇憶從初闢閣若此  
孰齊轅懇矣三楊後稀聞四考論翁今老鳳沼主  
乃拱微垣極信魚投水絕殊羝觸藩不戎馬逼獨

使聖憂存廟議先期定軍需逐塞屯擒胡方一

德寧暇念丘園

七言排律

贈吳學士之南都次介翁相公韻

聖祖開都據上游高依鍾岫俯長洲貢來萬國帆常  
滿館禮諸賢意最優不獨曆歸人恰會亦緣才集政  
俱脩當年風起歌真壯此日龍移鼎自留君去定應  
詢故事職存端合記春秋尚聞朝暮三山外王氣葱  
蔥鬱未收

贈教學士之南都次介翁相公韻



廿年握手皆蘭蕙此別天涯各自芬  
余向岐塗脫寶鈇汝從六代覓遺文  
豪華往事東流水王氣今朝鍾阜雲  
之國可能忘滅虜徵兵到處說空群  
離筵塞角偏傷抱沽酒軍城只解醺  
行楫已遙還岸立非緣千里獨懷君

五言絕

望雨四首

三月已不雨四月可奈何  
祗疑東海畔猶有抱冤娥  
堂北鳩空喚堂南風漫吹  
火雲與珠淚相對共垂垂  
皇天不可問海水若爲傾  
思得八公術吸噓雲雨生  
昔聞子雲語至誠金石開  
今皇憂旱極好雨幾時來

春意二首

春意今朝動鄉關  
萬里遙客心共江柳  
日夜絲千條  
江上梅初發魚龍窟未開  
不愁花不爛只想聽風雷  
題項侍御雙節卷

隧栢何年有雙軀連理枝  
清霜十月重寒色自葳蕤  
雨露淒心感春攀九原上  
可恠雙蝴蝶蝶飛飛兩相向  
題項司訓歸休卷

座上一瓊青歸來霜鬢白  
請看項氏身何似趙城壁



橫琴臨泮水楚月與淒清但願如期耳非要伯氏名  
七言絕

苦熱行十首

五月長安熱更偏黃塵赤氣鬱相連九龍只在昆池  
裏何日爲霖洗碧天

莫把祝融怨太驕祗緣平地有狂飈吹來暑氣千門  
滿火谷湯池無處逃

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望中木槿空無  
數朝見花開幕見摧

赤日煌煌愁太晴轉看天外火雲生風師不爲驅煩  
暑虛逐驕霆繞鳳城

海上三山寒色開丹梯何處陟崔嵬道人晝臥洪鑪  
裏赤脚蒼崖夢徃來

西山窈窕即蓬壺雪館冰巖五月無相看咫尺誰能  
到浪說東溟遠泛桴

貴家列宴午風斜洞啓重扉不用遮此日交河防虜  
戍翩翩金甲度龍沙

露下金盤碧玉清中官朝日進承明君王養得千齡  
壽病渴詞臣空復情

天子邀涼敞玉扉天風吹動紫雲衣微臣願保王躬



秦帝座南頭看繡幃

上古虞帝即我君金徽一曲附南薰招來灑氣天中  
蒲歌散愁榭世上聞

次韻答陳子饋筆

彩豪勞贈子雲家綺思玄情詎有涯持去應爲羽獵  
賦簪來時拂漢宮花

老將行贈孫伯泉都督二首

十五即騎生馬駒未能三十飽陰符誰言齒髮今非  
壯引臂猶開五石弧

孫子談兵故有名李家飛將慣專征形容不入麒麟  
畫鬢髮空憐霜霰生

贈劉令赴潮陽二首

劉子別予向潮陽燕州九月已飛霜尚聞海樹津津  
綠更有山花處處香

縣樓望海海雲生仙島茫茫無限情但使丹成似王  
宰無愁鳧鶴不逢迎

贈王相陸氏之楚四首

七澤澤邊楚國城章華臺上鼓鍾聲君王不是耽遊  
宴醴酒朝朝爲穆生

楚苑天南暖不遲隔年梅柳已多姿春來花絮紛紛



起絕勝梁園雪裏時

王人本性嗜幽居竹圃鳧池信所如即使好仙仙亦  
得淮南肯發枕中書

鸚鵡洲前水濛濛黃鶴樓頭四望空千載懷人堪作  
賦陸機詞調本來工

贈單倅之濬縣三首

美人拜除辭欲西眼看黃綬轉含悽當年自負凌雲  
翮何悟今從枳棘栖

秋甸輕霜菊未殘離觴泛菊駐征鞍問君何事衣裘  
重明到琴堂白雪寒

縣郭南連瓠子河漢家障口鎮無波只今汜濫憑誰  
捷試問淇園竹若何

集杜句問訊季泉孫氏疾二首

多病所須唯藥物花枝照眼句還成知君苦思緣詩  
瘦吾輩悠悠飽飯行

年過半百不稱意許身愧比雙南金形神寂寞甘辛  
苦日暮聊爲梁甫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二十